靳以散文小说集

JIN YI SAN WEN XIAO SHUO JI

上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靳以散文小说集

上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邢庆祥
封面设计：顾伟龙



靳以散文小说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　插頁 5　字数 553,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0册

书号：　10078·3485　　定价：（上、下二册）2.70元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出 版 说 明

靳以同志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年了。为了纪念靳以同志，我们特编选《靳以散文小说集》，分上、下册出版。上册为解放前部分，系根据靳以同志一九五三年亲自编选的《靳以散文小说集》（平明出版社出版）再版。下册为解放后部分，系从我社出版的《心的歌》、《江山万里》、《热情的赞歌》等六个集子和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光荣人家》中编选而成。封面题字是当时靳以同志为原书所写。本书在编辑和校勘方面，难免有缺点，恳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七月



前　记

这个小小的选集，是二十年创作的小结，在数量上来说，它是我解放前全部创作的十分之一。这是在反动派统治下的一点微小的声音，是深夜里飘浮着的一星萤火。

我是从一九三〇年开始从事创作的，首先写诗，后来写小说和散文，诗差不多是绝对不写了。早期的一些作品，就是在过去的集子里也没有收过，这说明我很久以前对它们就是不喜欢的。主要的因为那只是一些无谓的呻吟和无用的抒情，不要说对于读者没有好处，对于自己也没有好处，徒然使我生出厌恶之感。就是对于其它的作品，也总是在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同时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勇气。我的作品从来没有使我满意过。我时常想着的是：别人用鲜血和生命斗争，而我只能用一支小小的无力的笔，难道我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么？难道我的胸中不曾澎湃着热情么？即使我是一只飞蛾，我也应该奋不顾身地扑向火焰！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好象被什么陷住了，只是迟缓地，迂回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当今天，我重新把自己过去的作品展阅一通，我的心在打着抖，我看着那些苍白无力的字从我的眼底滑过去，我的心中生着无尽的悔恨。要不是因为有的书还是从朋友那里借到的，在愤怒之下，我会把它撕尽的。即使那时还只是个人的战斗，也可以投出锋利的匕首；而我投出去的至多不过是石

块。即使偶然打中了敌人，也只是无力的一击。

但敌人对我还是认识的，从来没有放松对我的压迫。我所编辑的杂志，差不多是被查禁的；只出了五期的《文丛》，就被查禁过三次。就是在抗战时期，我所编的"文群"经常受到警告。在福建，只是代看一部分稿件的《现代文艺》，曾因一篇文章，触怒了文化特务，扬言要查封刊物，逮捕编者。就是日本投降以后，兼编"星期文艺"，为了刊登解放区来的作品和从狱中寄出来的诗篇，敌人就再三威吓报纸的主编人，终于停刊了事。个人的作品，也不断地受到删削，篡改和查禁，有的不能印行，只得寄到沦陷的上海付排。日本人进占了"租界"，书搜去了，还捕去书店负责人陆蠡，从此他就没有回来。到了日本投降以后，我甚至不得不以《人世百图》为总题，努力改变文章风格，用不同的笔名，写出我的愤怒和抗议。二十年来我没有一个细胞曾经和反动派妥协过，可是我对于人民革命事业也没有什么供献。中国解放了，我也分享着胜利的革命的果实，使我更加羞愧。因此我在大步奔跑，努力向前。

这个选集，与其说是个人创作生活的里程碑，不如说是一个小小的坟墓。但我并不企图深深掩藏它；我记得高尔基说的："拿笔写下来的东西，用斧头也砍不掉的。"我只是把这些作品放在这里，看看我过去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而今后将在新中国的大道上，遵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迅速而坚定地再迈开我的脚步。

今天，我的心中充满了幸福，也充满了信心，我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开始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工作者。

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

上 册 目 次

散 文

小　　说

散　文

邻　居　们

“那是最好的时候，那也是最坏的时候；那是智慧的年代，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世纪，那也是怀疑的世纪；那是光明的季节，那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有望的春天，那也是无助的冬日，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也什么都没有；我们都是走向天堂，我们都是走向相反的路——”

——狄更斯《双城记》

在艰辛的生活的压迫之下，在苦痛的日子的煎熬中间，人们的情感多变得粗糙了。他们都过分地夸张着他们的喜悦和悲伤，今天有嚣喧的欢笑，明天又是无言的悲伤和不断的争吵，不断的眼泪，把我这个孤单的人包在他们的激情之中。我是住在那么一所大楼里，四面都是人，头顶上和脚底下也无非是人，不同的人和永远在变换的情感紧箍在我的周遭，显得我是那么渺小，几乎我都快要失去了我的存在，唉，唉，在这里，我不就是一个顶可怜的人了么？我想这些空洞的语言，不能使你们得着具体的印象，我还是停止我的烦躁的漫步吧，安静地坐下来，用我拙笨的手和拙笨的笔，勉强地画出一个轮廓来吧，第一位我先说到的，就是：

胡 子 先 生

因为他不久就要离开我们了，在几年的辛苦奔走之后，他就要做×××××的委员了，他再不那么过分地谦恭，不过当他把那张新印的有官衔的名片送给我，好象我也应该感到一份荣耀哩！

对于诸位，我想他也是不陌生的。他的名字时常印在报上，只有一次，好象不大妥当，那是在启事栏中，用特号字排的："警告×××"，连我看到也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以为他不是那样一个坏蛋，我们虽然是紧对门的邻居，每次他遇到我总是嘴里喃喃地，使他的身体弯到九十度以内，为了回答他的敬礼，我也只得弯腰相候；于是我就看到了他的美丽的长髯简直拂着地上的尘土了。他也许比我看得更清楚，他既不说什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千万不要被他的长髯吓倒，说起来，他还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人。他生得很矮小，可是很有精神，只有他的那一副大眼镜总是那么懒散地挂着，每个人看见他，自然心里就会暗自想着："唉，我替他扶一扶眼镜才好。"说实在话，那不是架在鼻梁上，简直是落到鼻尖上了。人们都为他空耽一份心，生怕它会跌碎；可是看到那一把又厚又软的胡子，总能放下点心，因为它可以减轻它下坠的力量。

他时常要捋着他的胡子，头摇着，不时地嘻开那张包在胡子中间的嘴笑着。他是一位"在野"的名人，他参加许多会，对于抗战好象尽过许多力似的，他有时很严重似地偷偷告诉我："我有五十万群众呢！"如果我们是那么不识相地多问他一句，他就会告诉我："他们散到各地去了，每一个都是抗战的坚强分子。"

也许他真的有过群众来的也未可知，他曾经做过什么校长，不过听说有一次由于他的不负责，在敌人的手里牺牲了不少：他可是安全地回来了，就把他的名字留在那里，成为一个恶人的典型。

好象他是一个人住着的，有时又有一个高大的女人来和他住几天，有一次，恰巧我在街上遇见了，远远地我看见一个穿斗篷的女人，她的头上还顶了一个帽子，她的样子很壮，很象一位军官在他的士兵前面的阔步，左手好象提了一个大包袱。走到近前，原来是我的错误，那个包袱正是我对门的邻居，我们行过礼之后他正式为我介绍："×××先生，×××保育院院长，我的内人——这是邻居×先生，"

为了不失礼，我把手伸过去迎着她那早已伸出来的手，这却使我上了当，她的手力还真不差，我只是忍着才不叫出声。可是微笑还挂在我的脸上，一看到他们夫妻二人，我不得不快些告辞，转过街角，让我自己得机会发泄我自己的感情。

因为是对邻，所以我们时常有谈话的机会，于是我知道了他做过高级参谋，××省的民政厅长，××周刊的编辑，……后来好象是由于自我觉悟，才从事民众运动，说起来直接间接地他对于这次抗战还是一个推动者呢！

平常他还好说那种生硬的四川话，他曾经告诉我说那无非是为了适应环境。

我们虽然做了很久的邻居，谈话的机会也不少，可是我对于他的思想和意见总抓不到一个中心。"在朝"的他反对，"在野"的他也不赞成：他的消息多，秘密性也大；愤慨多，冷嘲热讽更不少，有的时候我都分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了。可是他实在该算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许多集会都有他，如果有照片，他一定

把他的脸，眼镜和那长胡子挤到照片里，脸上还故意装出来一份表情，有时候是慷慨激昂，有时候是悲世悯人，——可是从来没有带出来阴险奸诈的样子。

其实这个人我以为早就该做官的，自从发表之后，他沉默了几天，后来，说到许多事的时候，他常用“然而”或是“不过”来转折，他变成乐观，觉得一切有希望。他的举动，他的胡子和他的眼镜也都着实值得人尊敬哩！

可是我这个光荣邻居，他就要走了，这够多么使我难过啊！

正当这个时候，顶在我头上的那一间屋子忽然起了极大的争吵，那是一对

青 年 夫 妇

我知道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不知道女的工作来养男的，还是男的工作来养女的，总之他们的生活是一重一轻。现在好了，玻璃的破碎声，桌椅翻倒声，女人的尖声的号啕……我简直听不见男人的声音。我还以为她在和自己呕气，一直到从楼板淌下许多水来，才有一个慌张的脚步，在我的门前停住，敲过门，推开来，一个男人带着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来向我道歉，说明打翻了洗脸盆，一定把水漏下来，然后又急匆匆地上去了。可是那个女人把哭泣换了斥责，还在不依不饶地叫着：

“我嫁你，有什么好处？受了这么许多罪，还不知道体谅人，难说是我前世欠你的？”

那个男人并没有回答，也许我正在忙着拂拭桌上的水，听不见那较低微的声音，我只听见那个女人吼：

“你说，你说，我哪一点对不起你？我天天跑出去，早出晚归，可曾抱怨过一句？想不到，你倒管起我来了，我的爹妈都没

管过我？”

那个男人还不说话，这连我都惹急了，我都要代他回答：“要是你的爹妈好好管过你，你也不会凶到这样！”

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别人夫妇争吵，最好什么话也不说，尤其是青年夫妇，他们自会和好的，果然不久我又听见女人的哭泣，声音是平和多了，还夹着男子低音的哭声，隐约地我还听见男人断续地说着：

“唉，为什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有三百六十天都过得不愉快呢？难说我们不该好好过日子么？都是我不好，引你生气，你原谅我吧！”

在这一节话之后，好象那个男人为更大的哀恸抓住了，呜呜地象牛似地哭起来，那个女人好象止住了哭声，反倒劝解着：

“你不要难过，也是我的不好，我太疲乏了，性情就躁起来。我还忘记告诉你，今天发了五十块津贴，明天正是星期，我们可以去买点东西，唉，那面镜子，怕二十块也买不下来。”

男人也慢慢止住悲伤，时候已经是深夜，别人怕早都睡了，楼上的争吵平息了，接着是亲爱的蜜语；可是我却又听见我的间壁的那位小姐往返脚步，她是××医院的一位

女 看 护

平常人们都称呼她王小姐，其实她说她已经结过婚，她的丈夫是一个军医官，在×战区服务。

她至少也有三十五岁了，可是问到的时候她总偏着头笑着要人猜。她的脸颊好象垂下来，她的眼睛时常眯着望人，那是因为她近视可是不戴眼镜的缘故。她的工作有时在日里有时在夜间，可是每次她下班回来，她那双半高跟鞋在咯咯地由远而近到

来，必定要敲我的门问着：

“×先生，有我的信么？”

为了客气，最初我总是含笑的回答：“没有；”可是这简直成了她每日的课程，我就不耐烦地告诉她了：

“您的信，我想最好还是寄到医院方便些。”

“不，医院太杂，我自己有邮箱，因为我的信实在多不过，我生怕朋友们会把信寄到这里来，尤其是我的先生，——”

“您的先生常有信来吧？”

“那才多呢，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一天两封，现在是少了些，哼，近来有些天没有来了。”

说到末一句，她的声音低下去。

“好，好，以后有信送了来，我一定给你代收。”我同情地和她说，“不过我自己会送给你，——”还有半句话我没有说出来，那该是：“请你不要敲我的门。”

可是我的话并没有生效，她仍旧来敲我的门，有时候我真气了，想和她不客气地说几句，不过一看见她那么焦灼的神态，我又把话忍下了。

她搓弄着两手，抖着一条腿，头偏着，眉皱着，用极平和的声音和我说：（我听得出，她的声音实在有些颤。）

“密斯特×，是不是这一向的 Air mail 断了？”

“我想不致于吧，不过，非常时期，邮件照例慢点。”

“I worry——”

她并没有说出来她愁些什么，只是把眉皱得更紧，摇着头走了。

到晚上，应和着我的踱步，她也走起来了。我踱着，是在想什么事；可是她的脚步，扰乱了我的思绪。我就停止了，躺到床上

看一本书，可是她的脚步还是没有停止，“咯——咯——咯——咯——”等我快要入睡了，那声音还是“咯——咯——咯——”睡了一大觉醒转来，发现曙光已经偷上我的窗口，那声音还是："咯——咯——咯——"

早晨我们又遇见了，她照例和蔼地和我说：

“Good morning, Mr. ×”

我也微笑着和她点头，然后她似乎很活泼似地走了，那“咯——咯——咯——”的声音由近而远，由大而小，终于算是消失了。

不知道是她的行走的姿态引起他们的好奇，或是受了他们的父亲或母亲的暗示，一群大大小小的

孩 子 们

象一阵风似的追上去了，“咚咚咚咚”地下了楼又“咚咚咚咚”地跑上来，相同的是他们的五官四肢和好闹的性情，不同的是各有一副讨厌相，肮脏相。对于他们的双亲，当然每一个都是可爱的小天使，在别的双亲的眼中，他们又都是小鬼也不如；可是对于我们这单身人，我们是既不爱，也不恨，只希望他们能安静点，不要震塌了这座楼，不要吵得人坐立不安。

有的时候门上被敲了两下，也许正要午睡，就赶紧起来，一面说请进，一面拉开门；可是门外却什么也没有，迟疑了一阵后，才关上门，就听见那尖细的笑声，再推开门望出去，就看见黑暗的角落里一对对闪光的小眼睛。对于他们的母亲和父亲，这也许算是聪明的举动；可是对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自然引不起好感。由于一点可贵的经验，才什么话也不说再关上门，如果有点不满的表示，那么他们的母亲便会挺身而出替她的小天使说话。

她先说孩子小，犯不上生气，而且打打门也算不得什么，不信去问问警察局，敲敲门算犯罪么……这都还算客气的，如果这些可尊敬的

女 人 们

自己碰上了自己，那么整个楼就要在她们的愤怒之下战抖了。那起因也许是一碗水，一条柴，孩子的一块饼干，或是两家的小狗起了些争执，她们真就都是一个个勇敢的战士，虎虎地发动了。吼叫的声音是上天入地，好象要一口把对方吞了似的，如果亲爱的丈夫也在家，他虽然为了身份和面子的问题，不便直接参加；就装着看报，用报纸遮住嘴，有条不紊地为太太想怎么能骂倒对方的语句，象躲在幕后的提词。甚至于象历史家似地追溯到她的祖先，又象预言家似地说到她的将来，总之要骂到使对方无地自容的地步。——若是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很容易就凑到一处，互相揪着，翻到地上，象两只在坑里的猪似地滚着，于是整楼的人都被惊动出来了，有的去解劝，有的叫好，有的鼓掌……可是只有一件事使全楼的人的情感一致，那是不久才发生的，在我们的

顶 楼 上

住了一家人，说起来那好象是一个化外之地，原来是一大间矮小的屋子，在三层楼的上面，用以堆积什物的，却被他们那一家人占据了。我是最近才上去过一次，在他们的房里我简直不能伸直腰：可是他们就在那里生活过一年多了。他们原来是一夫一妻，三个孩子；丈夫在一个什么机关里当了一名科员，总算不愿意做顺民才跑到这里来，大孩子有十四岁，是女的，原来在

××中学读书，小的两个男孩子，没有读过书，一个十岁，一个六岁。生活一直也没有舒适过。不久之前孩子们的母亲死了，是因病重而死还是因为没有钱治疗耽误死的，一直也不知道。可是我们都知道，自从米价高起来那一家人简直就陷在悲苦的境界中。

有一天，他就把他的孩子强迫毒死了，他自己也服毒；他的孩子们死了，可是他倒被救活了。但是从此他就变成一个疯子。

正巧那天我们的房东派人来收房钱，我们的房东是大囤户，那是社会尽知的；可是他神通广大，没有人能伤他的一根汗毛。我们就想要他出点钱吧，我们正派了一个代表和那个人商洽，他却误认那个代表是来替死去的一家缴出三个月的欠租。这激怒了我们，七手八脚地就把他打倒了，打不到的人向他身上吐口水。不断地骂着："刽子手！刽子手！"这小子却机灵得很，不知怎么一溜烟跑了，我们大家想"明天一定要有事，我们得组织一下来应付。"到明天，果然来了，另外一个人，我们正想给他点颜色看，他却和蔼地和我们说：

"昨天的事，我们东家很抱歉，人死了疯了，欠的房租当然不算数，我们东家另外送十块钱，算是一点意思。"

十块钱！我们都在想，那算得了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也不能说送的不对，不知道由谁接过那张纸票，立刻买来纸帛，当着那个人的面，在顶楼上烧了。许多人都认为这样处理没有意义，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其他的法子好想。最表示不赞同的就是那位

牧　师

他有一个高身材，象一段烧枯了的秃树干，他的脸色恰巧是乌青，他住在我们的楼下那潮湿的房子里，他有六十岁了，可是

他的太太不到二十岁。由于每天关在那狭小的笼里，她的脸色是苍白，从来低着头，不敢看人。

他反对的最大的理由，是说那是一种迷信的举动，非科学的行为……我们之中的不晓得哪一个忽然哈哈地大笑起来。立刻，他带了一副极不愉快的脸色向四周搜寻，笑声顿然消失了，他才恢复了上帝告诉他的应该对人的面容，那永远的微笑又挂在他的脸上。人渐渐地散了，他又回到那潮湿的房里去。

他简直是介乎神和鬼中间的一种东西，他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人的灵魂，他显得那么和善；可是回到他的房子，他就是一个魔王。他会吼得象一只饿虎，他的那个可怜的少妻，就只有尖声的啜泣。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矛盾呢？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配合呢，没有人能猜得出来。当他们才住进来的时候，已经费了我们一番猜测；想着是祖孙，或是父女，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们是夫妻的。如今我们对于这种无边无涯的猜测已经厌烦了，而且谁没有自己的生活的烦恼呢，就任他们那样存在下去吧……，不是我们这里还残留着欢乐的人家么？那个男人原来是一个

投　机　商　人

从前本是××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最初囤了些洋钉子，这一笔生意就使他发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于是他把家眷接出来，在我们的二楼最好的部分租了三间；特别修理一番，别有天地，和我们这一群仿佛是隔绝了。他辞了××公司的位置，就起始他个人的冒险。

他的太太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永远抱着一只猫。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这份家眷，原来是从清唱班子接出来的。他们有一个男孩，和他们一点也不象。有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宠上天，

有的时候就锁在家中，整天没有人管，哭号一天，那一定是又没有找得着合适的用人，丈夫出去了，太太也出去了，剩下那个孩子独自在地上爬。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那里最阔绰的一家。他的丈夫往返上海，香港，海防(不，最近是仰光了)，昆明，重庆之间，他还立一个公司，替他经营，当着物价高了，人人都忧愁，他们却高兴起来；当着物价又跌了，人人松一口气，他们却忧形于色。有一次，仿佛不是价格的关系，他们，也着实忧愁了，男的就几天也没有回来，可是雨过天青，一切照旧，他们又复满意地生活着。

他的太太真是那些女人们羡慕的对象，她总是在馆子里吃饭，理发店里梳头，话剧和电影没有一次缺席，她有用不尽的三花牌化妆品，寇的香水，……每次他的丈夫“远征”归来，总要为他的太太带一件新式大衣，流行皮鞋，一九四一年式的手表，或是法国丝网，和那些花花绿绿的毛线。到冬天，连她养的那只猫也穿了一件极好的毛衣哩——说到

我　自　己

我可真是一个可怜的人物，我就一直生活在这些人的中间，他们生活在我的旁边，他们的情感包围我；淹没我，我甚至于连一点呼吸的自由也没有了。

我的屋前原有两扇窗的，可是我不能打开，随时都有呛人的炊烟钻进来，到夏天，还有一股不能耐的热气。

我有往返踱步的习惯，为了不惊扰别人，我常是换一双软底鞋；可是这样也不能使我的楼下邻居满意，就用极粗暴的声音从下面顶上来：

“不要走了，烦死人！”

我就真象孩子一般地听话坐到椅子上或是躺到床上，可是底下跟着又叫起来一句：

“听见没有，要你不要走？”

声音还是从我的下边钻上来，可是这时候我才听到原来是隔壁的女看护在“咯——咯——咯——”那我怎么办呢？我当然是无从负责的。为了不愿意听这两种声音，我就用被蒙了头。

可是我不能入睡。夜是深了，春二月间，田野中的青蛙的鸣叫已经隐约可闻了。市声沉寂下去了，人们都已安睡，他们应该得着精神的休憩。可是那又是谁呢，在梦中大声伤恸地哭起来？更有谁呢又在梦中高声欢笑？在这么静谧的境况中，还有幸和不幸来扰乱他们的安眠么？

我，我可是可怜的人，隔壁的“咯——咯——咯”渐渐由地板上升到我的头脑上，她简直在踏着我的神经。我感到一阵昏乱，顿然间好象眼前的世界缩小了，不，是我自己缩小了，一直失去了我的存在。

一九四一，二月二十六日么店子

窗

在记忆中，窗应该是灵魂上辉耀的点缀。可是当我幼年的时节，象是有些不同，我们当然不是生活在无窗的暗室里，那窗口也大着呢，但是隔着铁栏，在铁栏之外还是木条钉起扇样的护窗板，不但挡住大野的景物，连太阳也遮住了。那时我们是正在一个学校里读书，真是象监牢一般地把我们关在里边，顽皮的孩子只有蹲在地上仰起头来才看到外边——那不过是一线青天而已！那时我们那么高兴地听着窗外的市声，甚至还回答窗外人的语言；可是那无情的木板挡住了一切，我们既看不出去，别人也看不进来。

就是在这情形之下，我们长着长着，……

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五光十色使我们的眼睛晕眩了，一时张不开来，胆小的便又逃避般地跳回那间木屋里，情愿把自己关在那一无所见的陋室中；可是我们这些野生野长的孩子们，就做了一名勇敢的闯入者，终于冲到纷杂的人世中去了，凭着那股勇气，不顾一己的伤痛，毕竟能看了，能听了，也能说了。于是当我们再踱入那无窗的，遮住了窗的屋子里，我们就感觉到死一般的窒闷。

最使我喜悦的当然是能耸立在高高的山顶，极目四望，那山呵河呵的无非是小丘和细流，一切都收入眼底；整个的心胸全都

敞开了，也还不能收容那广阔的天地。一声高啸，树叶的海都为那声音轻轻推动，刹时间，云涌雾滚，自己整个消失在白茫茫之中了，可是我并不慌张，还清楚地知道，仍是挺拔地站在峭峰之上。

可是实生活却把我们安排在蠢蠢的人世里，我们不能超俗拔尘地活在云端，我们也只好是那些蠕蠕动着的人类之一，即使不想去触犯别人，别人也要来挤你的。用眼睛相瞪，用鼻子相哼，用嘴相斥——几乎都要到了用嘴相咬的地步了。

于是当我过了烦恼的一日，便走回我的房子，这时，一切该安静下来，为着从窗口泻进来的一片月光，我不忍开灯，便静静地坐到窗前，看看远近的山树，还有那日夜湍流的白花花的江水，若是一个无月夜呢，星星象智慧的种子，每一颗都向我闪着，好象都要跃入我灵魂的深处，我很忙碌地把它们迎入我的心胸。

每一个早晨，当我被梦烦苦够了，才一醒来，就伸手推开当头的窗，一股清新的气流随即淌进来了。于是我用手臂支着头，看出去，看到那被露水洗过的翠绿的叶子，还有那垂在叶尖的滚圆的水珠，鸣啭的鸟雀不但穿碎了那片阳光，还把水珠撞击下来，纷纷如雨似地落下去呢！也许有一只莽撞的鸟，从那不曾关闭的窗口飞了进来，于是带来那份自然的生气，它在我那屋顶上圜飞，终于有点慌张了，几次碰到壁角或是粉顶上，我虽然很为它耽一份心，可是我也不能指引它一条路再回到那大自然的天地中。我的眼和心也为它匆忙着，它还有那份智巧，朝着流泻光亮的所在飞去，于是它又穿行在蓝天绿树的中间了。我再听不到那急促的鸣叫，有的是那高啭低鸣的万千种鸟底声音，我那么欢喜听，可是我看不见，我只知道少数的几种名字。还有那揉合了多少种的花草的香气，也尽自从窗口涌流进来，是的，我不能

再那么懒睡在床上了，我霍地跳起来，也投身到窗外自由的世界中！

我知道人类是怎样爱好自然，爱好自由的天地，我还记得，当着病痛使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给医生的时候，我象一只羊似地半躺在手术台上，更大的疼痛使我忘记我的病痛了，额间的汗珠不断地涨起来，左手抓着右手，我闭紧嘴，我听到刀剪在我的皮肉上剪割的声音，我那半呆的眼，却定定地望着迎面的大窗，花开了，叶子也绿了，白云无羁绊地飘着，“唉唉，”我心里叫着：“我为什么不是那只在枝上跳跃的小鸟呢？那我就不必受这些苦痛了！”

我渐渐也懂得那些被囚禁的信徒们的心，看到从那高高的窗口透进的一柱阳光，便合掌跪在地上，虔诚地以为那就是救主的灵应，大神的光辉，好象那受难的灵魂，便由此而得救似的。是的，他们已经被残暴的罗马君主拘捕了，把一些不该得的罪名全都堆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中的一些，早被丢给那凶猛的狮虎，他们只是生活在黑暗潮湿之中，忍住啜泣，泪淌到自己的心里，忽然那光降临了，也许突然间使他们睁不开眼，可是那只是刹那间的事，那是光呵，那是不死的希望呵，那是万能的上帝呵，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划着十字跪下去了，求神来接受他们那些纯洁的灵魂吧，他们深知，那被照亮了的灵魂，该永远也不会走上歧途，纵然他们明天也要追随他们同伴的路，丢给那些野兽，或是再加以更惨酷的刑罚，可是他们已经没有畏惧了，他们已经得到整个的拯救。他们把幸福交付给未来，他们眼睛一直望着遥远的所在，追随着光明向远飞去。

可是我并不曾得到拯救，我只有一颗不安定的心。我为每日的工作把背坐弯了，眼看花了；可是我还是在不安宁之中。当

我抬起头来，我却得着解放。迎着我的那窗口仿佛是一个自然的镜框，于是我长长的喘了一口气，我的心又舒展开了。我的眼又明亮起来。我把窗外的景物装在我自然的镜框中。我摇动我的头部，因为我具有一份匠心，想把最好的景物装在那中间。我知道蓝天不该太多，也不能都被山撑满，绿色固然象征青春，可是一派树木也显得非常单调，终于我不得不站起来，于是蜿蜒的公路和日夜湍流的江也收在眼底了。我好好安排，在那黑暗的屋顶的上面有轻盈的炊烟，在那一片绿树之中，虽然没有花朵的点缀，却有经霜的乌桕。呆板的大山，却被一抹梦幻般的云雾拦腰围住，江水碧了，正好这时候没有汽车飞驰，公路只是沉静地躺在那里，夕阳又把这些景物罩上一层金光，使它更柔和，更幽美，……我更看到了，在那小桥的边上，还有一株早开的桃花，这还是冬天呢，想不到温暖的风却吹绽了一树红桃。

跟着我象有所触悟似地打了一个寒战，我就急遽地摇去了那株桃花，因为我分明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看到一些人埋葬他们冻死的同伴，就是在那株树下，他们挖了一个坑，那三个死去的人，竟完全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样，精光光的，被丢到那个坟里去了。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叹息，那正是一个极冷的天，严霜把屋顶盖白了，树木变成淡绿的颜色，江水好象油一般地凝住了，芭蕉已经转成枯黑，死沉沉地垂萎下来！……

如今，水绿了，活泼地流着，枯死的芭蕉又冒出尖细的长叶，那些被埋在地下的人，却使那棵树早着了无数朵红花！想象着它也该早结成累累的果实，饱孕着血一般的汁液的果实，我不忍吃，我也不忍看，我已经急遽地把它抛在我那自然的镜框之外了。

可是现在，我那自然的镜框只有一片黑暗，因为这正是夜晚，我已经伏案许久了，跳动的灯火使我的眼睛酸痛，我就放下笔，推开了窗，正是月半。该有一幅清明的夜景，不料乌云障住了整个的天，凡是发光的全都隐晦了，我万分失望，不愉快地摇着头，当我的头偏过去，我突然看到在那不注意的高角上，有一点红红的野火，那是烧在山顶上，却也映在水面。红茸茸的一团，高高地顶在峰尖，它好象不是摧毁万物的火，也不是博得美人一笑而使诸侯愤怒的火，也不是使罗马城化成灰烬，而引起暴君尼罗王的诗兴的火；它是那个普洛米修士从大神宙斯那里偷来送给人间的，它是那把光明撒给大地的火。

我尽顾书写，当我抬起头来，那火已经好象点在岭巅的一排明灯，使黑暗的天地顿时辉耀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

红　烛

为了装点这凄清的除夕，友人从市集上买来一对红烛。

划一根火柴，便点燃了，它的光亮立刻就劈开了黑暗，还抓破了沉在角落上阴暗的网。

在跳跃的火焰中，我们互望着那照映得红红的脸，只是由于这光亮呵，心才感到温暖了。

可是户外赤裸着的大野，忍受着近日来的寒冷，忍受那无情的冻雨，也忍受地上滚着的风，还忍受着黑夜的重压，……它沉默着，没有一点音响，象那个神话中受难的巨人。

红烛仍在燃着，它的光愈来愈大了，它独自忍着那煎熬的苦痛，使自身遇到灭亡的劫数，却把光亮照着人间。我们用幸福的眼互望着，虽然我们不象孩子那样在光亮中自由地跳跃，可是我们的心是那么欢愉。它使我们忘记了寒冷，也忘记了风雨，还忘记了黑夜；它只把我们领到和平的境界中，想着孩子的时代，那天真无邪的日子，用朴质的心来爱别人，也用那纯真的心来憎恨。用孩子的心来织造理想的世界，为什么有虎狼一般的爪牙呢？为什么有那一双血红的眼睛呢？为什么有鲜血和死亡呢？为什么有压迫和剥削呢？大人们难说不能相爱着活下去么？

可是突然，不知道是哪里的一阵风，吹熄了那一对燃着的红烛。被这不幸的意外所袭击，记忆中的孩子的梦消失了，我和朋

友都噤然无声，只是紧紧地握着手。黑暗又填满了这间屋子。那风还不断地吹进来，斜吹的寒雨仿佛也有一点两点落在我的脸上和手上。凄惶的心情盖住我，我还是凝视着那余烬的微光，终于它也无声地沉在黑暗中了。

我们还是静静地坐着，眼前只是一片黑，怎么样还能想得到那一对辉煌的红烛呢？怎么样还能想得到那温煦的火亮呢？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只是静静地坐着。

于是我又想到原来我们是住在荒凉的大野呵，望出去重叠着的是近山和远山，那幽暗的深谷象藏着莫测的诡秘，那狰狞的树林也是无日无夜地窥伺着我们这里，日间少行人，夜里也难得有一个火亮的，我们原来是把自己丢在这个寂寞所在，而今我们又被无情的寒风丢在黑暗之中。……

我们还只是坚强地坐着，耐心地等待着，难说这黑夜真是无尽的么？不是再没有雨丝吹进来了么？不是瓦上檐间的淅沥的雨底低语已经停止了么？风是更大了，林树在呼号着，可是它正可以吹散那一天乌云，等着夜蚀尽了，一个火红的太阳不是就要出来么？

"是，太阳总要出来的，黑夜还是要消失的！"我暗自叫着，于是不再惋惜那一对熄了的红烛，只是怀了满胸热望，等待着将出的太阳。

一九四一年冬

雪

“……还是腊月天，桃花却已开了，乍看到那一丛丛深红浅红，还以为是另一种冬日的花树，待走近了，果真是伴着春天的艳桃，其实燠热的天时也告诉我那真的是春天了，溪水涨着，河边的垂柳柔软地挂着，被暖风吹得打皱的水面，——可是人们还正在忙碌着过旧历的新年呢！

“汗淌下来了，早临的季候使人们有点失措，中午的时分，太阳高高地挂着，简直有初夏的那份炎热，‘唉唉，真是到了夏天可怎么办呵！’象这样想着的怕不只我一个人。

“一切都不必忧虑，陡地起了一夜寒风，把我们住的那座小楼好象丢到海里一般，门窗开了，四壁和屋顶都簌簌地响着，整个的楼都在抖着。惊惶地起来，不知怎么样才好，星月早被乌云兜盖住了，四围也没有一点火光。我们真象孤独的航船，遇到恶劣的气候，知道危险包着我们，可是我们无能为力。林间的宿鸟惊鸣，山中的野物慌奔，凄惨的啼叫增重我们的恐惧；可是我们只知坐在那里，先还警戒地张望着，过后倦意压到身上来，便又自然而然地倒在床上，任凭那风声雨声，化成了梦中的滔天白浪——仿佛到了极寒冷的极圈，波浪都是凝固透明的，当着两个相碰的时节，便清脆地响着，散了满目的灿烂冰花……

“原来天已亮了，一阵风又吹开床头的窗，不曾盖严密的棉

被溜进去一股寒风，天是真的冷起来了，我仓卒地关好门窗，又钻进温暖的被里，懵懂懂地过了一刻，再张开眼，使我更留恋地不肯起身了，可是我要起来，猛地一下我就跳入了冰凉的大气里，冷确是冷的，可是我并不为它吓倒。

"'这才象冬天，'我的心里总是这么想着，于是那冷落了许久的小泥炉，又烧起熊熊的红炭，我不想出去，为我厌烦的是那无休无止的冷雨。顺着势，斜吹横打，就是张了伞也要弄得遍身湿淋淋的，在遥远的北方，雨和冬天原是有着极遥远的距离。

"可是什么落在我的屋瓦上细碎地响着呢？什么象是轻飘飘地落在大地上发出微细的声音呢？我放下为你写信的笔，站起身来，推开迎面的窗，——呀，一片白色已经罩上对溪的屋脊上了，在我的视野里那白色的片絮兀自纷乱地坠着，那不是迷濛宇宙的雾，那不是凋零万物的霜，那是雪，是雪！——"

我简直高兴地叫出来了，我不再伏案疾书，我站起来，深深地吸着那清冷的空气，顿时感觉到非常畅快，我贪婪地望着它，从那灰濛濛的天空一直落到地面沾水的地方立刻溶解了，高处却增厚了白色，它对我是熟稔的，可是我们已经阔别了几年，谁知道是哪一点因缘我们会在这温暖的南方相遇，我妄想掬一把，伸出我的手去，可是立刻它就不存在了，只是点点的水，沁入肌肤，于是我大踏步地走出去了，让它自由自在地堆积在我的发上和肩上吧，我恨不得要雪片飞入我的心胸，使他溶去或是净化我那被忧烦与愤懑所腐蚀的心，让我回到往昔的日子里吧，人们那么和善相爱地活着，一面抵挡着作乱的魔鬼，一面反抗那云山间的大神。

突地我想起来了，我不能徘徊终日，我该在泥雪中跋涉我的旅程。于是我加了一件寒衣，真的走在路上了。路可是泥泞的，

他已经失去了平日的光滑，细石和黄泥搅在一起，它吸住我每一步向前的脚，笨重的衣履又压住我的身手，才自走了短短的一节，额间的汗就涔涔地渗出来了。我也感觉到一点疲惫，我不得不停下脚步喘一口气，拭去要淌下来的汗水，我抬头一望，戴雪的高山好象慈和地热望着我，飘飞的雪花在引着我，不可见的路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怎么应该停下来呢，纵然路是艰苦的，我也要向前——于是我紧了紧鞋，脱下一件外衣放在肩头，我又努力走向前去了。

那封写给友人的信，是当我走到山城的那一个夜晚继续写下去的：

"……我很困倦了，可是我也很高兴，毕竟我还是到了我要到的地方。雪送了我一程，泥泞滑了我一路，可是我并没有跌倒，也不觉得灰颓，当我走在城中的石板路上，我的心都笑起来了，我的鞋上全是泥，我的裤脚也沾污了，也许那些城里人会笑着我这个赶路客，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走过这样的一段路，今天我停歇下来了，明天自有明天的旅途等待我，我不惧怕，我想我能如愿，我相信我自己，我想你也相信我的……"我就这样结束了写给友人的短简，我的心全被愉快充满了，当我放下笔，又推开窗，积雪的冷辉照亮了天地，不断地飘着的雪把黑夜也冲淡了，我是那么高兴，竟自呆了般地凝望着无声地落下的雪花——不，它是有声的，可是它不会惊醒任何一个睡着的生物。

一九四二，冬

沉默的旅车

风雨吹打了七天，到我上路的那个清早，田间的泥水灌满了我的鞋，冲毁的山径断了我的路，横风斜雨淋湿了我那不能被油伞遮盖的衣裳，仓皇惊险又使我冒着大汗；我是上下里外都湿了，我的心还在不停的跳着。当我跨上了那辆舒适的旅车，把我那疲惫的身躯交付给那柔软的椅垫和靠背，听着马达的怒吼，觉出来那车已经开动，我那忐忑的心才静下来，把一个惜别的笑容留给送我的人，就任那些景物迅速地退到后面去。

我早就厌恶这个城了，可是在即将离去的时候却又生了依恋之情，我贪婪地望着窗外的那一条雨雾山水，恰象米氏的一卷长幅，无尽地伸展过去，那是树，那是山峰，那是迷漫的天野，在乳白的上面覆着一片翠绿，在苍碧的丛树间又是一抹素绡，……突然这急转的景物，在我的眼前静止了，我的神收回来，才知道这辆车在路边戛然地停了。

“唉，唉，才走出来五公里呵！”

一个长着大胡子的旅客拖长了悲哀的语音这样说着。

“没有事，只是喇叭不响了。”

那个年轻力壮的司机很乐观地说着，随后就跳到车下去打开那个铁盖。

“我早就听那声音不对，象伤风似的……”另一个穿中山装

的这样说，随着就很悠闲的拿起一本《西风》看。

外面还在落着雨，司机弄了五分钟，便放下车盖走进来，还没有等他坐定，大家异口同音地说：

“修好了么？”

这本来是一句多余的问话，却得着一句想不到的回答：

“没有修好。”

“那可开不得呀，危险得很！”

这又是那个长胡子旅客的话，可是那个司机显然没有注意他的话，已经在发动马达准备走了，这可惹怒了那位看《西风》的乘客，他把书一丢，猛然地站起来，好象要扑到司机的身上似的怒吼着：

“你怎么，你拿我们这些国家人材的生命做儿戏！”

“好！那我们不用走了。”

那个司机又毫无其事地把马达关了，掏出一根烟来点着。

“你怎么，你想把我们放在这里，耽误国家大事么？——你简直是汉奸！”

“先生，你为什么要骂人，我们司机的就是当汉奸也为害不大。”

“算了吧，算了吧，想个好法子，这样吵也不是事，——”

这是别人的声音。

“这又不是我的事，我还不明白这一段路？自从抗战以来我就为公家服务，从来也没有出过岔子，再走八公里就是修理站，二十分钟就可以修好，还有得了什么危险，想不到这就算汉奸？……”

“少说点吧，我们赶路要紧，走吧，走吧！”

果然车又走了，不到十五分钟它又停下来，这时那辆车连同

二十一个乘客都停在修理厂了。

司机转眼不见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工匠起始修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扬着那张污秽的脸，请乘客按一下试试。可是连响声都没有，他皱皱眉，抹抹汗就又跑了。

“你看，那个司机还不是汉奸？他把我们放在这里，他连影子都不见了。我是公事呀，他误了我的事那他可没有好处！”

那个公务员样子的人又咕哝着，可是没有人附和他，因为我们那些老百姓不便张口就骂人汉奸。他自己就又端起那本《西风》。

又是一个大工匠来了，他弄了一会，敲了一会，那个喇叭真就响了。全车的人都觉得爽快，就不断地要它响，把那个司机喊出来，于是我们的旅车就又继续我们的旅程。

车愉快地走着，山在我的右边，水在我的左边，斜飞的雨丝飘在空中。人们都觉得很满意了，闭着嘴，闭着眼睛，谛听在山谷中可爱地叫着的喇叭。我是一个好张望不好说话的旅客，我东看西看，有时还得留意我身旁那个熟睡的青年人时常侧过来的烂泥一般的身躯。我正在想不通那个不平的河床，上下有五尺高的瀑布，怎么还会有航船往来；突然有个人大叫：

“不好，什么烧起来了，臭橡皮味。”

“停车，停车！”

在大家一致的嚷叫之下，那辆车陡地停了，没有睡觉的身子一摆，睡着的把前额交付给前面的椅背，砰地一声醒了，司机的又是很敏捷地跳下去，掀开前面那个盖，才发现是电线碰到电线，燃起来了。他很熟练的掐断电线，不再冒烟了；可是他又报告我们那个不幸的消息：

“喇叭又不响了！”

这次，人们却沉默着，并不是把性情养好了，因为知道争也无益，不如还是任那个司机摆布也好。我呢，我也正在闲静中观察，自从车停了之后，我的眼，就向前望，挡住我的视线的是一颗长满了大小疮疤的肥大的脑袋，几条纹路，几个坑窝，还有几个小肉疣，那份凶恶的形状正合他的身份，因为开车的时候，他曾向宪兵说他是稽查处的工作人员。

车又在走了，好在不远又是一个修理站，这次那个司机早就和我们说好，修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吃饭，免得等起来心焦。看情形这一次他是下了决心把它彻底修好的。

其实我倒觉得无所谓的，没有喇叭的喧哗，我正可以静听鸟语水流，我既不能有那份清福在车上睡觉，又无法静思学问人生之道，——而且我还得时常记住我是一个“学而无路则商”，我的身份证明是属于一个半官半商的机关。一切都还可以遮过人的眼目，也许我的那份悠闲不大合我的假身份。我也一点也不急着赶路，吃过了饭，我还在那里吃茶，别的乘客就不同了，有的埋怨，有的暴跳，可是那位国家的人材，却一手很有趣地捧着《西风》细读，一手抓着自己的脚。

远远听见喇叭叫了，我们就象是听见娘唤孩儿似地，急匆匆地跑去了；可是当我走到的时候，修理还没有全完，司机也还不在，喇叭原来是心急的乘客按的。

十分钟之后我们又上路了，我们起始爬一座小山，当着转弯的时候，司机大约多按了两下，它一气又不响了，司机爽性也不再按它。就是那么一言不发地东弯西弯，在山谷中盘旋。还是一个不曾睡着的好事的旅客问了一声，司机才答着：

“可不是么，早就不响了！不要紧，明天爬大山才重要，今天到了宿站再好好修理一下。”

旅车的沉默，对于我们不过是存在着可能的危险而已，如果不出事，还没有什么影响的；一路上却惹得鸡呵狗呵的，惊飞狂跑，担米的乡下人落了挑子，赶场的女人跑掉了鞋。原因是还没有听到声音，这个怪物已经来到身边了，那些生物们就不得不张慌逃避，只是当迎面有车来了，在这荒寂的路上该有一个热烈的招呼，我们这个哑了的车只能避开一点，一声也不响，好象有些失礼似的。

才过中午，我们就到了宿站，其实我们还该走一段，司机有他的充分理由，我们就不得不在那个小镇上消磨一个下午和一夜了。我倒真是无所谓的，虽然在赶路，我的心却彷徨在中途，我离开那个生厌的城，那里面却住着我的一些亲人；我奔向一个陌生的所在，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我鼓舞的对象。我的生存原也只是一种苦辛，我只是一个苦作的人，我的身心永远和安乐有极大的距离。旅途中我倒可以忘却一切，我记得我是在走路，——在行旅中仿佛我还可以得到一点休养。

很早我就上床睡了，依照我的习惯我面壁而卧。谁想到那熏黄了的壁纸上歪歪斜斜地写满了欠通的诗句，我转了一个身，惊走一只偷油的老鼠。

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赶去上车了。那辆车静静地停在那里，它那蒙尘的车身被一夜的寒露冲出本来的绿色。每个人都想到今天要走一天险路，爱胜过恨，一位军官还象抚摸他的良驹似的用手拍着车身。这时候正在上汽油，那个军官赶过去捞了一把擦着军装上的油渍，随着他就自语的说：

“唉，糟了，这是代汽油！”

不管是汽油或是代汽油，总之，它能把我们送到远处去，我们很满意的跨上车，那辆车也就很傲岸地冲出了那小小的停站。

果然一匹大山迎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的车毫不迟疑地便奔向前去，虽然马力大，气势足，遇见那陡坡也只是象一辆牛车那样迂缓地爬着。上了一个坡又是一个坡，过了一个弯又是一个弯；向上望是无尽的山路，向下看是螺丝纹般的盘道。

山谷原来是寂静的，马达和喇叭搅翻了它，那声音回荡着，撞击着，群山响应形成一份闹市的嚣喧。我时常警惕地想着："如果它多爬一步呢，如果它少爬一步呢？"于是我望着崖下，那里不还有一辆破烂的车身，一株不知名的开着小红花的植物还从它那隙缝中钻了出来。

还没有爬到山顶，那个喇叭又不响了，这可怎么办呢？斜坡上停车是困难的，而且也没有好处，回去的路和向前的路也差不多，再说好容易爬到这么高了，再下去，必须得重来一次，那个司机不管乘客们的咕哝，抽完了一根烟，象一赌气似地说："走吧！"

明明知道这不是一件妥当的事，可是也无法反对，但是从此这四十四只眼就瞪得溜圆的了。有喇叭的时候，它随时可以超越笨重的货车，只要它不耐烦地叫着别人自会让出一条路来；现在呢，它只和随在别人的背后吃尘土，要不爽性停在路旁，等扬起的尘土平静下去，再走那孤独的路。但是谁知道在路的转角处会遇得见什么呢？猛可地一辆滑下坡来的车，几乎要相撞了才擦身而过，这时候就每个人很自然地冒了一身大汗。

"唉，唉，真险，我的这条老命呵！"

只有那个带胡子的旅客还有这份余裕来发出他的叹息，此外，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可是我猜得出，每个人的心都非常迅速地跳着，有的人紧紧地抓了前面的椅背，有的人一遇见惊险就把手蒙着眼睛，有的人不断地用手绢来抹头上的汗。……我呢，我的心也在想，我想：如果要是出事死了，那我可冤极了。

到了山顶，车停止了，司机走下去，松松手脚，拭去满脸的大汗，山风带来的是寒冷，我们再朝来路一看，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那个沉默的旅车走过这样的路而不出事也该算是一种奇迹了。

“前面就好了，下坡路。”

司机掏出一根烟来，很高兴地说。

“下坡可更要留心，出事总在下坡，千万可不要关油门。”

“先生，你放心吧，我比你还得仔细，我不能坏了我的名气。”

“哼，坏了你的名气，出了事连你的命也得送上，还管什么名气！”

一个旅客低声地说着。

“司机，到前边站上不管早晚都得好好修理。”

那个穿中山装的公务员郑重其事地说。

这些话说得虽很顶真，可是一两天来的行旅，人们已经生了一点感情，并不象先前那样激动了。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大家又都上了车，那辆沉默的旅车无言的把我们送下去，我们不再催他赶路了，在那个小镇上安顿下来，那辆车只是喘着气，它还是一声也叫不出来。我们就各自带着随身的行李投奔小镇上的旅店去。

一九四一年十月六日桂林

珊 瑚 坝

湍急的浊流滚着淌过去，只是在枯水期中才又把那不毛的沙滩从河底托上来，于是水流就被那尖角劈开了，过了这一节复又合成一股洪流向下游驰去。

用慌张的脚步人们赶来了，跨下了几百级石阶，去渡过一条水，便又得用那慌张的脚步跑进那座席棚，守在那里的还只是一些冷清的木椅，总使那样一个赶来的人放了心，喘一口气，大汗就直冒出来了，用手绢擦着，——冒着，擦着……

一船，一船又一船，把那些焦急的旅客，惜别的送行人，潇洒的关员，情感麻木了的航空站办事员，那些无喜无忧终日接货送人的干员还有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们……全都送过来了，这时候，那个火辣辣的太阳也被送到天上来了。

人多了，嘈成一片，连那办事员也皱起了眉头，咕噜着："从香港来，从仰光来，从桂林来，从成都来，从兰州来，从昆明来——到香港去，到仰光去，到桂林去，到成都去，到兰州去，到昆明去。"一阵台风，把这些航期都聚到一天了。人已经满了，可是人们还是不断地一船一船装过来。

挂在那个肥胖商人手臂上的是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她有一张姣好的脸，却有那么瘦的一条身子和两根手臂！前后左右都是人簇拥着，他们自然有座位，自然有好茶，过不久之后，她那涂

了深红唇膏的嘴自然地在吞着一块含着鲜血的牛排。

那边，到香港去的在过磅了。不辞炎热，连秋天的大衣也披在身上，衣袋里还塞了两本书。行李已经磅过了，放在木架上，于是就开始检查：违禁品、钞票、货物、文字、书籍……还要象对犯人似地再三把眼睛从相片上移到脸上，再由脸上移回去。

这一批客人完了，正待结束，突然又赶来一个黑矮的胖子。他戴了一副眼镜，那么大声地喊着：

"我也是到香港去，我也是到香港去！"

对于这个最后的客人，大家象故意似地多给他一点麻烦。先是那个看磅的人不给他好气，过后那个海关关员就应用他最详细的检查，——那个仓皇的旅客，毛手毛脚的一面在擦汗一面在应付，那个关员还故做礼貌地向他说：

"我可以把你的箱底撬开么！"

并没有等他的回答，他的箱子底层已经被掀开了，看见一无所有，才表示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个旅客可忙坏了，他不断地擦着汗，不断地说着话，而且他的脚随时都想拔步跑去，——那位检查员却细心起来了，他不放过他的每张册页，每面日记，那个旅客要笑不笑地咧着他的嘴，他的心里一定以为旅客已经上去了，马达已经发动了，所以当那个检查员把手一挥，他就迅速地盖上箱子，转过身就跑，不提防身后的行李，绊住他的脚，整整把他的头送到地上，脚向着天，他赶忙爬起来，喘着气，拭着汗和泪（他的身体和他的年龄都不该摔那么一个大斤斗的。）又仓卒地向机场跑。没有人拦阻他，没有人告诉他一句，一直到他在白花花的机场上转了一圈又回来，那个收票员才擦去眼睛上笑出的泪水，那么悠闲地和他说：

"先生，飞机还没有到呢！"

这才使他的心放下来，也许他还以为那架飞机丢下他飞走了！他还是喘着，嘴张合着，象出水的鳜鱼，他想把自己安顿在一个座位上；所有的座位上又都是人，那边有一个空椅子，他坐上去，那个椅子就散下来了。

这场哄笑并没有继续好久，天空的机声引去他们的注意，他又要跑，一个报告的声音止住他，他知道这个飞机虽是从香港来，还要飞到成都去。许多人跑到棚边仰视那个打着旋的飞机，一个大声谈笑的人赶紧穿上他的制服，（连长裤也是才套上去的，）他不慌张，临了他还喝了一口茶。当着飞机已经从跑道上过去的时节，他才缓步的走出去。

一块不许入场的木牌挡不住成群的文武官员，一群进去了，一群又出来了，这时在前面走着一个大官，他不时地皮笑肉不笑地微笑点头，不时地又保持他那高贵的严肃，严肃得有些杀气腾腾了！后面是依着阶级有条不紊地跟着的那群人。

又一些人围上来，他一摇头一挥手，那些人只得怏怏地散开了。想不到那个肥胖的商人赶上去，他们象老朋友似地握着手，交换了几句亲切的谈话，过后才互祝健康和平安分手了。

大班轿已经等在外面，他坐上去，随送的人和空着的轿子都渐行渐远渐小地过了河，象一群蚂蚁似地爬到石阶上去了。

那边可出了事，不开眼的人惊奇地说着：

“这一下查着了，十二只表，二十支自来水笔，你看，不就在那边么？”

顺着那呶着的嘴望过去，却是一个非常安闲，嘴里叼着烟，穿着“鲨鱼皮”(Sharkskin) 夏装的青年商人，惊讶的倒是旁观者，他自己好象早就知道这么一手，就毫不动情地数着钞票，准备应缴的罚款。

“哼，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谁那么低低地说着。

那边，正检查一个女客的衣箱，年轻的关员把每件衣服都用鼻子嗅着，一个人取笑着说：

“这个人前生要不是一条狗，——那么他就是今世的贾宝玉，他虽不吃残脂剩粉，却爱闻女人的衣裳！”

“算了吧，别人在执行职务呢，那是在分辨新衣旧衣，要是新的多了，免不得给国家尽点义务。”

衣服倒没有什么，零用品可多了，那个关员一面看，一面检在一边，那个鼓着眼睛的女客忍不住用粤腔的国语爆发了：

“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要上税的。”

“我又不做生意，凭什么要税我？”

“你带得太多了，——”

那个关员说着顿了顿，那下半句咽住的话仿佛是：“谁知道你做不做生意？”

“你们真不讲理，本港都许我带过来了，——”

“哼哼，那是香港，外国人的地方，——这里是中国。”

那个关员轻松地回答着。

那个优哉游哉的关员，知道如今只有一件事情要他做：——那就是接受罚款。便很自如地把烟斗装上那个驾驶员才送给他的英国烟丝，叼在嘴里，两手插在裤袋中，全身松快地抖着，用剩余的那一半嘴还在哼着一支歌调。

“哼，这种人，连一点 Good-manner 也没有？”

她已经一面挥着烟气，一面打开那个钱包，掏出来印着英国老头子的花纸。

可是这边又起了争执，原来那个去香港的矮胖客人乘着那

一阵变动找到了一个座位，想不到方才坐在那里的人又回来了，他就是大声谈笑临时套制服的那一位，当他动了气的时候，他的声音更大：

"老爷，难道你要把我吞下去么？"

那位客人低声下气，十分可怜地说着。

"我就是吞了你又怎么样？可惜我没有那么大的嘴！"

他吼得这么响，嘴可不小，脸上的大汗珠一颗颗地朝下落，闷热加上叫嚣，全席棚里的人都把厌恶的眼光投过去。

"我怎么知道你要回来，我一直看你上了坡我才坐过来。——"

这句话象是伤害了他，他更大声地吼着：

"本来是么，我为职务所限，我忠于职守，我每天都得到这里来，随时要上坡下坡，不信你去问。——"

"唉，你要我问什么哟！——"那个旅客好象有无限的感慨似的说，"你不能够给我留一个最后的好印象么？这一年我住够了，我告诉你先生说吧，三年五年我不得回来了，我受不了这些闲气，临走的时候我还得受这许多欺负，好，好，我让你坐。……"

那一个还不满意，一面脱制服，一面坐下来，还翻起眼珠子说：

"这也算是欺负你！"

那个走开去的旅客听见这句话就回过头来摇着手：

"不算你欺负我，算我欺负你好了。"

这时飞机不断地来，不断地走，人们都被那些正事给忙住了，这小小的争吵慢慢沉没下去。过磅，检查，上机，下机，检查，放行，来往的人就象那两股水流似地淌着。人生中一些离聚悲喜的小小插曲，在这喧闹的席棚中也不断地搬演着。一个短小

精悍的人跳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个人就惊讶地说：

“怎么，你也走么？”

“我不走。——”

“那你来送谁？”

“我来送猪鬃。哈哈哈！——”自己笑了一阵才说，“你想不到吧，我现在××公司里做事。”

“我还当你在大学里当职员呢。”说这话的人并不会有惋惜的意思，还颇以为他的相识的变迁是值的欣忭的。

“大学职员！哼，那不如到我们那里当一个听差！你看我这身衣着象在大学里的那副寒酸相么？”

这样他站远了一步，使他的朋友看个清楚：那是生胶底皮鞋，缩口花丝袜，白哔叽短裤，透明的胶裤带，箭牌衬衫，巴拿马草帽，怕他看不出来，他的手一挥，给他看看夹在指间的半根烟：

“我这是Camel，才到的，你来一支吧。”

他说完掏出那个烟盒，一按，盖开了，一支烟跳上来了；再那么一按，一个火燃着了。

“你怎么样？是送朋友吧？”

“我，跑跑香港。——”

“你也不在中学教书了？”

他还象很诧异似地说着。

“再教，连我自己的命也得送上了！——反正就是混个热闹，抗战终了，再回到本行去。”

“可不是，都得图个热闹。天下事尽如此，就说那个中央航空公司吧，有六七条航空线才有三架飞机。说起来是个笑话，事实却如此，不过他们工作态度倒顶真，每次机件检查很仔细，有一点疑问都不飞；所以他们倒从来也没有出过事。”

“那就好，那就好，我刚好买的是中央的票，听说驾驶都是中国人，我的心正在发愁呢。”

“那倒不必，老兄，如今看起来还是我们自己人可靠一点！”

那个人沉默了，想了想，换了话头。

“怎么要我们七点钟来，到现在还不飞？”

“还早呢，全是为乘客安全，要天黑的时候经过敌人占领区，没有警报的话，总在下午两点钟起飞。”

“唉，那可怎么得了！”

那可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人来了，人走了，那个席棚还是黑压压的一片。阳光恶毒地晒着，江水潮湿地蒸着，从嘴里冒出来的是热气，从毛孔钻出来的是汗水，整个的席棚象架在火上，象放在热汤里。那位大声说话的，已经几次穿上脱下那套制服，如今更忍耐不住了，他敞开汗衣的扣子，露出来毛茸茸的胸口。谁说他不是完成一件辛苦的工作呢，每天他都得忍受这份炙烤，他还不能离去，大约还有要送迎的人。

水都没有了，每一只杯子都是空的，人们忘记了礼貌和身份，一壶开水才提来就犯了抢。过后，许多人捧了杯子直奔那个炎炎的火炉旁去了，还顾得了什么，那个肥胖的商人，也亏他有那份涵养，还能伏在桌上睡着了，打着鼾；他的美人却皱着眉尖，扯开衣领，用一条浅粉色的丝帕绕在颈子那里，她放下了那把细罗扇，拿起一把乌木黑纸扇搧着。连风也是热的。

没有一株绿草的地面，把阳光反照到没有遮掩的席棚里边来，受着热气袭击的人们，简直是无处藏躲。正在这时候，两个宪兵架着一个嘴角挂着白沫的青年人，谁这么说着：

“政治犯？”

“不是，不是，政治犯我们就看不见了——”一个职员接过去

说，“他要到兰州去，才上飞机就发了羊角疯。”

“唉，可惜那么一条好汉子！”

“总是受了什么刺激。——”

“这年月，谁没有刺激呢？”

可是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里却坐着那么一个安静的青年人，他也是很早就来了，没有人来送也没有一个相识，他只是一个陌生人。当他来的时候，他整齐地穿了两件衣服，为了热他只敞开一件的衣扣。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用那无邪的眼睛望着熙攘的人群，——高官，大贾，学士，美人……他既不怨，又不喜，他也并不感觉到自己的那份落寞。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喝一口开水，只是有时候他象小孩子似地把一个手指送到齿间咬着，——突然自己记起来了，用闲着的那一只手拉下去那一只，可是过后不知不觉地又送到嘴边去了。

一直到昆明的乘客上机了，他才站起来，随着人群的后面走着，他的帽子可笑地顶在头上，他那宽阔的肩膀和壮硕的背影如同阿波罗的雕像，只有一个职员指点着他说：

“那就是最近打落三架敌机的那个空军，昨天临时订的座位，调去防守昆明空野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我坐在公路车上

我坐在公路车上，大山以它那狞恶的巉岩想吓住我，长河以它那澈莹的绿水想诱引我；可是我的心却那么空，任那些都遗留在我后边，我不动丝毫的情感。忙碌的是车的轮轴，幽静的是我的心，——若干年的苦辛压住它了，来处和去处又牵拉了它，所以途中之情再也不能沾染些许了。

当着K城近了，我喘一口气，热心的旅客已经高兴地指手划脚，肯定地说是只有八公里或是七公里，那旅车，因为是在宽坦的公路上，也快活地鸣着喇叭飞一般地跑着。在远处，横在路的中间，象是有一群人站着，——原来他们在挥动手臂，要我们的车停下去的。走到近前，车是停下了，我那近视的眼睛才看到卧在血泊中的人和马，倾在路边的还有一辆卡车，不知道是取了一个什么方向翻在那里。车上的木桶打破了，桐油流满地上。那个司机呢，头挂着，手垂着，已经走上永恒的沉默的路。还有人叫着，原来是几个不曾受伤的人，扶着八个变了形的伤人，想要我们带到K城去的。那是什么样的脸呵，鼻子和眼睛都看不出了，只是在那染满污血的象发糕一般的脸上转着那苦痛的眼睛而已，有的手臂断了，自己用另一只手臂托着，脸全是姜黄色的；有一个头骨裂开了，血不断地流下。……女人们和孩子们吓得叫起来了，我也不忍再看，把眼光移开；可是在地面上我又看到躺

在血里辗断了腿的汉子，他咬着自己的嘴唇，流出血来了；可是他一松开，就不得不大声地哀叫。我的心在颤抖，我把脸转向车中，一个军官也用手掩了眼睛。

我们的车并没有载那些伤人，实在因为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了。说是后面有一辆空车，他们要求我们做一个障碍，果然，三五分钟之后那辆车到了，我们的车挡住它之后，才又继续向前去。

那份快活的心情全失去了，每个人的心都被这一笔抹得黯淡了，那旅车也象是无趣地驶着。

“那就是和我们争渡的那辆车。”

这是那个司机说，我的心中就想着：如果他若是知道自己是奔赴死亡，他也许就不那么抢着争先了！

我不断地想着那辆争胜的车，它以高速度向前飞驶，不提防路上的一支队伍和走在前面的骑马的军官，那匹马惊起来了，它冲上去，连同那个军官都在刹那间失去了性命；可是那辆急遽间要停止下来的车，把那一队兵士横扫过去，还不能止住，就翻了一个斤斗，把车上的人和油都倾倒下来，从他们的身上又翻了一下，便倾斜在那里了，而那个失去控制能力的司机也就那么了结了。

我想当时乘客中这样想着的该不止我一个吧，而且时时想到自己的车辆若是遭到同一的命运会怎么样，也该不止我一个吧？

快要到D站的时候，我们的车子在中途耽搁了，还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天就黑下来。我们的司机就拧亮了那个独眼的车灯，好象斜着身子似地载了二十多个人的旅车就在暗黑的路上

驰骋着。

山谷间的夜怕是更要黑得浓些，在望不见面前几丈远的崎岖的山径上那辆车跑着，山猫和狐狸之类被惊得跳向树林中去了，可是在道旁，丛生的树下正遮蔽着万仞的深谷，设想那辆车向外二三尺……

有的人已经在悔着了，觉得与其赶这样的夜路还不如就在方才耽搁的小镇上歇下来，现在是不能后退，只有向前的一条路了。日间也许还看得见绿丛中一朵不知名的小红花——或是红色的果实，也许就是经霜才变了色的树叶；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那独眼灯光所照出来，特别显得不大平坦的地面。

要经过一个小谷间的桥了，车的速度更慢下些来，那么使乘客们就看到了一辆倾斜的货车。

"抛锚了，——那才麻烦。"

"你看，那里还有人，躺在车轮的旁边，——"

"是睡了么？"

"哼，死了的，——"

这话象电一样通过了我的心脏，我觉得我打了一个冷战，坐在我的前面的那个一直低诵着佛号的中年妇人，本来也停了嘴，从窗口大胆地望了一下，之后，她又大声地念起来了。

在桥的栏杆上，我又看到一个俯在那里的人体，——还有一个乘客大声嚷着说他在桥下又看到一个死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就谜般地存在人们的心中，只是因为意外的失事使人死了，那倒还算一件平常的事；当着有一个人说着：

"这有点奇怪，怕是图谋。"

人们的心便陡地又紧张起来了。车还是在走着，过了些时，忽然在路旁看到两个蠕蠕动着的黑影，人们就象又得到一番证

明。当着我们的车从他们的身旁飞驰过去的时候。有人还用手电在那两个“凶手”的脸上照了一下，并没有看得清，因为已经望见D镇的灯光，那车是欢快地迅急地驰行着。

我们该舍弃无轨的旅车走上有轨的列车了，可是我们还得忍耐最后的一番磨难。当我们到了H镇的时节，那里的旅舍再没有容下我们一只脚的地位了，难得遇见的好心的站长，他把女人和孩子们留在车站的办公室里，我们就象没有家的狗般地在路上巡着。卖饭的馆子摘下了高悬着发着绿光的煤气灯；旅店也收下招牌去，我呢，幸好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个想不到会遇见的旧相识，我就分了他那间湫隘的小室中的那张大床的一半，才睡熟，我们就被一个女人的尖叫惊醒了，以为是火灾便急急忙忙地冲出去；想不到还是一个无意识的梦呓，担着这场虚惊又睡在床上，心里总象记着些什么事似的，仿佛才闭上眼，又被鸡啼叫醒，于是匆忙地又起身，攀上了最后三十里的公路车。

C城安静地躺在那里，它只有下午到晚饭后才显出它的辉煌，当我去的时候(那是上午七点钟)，守卫正在执行强迫疏散，我们几乎被阻于那座美丽的桥的一边：当我走的时候，天还早得很，人和城都在酣睡着，我们被领上那辆破烂的车上去，先是不相信它就是到C县的车，过后又不相信它能完成它的使命，再后我们又不相信它怎么能装那许多客人。

我们的忧虑是过分了，二十多个人居然都坐下去，虽然我们不得不扁着身体。纳了费的行李又堆到自己的面前，其余的空位，就被二十几号以后的客人占据了。他们并不争执，很安然地坐在污秽的车板上，想来他们过惯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连一

声叹息也没有了。

天才亮的时候，车抖着，以它衰老的姿态前进了。幸而路是平的，小山不过大坟堆那么高，那还都适合它那消化不良的胃口，车板上的破洞，使车轮卷起来的灰尘一直扑上来。B笑我，我笑他；可是我们把眼向那边一望，坐在车板上的几个简直变成了几尊泥菩萨，他们也不拂除，用一方手帕掩着嘴，闭着眼睛，我分外看得清他们那沾满土珠的眼毛，我甚至于想到，如果他们再不张开，眼睛怕就要瞎了。其实他们并没有瞎，到了停站的时候，他们张开眼，阳光的照耀下我看到那簌簌下落的细尘，真是象春日的细雨一般的哩。

中途的站上，有人下去了；在中途的路上，时时也有人上来，先是那个司机的看到路上肩了雨伞，提着小包袱的人就大声喊叫，我还以为是喇叭坏了，可是开到行路人的身边，速度就减下来。

"是到××去么？"

"是呀，好多搭上去？"

"五块钱。"

"三块半吧？"

"不可以，顶少也得四块。"

成交了，于是那个赶路人跨上车，把四张花花绿绿的纸塞到司机的伸出来的一只手。

一路上象这件的事多着呢，检上来又丢下去，到后来，爽性踏板上也各站了两个，有一次遇到迎面的车，那个站在踏板上的慌了，想跳下去，还没有等他落下，那辆车就擦身而过，我们的车因为急遽的煞车，倾斜了一下，过后一车人都骂那个慌张的"站客"，可是他也早吓呆了，脸上失去血色，又跳到路上去踽踽地走

了。

还没有到F省的时候，一路上耳朵里早已装满了耸听的言词，他们有的是F省人，有的是从F省出来的，他们竞说山高路险，我不说话，我的心里可想着："我走过更高的山，更险的路，这些话也吓不倒我。"其实他们没有吓倒我的必要，一个青年的旅客激动地说着他的故事：

"……那可不是玩的，……车子没爬得上去，……那个助手赶紧跳下来用三角木去塞车轮……一下漏了空，……这可好了……顺着那个陡坡溜下来了……站在外边看的助手倒嚷起来，……在车上的却苍白着脸一声不响，……那个司机跳下去了，车一直下去，一直撞到那根大树，……我的天，……大家才被震了一下，恢复过知觉来，大声地喊叫……可是那时候，……危险已经过去了，……车子卡在那里。……"

我还是不大相信，我还以为忽然有了那棵树和忽然有了那桩意外是同等的，事实上没有那么大的严重性。

到了R县，天黑了，第二天早晨，我就和它告别了。只有二小时的路程就可到C县，我还想可以早些到那里，早些找到一个住处，得便就看看那个城。

我们上了那辆一吨半的又破又小的客车，我那化了十分之九票价的行李原来也和别人自己抬上来的一样放在乘客的中间和下边，(那车没有座位，我们只好坐在行李上)好在只有二小时，就是走也走得到的，当着车一开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着：一会儿就可以到了。

真的，走了不到一小时就到了中间站K镇。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告诉我们：轮胎坏了，要等C县开来的车把轮胎带来，我们

才可以开行。

“什么时候可以来？”

“总在下午四点钟，C县的车三点钟开出。”

好了，这个小地方，大家只有蹲在路边的份了。一个内行的乘客不满意地说：

“我就看出来前胎不中用，在R县怎么不换？”

“R县根本就没有。”

“那么从C县开出来的时候怎么不检查一下？”

“检查？哼，我早就知道这辆靠不住，——”司机悠闲地吐着烟说，他还算是一个爽直的汉子，所以毫不顾忌地说出来，“站长他一定要我开这部车来，有什么法子？老实讲我开这部车就一点把握也没有，象一个八十岁的又乾又瘦的老太太！”

这还有什么说的，如果真是一个老太太那我们还得搀着她上路呢！现在只好在它的身边蹲下来，为的是它还可以为我们遮住南方的炙人的阳光。

我们真就在那个地方等了八小时，C县车开到的时候，黄昏的影子已经洒下来了，幸亏我们的司机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家伙，他一个人敏捷地修整，乘客们都站在一旁恨不得替他用力，到我们的车又能移动的时候，天真的黑下来了。

我的命运注定又是一只独眼的车辆，（有人说一只眼还比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些）我看不见路的险峻或坦荡，我们的司机倒是一个好手，他精悍地迅速地转着轮盘，两只小眼在黑暗中也射出光芒，看他那紧张的样子和不时起伏的车身，想来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终于看见C县的灯火了，我们的车不久在狭窄的街路上走着，有些地方，那些点着灯草的食物担子不得不提向边些，我们的汽车才能勉强地通过。

怀了满胸的欣喜，跨上从C县开行的汽车，因为那是我最后一天的旅程。

车上也是挤满了人，问起来才知道那是些三十里五十里便要下去的短程旅客。中间有许多是来C县开会的乡长，有一个很象我们的旧友，便无端地也觉得这个人颇可亲了。

他正坐在我身旁，也象很关切地低低地告诉我说是昨天晚上有一小股匪，经过二三十公里外的××乡。

这却给了我一个希奇的感觉，因为我的全神经一点也没有准备接受这样的意外，我也想不到，千辛万苦地来到F省却把自己和小小的什物全交给盗匪，他也许注意到我微惊的样子了，便又低低地耳语："不要怕，已经派队伍去了，他们也不一定到公路上来。"

我用微笑来表示我的镇定，可是我的心真是在不安之中，我的心思很复杂，最后我想只要我能平安到Y县也就是了。

车开行了，在我意料之中的，不到一小时便停住了，前面停下来的车上的人，好心地大声叫着："停下来，停下来，有匪，有匪！"

全车的旅客都震惊了，没有带武器的军官更显得不安，那些乡长却把身边的手枪拿出来，于是大家就拥到小站的办公室里。电话忙碌着，有的人们不断地谈着遇匪的经验，胆小的人苍白着脸又惧怕又要听地坐在一旁，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一小时。没有消息，也没找到匪的行踪，先是那个开邮政车的司机不耐烦了，他站起来，上了车，开走了。另外一辆货车也开了。还有在我们后边的一辆车也抢先地走了，我们的司机也催促乘客上车追在它们的后边。心里暗中想着的是：即使有匪也是他们先遇上，

可是我们的司机好象不甘心落在别人的后面，用更高的速度追过去，在那狭窄的路上飞奔，烦躁地揿着喇叭，一直等到那辆被追上的车服软似地让在路旁，我们的车才得意地擦身过去。司机并不顾及乘客们心中的不安，他还是逞能地迅速行驶，他一直想追过第一辆的邮政车，可是他不但追不上，一直连影子也没有看到。

才走到一座小山岗上，突然在路旁窜出几个拿枪的汉子，挡在路的中间，我的心一沉；那个司机发怒地骂着。

“你们这群人，为什么不能跑回去，硬要挤上来，车的载重已经超过，出了危险谁负得起责任？”

原来他们是派在这一带搜索匪踪的××乡的团丁。

当着那一场虚惊过去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车真的在走一条险路了，山并不高，也没有大水；可是桥面烂了，木架也残缺了，车走在上面的时候象跳远，因此我们坐在里面就象跳高。下面没有水，却很高，我知道如果我们扔下去，连车带人也都得破碎。可怜的人们，没有法子保护自己，只是紧紧地抓住前边的椅背或是窗口，聚精会神地注视前面。如果车在向上的时候，人们的情绪更紧张，好象都在用着自己所有的力量，帮助那辆喘着气的车爬上那个四十五度的陡坡，而且这一路，那不必要的高低弯转是那么多，右边是伸着石牙的山壁，左边是三五十丈的深谷或是河流，在路面上，全是尖角朝上的小石，这里缺了一块，那边又高了一块，汽车行走的时候，恰象在海洋中遇到不好天气的一只船。当着那辆车好容易转过一个弯来，正在调直了方向，不提防路面的一个深坑，立刻那辆车象受到巨浪的冲击，左右凶猛地晃着。胆小的叫起来了，许多人不说话咬着自己的嘴唇，心里觉得一阵

冷一阵热的。

是的，别人和我说的话一点也不虚假，一个陡坡又是一个陡坡，一座破桥又是一座破桥，有时我都觉得是奇迹了，不相信地问着自己："我们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呢？"再看到那不平的路，想着如果故意把那些石块排成那样，倒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他们计算得那么准确，当着车在高山上转弯的时候，路面恰恰适合，再要是跨出一寸或二寸，自有那三十丈或五十丈的深谷等着我们！

所以当我们好容易渡过这一段天险之后，车又奔驰在一节平坦的路上，我们简直象坐在穿行白云间的天国的车里一般。这时候人们才记起来说笑，识途的旅客又有把握地说前面就要到Y县了，可是天已经黑下来了，怕是山遮住我们的眼睛，我们所看到的仍是一片黑，转了几个弯，果真看到灯光了，车就更快地跑着，不久就在那明亮的车站里停下来，这时我们才放松了手，拭去掌心湿漉漉的冷汗，把随身的小件从椅下拉出来，半愉快半懊恼地自己说给自己："以后我再坐这段车，我就不是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北　京　人

——献给石，纪念我们二十年的友谊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这不过是那个人类学家研究出来从地层里掘现若干万年前生存在世界上的我们的祖先“北京人”的性格和生活，但是算一算时日吧，也无怪真正活在世上的北京人看到那个“北京人”的影子要大吃一惊了。那么我们也不必嗟叹当今的北京人的生活和性格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过去的辉煌的日子早已不存在了，只留下那么一个空壳——保存那个最后的堡垒小花厅，纵然连大客厅和西厢房都租给人了，草木荒芜了，栋梁褪色了，粉墙斑剥了，……而那个“吝啬，自私，非常怕死的老头子”曾皓，虽然享用祖上的遗产过了几十年舒服的日子，如今遭受到困苦和坎坷，也只有咒骂子女们不孝无能，叹惜着家庭不昌，毁谤着邻居的

粗暴无礼，……可是他一面想进补延年，一面不忘那弄了十五年，上了二百多道漆的寿木，那不过是想把他死后的那副无用的骨殖，收存得好些，慢一点和泥土同化。

对于他，人生还有什么可恋的呢？自己的不幸，也引来别人的痛苦，他不是不知道，他自己也说："我牛马也做了几十年了，现在弄到个个人都盼我死，"他也明白他的儿女对他的看法："我的肚子里装的不是做父母的心肠，都装的是洋钱元宝呵！"他那一群"不明事理，不肯上进，不知孝顺连守成都做不到的儿女，"那一群"能说会道的废物，"累得他一个花甲开外的人，不得不摇摇晃晃跪到地上，要磕一个响头，为了要他那个不成材的儿子放下那根枪（烟枪），他也不得不当面忍受他那个不懂人情世故，成天做梦想发财的女婿江泰的辱骂，他再也忍不下去的时候，就昏过去，原来是中了风。可是他还没有那个福分就此躲在那具惨澹经营了这么多年的棺材里，他又活过来了，要他亲眼看着那具棺木抬到那个暴发户的杜家，那个杜家，连别人的棺材也要买的！他死也不肯放，他还惦记着那个抬法不对，怕碰了墙伤了漆，然后才大声地哭着："活着要儿孙干甚么哟，要这群象耗子似的儿孙干什么哟！"

那个无用的儿子文清却明白自己，也懂得那个叫做江泰的姑老爷。他说，"我不说话，一辈子没做什么；他吵得凶，一辈子也没有做什么。"这正是两个相反又相合的人物，江泰留过洋，做过官，也会摔家具，"卷"听差；骂妻子，人穷气盛，占小便宜吃大亏，他的本行"化学"只帮他做了一场失败的肥皂工业，他一心还想着"总有一天我能够发明一种象万金油似的药，……"可是他安静下来的时候又喜欢拿一本麻衣神相端一面镜子，看自己哪一年，这个运缘转得过来？虽然他心直口快，也不过是黄昏中绕

树的乌鸦，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他被那个人类学者感动了的时候就滔滔不绝地说着："——我爱钱，我想钱，我一直想发一笔大财，我要把我的钱，送给朋友用，散给穷人花，我要象杜甫诗说的，盖起无数的高楼大厦，叫天下的穷朋友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学，研究美术，研究文学，研究他们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为中国为人类谋幸福。"事实上他可是"处处倒霉，碰钉子，事业一到我手里，就莫名其妙地弄得一塌糊涂，我们整天在天上计划，而整天在地下妥协。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他也知道会喝茶，会吃馆子不如会种茶会烧菜有用，他也知道他自己"成天住在丈人家里鬼混，好说话，好牢骚，好批评，又好骂人，简直管不住自己，专说人家不爱听的话。"可是当他喝醉了，他就又折磨那个可怜的文彩，他"要喝就得买，要吃就得做，——谁欺负我，我就找谁！"他向着那个已经人事不知的老头子还大骂一通，这还不算，他还凶猛地摇着那个昏厥过去的老人的肩膀，原来他要杀人，他大声叫着："我要杀了他，再杀自己呵！"

他可并没有真的杀人或自杀，当他闷极了的时候他也要喊革命："我也反抗，我也打倒……都滚他妈的蛋，把一切都给他一个推翻——"可是他把最后的一块钱也孝敬了看相的江湖术士。当着一天，老太爷棺木硬要被人抬走了，他说了些没有轻重的话，最后象是被什么感动了似的，想去找他那个警察局长的朋友帮点钱财上的忙，——其实不是帮他，间接的还是帮他那个老丈人，他去了一天又回来了，没有得到那个警察局长的帮助，却在一个警察派出所蹲了一夜，还由一个警察送到家里来，原来他顺手拿了铺子里一瓶白兰地酒。最后他只会叫着："没有人肯听我的话，没有人理我的哟，没有人理我的哟！"

那个不说话的文清为什么会那样懒呢？"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虽然他很温文有礼的，时亦神采焕发，清奇飘逸。"这使我仿佛看到了活在十九世纪俄国作者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不过在某一点上他们还是不同的，文清遇到了那枝空谷的幽兰，自然有所憬悟，只是深深的镂刻在心中，在静默中相通，"他们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他不是一只奋翮高飞的大鹏，他只是一只养在家里的鸽子，一只"孤独"的鸽子，他老早忘记羽翼原来是用以飞翔的，蓝天的海原来是任它自由自在遨游的。他没有力量打开人造的枷锁，只是有意无意借古讽今地背诵着放翁的钗头凤。古人的事，如果是对的，也不必反复悲吟；若明知是错误的，为什么不自己用双手劈开一条生死路？他也明白，凡事勉强不得的，他决不是情感丧失尽了的人，当他气愤起来，他也会骂着那个泼悍的妇人："你是人是鬼，你这样背后欺负人家！"正因为他一向是容忍的，连大气也不喘的，这一声就更有力量，仿佛使我这样一个不相干的读者，也听到那一声吼。可是过后呢，他依然忍受不了那个女人精神上的折磨，半愤慨半动情的说："——我不是外人，我跟你相处了二十年，你何苦这样！"二十年的相处，一颗心还不能换一颗心，（也许根本他们就不想换来着）那点夫妻之情，也真可嗟叹了。他早就该远走高飞的，他不是没有那么想过，可是他不想一个人飞，"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东一个西一个苦苦地这样活着？为什么我们不能长个翅膀，一块儿飞出去呢？"他说他不甘心，连我也觉得不甘心的，终于他一忍

心，飞了，在外边打了一个旋，又飞回来了，落在他从前栖息的地方。可是那支幽兰终于是走了的，却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他自己呢，把用来麻醉自己求得幻境的满足的鸦片，大麻醉一下，得到了那个人生的大解脱。

如果想到人生到了不过是那么一个大解脱的话，那个思懿也不必活得那么能干厉害了。她为什么要笑里藏刀，看财如命，自私自利呢？为什么要看到墙边一根弱草也要狠狠地踩绝了根苗呢？难道她不能想得开些，宇宙原是大家的，为什么只知道尽量从世界攫取，而不能供献点什么呢？人生的天地原来是广大的，如自己却把它弄得那么狭小，又不能安分守己，以致她自己翻斤斗玩手段都显得十分局促了。

她全身都是威风，她时时惦记那位曾老太爷，不过惦记他快点死，她不怕把他的手弄出了血，为的免得他死在家里不吉利，房子没人买。对于“她的男人，她的夫，她的一辈子的靠山”呢，她总也忘不了给他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磨难。她说得好，她顾面子，还是为他好；可是她不给他一点宁静，她逼得他只要有一个地缝也要钻进去，逼得他象一个不懂说话的哑叭；转过来她又吓唬他，她要出家当尼姑，她要上吊。明明她把文清挤得在家也不是，出门也不是；（在家里她没有一天给他顺气受，她还会说：“我可没逼你做事，你别叫人说又是我出的主意，叫你出去。回头外头不舒服，叫亲戚们骂我逼丈夫出门受苦，自己享福，又是大奶奶不贤慧！”不在家，她会有声有调的哭“你跑了，扔下这一大家子，叫我一个人撑，我怎么办得了呵！”）她还口口声声地要说：“我不是母夜叉，你别做得叫人以为我多么厉害，仿佛我天天欺负丈夫，我可背不起这个名誉！”她如果不是一个母夜叉，她该是一个什么呢？她恨不得拿起一把菜刀，把愫方的两只巧手砍

下来给她安上，为的那双手针线好，字画好。这是一句笑话，加上她那恶毒的眼光，无怪那个被人说着的人惊恐地叫一声，把那双苍白的手腕赶忙缩进去了。她自说“粗枝大叶，有嘴无心，”那可有点不恰当，她从不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表示出来她的毒恨，要别的人知所警惕。在人前她还故意显得那么无用，连那个不济事的文清也给她气受，一家人都给她气受，她还当真似地说着：“你看，愫妹妹，你看他多么厉害，临走临走，都要恶凶凶地对我发一顿脾气，不知道的，都看我这个样子象有点厉害，在家里不知道怎样恶呢！知道的，都明白我是个受气包，我天天受他（文清）的气，受老爷子的气，受我姑奶奶姑老爷的气，连儿子媳妇的气我都受啊！真是，这一家子就是愫妹，你心地厚道，待我好，待我——”难说她这是在做白日梦，把话反反正正地说？虽然人事无常，她可是一直把愫方看成一个眼中钉。她千方百计地打发她去嫁那个人类学者，她当面背地都把不三不四的话安在那两个苦恋者的身上，她会大声地说丈夫讨小老婆她一百个赞成，她还说如果她是一个男人她就讨七个八个，男人么，不争个酒色财气争什么！可是她会当面把那至上的纯洁的真情拉到污泥里去，她代人璧还了那封来信，一听到那个无用的男人的哽咽，她就干脆了当地说一句：“哭什么，你爹死了！”而那个被逼的人，也只无用地说着“你不要这样逼我，我是活不久的，”她还会那么恶毒地想出来“两头大”的办法，为的是他能有表妹陪着；她自己呢，坐月子的时候也有个人伺候。那绝不是一条使他们相聚的路，却把他们激上永不相见的路了。

真的，既同是生存在这世界上的人，又何苦自己加上偌许多的苦难呢？她又不是不知道：“人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早晚棺材一盖两瞪眼，什么都是假的！”那她还死力争的是什么？难道一

定要把自己的得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么？为什么不能博得他人的敬爱，只争得别人的畏惧呢？怎么不好把那外露锋芒收敛一些起来，同衷共济地收拾那个大家庭？一定要压倒别人，甚至连自己亲爱的丈夫也在其中，如果天下人都是侏儒，自己是巨人，不也显得百般寂寞么？而且说到情感的事情，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功或失败。所争的是什么哟，一旦人走了，永远不回来了，那还抓得住什么！泼辣有什么用，凶狠有什么用，那时候即使恸哭也只有那无情的天地似听不听地在头顶和脚下板着铁青的脸了。

亏得愫方是那么一个幽娴的好女子，她真是一支空谷中的幽兰，我仿佛看见过她了，看见过她的画幅，她的娟秀的字迹，那苍白的哀静的脸，那高雅的笔致，这不是从书上得来的，却象是从我那陈年的记忆中掘发出来的。

可是她为什么苦苦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都消耗在无望的情爱上？为什么他们不能多走一步，难说真地就那么等到日子的尽头，以为“活着不是为着自己受苦，留给旁人一点快乐，还有什么更大的道理？”是的，活着是受苦的，可是情感的痛苦是不值得的。别人要我们做勇敢的傻子，不能做情感的傻子，情感的磨炼正是一个烘炉，他日斩荆披棘还要那用烘炉里炼出来的精钢，谁也不能终生躺在那炽热的烘炉里，把青春和活力都平白地消蚀殆尽。

可是她为什么要过那可怜的日子，要说“你不明白没有家的女人是怎样过的，那心里头老是非常的寂寞的。”真的就为了这点原因，她就劝那个可怜的小妻子瑞贞守住那个大家，和那个无辜的小丈夫曾霆过着貌合神离的日子么？难道她也相信一个将来的小生命就会把破裂的情感再生么？或是她真心怜悯那个可

怜的瑞贞，因为她们同是“无父无母，看人家眼色过日子的人，”才给她一个空虚的慰安？使那颗小小的心得着短暂的归宿。可是人生的路程原来是极长的，那两个无辜的孩子总算能很幸福地自己打开那不自然的枷锁，把夫妻变成朋友——极关心的朋友，然后各自准备走自己的路，几年来的不相关，如今却生了真挚的友情，相互道歉以往的日子，心酸和哀痛，依恋和泪流，到了才明白“多少事情，是要拿出许多痛苦，才能买一个明白呀。”

可是愫方呢，她明于助人，昧于助己，她一心情愿守在这里，为的是可以替他伺候他的父亲，照料他的孩子，管理他的字画，喂他的鸽子，连他不喜欢的人她都爱，因为都是他所亲近过的。这么纤细的情感，也无怪那个瑞贞要责备她这么一个苦心肠，为什么不放在大一点的事情上去？她为了看到他在家里苦得难过，所以她也情愿他出去，把苦放在两个人的肩上，她还那么坚信苦也许是真的，但是并不孤独。

是的，他们是并不孤独的，深挚的情感召唤着深挚的情感，无言的沉默帮助她把一切的苦难都吞下去了，她再不说什么，只是嗯嗯地应着，把毕生的幸福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虽然是有点危险，也觉得真快乐的。她是含泪地说着，“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呵，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呵！”可是过了不久，她又哀伤地惋惜着：“快乐真是不常的呀，连一个快乐的梦都这样短！”

梦自然是短促的，真的人生却非常悠长，她实在应该跨出去了，跨出那个门限去吧，把脚踏在实甸甸的地土上，看春天的田野是怎么样氤氲着生长的气息，看菜花怎样把灰褐的地面化成一片金黄的海，勤劳的蜜蜂怎样在花丛不息地工作。世界等待着她来充实，她也等待着无所不包的真实的世界来使自己坚强起

来。

这是一本书，一出戏，可是那个故事却存在我们广阔的人海里，那些人物却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不信你看，这边那边，不是有那样忘记了生，只想着死的老头子；那样懒惰无用的中年人，那样泼辣恶毒的妇人，还有那可怜无告的老小姐么？这些人生下来就努力制造自己的悲剧，如今这悲剧是不断地在舞台上扮演，我们是观众，我们也是那吃力不讨好的演员。我们的两只手是用以称快地鼓掌呢，还是用来抹去晶莹在眼角的泪珠？我还忘记了：盲者的铜锣，黄昏的号角，夜半的更柝，还有那响彻了寒巷的硬面饽的吆喝，一直不断地在不可见的那一面响着，难道世界真的是这般凄凉么？不，不，我这样喊，大家都坚信一个新的充溢着金色的阳光的早晨毕竟要到来的。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

沉默的果实

我醒来了，鸡正叫着，天还没有亮。我仿佛是被有力的一击打醒了的，颈项一直在疼痛着，我看不见伸出去的手，它在黑暗中仍然抚到我的脸颊上，有一点热，我意识到那原来是发炎。我应该记得的，它已经使我痛苦了三四天，使我疲倦了睡不下去，睡下又不能转侧，到早晨我又不能起来。就是那一点小小的病痛，使我的半个头和半个身子都痛了，而且我的半张嘴好象封住了，还有那上下十几颗使我疼痛的牙齿。有时候我那么愤怒，可是我的牙都咬不上，我的额上凝着疼出来的汗珠。我想举拳来打掉那半张使我痛苦的脸，可是我的手才握起来就有一股牵心的疼痛又使我放下来了。

我是过着多么无味的日子呵！我早就盼着天亮了，可是早晨来到之后，接着就是既不能思想又不能动作的一天。从无望到无望，我的心就涂上一层黯灰的颜色，我失去生活的意味，多少天我就是守在斗室中，我有时虽然喜欢一人独处，可是如今伴了我的是这可厌的无尽的痛苦，使我怎样也脱不开，正象初夏还驮着大棉袄的人，这使我认识了痛苦，不但使我明了我是在苦痛中，我也更能同情那些苦痛中的人们。是的，在苦痛中，人们的心才贴近了。当我不眠的时候，我也想起，这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在不眠着呵！

那些鸡是骗人的，我记得，它们是属于一家农场，无日无夜地叫着的——并不是那带来黎明的啼叫。我是多么殷切地盼着天会亮起来呵！我张大了眼睛寻找，我忍着苦痛动着我的头追踪！可是我却找不到一丝浮游的光明的影子。我突然想：一个人大约就是这样死去的，面前只是充塞着黑暗，慢慢地连苦痛也不觉得了，沉入永恒的安息。

可是我还没有死，因为疼痛还在扰着我；我也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许多人都活，我们都要活得好，活得快乐！可是眼前的苦痛使我把快乐都忘记了。我不知道人是怎样笑的，好象我是被笑遗忘了。不，我忘记笑了。当我勉强想笑的时节，又牵动了我那肿起来的肌肉，我是笑不得也哭不得的。假使我有一面镜子，我就时时可以看到我那张呆板的脸了，只要不是那么无表情，就是哭也好吧？但是想起我那发炎的脸颊，我只得保持那份呆板了。

那无尽的夜呵，那死一般的呆板呵！不，它一直在跳着：我的心，我的血管，这更使我感到疼痛。"只要能消失我的苦痛，我是什么都肯献上的。"我不知道该向谁这么申诉着，要不然，给我力量吧，让我击退黑夜，牵来太阳，用一柄锋利的长刀，削去使我疼痛的半张脸吧！

生命也许是值得宝贵的，因为它可以为他人争取生命。如果死是必要的，那就是为了下一代更繁盛的生。埋在土中的不该腐烂，应该有新生。可是他呢，可是他呢……他就是那么默默地埋在土中了。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那喜欢抱怨的嘴已经不说话了，只是紧握着我的手流泪。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几年不见了，那一堆乱发下，显得他那张脸更瘦削了，他躺在大床上，我也在一边躺下来，

我的眼睛也湿润着，可是我不敢说一句话，过了一些时候，他睡着了，好象我也睡着了。当我醒转来的时候，天就要黑下来，我就揉着眼睛站起，他这时也醒了。

“好快呵！——”

他迟缓地说，我感到一点茫然，不知他指着什么说。

“是说天么？”

“不，不——”他摇着那蓬松的头，脸红涨着，“我说的是日子。你还是那样子，可是我连人形都没有了。”

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口，可是只吐出一半，就接不下去了。突然又引起呛嗽，他的妻忙碌着，孩子们也不知所措，使我站在那里也不知怎样去和他告辞了。

那一次，我还记得，我是摸了夜路走回去的，正是雨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水的小路，到了住处的时候，裤管全湿了，我一点也不抱怨，现在想起来还是如此，因为那一次就是最后的相见。之后我一个人走了一条远路，寂寞地住了两年半，他还是住在那里——不，他睡在病院里，有时他伏枕写来几行，要我为他写文章，而且还说到：“不必说医药费了，只说每一次警报吧，我都需要一个人把我背进山洞，这里平均每天都有两三次。”这样，我也尽我的微力帮他的忙，可是他不知道怎样，也许是久病和他的特性揉合在一起，使他和好友吵翻了，和出版者也弄不对，可惊的是，他的心那么细，连那在商场上争逐的人也敌不住他。可是他自己，渐渐地连声音也失去了，人只是睡在床上，做为人的活动已经失去一大半。到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个城到另外一个省份的乡下养病去了，把他辛苦经营的一份刊物轻易地交给一个人负责，这是我们后来谈起的时候认为又是一桩值得惋惜的事情。

谁也没有想到他以为可以安静养病的乡间，敌人过来了。于是他带着妻儿老小又跑回来（实在说，是妻儿老小把他拖回来的。）回到他那个住了几年的大城。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一层皮包着骨，还不断地吐着血，终于在敌人占领那座大城的前些天，他就闭上眼永远也不看这混淆，黑暗，贪残，无理的世界了！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也许被炮火荡平了，也许为修筑工事给掘翻了……但是，这对于他都没有什么妨害了，他不会觉得什么，他再不张开眼睛，这些身后的事情，不过，只劳和他有关的亲友焦灼，烦恼，在他也许还算是幸福的，不然的话，若不是落在敌人的手里，还不要在更进一步的流亡的道上丧失他的生命？不要说他，就是一些更健康的，更年轻的也在这条路上很悲惨地死去，既得不到渴求的生，又说不上殉难，只是那么一点价值也没有地死去了。

象我们原不必殉难，因为既不享受国家的恩俸，也没有守土之责；当然也不会在敌人的膝下讨生，做一个顺民。我们不会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倘若一天敌人来了，我们自然有我们的路，人民该有人民的力量，人民自有人民的道理，人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他也许算是一个聪明的，退到乡边的小县里，那边原来还有一位穷苦的可托的友人，于是喘息方定，不得不把几件衣着摊在地上出卖了。过了两三天，看到只是那些没有胃口的乡下主顾，只好打点一下，想到一个大城去卖一点钱充路费，然后再把家小接出来。他好容易搭上一辆黄鱼车，不曾想坐到一半就坏了。他又上了一架板车摇摇晃晃的，看着只有五里就要到所到的大城了，一声叱喝，斜刺里跳出几位好汉，别的话没有，身边的拿去不算，连身上的也剥个一干二净。好在他还看不起书，所以到了地

方还可以把垫在底下的抽出来给我写这一封信:“我真不知该怎样办好了,我的家小还在××,我没有法子接她们出来了,我自己也是既不能进也不能退,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他这样写了来。当我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不但他的妻子住的××早已陷敌,就是他光着身子到了的那座大城也早已无声无息地陷落了。

一想到敌人用战车在大路急驰的速度占领我们的土地,我自然也就想起来在大路小路上蠕蠕动着的老的小的,饥饿的,散乱的逃难的人群。他们一步一步爬着的,原想奔赴祖国,想不到为敌人超越了,再没有向前的路,只有向后的路了,原来抛家荡产,只为的做一个自由的公民,想不到吃尽千辛万苦,又落到敌人手中!到那时候,连愤恨也不知道该怎么表示了。

幸而跑过来了,一路上风风雨雨霜霜雪雪,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一程又一程只是向前走,可是最终不过是这座不平的山城,它是昂首向天的,只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商大官而存在的,除开那泥泞的大道,冰冷的小路之外是什么都没有。不该恨,只该歌颂,扯开嗓子唱吧!

呵,呵,我是战时的心脏,
我喷出又吸进,
南来北往的人。
从西向东,象游龙
还有两条大水,把我
夹在中央。我的天上
又是天;地下又是地,
天上是烟,地下是泥,
一片灰,就画得出

全城的风物，我不留意：
哪个在愤怒，哪个又在
抛出无情的嘲讥，我只是
雄伟地，不动地站在那里……

唱的是别人，我只是沉默，沉默，凡是发声的早已喑哑了，我也只是沉默着。早晨我起来了，推开门，望望天，可是浓雾遮住我的眼，不出三尺远，便什么都看不见，谁知道哪里是河，哪里是山？既然没有鲜明的天气，我就尽快地关上门，生怕那些水珠一般的深雾附着我的体内，于是我就起始在我那斗室徘徊，我说不出享乐，我就是这样虚耗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从鬓边的白发，脸上的皱纹看来，已经消失大半了。

我望着门后的水缸，才知道江水已经清了，想着那清澄的碧流，谁还能记起夏天它曾经那么汹涌地夹着河泥滚卷翻腾而去的雄姿？它吼叫着，受了阻拦便更大声吼叫着，无畏地向前而去！如果你不服便把你卷去！如今它瘦损了，它那青碧的水色使人们想起了遥远的海，它那平静的水面使浪子们顾影自怜。它只是那么平静地，使人一点也看不出，无声地缓缓地流着。使人会耽心到有一天它会流尽了。使人们忘记它曾是一条大河。

我原来没有对镜的癖好，可是我俯身在那水缸上，我却无心中望到我的面颜了，它是一张多么呆板的脸呵，不喜，不怒，无生，无死，使我自己也憎恨起来了。我不相信原来我就是这么一副嘴脸的。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我勉强地笑着，可是那多么象一个没有修养的画匠所造出来的一张笑脸呵！我就象逃避般拔脚跑开了。

我不能到远处去，我只能在我那小天地中转着，象一只拖磨

的牛，因为没有那副遮眼罩，所以我看得清斗室中大大小小的事物，在屋角的上端，一张蛛网还粘着几只蚊蝇的尸骸，下端就是一只堵了又开的老鼠洞。当我低视的时候，正有一只大鼠，从里面阔步而去，它昂首四顾，意气自得，一点也没有因为看到我显得胆小的样子，它跑过去，我的眼睛追着它，它一直跳入米缸里，立刻就有声地吃起来。

"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呵！"

我自己低低叫着，蹑手蹑脚地走到近前，轻轻地拿起放在一旁的缸盖，很敏捷地盖上去，我说不出我有多么高兴，可是被盖在里面的老鼠一点也不慌张，它仍旧安稳地咬着米粒，发出微细的声音，可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捉住它？就是想弄死它也没有办法。难道我就这么守下去，要它吃尽我的米么？苦苦地想了许久，我只得又敞开缸盖，可是它动也不动地在吃着，一直到我叫了一声，它才不慌不忙地走出来，顺着原路走回它的洞口。我也只得眼巴巴地望着它那么清闲地走回去，仿佛它是很理直气壮的样子。是的，只有它们是必须喂饱的，如果没有可吃的东西，那么衣物也好，书籍也好，甚至连器具也好，总得要遭它的殃的。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它们是比人还要高一级的。

不知从哪里来的呵，那无尽的笑声：

从清早起，室中就浮荡着笑了。高的，低的，男的，女的，从四面八方都传了来，使我惶恐地从床上跳起，疑惧地自己想着。

——谁在笑呵，为什么笑呵？

——不是在笑我？为什么在笑我呵？

于是我霍地站起来了，向各面张望，我看不到一个人，只听着不断的笑声，有的好象笑得喘不过气来，想得出他的眼睛上一

定沾了泪水，使看到的人不知他是哭还是笑？有的却大声哈哈着，仿佛要散尽积在胸中的被压制的情感，还一面笑一面用手掌有力地拍着桌子。有的笑声该是属于女人的，不是高得要刺破蓝天也刺破人的耳朵，就是那么偷偷地低笑着好象用手帕搭着嘴，生怕会被人听见似的夹着孩子的稚气的笑音，……

这笑的海象是要淹没我了，我不能忍受，用两手掩着我的耳朵，可是那笑声很容易地便穿过来了，使我得不着逃避的所在。我愤怒地叫着：

——什么事使你们这样高兴呵，

——什么事使你们这样快乐呵！

我仔细谛听，仿佛那笑声又是发自我的心中，我知道，我自己许久都不曾笑了，我早已遗忘了笑，我每日忍受着苦痛，不知怎么样，我的心竟在笑了。我恨不得抓住这个笑着的问：

——你说，你说，你在笑什么？你不知道么？有人说过："有这么多苦痛的时代，快乐是可耻的？"难道你这个懦夫，没有用的家伙，你连耻也不知么？

——你说，你说，就说你是只顾自己的一个家伙，你看看你的这副褴褛相，你的孩子都还没有衣服穿呢？他们因为两天没有吃过饭，在一旁哭着呢？你还笑，你还笑点什么？

——这倒怪了，你说你在笑我，我有什么可笑的？我不是那个样子么？和五年前十年前的我一点也没有分别，你凭什么要笑我呢？我还有什么地方足以逗你发笑的么？你活着的目的，就只是为笑别人的么？或是我的存在只是引你发笑的么？你实在应该好好想一下，如果你自己不觉得无聊，你就实实在在使我觉得无聊了，我希望你收回你那无聊的举动，再留给我们一片清静的天地。我们是既不笑人的，也不被人笑，我们懂得怎样尊重

你，希望你也尊重我们。

到我这样责备着那个笑着的人，我才发觉到我的身边阒无一人，那原来是笑着我自己，我自己又责备着我。我呆了一下，于是我悲伤地想着：“我怎么会这样子啊！”

站在那里，我默默地哭了。

可是我很快地抖落了眼泪，我的双手紧紧地握成两个拳头。

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

等　待

夜终于等尽白昼，太阳被压到不可见的世界去了，转映着它的光辉的星月也被乌云淹没，凡是发光的都阴暗了，这大城顿然象黑茫茫无垠的原野。风呼啸着，从一个街口钻入另一个街口，孩子们也惊恐地叫着。我象所有的行人一样匆匆地赶着路，我是跌跌撞撞从高坡上下来的，我找寻一个藏身的所在，我找寻一张亲切的脸，当我跨进一间草房，连那灯火也倏地熄灭了。

我没有看见一个人，没有听见一个人声，我摸索着坐在一张长椅里，（我只占了它的三分之一）我倒有些失悔了。我是从黑暗投向黑暗，我虽然坐在这里，正如同我行走在闹攘的街路上，或是独自蹲在大野里寂寞的岩穴中，——就是我自己。甚至我都看不到我自己，充塞我眼前的是无边的黑，而我的心胸中还是一片填不起来的空白。我才抓到悔意，它又离我而去，不知谁又丢给我希望，等到我意识到希望的时节，它又无影踪地破灭了，使我什么都感不到，但是我并不失望，我一直在殷切地等待着。

那摇天撼地的大雷雨来了，青白色的电光是从窗口闪进来的，雷是从不可知的地方滚过来的，大雨落在屋顶上，——只是几分钟，它便从屋顶又落到我的头顶上了。

我不知道向哪里躲藏我自己，虽然我有在雨中独步的癖好，可是我并不希望挟着积年尘土的雨水打湿我的头身，倒是借了

那一闪即逝的电光，引我站起来，知道该向哪里趋避。我把我那挺直的身躯依在墙边，静聆室外和室内的雨声。我盼望着更大的雷雨，摧毁世界的雷雨。

雨声似乎小了，过些时才觉察到的的答答的原来是屋顶落下来的雨，外边的雨已经停了，纵然雷电还在滚着闪着。这时候我不得不走到外边来躲避雨了，云间露出几颗雨水洗过的星星，好象站脚不定似地要投向我的怀中，我张开两臂，可是它们仍然远远地在空中。

清新的空气洗荡着我的心胸，顿然觉得减去不少沉滞。人仿佛能凌空而起。一看到包住我的黑，我的兴致又消了，我只得垂下头走进去继续我的等待。

时间，空间和我都好象扭结在一处了，谁也不曾移动，各自都等待着。我是在想些什么事么？或是在想什么人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突然我的手被另外的手抓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响着：

"你早来了吧？我知道你是早来了的。……"

气喘使他的声音继续着，可是我知道他是谁，虽然我看不见他，我就和他说：

"你为什么跑呢？路又这么黑！"

"我早就要跑回来了，那阵大雷雨又阻住我，我想到你在等我了。"

我顿然象被解开一个大谜似地彻悟了，可是我却这样说：

"不，不，我没有等你，——没有等多少时候，你，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多么喜欢坐着呢！就是，就是这屋顶有些差，差点弄了我一身水。现在你回来了，那，那，就好了，我还是要坐在这里，你跑累了，你去睡吧，我自己留在这里等。——"

“等什么？”

“等灯火呀，你看，这不是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么？除了睡觉或是死去，眼睛总要看到些什么呀！可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坐了这样近，不是谁都看不见谁么？”

他就沉默了，他不说话也不移动，这时他的呼吸已经恢复了平匀，就没有一点声息地在我的身边。我还是什么都看不见，除开他那对在黑暗中转动着的大眸子，这样使我记起他，记起我们的手原来还是握着。他是多么渴睡的一个孩子，我猜得出他是要睡去了，我分明看到那发亮的眼睛一闭一闭地，只是为了补偿他的歉疚，他才强忍在那里的。

“去睡吧，你等什么呢？”

“我等你，——你所等待的。”

忽然，他惊喜地叫着：

“你听，你听，——”

“你是听到鸡叫么？”

“是呀，是呀……天就要亮了！”

“这是午夜的鸡啼，天还正黑得浓呢！”

“难道天，天不会亮起来么？”

“不，总是要亮的，只需要——等待！”

“只是等待有什么用呢？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走向发光的地方，那么我们会迎着光明的。”

“对，对，你说得对，我们要冲出去，只是等待没有用处的。”

我猛然站起身子，拉着他的手，打开屋门，跨到外边去，向闪着微光的天边走去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鸟和树

鸟的王国该是美丽的吧，不然怎么会引起那个老雅典人的憧憬?（那是希腊的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在他的剧作《鸟》中暗示给我们的）佛朗士又说到企鹅的国度，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上，在我们居住的国家里，治理国家的虽然也用两只脚支持他们的体重，可是他们既不能飞，又不能唱；他们却是万能的人类中的万能者，承受万人的膜拜和爱戴，役使万人，也使万人成为孤寡。

使人类添加一分幸福一分喜悦的，该不是人类本身的事。清晨，窗外的鸟声就把我从烦苦的梦境中抓回来了，我张大了眼睛望不到；可是我的两只耳朵，全被那高低的鸣啭充盈了。被露水洗清的高树，巨人般地站在我的窗前，使它的枝叶晃动的，该是那跳跃的，飞翔的大小的快乐的鸟呢？如果我有双羽翼，也该从窗口飞上枝头了。可惜我那喑哑低沉的音调，即使是一只鸟，也只好做一只不会歌唱的含羞的鸟。

是什么样的叫出那清越的高音，是什么样的叫得那么曲折婉转？是什么样的叫得那么短促那么急，更是什么样的叫得象猫，又象一只哀怨的洞箫？还有那快乐的，细碎的，忘却人间一切苦痛的，在为那不同的鸣叫击着轻松的拍子。以不同的心和不同的声音高啭低鸣的众鸟呵，都不过使这个世界更丰富些而已。

可是当我站到树的下面，以虔诚的心想来静聆它们的鸣叫，我的身影就使它们惊逃飞散了。这却使我看到它们华丽的羽毛，翠绿的，血红的，在蓝天的海上漂着，我极自然地心里说："山野间怎么能有这样好看的鸟！"——随即领悟到鸟对于人类的厌恶不是无端的了。

是的，人类惯于把一些樊笼和枷锁加在其他生物的身上或颈项上，只是为了自己的贪欲，所以鸟该是不爱人类的，可是它却爱树，那沉默的大树伸出枝叶去，障住了阳光，也遮住风雨，可以安置它的巢，也可以供它短暂的休憩。它站在山边，站在水傍，给远行人留下最后的深刻的影子；招致仓皇的归鸟，用残余的力量，迅速飞向枝头，它就是那么挺然地站着，那臃笨的身躯抵住风雨的摇撼，小小的鸟呵，在它的枝干间自在地跳跃。

如果我是一株树呵，我要做一株高大粗壮的树，把我的顶际插入云端，把我的枝干伸向辽远。我要看得深远，当着太阳沉下去了，我用我的全心来迎接四方八面的失巢的小鸟，要它们全都栖息在我的枝干间，要它们全能从我的身上得着一份温暖，用我的汁液做为它们的养料。我还为它们抵挡风雨的侵蚀，我想那时候它们该真心爱我了，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属于使它们厌恶的人类中的，我失去了那份自私和贪鄙，为了小鸟的幸福我情愿肩起最辛苦最沉重的担子。

被砍伐了的树

如果再有一只想吞食它的恩人的中山狼，随同那个行善得恶报的愚笨的东郭先生，也以那棵大树做为他们的公正人，那么那段已经躺在地上的大树干，必定把全身的苦痛，全心的悲哀都迸发出来：

"吃掉他，人是最负情的动物！"

我同样地担负这一份斥责，我既不能有所辩，又不能无动于中，我只默默地在炎阳下看望着它躺在路边的沙土上，失去了深入泥土的根，也不再有那苍绿的蔽天的枝叶，只是那段臃肿的树干，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树干，不是在天地间直立，而是躺在沙土的上面；在两端凝积着泪水一般的汁液。它已经被人类斫断了生机，可是在它的身上，还有嫩绿细小的枝叶钻出来，远来的小鸟，还是在它的身上快活地跳跃着，感到那应有的恬适。我也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许久，许久都不想移动我的脚步，一任炽热的路烫着我的脚，阳光象火一样地从头顶炙下来。……

记得两月前（那还是春天），正是土地从寒冷中苏醒过来，各物都孕育着无比的生机的时节，我也同样伫立在那里，我的心随着它的尖顶而参天，随着它的枝叶而向四周伸展，也随着它那看不见的根钻向土地的怀中，那是一棵多么高大，多么美丽的树啊！它巍然地立在旷野之中，既不受人的浇灌扶持，也从不会为

人类增添一点点的灾害，它岸然地站在那里，远远地向四方招引，使远行人得顺着它的指示走过来，坐在它的荫下，承受那一份沁人的凉爽，抹下额上的汗；休憩疲劳了的身心，于是人们得着那份闲豫来观看了，高高仰起头来观看，——那还是一棵连理树呢，两支大干象两只铁的手掌擎向天空，托住了那云盖一般的枝叶，看那上面，跳跃着的，鸣啭着的，有多少大小的鸟啊，它是众鸟的依托，那些鸟啊，就成为它美丽丰富的点缀了！鸟大约是从天间得着那些灵感，再唱出来，使休憩着的人觉得那么熟识，就忘记远离的乡井，忘记心中的所恋，热爱土地，热爱广大的自然。

风来了，群鸟惊慌地鸣叫着，它的尖梢也微微晃动和风接语了：

"呵！你是想加害那些无辜的小生物么？……呵！你是想使它们巢破羽折么？……还是停了你的邪念吧，……在我的翼护之下，一切都不能蒙受些微损伤的，……去吧，滚回低洼的洞穴去吧！……"

雨又来了，人们张皇地用手掌遮住头，用身躯挡住简单的行囊，它又大声地说了！

"你想损伤那些在旅途中的人么？……你想执行你的惩罚么？……你是说那些恶的应该被惩罚么？……可是善的你并没有使他们受福，你还有什么权利来惩罚恶的？……而且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无分善恶都走过一节迢长的路，……如今他们疲乏了，……应该得到休憩，……你不能弄湿他们……好，如果我说不动你，我就承受你的惩罚吧，……可是你忘记了我是一棵大树呵，……你是不能损害我的……风也对我无用，……我无所喜，我无所惧，为了他人的幸福，我情愿担当一切苦难……而你，可

怜的小丑，你忘记了我的力量了……几百年前你若是不能损害我……如今凡是灾难早已远离我而去了！……”

风雨果真就停了，是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呢？还是认识了那大树的挺拔广溥？它并没有受到损失，枝叶又更显得青绿了，鸟又愉快地唱着，雨后的空中，浮荡着清新的香气，远行人站起来，拍拍土，又肩起行囊往前行去了。在一切的感觉上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步一回头，望着那棵大树渐渐地在他的眼睛里小下去，“唉，不知他年何日才会再和它相见呵！”

可是不知几千万次了，它和这些陌生的远人相聚相别；几百年间，它兀自不动地站在那里。它置身于寥廓的旷野中，既无所求，又无所争，它也应该不必蒙受人类的灾害。

它高高地站在那里，观看人类，它看过他们的父亲，祖父，曾祖——再追溯上去的祖先，它看过他们是在沙土上爬着的婴孩，渐渐地长成了人，于是就在人群的社会中活动起来了，把贪婪和自私发展到极度，把那点善良的赤子之心全部蒙蔽了，为利禄为虚名把一身的筋骨都使生硬了，赢得满头的白发，伛偻的背，和一双发蓝的眼睛。终于，虽然是极不情愿也不得不爬进坟墓中去，当他们是孩子的时节，嬉戏在它的身傍，它用绿荫来遮住他，不受阳光的残害；当他们又躺到土地的怀抱中，它用细语为他们唱着眠歌，时时看望着，不使他们的骨骸受到兽物的啮咬。但是最使他伤心的，是当它看到，每个人的正直和热情，只是刹那即失的善性，渐渐地就没有那颗人心，重复着自己父亲和祖父的错误和罪恶，而且一点也不觉得羞愧，还有一点可耻的沾沾自喜的心情，觉得人该是这样生活的，该是这样贪鄙地生活的，它有一点伤心了。他们的雄心，只是用在个人的私利上；可是一生的劳碌经营，不过使他更快地走近老年。于是有一天，他也许又得着

那份余裕，扶着拐杖，走到这大树的根下，坐在那里，使他又想起了从前他曾经在这下面过的，人是有生有死的，只是这大树是不可撼地挺立在宇宙之中。

是的，它看过了不少的人的生死，世事的兴与衰，它却从来不笑人类的愚蠢茫昧，每当他们来到它的近傍，它总是那么温柔地给他们一份爱抚。想不到有一天，这愚蠢的家伙们，竟会用斧斤来砍倒它了！当我看到的时候，它是就要倒下去了，那丁丁的声音使我的眼睛湿润了，那不是悲伤，那仿佛是为了疼痛而流出来的泪呵！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那些愚蠢的人们它必得丧失它的生机么？唉，唉，可怜的人类呵，你忘记了生命是无所不在的了，你不看它的躯干又长出细小的枝叶来么？小鸟还以它为依托的。它是不断地生长着的，总有那一天，它还会长成为蔽天的大树，可是你呵，早化成了灰泥在土地中腐烂了。

合　　唱

我曾努力提着我那暗哑的声音，想与你那在蓝天上划行般的高音相合，——不，让你那嘹亮清明的歌音在我那低沉的声音上高高地浮着。我看着你的脸，永远挂着微笑的脸，还有你那自如地翕动着的嘴，生怕我会被你的声音丢下，便从此沉浊地，寂寞地被遗落在地上。我并没有失败，因为我的全心全神都在注视着你，我那一身的力气都运用到我的喉间，我是那么小心谨慎从事的。

你戛然停止了。我也赶急收住我的声音。我不再看你了，我只呆了般地望着窗外的远山，和山顶上不成行列的杉树，和挂在树林间的白云。一切都是宁静，一切都是安谧，不知在哪里的流泉在山石中淙淙地碎响，小鸟在林间跳跃着，触着了雨后附着的水珠，纷纷地落在绿径上，微微在树的梢顶轻轻地低语着，在无言的天地中，我自己才感受到和谐和恬适，我才感到我自己已是这世界中自然生长的一草一木，我不是这世界的累赘，世界也不再使我苦恼，我生来是只做这个世界小小的点缀的。

“你吃力么！”

你抬着那孩子般的脸向着我。我看见你的眼润湿了，那是为情感激出的眼泪。

“不，”我摇着头，用手抹去眼中为用力而蕴着的泪水，和挂

在额上的汗珠，“我不怕用力的，可是我的声音却这么低。”

“不，只要相合，低也不算什么。”

“谢谢你，——”在我的脸上挂着苦作后的微笑，下半句我该说：“你不知道我怎么用力来的！”可是我没有说。

我想沉默该是最好的，人的语言恰足以扰乱那大地间的宁静，——天不是沉默的么，地也不是沉默的么！为什么生存在这中间的人扰攘不休呢？凡是有音的必该合乎自然的节奏，才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呵呀，漂走了！——”

我忽然叫出了口。当我知道我的声音扰乱了这一切宁静，想来止住，却什么都来不及了。于是你又扬着你那小小的圆脸，微微皱着眉，轻轻地询问着。

“什么！”

“我说是挂在树枝的那朵白云。——”

“呵，我也看着的，——”

“它没有坠下来，是向着云天的蓝海漂去了！”

“那不好么？凡是能够脱去羁绊的都愿他们重得自由，天和地都是自由的，它们既不相近，又不相远，它们守着那伟大的默契；为什么万物不在一个默契之中自由地走着它的路呢，何必有所附着，又何必有所依恋，只要在一个韵律之中，人人都可以张开他的嘴去歌唱。”

“那么，这宇宙不是全被这嘈音充满了么！”

“不，不，那是一个大合唱，象我和你这样调协一样，那是人类的声音，应该充沛天地的，天地都应该在这万万人的合唱之下颤抖的，——”

“那不是违反了自然？”

“我们要创造自然，最合乎人类的自然，天地也应该在我们的面前俯首。——”

“我们有这样的力量么？”

“人的力量是大的，不是个人，是众人的，你要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于是当你歌唱的时候，你的声音就不会抖颤了。我们再唱一次好么！”

“为什么呢！”

“也许我不久要到远处去了，在我离开你之前，让你熟习这歌调，那么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唱了。”

我听从你，我们就又唱了。我不再望着你那发音的嘴，我望定了远天，——天依然是蓝的，飘着的云朵却烧成红的了，而向西的太阳，正把柔和的晚晖，泼向山岗和丛林，那光是那么辉煌又那么寂寞。我好象看见我的歌音已到达那边了，因为，我望到它们应和般的婆娑，拨开了那寂寞的境界，风又吹向万山的孔穴，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合唱。

万物齐鸣了，那嗡嗡泱泱的伟大的合音填塞在天地的中间，将要降落的黑夜为它支住了，即逝的光明又为它牵住，那光辉映着宇宙的一切，凡是嘈杂的都噤住了，凡是沉默的，都张开他的嘴，顺着这大流人们齐声歌唱，这是光明的赓续，这是人类的力量的显现。

呵，发光的原来已经不是太阳。我看见了，那是遍山遍岭的野火。它烧得大，烧得高，点亮了天，也照亮了流着的河水，——河水也炫耀般地在流过石滩的时节高声地唱着。黑夜不是没有降落下来，却为火照退了，不知缩到什么地方去了。

而那大合唱一直响着，响着……

萤

郁闷的无月夜，不知名的花的香更浓了，炎热也愈难耐了；千千万万的火萤在黑暗的海中漂浮着。那象亮在泡沫的尖顶上的一点雪白的水花，也象是照映在海面上群星的身影。我仰起头来，天上果真就嵌满了星星，都在闪着，星是天间的萤的身影呢，还是萤是地上的星的身影？但是它们都发着光，虽然很微细，却也为夜行人照亮眼前的路。路是很平坦，入了夜，该是毒物的世界，不是曾经看见过一尾赤练蛇横在路的中央么？它不一定要等待人们去侵犯它才张口来咬的，它就是等在那里，遇到什么生物也不放过，它是依靠吞噬他人的生命才得生存的。

可是萤却高高低低浮在空中，不但为人照亮了路边的深坑，也为人照出偃卧的毒蛇，使过路人知所趋避。群星在天上，也用忧愁而关心的眼睛望着，它自知是发光的，就更把眼睁大了（因为疲倦，所以不得不一眨一眨的），它恨不得大声喊出来，告诉人们：“在地上，夜是精灵的世界，回到你们的家中去吧，等待太阳出来了再继续你们的行程。”可是它没有声音，因为风静止着，森林也只得守着它们的沉默。田间的水流，也因为干涸，停止它们的潺潺了。在地上，在黯黑的夜里，只有蛙发着噪聒的鸣叫，那是使人觉得郁热更其难耐，黑夜更其无边的。守在路中的蛇也在嘶嘶地叫着，怕也因为没有猎取物而感到不耐吧？它也许意

识到萤火对它是不利的，便高昂起头来，想用那吞吐的毒舌吸取一只两只；可是可爱的萤火，早自飞到高处去了。向上看，那毒蛇才又看到天上闪烁着那么多发光的眼睛，一切光，原来都是使人类幸福的，它就不得不颓然又垂下头，扭着那斑驳的身躯，不情愿地回到自己的洞穴中去了。

那成千成万的萤火虫，却一直愉快地飘着，向上飞在高空中它的光显得细弱了，它还是落到地上来。落在树枝上，使人们看到肥大的绿叶间还有一丛丛花朵，那香气该是它们发散出来的吧？落在路边的草上，映出那细瘦的叶尖，和那上面栖息着的一只小甲虫，落在老人的胡须上，孩子更会稚气地叫着："看，胡子象烟斗似地烧起来了，一亮一亮的。"落在骄傲的孩子的发际，她就便得意地说："看我的头上簪了星星！"

它们就是这样成夜地忙碌着，在黯黑的世界中穿行；当着太阳的光重复来到大地，它们就和天际的星星互道着辛苦隐下去了，等待黯夜复来的时候再为人类献出它们微弱的光辉。

散 文 三 试

苦痛和快乐

我逡巡在苦痛和快乐的边沿上，小心地迈着我的脚步，原以为它们中间有遥远的距离，不曾想它们却是那么相近，我左右顾盼，它们就在我的两边。我的胸中充满了愉悦和恐惧，我只得更小心地迈着我的脚步。

我不怕苦痛，可是我也不拒绝快乐。这么长久的时日，我只在苦痛的沉渊中泅泳。它虽然是静止的，可是它的波面上停留不住一粒细尘。我用绝望的声音歌唱着我那痛苦的心，从遥远的天边外，响着微细的回应，我的眼前倏地闪了一道光，我瞥见快乐的影子，当我伸出手去，全身俯就它的时候，它就远逝了。

是谁把我拖上来的，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我是被一只温柔的，好象无力的手把我牵引上来了。我重复看见花，看见树，看见了穿碎白云的飞鸟。我用感激的目光追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我的面前。我低下头来，看到附着我心上的永不磨灭的影子，原来他早已投入了我的胸怀。

我从苦痛的沉渊中爬出，站起身来，才看到快乐原来就在面前。可是我转回头去，我又望到仍在苦痛中的一群。我虽不曾自去攫得快乐，把苦痛掷给别人；可是我也不忍心独自跨过去，

无视他们的苦痛。我们的苦痛是一个，快乐也是一个。我们都要跨到快乐中去，我看着我那无力的两手，我不知道先向谁伸出去？我注视着他们，每一张脸都是我熟习的，都是不曾被苦痛淹没而怀着希望的微笑的。我们共过苦痛的，我怎么能把他们遗忘在苦痛之中？

我奋力引他们上来，一个又是一个，虽然在困苦中，他们仍有浓厚的兄弟般的爱情，他们并不争先。可是我的力量还是不济了，当我又引着一个的时候，几乎把我又拖下去。幸亏有另外的两只手拉住我，我回头观望，原来是早被我引上来的得到苏息的人的手。

我望着他，好象说："你应该休息呵！"

他望着我，好象回答："当着我的同伴还在苦痛中，我不能安心休息的。"

于是我们共同伸出手去，共同把陷在那中间的都引上来。我们都从苦痛中抬起头来，站直了身子，还是我们那一群，一齐大步向快乐中走去。我们最快乐，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穿过苦痛的快乐。

生 命 与 爱

我抬起眼来，无数的雪白的云朵向上飞翔，我细心观望，原来是浴着朝阳的鸽群，愉悦地飞向蓝天的阔胸。

那边，高摩天际的大树的高枝，正有小鸟快乐地叫跳着，一头小松鼠，钻到尖顶，扬着鼻子望过那一片无垠的湛蓝，便迅速地沿着树干奔下来了。那树还缠绕着青青的藤蔓，开着小蓝花，在空隙的所在还有象安放在那里的小圆菌。美丽而骄傲的牵牛，

从黑夜的磨难中过来，满心都是泪，迎着初起的太阳。小草顶着一滴露水，一星光辉，昂着它们的头。土地都微微地动着，原来那下边还有不被看到的想翻到地面上来……

呵，生命是无所不在的，爱也无所不在。

我有生命，我也有爱。我有旺盛的生命，我有固执的爱情。我用我的爱情，滋育我的生命的树，使它在大地间矗立，不怕大风雨的摇撼。让它满身流着血，全是伤，只要它能托住天的一角，不使荫蔽在它下面的蒙受些微的损伤。为了他人的生命，我要生命；为了他人的爱情，我要爱情。爱使生命丰富，爱使一个生命联起又一个生命，为什么太阳从早到晚用殷切的眼热望着受难的大地？为什么绕着太阳的月亮以它的光为光转照着人间？为什么潮水如约汹涌地奔向海岸？在岩石间留下它的话语？为什么星星和流萤相互地眨着眼睛？为什么人能忘了自己？用发亮的眼睛凝望，随时都有可以奉献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不在，欣喜地看着他人享受生命。是这爱情使天地广大，是这爱情使日夜分明，是这爱情拯救了受难的人群，是这爱情使一颗心成为万颗心——一人的生命联起万人的生命。

如果生命没有爱情，太阳不顾恋地远去了，月亮不再有光；海水枯了，不再有波浪；土地把树掷出去，星星也四散消逝了，流萤跌在地上。人们互相恨着，象鸵鸟一样钻到岩穴里，等待着死亡。不，不，我想没有一个人甘心世界这样达到它的末日，不是为自己不到百年的生存，是为了那必须继续下去的，永不灭亡的人群。

我歌颂生命，我歌颂使生命常青的爱情。我爱自己的生命，我更爱别人的生命。我不因为我那困苦的生命就加以诅咒，我用爱来洗净它的困苦，我用爱使别人的生命丰富，使别人享受他

们生命的内容。

让我们同声歌唱吧，让我们同声欢呼吧，当着我的力量还没有失去，我的爱情还浓重，我的生命还坚壮的时候，让我的歌使太阳对大地更亲切，星月更明亮，涛声做为我的低音，萤火是照亮了我的曲谱的微光。人们不再只是无助地互望，用他们有力的臂膀，尽情地拥抱，都有了生命，都有了爱，得到了宇宙的大和谐。

如果我的生命不在，就把我的爱在人间留下来。

希望的花朵

若是没有那希望的金色小虫，最后从装满人间灾难的宝匣中飞出来，人类怕早已达到灭亡的境地了吧？

希望使种子发芽，希望使枯树抽条，希望使生命带来了新的生命，希望给人间装点了无数的美丽的花朵。

如果当夜之后没有白昼，人们看到沉下去的太阳，不只是悲伤，还要对统治人间的无尽的黑暗发着抖吧！无边的夜呵，该只把人带到灭亡。如果种子是死在土地里，谁还肯大把地撒在地上？如果树是不生叶子的，谁还要它站在那里遮住生长万物的阳光？因为有希望，才有热，才有光，才有生长。

当希望的花朵闪在你的眼前，谁还能迷醉般地闭起眼睛，只等待一个美梦？希望引你大睁着眼，充满了喜悦和坚信，伸出你的双手，顺着它的路向前走，你要奔向前去，用你全身的力量冲刺，到了你把它抓到手中。希望的花朵不是一颗，在你的掌中，它就化成无数颗。你把它分给你的同行者，让每个人都捧着他的美丽的希望的花朵。

告诉我，当着希望的花朵开在你的手中，你要什么？

你要幸福，是么？也要我的幸福，——呵呵，还要万万人的幸福。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幸福就忘了别人的，正如同我们不能看重了自己的生命便忽略了别人的生命。你要笑么？不，我要你歌唱，把你的歌唱，投在宇宙间的大和谐中，让你的歌声把那和谐送到至高的天空。

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的声音！你的歌唱好象在我的面前筑起一条七色的虹桥，我毫不恐惧地走了上去。迎在我前面的是透明的，蔚蓝的天空；随在我后面的，是不尽的万人的行列。我们是从污秽中来，我们是从困苦中来，我们是从无望的悲伤中来。我还忘记了，我们每人的手中早就捧着希望的花朵。有了面前的希望，我们才能在那缤纷的彩桥上跨着脚步，不战颤，不打抖。万人的希望结成一个大的希望，万人的快乐集成一个大的快乐，万人的歌声汇成天地间的最大的最强的声音。

我们一直等待这个大和谐了，凡是能发音的都歌唱，歌唱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歌唱万人的快乐和幸福。尽管我们的声音有高低，可是没有一个人障住别人的音路，若是水，我们就是朝一个方向流；若是风，我们就是朝一个方向吹，若是歌，我们就有一个相同的曲调，若是有爱情，我们就该尽情地拥抱。让我们的理想是一个，快乐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也合成一个，因为我们的手中都有一颗最大的，最美丽的，希望的花朵。

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江边

失 去 了 题 目

"在这个倒霉的年代中，好人活该发疯的！"——俗谚

我那么好奇地注视着那个衣冠整齐，有高大身材的一个青年男子，看他每天忙忙碌碌跑来跑去，却又无所事事地站在路边，不说一句话，好象永远谛听着别人。他的头发梳理得很光亮，结着一个领花，我时时看到他坐在学校后面小山上的墓地前。一个人便好心地低低和我说：

"这个人，他是一个疯子。"

和我说这话的人那份神秘的神气，倒使我觉得有点诧异了，因为他和我相比，和其他的人相比，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来。

"疯子么？"

"是个疯子，就是因为坟里的那个女人疯的，有一年多了。"

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发疯，减低了我的同情，我想等待一个人的，该有更多的事。

"是不是因为他爱的人死了？"

"他是为她的死才发疯的，可是那个女人生前也没有爱过他，使他受了刺激，神经有点不正常。到了她死了，他就疯了。"

这挚情也许是足以打动人的，可是我再看了他一眼，便离开了，以后我也不再注视他；因为想起疯人，在我的记忆中有更打

动人的，更不能忘记的。

象一场梦似地使我记起那时我还是住在内地的一个小镇上，大清早人们便大声嚷叫起来了。我知道那有的是船夫揽客的，有挑煤炭的，有卖白糖糕的……忽然有一阵哄笑惊起我，我就披衣起床，从窗口望下去，看到一个打红包头的女人，还裹着红绑腿，她走在前面，后面有一堆人跟着笑着。

她一面走，一面说，她要扫街的人把街扫得干净，她要在街边的狗都听从她的指挥。在她前面的狗和人，习惯地听从她的话了，可是身后的人，哄笑着，叫着，淘气的孩子把小石丢她，这激怒了她，猛然间转过身来吐一口口水，那些人每人吐了她一口口水。这使她满头满脸都挂着口水了。她去追他们，他们哄笑着，散了；一个好心的老年人拉住她。

“莫和他们淘神吧，刘大嫂，——”接着这温和的语调，他扬起胡尖朝那散开的人大声骂着：“你们这起人，要不得，她又不害你们的事，为啥子要鼓到她吵！”

这时我来到街上了，我看到那个平了气的女人朝前走去，我就问路傍的一个人。他告诉我她逢场必到，说是要维持街上秩序的。

“她做什么要管这许多事？”

“唉，先生，她是一个疯子嘛！”

“怎么没有人管她？”

“谁管得了她，她疯得名正言顺。”

听者误会了我所说的管的意思了，我是说为什么镇公所不设法为她治疗，收留她；他却以为我赞助维持治安，把疯子“管”到黑房子里去。怎么样疯得名正言顺，我想不出来，于是他再告诉我，她是山上的人，逢三六九的场清早赶下来，照例是这样的

装束，她要维持赶场的秩序，街上的人都认得她，也还尊敬她，都算听她的话。和她闹的不过是小孩子和不务正的游浪子，只要有什么争吵，人们都还站在她那一面的。

“为什么别人都尊敬她呢？”

“吭，她三个儿子都去打国仗没有音信了，人们哪好不尊敬她！”

“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一个也没有剩，就剩下她一个。她还说，她也要去打国仗，你不看她一个人在那边操练么？”

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果然看到她一个人两手叉腰一本正经地开步走。她不侵犯别人，可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逢场要下来维持秩序。那个人又和我说：

“她常说国家秩序不好，需要人来维持，她就每场不辞辛苦从山上赶下来，维持秩序，她不过是要别人放出人行道来，不要把烂菜随地丢，不要打架，都还说得过去，知道她的底细的人，也没有人和她争。那个可就不同了。——”

他转了半个身，向街东一指，在青石墩上坐了一个很安详的，大约有四五十岁的妇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除开那一双呆呆地瞪着前方的眼睛。

“——你不要看她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发作起来可不得了，不是缠着向你要儿子，就是拿你当了她的儿子。”

“他的儿子呢？”

“他的儿子死了，死了三年。”

“死了一个儿子也会发疯。”

“不，先生，你不知道，他的儿子是打死的。”

我误会了“打”字的意思，我以为是空袭时被机关枪打死，或

是不小心被流弹打死；可是那个人用力地摇着头，有一点气急地说："不是哪，不是哪，就是活生生在面前打死的哟！"

"怎么，会有这样事！"

其实，我本不必惊讶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我不是亲自看见一个逃兵吊在树上活活烧死。不过那是烧给他的同伴们看，这却是在一个母亲面前打死她所亲生的儿子。

"说起来也怪，原来是独子，不知道怎么给抽了壮丁——"

他虽然说是不知道怎样，可是我们谁都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是因为穷，好欺负，便是开罪了保甲长，本可免役的反倒抽上。

"——这已经给了那个老太婆一个打击，她不知道哭哭啼啼了多少天，东求情西讨饶；可是那些青天大老爷硬是铁着面孔，一点也不含糊，她的儿子到底被爆竹给送走了。"

"那么怎么又会死在她的面前呢？"

"你别忙呵，让我慢慢说，那小子也有点路道，走了约摸半个月，有一天傍晚他忽然溜回来了。也算冤家路窄，恰巧被烟馆的小伙计石海青看到了，原来他们就因为赌钱有点过不去的地方，这下子石海青可抓到把柄。他开口也不多，才二百元。当然，那时的二百元，抵得过眼下的二万元。也是他不好，没有给钱不算，还抡了他两拳头。石海青那小子本不是好东西，当夜就报告了镇上的驻军，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从热被窝把他抓去了；那天正走这里过，他知道事情不好，脸象纸样白，他母亲跟在后边，大声喊冤，可是没有一个人睬她。

"——在早，怕她也想不到会活活打死的，以为不过是皮肉遭殃，等到拖到山上的队部里，她就知道事情不对了。

"——那大门紧紧关起，只听见儿子的熟悉的哭喊告饶，最

初声音是洪亮的，还听得见脚手挣扎的声音。她捶着门，大声号哭，用头去撞；渐渐地里面的声音小了，只听见皮鞭挥过空气打在皮肉上的脆音，最后门打开了，一副血肉狼藉的尸身拖了出来，那个母亲猛然间就扑到那上面去，她也一声都没有了。

“等到她缓过这口气来，她就向别人要她的儿子，或是爽性把别人当做她的儿子。你看，你看，她走过来了 她一面走一面吐口水，她说只想朝这个人世吐口水。我们还是躲开她吧，免得要她撞到身上来。”

和我说话的人，有一点厌恶地先自溜走了。我倒并不这样，因为我既不能找回她的儿子，也无法做她的儿子，所以就站到一傍去了。我看她走过去，好象袪除不祥似地吐着口水，这就使我记起来那两句俗谚：

“在这个倒霉的年代中，

好人活该发疯的。”

我是从群山中来的

我是从群山中来的，远山连着近山，一眼望不断。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也是坡坡坎坎，如果有一方平地，早就在地名的下面加一个"坝"，表示它是多么难得和希奇。这些年来，我一直就生活在山里，山是我的亲人，它日夜地望着我，如果我感到孤独和寂寞，我抬眼就可以望到矗立在远峰顶的一株老树，它的背弯着，驮着年月的重累，可是它不曾倒下去，在大风雨的摇撼下生长着，它只是一个，没有向一个人说过话——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走在它的近边。它就是那样站在高不可攀的峰顶上。如果我感到不能忍耐，大江在我脚下流过，它挟着千万年和千万里的不平和愤怒，吼叫着翻滚着流向远方。

因为山高，河也就深了。枯水过渡时虽然免不了抱怨那二三百级的石阶和半里左右的石子滩，可是洪水来了，每个人都想河床为什么不再深些呢？石阶为什么不再多有七八十级？看着，看着，还有三级五级就要上岸了。

水是大的。撞岩过滩的吼叫声反倒没有了，浩漫无涯，河心的水流高凸着，岸边旋着白色的泡沫。不是没有声音，伏在门板上，抓住一根木头的人力竭声嘶地喊着救命，可是谁还能救人呢？船是早已没有了，住在岸边的人已经连夜抢救杂物和自己，有的什么都没有拿上来，光着身子发呆地望着水流；住在岸上的

也在整理物件，有的已经抬到高坡上去了。

可是这个大城的河水终年和两岸差不了一尺两尺，到了夏天，雨大了，积水宣泄不尽，河水虽然没有上岸，街道却变成小河了。那水，发着腐臭的、见不得人的气味，因为是从阴沟泛上来的。那不只是污泥，脏水，还有垃圾和粪便，在那被高大的建筑压低了的街面积得更深。没有淹死人的力量，可是困住人，使人们走不出一步，只好成天守在鸽笼一般的小房子里，望着那灰色的天，灰色的墙，还有那灰色的水！

这臭水对我倒没有什么，我没有去做计时论资的工，我也没有要签到的公司办；我倒想起来没有地方住，躲在贴了封条的空大楼前阶上树下的无家可还的露宿人，他们不知要到哪里才能得到一夜的安息？

有的人要睡觉可是没有地方睡，有的人该睡却不去睡。在这个大城里，不睡的人可多着呢！舞女，妓女，和她们作乐的人……等在门外的车夫，有钱人家里牌桌边的四位女战将，吃鸦片烟的老太爷，还有在身边一直打瞌睡的小丫头……那里可不是这样，就说有了电灯，因为是水电，天旱，灯光从七点到九点就完了。用油灯"照亮"的人，为了油贵，吃过晚饭，就把灯熄了。在暗中，大家张着眼睛静坐，过些时有点困倦了，就摸到床上去睡。睡不着呢，就睁大两眼望着黑暗，望着从窗缝飞进来的萤火虫。墙外轻轻地走过不睡的人，低低地吹着口哨，做为互通音息的记号，那是贼。在那里叫做强盗的，捉到的话免不了一番死打，他们所采取的对策是"文进武出"，遇到事主追上来就应用身边的武器先下手为强。

这里的偷是日夜行进的，时时有人丢失些什么，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人被偷了，卖票的人不管，同车的人不管，甚至于同

行的人也不敢管，因为怕那些成群结党的人下毒手。偷到了就卖，有许多街巷是他们的市场。小偷大偷，小骗大骗，小卖大卖……造成了这个繁荣的市面。

这里都是买卖，都是生意，亲子间，夫妻间，兄弟间，无非都是买卖。要不然就是一角五的利息。物品有用，钱更有用，只是人没有用。如果法律不禁止的话，人肉倒也有它的价值，说急了实在就可以咬一口的。

到处是声音，到处是争执。到处是买卖。交易所，大公司，小商店，街头上的玻璃柜和地摊，还有一幢房子里的二楼到三楼，三楼又卖到客堂间。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卖，正如同高尔基说过的："从猪一直卖到良心。"

良心的行市是多少呢？怕没有一个人知道吧，良心是商品，许多人却都知道。在这个大城里，良心是不存在的，正如同高悬在国际饭店上的四个大字："礼义廉耻"。

人们都在隐藏自己，用不同的脸对不同的人，多半都懂得见了狮子就是羊，见了羊就是狮子的原则。善变的不只是脸，还有整个的人。让我们这些从山里来的人，更感到说不出的惶惑了。

只有加油站的工作者是把自己完全显露给人的，他那小小的屋子是用玻璃建造的，他坐在小办公桌的前面，当他有点什么事要背过身去做的时候，后面正和前面一样，也是街路，也是来往不断的行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想过，如果把我放在那里面，不到三天，我准定会疯了的。我想每个人也都该如此吧，就是极短的时间也好，极小的地方也好；使自己能躲起一下。因为职业所关，不得已生活在四面见人的玻璃房子里，站在十字路口总该是很少数的人吧。再没有想到在一个大建筑里我也看到了，几十丈宽的房子，从这面一直可以望到那面，中间却用玻璃隔了

许多的小间。我不知道这边有一个人因为一个问题不得解决忽然往返踱步另外一间的是否还能安坐办公？我不知道一个人偶然因为无聊对镜拔着鼻毛是否许多望到的人都要发笑？我不知道万一一个人实在因为疲倦打了一个呵欠，是否象传染病似的使许多人都应和着他的呵欠？我总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这个场面，一直到引我上来的朋友低低地在我耳边说：

“你看，我们这个办公厅象不象水族馆？”

我才恍然大悟，想起十八年前在青岛所看到的。我更好奇地隔着玻璃望进去，坐在那里的人很安然，很愉快，很自足。他们的自信心仿佛都很强，只要每天能按时办公，天下就太平无事。他们的态度实在是可惊的。正如同在下雨的日子，走在街上，看到穿着全透明玻璃雨衣的男女在雨中得意地穿行，我只觉得有点不惯，有点碍眼，同行的友人却一语中的地说出来：

“你记得在桂林时我们吃的纸包鸡么？”

我忽然忍不住笑了，朋友也笑起来，我们清楚地看到瘦的，胖的，穿花衣服的，裸着手臂和腿部的，正象我们隔着纸望到哪个是鸡腿，哪个是脚？哪个是翅膀，哪个是前胸？……

我还是怀恋我那山中的日月哟！逢三六九的场，使我不忘记从身边转过的日子；在空中成群飞过的敌机，使我不忘记我们的苦难。可是没有人笑我的寒伧，因为如果在我的衣上找出一个破洞，那个人的身上也许能找出两个。我们熟悉了他们的话语，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也爱那秋冬雾，虽然那对人的身体有害，可是它给人们半年宁静的日子。我们可以及时起身，及时工作，及时吃饭，也及时睡觉，四围虽是群山，脚下却展开一片平原，那有四时不断的花草，晨午夕夜鸣啭的好鸟，更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傍江的梧桐荫路，还有从小路走下去的江边。如

果江水是安静的，又有月亮，天上是光，水上也是光，拢着膝头凝望着一去不返的水，听它低声的呜咽，好象诉说藏在深心中的情感。那是没有字的诉说，如同无音的美乐，只能用细微的心去领会。当着一个人，百般疲惫了——他正好在这里得到好休憩。他伸直了身子仰卧在软沙上，月光洗荡着他的心胸，他感到那样的恬适，好象睡在母亲的，或是最爱最爱的人的怀里。

可是现在我来到这个大城了，这里没有山，却有矗天的大楼，那楼上长满了眼睛，好象永远瞪着我，使我这个渺小的人更不知道怎样镇静自己了，我再也不能安步在街心摇摆，我也得象小偷似地东张西望才跑过街去。别人用好奇的眼睛望着我那变了色的防空裤，更望着我那十年没有上油的，微风就使它变成飞蓬的头发，他们更用稀奇的眼睛看着我这许多年来逃警报赶场两用的布袋。他们也许以为我是还了俗的游方和尚，还舍不得丢掉那讨钱讨吃食的布口袋。

他们看我觉得新奇，我看他们觉得糊涂，我弄不清他们该是些做什么的，那西装革履的我向他握手，原来他是让我坐的理发匠。我起身点头接过鬈发时装的主妇的一杯茶，主人却告诉我她是女仆。我向一个大官痛骂汉奸的无耻，我的朋友好心地拉一下我的衣角，过后才低低地和我说为什么不留心那个大官微红的脸还有那不快的面容？因为他曾经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一个人，他两边送情报，两边拿钱。

对于路，我也是如此，八年的相别，已经使我忘了许多，它又换了许多名字，更使我弄不清东南西北，有一天，我迷了路，我向站在高台上的指路人请教：

“对不起，××路向哪边走？”

“在北边吧？”

“我找过了，没有。”

“那么你向西边去看看。”

“我是从西边来的。”

“那么你向东去试试。”

我看到他那样子，听到他的话音，我并没有移动我的脚步反问他一声：

“你也是从××来的吧？”

“是呵，”他很快乐地和我说，好象遇见一个亲人一样，“我才来了一个月。”

“你的路也不大清楚吧？”

“可不是——”他的声音低了，失去了脸上的笑容，“总是两个名字，搅也搅不清。”

“我也是这样，想这个城太大了，街道又多，记不得算不了什么。”

这我们才互相原谅，互相了解，脸上都露出来惶惑的，莫可奈何的苦笑。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 城 颂

喂，你没有看见过上海么？就是那边，你看，那一派红光 那不是火，傻孩子，那不是我们那里烧山的野火，那是那个不眠的大城冒出来的光。

你说我们这里早就黑了天，邻舍家有的都睡着了，不错，上海的天也黑了，那是人的力量使他发光。你看不出吧，那一边是出卖宇宙牌雨衣，这一边是找寻礼义廉耻。有的在推销香烟或是蚊香，热心的宗教家，还借这五颜六色的灯光在说教呢！你要问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无论你有多么大的罪恶，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立刻可以升天哩！你看，这多么方便，做了一生恶事，只要你皈依上帝，不但洗去了你的罪恶，还可以一步升天，和那些美丽的安琪儿在一起呢！

你没有看见过安琪儿么？地上也有安琪儿的，就是在那说教牌的下面每晚都立满了"街上的安琪儿"的。她们从头等，二等，三等，一直到没有等级，没有房屋，只好在街灯的下面向路人微笑。她们是不得不笑的，你不能责备她们当着人类在苦痛之中，她们还要笑的。她们是用笑来卖钱的。

在这个大城里，谁是最快乐的，我说不出。到处都是欢笑，谁知道在那笑声的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神经敏锐一点，这笑声会使你发疯的，因为那不是笑，那是一根根的利爪在抓你

的神经，使你的神经变成一团糟。想想看，假使神经变成一团糟，人还怎么能受得了？可是上海人不怕的，他们在喧闹之中取得镇静，你看每一个电车停站，每一辆装满了人的车，说是沙丁鱼都不足，因为挤得不分彼此你我，只好说象阿根廷的碎牛肉。（我用这些外国罐头做比方，因为你更能了解些。）你再看那两条马路上的黑市场，你穿过一次就通身是汗，满耳是吵嚷；可是他们整天在那里，眼忙，耳忙，口忙，两脚也忙，那是怕万一有想捞外水的警察来了，不得不拔脚跑开，免得人财两损。再有那交易所，理论家说那是多么利国益民的，可是事实上那是一座扰攘的大臭坑！投机家在那里睁大了眼睛，不，我说错了，真正的大投机家并不在那里，他们只坐在公馆里，电话傍，从那里发出他们的一吸一放的命令；忙的是那些楼上楼下的人们，汗珠象黄豆大，拥在那里，手掌向外，或是手掌向内，还在那无数的要塞住一只耳朵才听得到的电话，嗡嗡地响着。你一分钟都站不住，他们的一生都在那里，全部的理想，全部的情感也全在那里。明天他发财了，什么都属于他的；如果他失败了，连他自己都不属于他了。

更奇怪的是我曾经在一座大楼里闻到檀香的气味，刚好门开了，我看到一间雅致的佛堂，问起来才知道也原来是屠宰公司经理的办公室。你以为这是一个讽刺或是一个矛盾么？不，事实是这样的，比这还巧妙的是不久才发生的，绑票匪把肉票藏到市政府里！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说起来真象一个虚构的荒唐故事哩！事实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可是，昨天我在街上却遇到严密的搜查，仍然是那些巡捕执行的。（从身材和态度上我只知道他们是忠于大英帝国的巡捕。）照样是提了手枪，手指还扣在里面，准备任何时候都能射击。当

我十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我时时受到他们的搜查；二十年前在另一个城里，通过“日本租界”，常常受到日本兵的搜查，今天我又受到搜查了，你相信么，而且还有冲锋枪，手提式。等着你要是拒检，不但打死你，还得打死路上许多行人，好在我们的命不值钱，打死也算不了什么。

这是说你走在街上，就是住在你的家里呢，不久就要有人来拜访你了。他们是奉公来的，什么问题你都不能拒绝回答，他要造成纪录，将来分门别类，把你定成几等几级，有个风声草动的，马上就可以得到线索。想逃也逃不出去，你就变成了孙猴子，这个大城的主宰，就是如来佛的掌心。

这么说来，居民应该高枕无忧了。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有一次的绑案赎金竟到了五十万美金，你算一下看，有多少圈圈？绑匪的口气比贪污的官吏还要大呢！论本事，也着实惊人，俨然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团体，周密，敏捷，在效率方面说起来实在是不可比的。有一次，几个绑匪带着肉票，舞场，饭馆，公共场所……什么地方都到过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发现出那极不自然的关系。我想，如果我是其中任何方面的一个，我却会手足失措，形色张皇，早被别人识破。可是识破有什么用呢？这个大城的居民向例是不管闲事的，遇见邻居有盗匪照例是关门闭户，除非失了火，那是因为怕连累的缘故。

不要说路人间没有感情。不是前两天有一件案子，一个妻子把丈夫杀了十二刀！这十二刀怎么砍下去的，我连想也想不出。可是一个男人就是这样被砍成多少块，那个犯罪的女人（还是一个瘦小的年轻女人）还有那好事的记者把照片制版刊出呢！

这里反正有的是制版材料，有的是白报纸，也有的是那许多无聊的事。记得前一阵，曾经创造了一个父亲节，一个最伟大的

口号是:“如果不纪念父亲节,就是不孝!”(我想那一天,“不孝”的人实在太多了。)当天的报纸上,就有一个孝子向父亲献花的照片。彬彬有礼,假里假气,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来就可以把这一对孝子慈父流传千古?这些天呢,你没有看见么?在选举小姐皇后,满纸都是照片哩!选举票是用钱买的(这一点也还爽快,说明是要钱救灾)可是我无论如何总没有这样想的力量,不知道怎样把瘦骨嶙峋的灾民和花枝招展的女人想在一起。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矛盾。

这个大城,原来是以大矛盾出名的,不是前些日子有过一次粮贷么?那用意也许好的,怕米粮涨价;可是这笔钱一来,制成涨价的资本。说是利民,反倒害民,有点看不过去了,火烧出来了,于是大雷大雨一阵,等到最后的有关人物也从外洋回来,反倒一点声息都没有了,谁知道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米粮,真是一桩古怪的东西,它没有情感,也没有生命,可是它支配人类的情感,主宰人类的生命。这许多年来,它不知道使多少人升上富有者的天堂,使多少人堕入贫贱者的地狱。我只可怜一位老教授,他因为错领了二斗米,受到处分,因此羞愧致死!还有一个粮官,因为无法从百姓那里压榨出米来,自己投水死了。一死并不能了事的,人总还是要活的,这又使我记起多少年前,曾经有一些没有饭吃的穷人,啸聚山中,自称是“米党”。用米当做党名,当然是前后所无,倒也一语中的,开门见山,没有废话,更不扭扭捏捏,装疯卖傻,充分地把米的重要性表现出来。

只要肯说一句真话,在中国,就是最值得敬重的。遍天都是谎话,美丽的,强项的,连自己都骗不过的……没有一个商人说他垄断居奇,贪图万利的;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商人在四民之首,过着最豪华的生活。没有一个大官不夸说自己的奉公守法,

廉洁清明；可是他们从来不感觉生活迫人，他们一直骑在人民的颈子上。没有一个汉奸不说自己是为国为民的，再切实一点就说到是地下工作者；可是他们没有被日本人发现捕捉，一直到胜利了，也不曾邀功候赏，却多半是费尽心机抓了来的。在这个城里，连妓女都夸说贞洁的；可是一个五岁的女孩子，会被一个二十岁的男子强奸了，还染了淋病！

这就是上海，我的孩子，这就是使许多人做梦的上海，这就是那些飞来转去的大官富贾时常夸说的上海！

怎么，你说这不该叫做上海，该叫做下海。这倒是一个新鲜的名字，可是下海我们也说不上。我们只是些水上的浮萍，上不去也下不去。今天我们漂到这里来了，我们还是聚在一起，就是有了大风大浪，我们也不耽心淹没，海水不过能滚过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冲不散也沉不下的。

好，我的孩子，今夜有满天星，明天该有一个炎热的响晴天。如果你不怕发痧，让我明天领着你们到上海下海去一遭吧。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

短　简

一

——你看见过一个沉默的人么？他屹然地站立着，两眼笔直地望着远方，紧闭着嘴，却用自己的牙齿咬着自己的下唇（也许都有血渗出来了！），他的肌肉凝固着，好象大匠从巨石雕砍出来的，兀然地迎着风雨雪的吹打，他连睫毛都不曾闪动。他不用一张嘴发音，他却是用全身来说话。

海是沉默的，可是它并不柔弱。沉默不是屈服，沉默也不是顺从，沉默是看不见的力量，听不出的声音。

我不曾哭泣，我是挺着身子站在这里的。我很感谢你，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对我真挚的关怀，可是我不能不说你，由于年岁的差别，由于生活的远离，对我的见解是错误的。

难道我喜爱过雾里的生命？难道我怀恋过凄惨的月明？难道我歌颂过朦胧而美丽的夜景？难道我只想用眼泪来美化这悲苦的人生？难道我只要你等待，我也等待，便可以实现我们的美景？

我要好好地告诉你一声，我的孩子。“不！”

认识我的人也会告诉你许多声：“不！”“不！”

但是当一个人驮着遍体的伤痕，他又是百般困乏，他也要在

没有人的所在，轻轻地透出一声叹息。不是一只大虫也要到静僻的地方舔着伤口的鲜血么？

你记得《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得莱亲王么？当他受了重伤，和死亡相近，躺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眼睛却看到青天和飘浮着的白云。这时候一些自然的小点缀来到他的眼前了，细微的情感在他的胸中起伏着；平日所忽略的，所不曾留心的都涌上来了，为了不和这个世界隔绝，他自然也不能推开这些小物件的闯入。假使你知道别人正遮住一个人的视野，把他的天地，限在一小方中，你会很快的同情他，站在他那一面了。

你也许以为我不该歌颂人，个人的友情和爱情。别人是走着由窄而阔的路，我却是由大路跌入深坑中。当我张开眼，我也看见云天，我看见无所不在的生命。我又看到远逝的亲切的一些面容，还有那远逝的熟稔的语言。于是我记起来了，那些难再的日子，我更看重坚贞的至情。人是要懂得爱他的邻居的，才会关心到万人的快乐与悲痛，当着一切都是那么困恼着，我自然地想着一些使我愉快的人；我知道如果他们在我身边，不，如果他们充塞了这个世界，那么人间就不再有悲苦存在了。这是我的心，我并不甘心把自己囿于狭小的笼里，我也并不以可数的他们就使我满足，我还是要把苦痛和忧愁的字样从人类中抹去！万人的安乐，才是我的安乐，这一直是我的心所向往的。

也许，有一天我永远放弃语言，那时我全抖落了一切羁绊，我就和你们手牵手向前走去的。

二

想不到那封信竟引起那么多的反响，仿佛这情绪原来是深

闭在各人的心的深处的，一旦提起了，就再也按捺不下去，从远的近的不同的地方，纷纷地送来你们的话语，虽是陷在忧郁之中，却充满了情热；要我怎么来说呢？在摇曳的灯光下，我怀着同样的热情展读那些来书和文字，仿佛我的耳朵里听到高的低的男女的不同的声音，都争着要我先听他们的诉说，似乎我还看得见一个个郁结的眉头，一张张忧愁的脸，我想来说你们了，含一点训诫的微意，当我拨弄灯花的时节，在那青灯的油面上，我分明看到一个结得最紧的眉头，愁得最深的脸，我张开嘴，才意识到那原来是我自己的眉和脸，我只得恍有所失地闭紧我的嘴，放下笔呆呆地坐在那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凝视着那跳动的灯火，从暗夜里，从窗门的隙缝中虫蛾不停的飞进来。它们径直地扑向火焰，一旋再旋之后，不是被火焚化，就是落在油中淹死；想到那小小的虫豸，竟能那么勇敢地奔赴死亡！

若能有殉道者的决心，忧郁也该不复存在了吧？几年来血火的磨炼，那些闲愁闲闷早该抖落下去了，放在肩上的是一个重负，要完成的是一件大事，要打击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在这伟大的感召之下，忍住了千辛万苦，把要流出的眼泪淌向心头，咬着牙齿丢下生死的兄弟们，一颗火热的心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在这里，在那里，为了这个在苦难中的国家，随时交付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人民，死在敌人的手中也该是快乐的。

我知道你们的多少亲爱的人民就这样躺在地上了，我们那些受了伤的不死的人，怀着热情遥远地飞回来，你们是疲惫了，象采食归来的晚鸦，你绕树三匝找不到一个能收容你们的栖巢，也许那守林的巡鸟正因为你的到来发着警报，于是群鸟就磨啄

以待，等待你的血肉做为他们一顿丰盛的晚餐，呵！眼泪是不宜流淌的，还是奋力远飞吧，我知道你不情愿死在这里，即使中途风急翼折，坠在荒原的手掌上，那你也还是回到母亲大地的怀抱中，不落在恶人的肚腹里。

幸而你找到一个栖息的所在，你住下来了，体肤上的伤痛和疲惫或许能很快的消失，你的心却陡然为愤懑填实。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了你不怀疑自己的时候，你便怀疑别人了，我知道你禁不住要大叫一声：难道几年来的苦斗，还为的保全这许多蠢货？

是的，这些蠢货，这些只顾个人利益的蠢货，灾难从来不曾落在他们的头上，你们的家没有了，他们的家更兴盛起来，你们的骨肉死亡了，他们的人不曾损伤一根毫毛，你们穷得没有一件蔽体的衣裳，他们有万万件放在仓库里腐烂，你们没有一间蔽风雨的茅舍，他们有无数的大厦在市内，在郊外，在香港的山上，在瑞士的湖畔。他们是擎天的撑柱，——真的，就是天塌下来，他们也自信压不到他们的头上。你们可不，精神的和物质的灾害不断地朝你们来，抱着不饱的肚腹，反侧着寒冷的身躯，夜半醒来是满腔的怀恨呵，到朝来就有一只无形的手拑住你的嘴。那嘴不是用来喊叫的了，不是用来说话的了，那是一道紧闭着的闸，挡住了要冲出来的怨懑。抱怨就显得软弱，诉苦就显得无能，有所指摘那就显出你心浮气躁，是一个不满现状的人，还是咽住吧，为人看到的就是那愁结的眉头，为人看不到的是那无人处从眼角激出来的泪珠，你们不是哭泣，点点的珠泪揉合了千万种不可说的情感，唉！在这个大苦痛的时代，谁不曾暗地吞饮自己的眼泪呢？

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的，当着众人苦痛忧郁的时节，他们却张

开大嘴哈哈笑了，他们原来就是活在别人的不幸上面。以为人们都能好好地生活就是他们的不幸，于是多少人，不曾死在敌人的手下，却无声无息地死在安宁的地方，他们是冻死的，饿死的……当我听一个人说到："我真饿极了，隔着窗口我看到里边热腾腾的饭菜，随着那打饱膈的红光满面的客人钻出来的一阵香气，我只得紧紧裤带，我的眼前一片黑……"我要哭出来了，因为那象是我在饥饿中，我们许多人都在饥饿中……

也许我们还算不得饥饿之群，有一大段时日我们不还靠腐烂的米过日子么？那米的霉臭气，一闻到就使你打闷膈，可是你又不能不吃，这是那些慈善家的恩惠呵，总算打开了陈仓，给我们一条生路，那是老鼠和霉菌吃剩下的，我们真是还比不起那为害人类的卑贱的小生物，更不必说比不得一条狗了。狗大约是不懂得忧郁的，也不知道恐惧的：可是他自然得着主人的爱抚，能横亘长空万里；我们却只能为忧郁所腐蚀，为怨恨所啮咬。成日成夜地在苦痛之中。

还是想一想无数在前方和敌人肉搏的勇士们，在各角落流汗生产修筑的工人们，在那些伟大的英雄之下，我们真是显得渺小了，那就让我们这点不宜有的忧郁之情也随着渺小下去吧。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

三

……这里是雾引着云，云引着雾的，早晨才推开窗，雾气便拥进来了，半厌恶半愉快地又关上窗，以为阳光是可期的。那真是一片大雾啊，锁着山顶，压着水流，塞住人们的嘴，细细的水点，连面颊也扑湿了。可是过不久那水点渐渐大起来了，乡下人

赶忙收拾他们陈在场上的谷子，狗也仓皇地跑到屋檐下去了，那实在不能说是浓雾的水点了，那是雨哩！

我充满了厌恶地倚窗而立，又是雨，雨，雨！再也想不到在冬天，终日喘息在豪雨的低气压下，什么山呀，树呀，江呀，又都被雨脚和水气全盖住了，在我的心中滋生起来的一半愉快的幼芽，也连根拔起了，太阳没有了，人们只和在湿冷的寒雨中过日子！

我望着雨中的天地，我挑战似的站在那里，我想观看天地自然能给我多少损害？可是我的心蓦地一跳，跳到千万里之外，我又想起了我曾经居住过的，你们还在住着的那座雾城来，我象被什么啮咬一下似的，我的心感到疼痛。

好象我把我的爱和恨都留在那个城里了，做着千万里跋涉的，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城的只是空空的兀然一身。我时时会呆住了，仿佛还是昨天的事似的，——面前也是一条汹涌的水流，前后也是淹没在绿树的海里的大山，只是失去了别人的和我的相通的心，而且在早晨，眼前的一座大山把阴影盖住我们，近黄昏，身后的一座山又把阴影盖住我们，我简直象是生活在山谷里呵！只有在中午，阳光才从顶上射下来，虽是冬天，却有着夏天的燠热，不管怎么样，它总是可爱的，可是云遮住它了，雨中带来潮湿和寒冷，使人抖战着，那条水流也变成粗暴了，发着更大的响音，三五天前，把横在江中的一条浮桥也冲去了。于是我们就烦闷地活在这里，和其他的人中间有一条宽浊的河，却失去了可往来的那座桥。

我们就被孤独在这里了，一条小船，载不了多少来往的人，一不小心，便顺流而下，——湍急的险滩等待着，矗立江中的，隐在水下的岩石等待着，……于是我们就成天地等待着，等待着那

座可以通到外面去的桥呵！墙还没有拆去，桥又断了，难道人与人之间只能这样隔膜地生活着么？

生活在这里的人呢，也和那里的人一样，矮小，瘦弱，每个人都是一张没有血色的脸。他们用一种奇怪的方言说话，“安达的”原来是不知道的土音，现在变成本地人的别号了。他们富足，懒惰，也是有既笨又狡猾的特性，可是他们并没有那张能说话的嘴，只有在对本地人卑视这一点上，和一些人们的意见是相同的，他们虽然是同一个省分的人，却因为不同的地区就存在了显然的不睦。他们不能站在相爱的这一面，却以为人们应该在相互的仇视中过着日子。

这真是我不解的事了，仿佛我不止说过千百次了，人为什么不能相爱地生活，而使仇恨在人与人之间滋长呢？难道人类还不够不幸的么？难道他们从上古以来，从神那里接受了还少的磨难和压迫么？是的，人类是渐渐忘记自己了，只知道对神献上血肉和牺牲，对于同类却露出无情的爪牙，忘记了消逝的和善的日子，以为人从远古以来便这样无耻地生存着。……

还说什么呢，路也走得不少了，眼睛也看得不少了，还不多是那一副寡廉鲜耻的脸！把谎言当作真实，把欺骗当做至理，看别人笑脸过日子的，把小小的头颅好象夹在肩膀中间的，打着空洞的哈哈的，象马戏班里的丑角跳跃着的，成天袖着手流清鼻涕的，……这里，那里，真是不少了；可是我的愤懑永远是那么新鲜，因为我热爱人类，我缺少那份死沉沉的涵养。

也就是为了这一点，我才能和比我年轻的人在同一的境界中生活，我同样地感受你们的喜怒，我没有那超然飘渺的心，当着你们笑了的时候，我知道你们为什么笑，于是我也笑了；当你们忧伤的时候，我也知道你们为什么忧伤，于是我也同样地忧

伤，我能与你们同息同感；接受那可贵的丰富的生命。

这里也是雾，也有山，也有水，也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他们多半曾经在社会中滚过一遭，有的染到那份浮躁，不实；但是大体还是纯良的，我还有什么可求呢，我只准备自己，不使他们丢下我也就是了，我谨慎地记住那句话：“凡是忘记了今天的，明天也被人忘记。”我想让时日不忘记我们，我们相互地也不要忘记吧。……

四

……要他们到我这里来吧，和我过几天日子，我不会使他们烦恼的。当我听到你说起：“他们还欢喜你，不过他们从你只得到忧愁，只得到苦痛，——”那时候我知道你要说“为什么你不能使他们快乐呢？”你没有说，可是我从你那稍稍扬起的眉毛张大了一些的眼睛，和那微微露出一抹牙齿不曾闭紧的嘴唇，……我知道你要那么问我的。我没有回答，那时候天已黑下来了，窗外的细雨在日间使天色阴黯，入晚却又冲淡了夜色。我们都守着沉默，于是我们就默默地分开了。

我穿过夜，在雨雾中走了一节路，任细水珠湿了我的头发，我只是缓缓地行走，远远地望到从我的窗口透了出来的灯光，我才仓促地赶回来，象对不起久待的友朋似地，我坐在灯边，铺下一张纸，于是你的话语又在我的耳边响着，我就写下了开头的一句话。

下面我又要重复我自己的话了，“我从来不把不快活的脸给别人看的，”凡是和我相识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喜欢谈笑的人，我想这你也知道。我们原不是陌生的友朋，你不记得么，我

是最喜欢笑的了，虽然我笑得并不好，我也时常要别人笑的，尤其是在最愁苦的时候，或是在最不愉快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在那时候，你们就笑吧。"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面前立刻涌起一张苍白的脸，和一个张着的嘴，原来她是歌唱着的，可是当着她自己唱到最高亢的时节，她的声音仿佛枯竭了，于是在她的嘴角那里显出那么微微的带一点痛苦的苍白的笑，——这救了她自己，也救了听着的人，她的声音就此圆转过去了。

只是在极少的时候，我忽然沉默了，我退到静僻的角落去，终于守着我的沉默，我和众人远离了，我只是一个人，象现在一样地，当着天黑下来了，我就点起灯，我静待着人们的声音沉下去，于是我就象从枯泽逃出又回到海里的鱼那样快活了。没有人和我说话，可是我能够说给我自己。许多夜晚，我都是这么过去的。当着一个人说给他自己的时候，他该没有什么顾忌了吧？夜是这样静谧，除开细微的虫声，什么都没有了，人睡了，大地也睡了，我感到这样愉快，想到人世，想到可怜的人，于是当着这时候我就把悲苦流泻到纸上了。有时我是那么抑郁，我是那么沉重，我不得不把我的头抬起来。我就望到窗外，那也许是大月亮的夜晚呢，这样我看清了窗前的花架和那上面象细发一般的茑萝，它又为月光遮了一层纱，就使夜更美丽了。可是我一想到又将到来的昼间，我又忍不住了。我原不是不爱光明的。但在那光亮下使我看到的是些什么哟？我的心又黯然了，于是悲苦的人生，无望的世相都一齐闪过来了，让我告诉你吧，有时候我不但是悲苦，我还时常哭泣呢！

你还记得我的笑么？你也象别人一样地感染了我的忧愁而得到苦痛么？那么你向我要什么呢？你不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么？"苦痛是快乐的母亲，也是快乐的儿子。"我们是快乐过

的，我们正在苦痛着，但愿它能快些生出下一代的快乐吧。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

“——这雨还不曾停，这雨还不曾停！”当我践着发光的地面赶早路的时候，我这样大声地叫着，我是独自一人，我不知道在我之外还有谁听得到，可是我毕竟这样叫了，使那堆积在我心头的郁闷才稍稍消下些。我不是只为我的脚找不到一方干土而气愤，也不是因为雨雾和灯光的混照中使我在这个不平的城中迷失了路途而怒恚，我只是想到你，想到你告诉我的：“天下了雨房里也下雨了，我什么都不说，缩到墙角那里静静地望着。我的心境也很平和，我不知道我的性情算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你没有变坏呀，不是你见了谁都笑么？你用笑代替了皱眉。我记得，这还是我告诉你的，你向人笑，向事笑，有时独自一个人也笑了。唯其是我告诉你的，所以我才知道你笑是为了什么。

可是，这是深夜呵，不，这是黎明前最浓最浓的夜呵！你一定在酣睡吧？你是多么渴睡的一个孩子，我知道的。有时我会为此责备你，可是我知道睡眠对你该是一片多么好的乐园呢？你也许有梦吧，你梦见什么了呢？你梦见一颗莹澈的星星，从天上落下来了吧？落在你的头上，呵呵，就是你的发上，多么沁凉呵，呵，又是一颗，落在你的脸颊上，象什么了呢？是不是一朵花？一朵冬天的花，连同霜挂一起落下来了。它溶化了，因为它洁白，它就不能在尘世久存，你也许正为这叹息么？可是一朵一朵地都落下来了，堆在你的身上，你都不忍翻身，怕伤害了它们细嫩的花蕊；可是那溶解的冰霜仿佛把你置身大海中，呵，那不是海，那原来是水！当你叫着惊醒你自己，你才知道什么都是空，自己还得仓促地披起衣裳，躲到一向荫护你的角落里，这时候，天还

黑着呢？没有人看，也看不见。

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安抚你，最使我牵记的雨还在落着，从天上落到屋顶上，再落下来，落到房里。那单调的，无味的声音怕不只打到地板上，也打在你的心上吧？你会想到偌大的世界，你还没有找到一小方天地足以使你躲避风雨的侵害的。是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快乐满足的天地，可是你还没有。你要为这些人生的小琐碎，自然的侵袭和伤害发愁。可是你，你还是正是该享乐的十八岁的人呢！日间你要跃动，夜间你要睡眠。可是当着日间我遇到你的时候，你总是那么疲惫，象一个远行客一样，手脚都是沉重的，随时都要把自己交付给一张舒适的眠床；可是到了你真该睡的时节，你又不得不爬起来，向着一无所有的黑暗张着你的眼睛。有时你也许支持不住了，但是你必须猛醒过来，把低垂下去的头突地抬起，为的免去自己滚到那积着污水的地板上，你守候着——你守候着什么呢？雨是无休无止的，夜还是很浓的，……

我告诉你，那一天，当着我走尽了夜的时节，我是倍分地愉快，因为我想得到，障在你面前的黑暗也消褪了。自然所给你的威胁也少了，待得太阳出来，雨也就不再是你的不欢迎的客人了。

（九月十五日）

——“太阳终于还是出来了！”当我看到墙角的高处映了一方黄色的金光，我就是这样叫出来的！在纸上，我却只能这样平淡写着；可是当时，我叫过之后立刻跳下床来，双手打开昨夜还耽心会吹进雨来的窗门，耀眼的阳光猛地扑到我的身上来了。在这二十天的阴雨之后，谁不象等待亲人一样地等待晴天呢？地早湿透了，心也潮湿了，在阴湿的地方发着绿霉，可是太阳终于

还是出来了！

我跳到外面，清新的空气好象洗荡着我的心胸，麻雀在湿地上跳跃着，我俯下身去，看到它们留下来细叶一般的爪印。我再看过去，这几天才从土中钻了出来的细草，象顶着珍饰一样的戴着水珠。那是发着光的，有的是红色，有的又是紫色，有的是黄色，有的又是天蓝色。当我稍稍移动我的目光，那不同的美色，就纷纷地变易了。每一茎顶着它的新色兀自闪着，好象警告我似地，若是我再不看取，它就又要变换了。我就好象听从什么似地那么注视着，在那小小的方寸中我找到富丽的天地，这使我记起了勃莱克的诗句：

“一粒沙里看到世界，
一朵野花中找到天堂。”

在这短暂之间，我却忘记了这闹攘的世界（也许是世界忘记了我），我忘情地沉没在我个人寻到的小天地中（它是那么小，还容不下我的一只手掌）。那里是一只蚂蚁死拖住一只小甲虫的腿。其实这说法还不恰当的，实在是那只甲虫拖着蚂蚁的，虽然它死死叮住它。过后又是一只蚂蚁来，迅速地又叮住了一条腿，过后是三只五只，总有十只上下，每一只都是那么用力地咬住，甚至使那只甲虫翻了一个身。它虽然还能动弹，可是它已失去行动的力量了。就这样被那些蚂蚁簇拥着，胜利地拖过去了。

我追随着它们，生怕一不小心就失去它们的存在，跟到它们的穴口，那么小，仿佛在它们平静的生活上，无端地又增加一番烦扰，可是毕竟它们还是胜利了。

我又抬头观看，杂沓的人影在我的眼前晃着。原来人的活动重复起来了，有脚的匆忙奔波，有眼睛的左右转视，有鼻子的向四方尖着闻嗅，有耳朵的象风帆一般的张了起来，有嘴的大开着——露着发亮的利齿和血红的长舌，有脸的早已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九月十九日）

五

——我知道你病着，吐着血回到北方的家里去了。有谁在家里张开两臂欢迎你呢？你不是说过，你的哥哥姊姊早已不在家中了，他们首先投到战斗的怀抱中，你是和你的妹妹一同走的——呵，我还忘记一个更重要的人，你当时得意地告诉我，说你怎样说动她，她也热情地丢下一切，随着你们走了。你还告诉我她的表现一直很好，比年轻的更坚定，当时使我证实了“母亲”的典型并不是虚构的。你还说当你感到疲乏的时候，只是想到后方来休息一下，批评你最严格的就是你那从前生怕你们风吹日晒受一点伤害的母亲。你告诉我当你们离开的时候还是母亲把门倒锁了，你们以为既不回来，还锁它做什么呢？难道你现在走回去，还相信七八年前倒锁的门仍然完好地关在那里，当你病了，真需要休息的时候；只要能有一把钥匙，打开它，就可以拂拂尘土，躺在你从前睡过的床上？

我想当你走回家门的时候，自然得到最好的解答。那时候你也许会记起来你曾经要给我一封永远也写不完的信，可是我一直也没有收到，等我从远方跑回来，我们总是在许多人的面前相见。我们一直没有说什么，我记得我的脸是红涨的低着，偶然

抬起来，便看到你的殷切的要说话的眼睛。那时候，我躲开你了，我知道当我的激情澎湃的时候，我只能沉默。

现在，我们离得很远了，我知道你那枯寂的，受了伤的身心多么需要一个朋友的问询，我就毫不迟疑地铺下纸来书写。

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大路，可是许多人没有很好地把他的路走到尽头。有的是遇到歧路就犹疑，有的是疲困了，就躺下来，朝着路边滚，不管那是青草地，那是腐臭的泥沼或是多刺的荆棘林。到了那时候，全然忘记了怎么跨到这大路上来的。

你总还记得你是怎样跨到生活里？不，那不能只说是生活，该说是战斗。你是中国的好女儿，首先应着人民的召唤，忘了自己，投身在人民的当中。你不但把自己给他们，还扮着装满了苦痛的人民，使他们因为同情别人的苦痛因而意识到自己的。你就是这样忘记疲乏地工作着，一直到敌人来了，不久，你就投身到战斗中。

没有人不爱你的，你也把爱给所有的人们。你是他们的骄傲，你是他们的光荣，你和他们驰骋在生死的边沿上，可是每人对于生都有最大的信念，也许不是个人的生，是我们大多数苦痛人民的生。

接受别人的鼓舞，又能鼓舞别人，这是人们的不可见的伟大的力量。你有了它，正该把它向广大处开展，可是不曾想你却慢慢地收缩了，落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总还记得你有一天清晨，拿出一束信，一本书，还有几朵干了的花，你告诉我那个人和我也相识的，是的，我记得他，他是一个诗人。我想不到一只夜莺，飞到荒凉的北方，还不忘记它那呕血的歌唱！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责备你，我尊重你的感情，因为你也是一个人。可是我到底还不了解你为什么退出了战斗，而

离开了你的人间的夜莺？

你说你倦了，需要休息，于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回来。连你的母亲都不同意你，也不肯和你回来，可是毕竟你还是回来了。

在过着腐烂的，无耻的生活的人群中，你仍然是一朵顶着露珠，昂着头的好花朵。你先使别人受到你的感染，只觉得你是纯洁，正直，勇敢，向上的化身。不但好人和你来往，你的明澈的眼睛洗涤着他人心胸中的不洁和自私，使他们也不敢在你的面前为恶了。人们都欢喜你，爱你，如同他们自己的亲姊妹，你也不忘记你自己，尽你最大的力量，争取人民，使他们看清面前的路。

记得，我就是那时候和你相遇的，我是从南方来，那个大城在被轰炸之后立刻要陷在敌人手中，我是狼狈地跑来了。到了这个城，我的弟兄解除了我的困苦，可是我还爱我那份困苦。当我看到你的时节，我也感觉到，你虽然在这个大都市里生活，也还没有忘情于你过去的日子。在这一点上我们该是相同的，因为我们不是只关心个人的苦乐的。我记得那时你住在一个食店的楼上，和一个朋友合住在楼上，中间隔了一张布幔。那条街是从清早吵到夜晚，那间屋中成天弥漫着煤烟的。

后来，你就和他结婚了，那也该是必然的，因为在早你们就很好，这次回来，你就是向着他。他没有使你失望，张开两臂欢迎你，让你安然地栖落，他做一个忠实的守护者。

他是一个好人，我该说，只是缺少热情。对朋友，我们是早就知道的；可是到了你对我也说到这一点，却使我很惊讶了。谁想得到，说是象你们那样的生活，也会感到这一点？你说他既不喜也不怒，在家里和在外边都是一样，象一个刻板的时计。钟只是为人报时的，在他那一面，却包含了某一个时间中要做的许多事。他不多不少都做完了，就算是一天的工作。若是对一个平

一条急水，他是不得不以生命来渡这湍流的；我们怎么能使他变为壮汉而在缓缓地流着的丽川边嬉戏？如果窗外麇集着那么多不幸的人，为了困苦的生活和悲惨的遭遇而哭泣，我怎么能说他们在唱合谐的圣乐，想念着来生的美丽？如果窗外烧着一片大火，城市和人民都在惊惶呼号，走向灭亡，那怎么能使我们弹起竖琴，引起我们的诗意？如果看到那悬在中天的毒太阳，不是使万物生长的，只把大河晒干了，石头化成粉末，吸尽了人间的水分，每个人都想把它抓下来暴打一顿；我怎么能说他是温暖的，他是值得歌颂的，他是人间最大的圣主，万世未有的皇帝？

人不该是一个盲者，也不该掩着自己的眼睛，更不该深深闭着开向世界的窗口，我们该是息息相通的。

如果有一个人饥饿，自己就感到抖颤；有一个人裸行，自己就感到耻辱；有一个人忍受强暴，自己就感到痛楚；有一个人失去了自由，自己就感到窒息。而有这样多，这样多苦痛的时代，快乐是极其可耻的。

在这个倒霉的时代中，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可是我们不得不压住一切个人的悲伤，吞进他人所不能忍受的苦果。凡是属于自己的，只默默地咽下去；我愿放眼观看，观看窗外的大千世界，人，是不得不把自己沉没在众人的海里，和众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只愿在这苦难重重的时候，为他人点起一支小小的火亮。

若是有太阳照耀的话，这小小的火亮就不足为贵了。

谁能知道在这黯黑的寒夜里点起一支火亮是多么困难的呢？你曾经在大风雨的夜晚独自赶过路么？你曾经在冰天雪地中迷失过路途么？你懂得颠踬的苦辛，绝望的追寻，到手而终于又熄灭了的火亮的悲哀么？你也了解生而至死，死而复生的感

大路还在你的面前伸展，人民的苦痛还是无涯无边，让你好好休息些时，重复得到你的健康，抖落一切幸运和不幸，重新再跨上去，用你的高音歌唱，用你的全心应着人民的召唤，用你的生命再投到战斗中，争取千万人的生命。那时候，让我们再快乐地相见吧。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六

这是一座大厅的一个窗口，有素养的主人怕窗外的喧嚣，怕风沙的闯入，一直紧闭着窗门，深悬着绣花的窗帘（那花纹也许织进了人生的一点点欢乐和一丝丝哀愁，可是它绣得那么精致，使粗心人都无法看到它，更无法欣赏它），使厅内的空气静穆，庄严。在厅内，有淡淡的灯光，照映着也闪了微光的一些陈设。那也是极其精致的，有的在世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几百年，有的自然也免不了是精工制造出来的赝品。幸而经过了兵火不曾毁去，幸而经过了轰炸不曾倒坍，每个人正好坐在里面安静地想着往古，哀怨着近十年空过的岁月，美丽地皱着眉头强寻手上的，或是镜里脸上的时日的遗痕。

是的，每个人都希冀着，一个静谧的所在，一段静谧的时间来休息这疲惫的身心。

我这个鲁莽的仆人，一旦来了，由于我的不耐，一下子推开这窗门，让我，让所有不怕风，不惧阳光的人，都能俯身窗口，眺望窗外的广漠的天地。

如果这土地是贫瘠的，我们怎么能够要它在我们的眼中变为丰腴？如果窗下有一个瘦弱的人，为了躲避野兽的追赶，试渡

一条急水，他是不得不以生命来渡这湍流的；我们怎么能使他变为壮汉而在缓缓地流着的丽川边嬉戏？如果窗外麇集着那么多不幸的人，为了困苦的生活和悲惨的遭遇而哭泣，我怎么能说他们在唱合谐的圣乐，想念着来生的美丽？如果窗外烧着一片大火，城市和人民都在惊惶呼号，走向灭亡，那怎么能使我们弹起竖琴，引起我们的诗意？如果看到那悬在中天的毒太阳，不是使万物生长的，只把大河晒干了，石头化成粉末，吸尽了人间的水分，每个人都想把它抓下来暴打一顿；我怎么能说他是温暖的，他是值得歌颂的，他是人间最大的圣主，万世未有的皇帝？

人不该是一个盲者，也不该掩着自己的眼睛，更不该深深闭着开向世界的窗口，我们该是息息相通的。

如果有一个人饥饿，自己就感到抖颤；有一个人裸行，自己就感到耻辱；有一个人忍受强暴，自己就感到痛楚；有一个人失去了自由，自己就感到窒息。而有这样多，这样多苦痛的时代，快乐是极其可耻的。

在这个倒霉的时代中，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可是我们不得不压住一切个人的悲伤，吞进他人所不能忍受的苦果。凡是属于自己的，只默默地咽下去；我愿放眼观看，观看窗外的大千世界，人，是不得不把自己沉没在众人的海里，和众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只愿在这苦难重重的时候，为他人点起一支小小的火亮。

若是有太阳照耀的话，这小小的火亮就不足为贵了。

谁能知道在这黯黑的寒夜里点起一支火亮是多么困难的呢？你曾经在大风雨的夜晚独自赶过路么？你曾经在冰天雪地中迷失过路途么？你懂得颠踬的苦辛，绝望的追寻，到手而终于又熄灭了的火亮的悲哀么？你也了解生而至死，死而复生的感

觉么?

但是磨难不该使人气短,困苦也不使人灰颓;生机是无所不在的。在大苦痛,大压迫之下,长出了更坚韧的茎干。

夜尽管是最黑最黑的,在黑夜之中还有人民的声音。那不是无望的呻吟,而是愤怒的呼号;这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不是安眠的时候,也不是独善其身的时候,我们必须应着人民的召唤,发出我们的声音。

因为是最黑的黑夜,才更需要光。这光是为照亮别人而存在的。明知它微小,不能象太阳普照人间,只希望它能照亮一段路,一个小小的角落。

愿这里那里都有这微光,照亮各个角落,驱走黑暗的压迫。

它不是太平的点缀,它是一个苦难的花朵。只愿它将来不是一朵谎花,真正把快乐的果实带到人间来,成为人们快乐的种子,使万人重复快乐,重复享受生活。

那时候,窗里的和窗外的人互相观望,交换着衷心的微笑,也许那窗口太小了,我们要把它开得大些。或者,那还不够,我们就推倒那堵墙,使窗外和窗内的人都坐在一处,手牵起来,心结起来,做自己的主人,那时人间才有大的和谐和大的快乐。

如今我们的笔为的是写出人类的悲痛,人类的苦难和人类与恶斗争的血淋淋的记录。

将来要是用以描述人类的快乐,人类的喜悦和人类克服了一切虚伪和不义而达到真的美善之境的情景。

也许那时候,文章和笔都没有用了,实生活才是我们最好的说明。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

悼萧红和满红

对于死，

这战争的年代，

　　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动的；

但如你那青春的夭折

我却要向苍天怨诉了！

满红："哀萧红"

你在六月一日刻下你哀恸的怨诉，在遥远的西北高原上，而二十一日Y的来信上却告诉我你在十一日便舍弃了你青春的生命，走向无涯的永恒了。

比起萧红，你是更"青春的"；可是你已经死了两次：你的第一次的死是我从陌生人的信中知道的，还不是他告诉我什么，只是在那中间有一张油印品，为争取大学贷金的呼吁，在那中间说到你，为了贷金被停止就绝食自杀了。当时我非常着急（我想那个寄信的人再也想不到我为这个例证所打动），我还记得我一面抓着头发一面在斗室中焦灼地徘徊，我还不断地喃喃着：

"傻孩子，为什么自杀呢？为什么自杀呢？生命不是更该宝贵么？那点钱，钱算得了什么东西？真傻，真傻！……"

我忘记了你原来是一个从东北逃出来的一个苦孩子，你的

家是被敌人破坏了，依靠延续你的生命的，只是国家按月给你的恩给。在这恩给之下，我知道，象你同样从东北逃出来的苦孩子有许多许多。我想：如果我也是仰承那恩给过活的，万一停止了，我还有什么路呢？这样我就再也不能说你傻了（我说他傻，本来也没有一点轻蔑的意义。），我只急急地写信给Y，后来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你是死了一次，却又活过来，而我却一直接着你自己写来的信，充满了感激和谢意，我的心才放下。我总想人是不应该这样平白死掉的，尤其象你那样年轻的人——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连你的身材面貌都模糊不清，我记得我只见你一次，那全是突然的，那时候我也住在那个小镇上，你从茶馆中出来迎着我，说出自己的名字，要我给你写几个字，我只记得你的身材很小，面容清瘦，说起话来也很文雅，身上穿了一套褪了色的破制服……那时候你就准备到西北大学去。我还记得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西北去也好，总算是回到北方去，将来有一天回到家乡去也近便些。"这与其说是为你想，还不如说是为我自己想，北方人总更眷恋着北方的土地。

但是眷恋着北方的土地，并不一定要爬到土地的怀抱中去呀，当你想念不可见的家园的时节，抓起一把土来嗅嗅也就是了，那虽然不是关外的黑土卡拉，也是干燥的黄土壤，不比这江南的，霉湿的，渗和着多种菌的，不宜人的粘土的。难说你固执的个性，一定要躲到那下面去才觉得安心，才觉得无所记挂，无所喜，也无所忧，更轻蔑地把人世间的一切毒害丢在不能追随你的人世上么？你忘记了你的青春，忘记了你原是人间光明的歌手，当你安宁地躺在地下了，谁还能掌起你的号角吹奏呢？我知道：歌者是不会断的。但是，谁能象你唱得那么粗犷，那么热情，那么向着真理和正义？别的歌者也该为了你的缘故，喑哑了他

们的歌喉，我记得Y的信就是这样写着的："他病死在医院中，我以为这是一个噩梦；可是他真的死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是的，一个真心的同伴的死亡，是会引起生存者更大的悲哀，死去的人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却把悲哀留在人间。

如果能把悲哀留在人间，也还算是活在人的心上（就是极少的人也算数的）。可是有的人也曾在这世上忙碌了三十年，至终，死了，连生前以为是最亲近的人也未必记得，把活着的记忆完全擦拭得干净了，那才是人间的大悲哀！

我记得萧红从香港是这样写来的："谢谢你的关切，我，我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身体衰弱，贫血，走在路上有时会晕倒。这都不算什么，只要我的生活能好一些，这些小病就不算事了。……"

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活就一直也没有好过，想起她来我的面前就浮起那张失去血色的，高颧骨的无欢的脸，而且我还记得几次她和我相对的时节，说到一点过去和未来，她的大眼睛里就蕴满了泪，一转一转地，几乎就要滴落出来了。

有一个时节她和那个叫做D的人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窗口都用纸糊住了，那个叫做D的人，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他没有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还有一次，他把一个四川泼剌的女佣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来，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我记得那时她曾气忿地跑到楼上来说：

"你看，他惹了祸要我来收拾，自己关起门躲起来了，怎么办呢？不依不饶的在大街上闹，这可怎么办呢？……"

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结果是赔些钱了事，

可是这些又琐碎又麻烦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奔走，D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正如同她所说的那样“好象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可是他自有他的事情，我极少到他们的房里去，去的时候总看到他蜷缩在床上睡着。萧红也许在看书，或是写些什么。有一次我记得我走进去她才放下笔，为了不惊醒那个睡着的人，我低低地问她：

“你在写什么文章？”

她一面脸微红地把原稿纸掩上，一面也低低地回答我：

“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轻微的声音却引起那个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一咕噜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

“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

“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不顾别人难堪，便发出那奸狡的笑来，萧红的脸就更红了，带了一点气愤的说：

“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

他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他的笑没有停止。我也觉得不平，便默默地走了。后来那篇文章我读到了，是嫌琐碎些，可是他不该说，尤其在另一个人的面前。而且也不是那写什么花絮之类的人所配说的。

当她和D同居的时候，在人生的路上，怕已经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点安宁的生活，没有想到她会遇见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自视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虽在文章中也还显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过着为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萧

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象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而从前那个叫做S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象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傍的S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紧握的拳头做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有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就蕴满盈盈的泪水了。

在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涯中，就这样填满了苦痛。如今她把苦痛留在人间，自己悄悄地走了，应该这苦痛更多地留在那两个男人的身上。可是他们，谁能为她而真心而哭呢？我想更深地记得她的还该是那些在生活上和她有相当距离的人。

所以她的死，引起满红的眼泪，满红自己也想不到，不久他也和她走上一条路，把悲哀留给我们这些生存的人。我们并不只做无谓的哀伤，因为我们也了解生命不必吝惜，但是生命的虚掷是可惜。他们的宝贵的青春的生命，却是默默地虚掷了。

忆崇群

当我第二次又离开居留六年的北碚的时候，好象是无形中有人开我的玩笑，让我因为留恋它而怕再多看它一眼的对岸夏坝，在我的眼前又显现了一次。那些陌生的，好奇的乘客欢呼着，我却默默地守着窗口，望着大渡口，过去是那一片好桑林，再过去是那一座桥，东阳镇，然后是岸边的一排法国梧桐，下边就是那留下多少人快乐和悲伤记忆的沙滩。我有快乐，我更有悲伤，快乐是属于我的，悲伤也是属于我的。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被大水攫去的我的三个年轻的友伴，如今水退了，沙石裸露着，死去的人埋在小山的顶上。可是我望不见那小山，等我那迷矇的眼睛又望见车窗外的事物的时候，市街的尽头的医院也过去了。可是我还望到在更小的山坡上，一座不为人注意的坟墓，他还是斜躺在那里，那是我相识了二十年以上的缪崇群。

我们同在一个学校里读书，那当我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的时候。可是我们并不相识，因为我们都是沉默的。一直到了我们相见的时候，我才记得他的名字是熟稔的，他的脸我也仿佛在哪里见过，只是他长大了，瘦了，脸更苍白了。

我们那次见面的时候记得是在他的老家里，我费了许多力量才找到他，听说他的家也因为他的父亲的故世在报纸上刊登

启事才把他找回来的。说起来那也只能算是一个寒伧的家，几间破屋，还有一具新漆的棺木。他们住在一间小房里，那正是冬天，燃着煤球炉，他和他那有着圆圆面庞的妻子的脸都是红红的，而且不断地呛咳。可是过了不久，我也呛咳起来了，因为那耐不住的煤气。我们还是谈了许久，到分别的时候还依依地拉住手。

这许多年来我们总是这样，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相见也说不了多少话，可是到了告别的时候总是不舍，想多留一些时候，多留一天，或是只那样无言地握着手，好象我们早就觉到我们相聚的日子是有限了。

不论相见或是相离，我总是记着他，尤其是他的健康。比他壮的侯朴，看起来比他还健康的他的妻，都先后地死去了，他却在意外中生存下来。当战争起来的时候，他也在困苦中辗转流徙，使我在金刚碑和他相见的时候，不得不惊为一个奇迹。这不只引起我一个人惊讶，许多相识的人也惊讶他竟能拖过来——十几年的时日，一大节艰苦的行程——而且都相信只要他再能拖过几年，一切疾病就都不能对他为害了。

金刚碑就在我所住的地方的对岸，中间隔了一条湍流的嘉陵江，可是那阻止不住我们，只要能抽出闲暇我们就相见，可是相见时我们还是没有多少话说。有一次我们到温泉去，还有B，记得有很好的月光，他过分殷勤地招待了我们一顿晚餐，就在那个大楼前的石阶上各人兀自拢着膝头坐着。各人都有好理想，各人都有自己的苦辛，话语在我们中间似乎是多余的，我们共同喘息在人类的苦难下。

在要离去的时节，他留我多住一天。我不敢看他那好象包着泪的诚挚的眼睛，我低下头去；可是他那轻微的，温和的语声

使我的心战颤。他也知道他留不住我，我必需被迫离开那里，他不过留我多住一天，共享一天的沉默。不知那时为什么我也没有答应他。我的心是非常烦乱的，我只能和深知的友人相聚时得到短暂的静谧，我知道面前留给我的是一条漫漫的长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平安地跨上去，或是能到达我所要去的地方。那时我都没有想过我所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丢下失望的他，丢下燃烧着愤怒的火的青年伙伴们，我一个人走了。我也不是一个没有热血的人，可是我不能说出我要说的话，不得已我用另外一个笔名，在《人世百图》的总名下，我一节一节地写着简短的文字。为着使它犀锐，为着使人看不出是我的作品，我把笔调整个改换了。说是《人世百图》，所写的题目无非是禽兽们，在那中间巧妙地寄托我的憎恨和喜悦。为了时时不使我的文笔显露出来，我写得很吃力，有时好象我必需忘掉我自己才能下笔。可是这却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在信中告诉我知道是我写的，而且表达出他的说不出的喜爱。用文字代替了他的话语，这对他对我都是一个大解救。不然的话我知道他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受的。他说他爱我的新的格调，而且谦逊地说着他也要试写一些，定名为“人间百相”。随着他就说他没有勇气，除非在朋友的督促之下，他会什么都做不成的。

他总是很谦逊，又怕累了友人；可是一点也没有虚伪的成分，或是在那后面找到一点骄傲。他诚心诚意地那么说，对我们几个朋友，只有我们知道那是出于一个被折磨的灵魂的最恳挚的心的微语。那并不乞求人的同情和怜悯，他原来有超越多数人的孤高的性格。

我还记得他写了一篇短文，在“人间百相”的题目的下面，说到人们从大江里救起一个几乎淹死的人，好容易把吞进去的水

倒出来，缓过一口气，翻着眼睛，一个好心人建议到澡堂里洗洗身，喝两碗热茶一定可以恢复精神。许多读到的人不能从这篇短文中得到什么启示，我却一下抓到了中间所含的人生的大讽刺。心地也许是好的，却常常无意地把才从悲惨中爬出来的人推回悲惨中去。

他就是这样沉静地观察人生，表现人生，正如同他的生存一样，不为人所知地在一个山谷中的一座古庙里和一间小楼中静静地度着岁月。他不喜欢这个世界，可是由于健康的限制，他只能枯守在那里象一只受了伤的野兽，甚至于连声息都忍住了。一直到了我经过近三年的流放之后回来，仍然在那个小地方找到他，使我不得不感觉惊讶了。

“你还是很好——”

当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激动地说着。

“我总算拖过来了。”

他从心里浮起满意的微笑。我们不能责备他，在此真是健康第一，而且这些年来，他对于健康是多么渴望呵！

我好象看到他胖了一些，脸上也多了一分红润，而且他还得意地告诉我他每天怎样爬上爬下使我们都喘气的山坡和楼梯。不过他还加上了一句：

“每次爬上来我总要休息许多时候。”

“我们还不都是一样。”

这句话好象给了他一点保证，在他的眼中，我们是属于健康人的。他的自信力更强了，他笑着，立刻我们又到了三年前分别的北温泉。

三年的日子是又长又短的，我是来往地贯穿了南中国，到了东南的一个省份；他是几次想离去，终于还是在那个小山谷中找

到他。在乱离中，得以相见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们盼他换一个环境，可是对于他的身体，实在还是不宜动的。他好象胖了些，脸红了些，自信强了些。我们也想他的身体，既然能拖过这几年，一时也不该成问题了。他自己虽然很谨慎，也从来不再忧虑他的健康，谁也想不到，在一个冬天，由于疲劳又引起他的病，三五天之后，就此永远闭上眼睛了。

朋友们检点他的遗物，看到他只是准备好好活下去的，一点也不曾想到会突然死去。只知道最后他失去自信了，失去支持自己的力量了，一再说着：

“我好象睡在山坡上！总是向下溜。”

就是这样没有一张熟稔的脸，没有一句亲切的语音，他独自从人世溜下去了。等到我们赶过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山坡上，盖着黄土。他不会再向下溜了，可是他再也爬不起来。

也许他实在不愿看这个世界了，他厌看这“人间百相”；假使有一天，当着死去的人复活的时候，世界该变好了。那时节他会爬起来，用快乐的眼睛观望人生，再继续他的有希望的，快乐的生活吧。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忆陆蠡

因为相近，因为自己心上永远怀着一点洗不去的疚恨，我虽然时时想起他，要表示我对他的怀念和关注，却不知道如何下笔了。

当我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时常希望能赶回来，出乎意外地他回来了，我们热烈地握手，说着离别以来的事情，说着敌人所给他的刑罚。可是我来了，有六个月了，我的期待是依旧的，不但他没有回来，而且没有一点信息。朋友们相对时不说到他，我们的心中却殷切地盼望他，天上的地下的出来了不少，那中间偏偏少了我们所切望归来的人。可是我一直不放弃我的心愿，希望有一天他还是回来了，因为他是一个那么有活力，那么一个不该死的朋友。

我们不相见已经有八年了，为着上海沦陷，我们都转到内地去，只有他一个人撑在这里，其实，就他的性格说，他实在是不该留在上海的。他刚强，正义感和责任感都很重，是我们的良友，有些人和他合不来。表面是镇静，寡言，甚至有一点孤僻，只有相熟的人才知道他胸中怎样燃着热情的火焰。他怎么能够和敌人周旋呢？只因为他原来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平时又不大和人往来，就是从事文学的工作也多半是在翻译的一面，也许可以少遭一点敌人的忌妒。所以他就把这与他个性不同习惯不洽的事

放在自己的肩上了。

尽管有许多麻烦和波折，最初的几年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我那时是先向南，又向西行的。随同我的只有一个长篇的开端，那就是《前夕》。我也是被一时的激情所使，看到全面的战争开始了，就想建筑一座小小的里程碑，纪念这么多年来挣扎奋斗的青年们。在上海时我已经起始了，多半是属于全篇的计划，小说不过有几万字，当我流徙的时候，它就做了我唯一的伴侣。

到了重庆，我的生活有了变化，那就是说我也到大学里教书了。可是我不是一个会说教的人，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担起这工作来，可是它是那么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不只使我疲困，还使我感到羞愧。想不到，我为了生活，做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每次上过课，我的身心都陷在疲惫之中，唯一能解救我的，还是我的长篇。那才是我心中愿意做的事，一切对于人生的喜怒哀乐，都装在那里面了，我也正象活在那中间的一个人物，我不是旁观，我简直分享他们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们用的是植物油灯，我惯于夜间工作的，到夏天，蚊蚋的叮刺还不必说，那强光所带来的热，使我的脸上永远浸润着汗水，可是一两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又成为那么干涩；在冬天，寒风从上下左右都吹进来，我必须把腿包在棉被里，才能维持体温，使我的手不致因为寒冷而战颤。

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写完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

那时候，在重庆，印刷出版存在许多困难，我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作品。当它最初几章和读者见面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它的厄运。我自己呢，也要起始一次远行。几年来，我们知道上海的出版条件很好，在圣泉主持下的文化生活社，虽然很困窘，仍然印

了不少好书。所以我想：与其在内地出版，被删得七零八裂，何必不在上海出版，那时上海，还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也相信我的作品，没有一点违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

圣泉的回信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还说自己为我设计封面，记得用紫色，加白边，还特意很精致地画了来。我就听从他的话——多亏朋友同学帮我的忙，从头到尾为我抄了一份，用编号的航空信，一封一封地寄到上海，收信者和发信者都用了许多假名，为的怕万恶的敌人检查信件加以扣留。现在使我想起来，四十多万字的原稿，装在每封二十公分的航空信里，只是这些麻烦的手续，就使我忍受不住了。我还记得，到我离开重庆的时候，还有许多封信留给我的四弟，要他每天为我寄出三封或是五封。

他收到了这些信，立刻加以整理，缺少的就通知我，那时我已经在福建了，就又写信到重庆，要他们补抄补寄。总算很幸运，在重庆存了原稿，在上海有了副本。居然第一册，第二册在上海也顺利地出版了。

再没有想到十二月八日的变化，敌人把上海整个抓住了，一切消息都断绝，后来才知道文化生活社和其他的书店一样，遭了严厉的检查，许多书都加以没收，尤其使我们牵记的是圣泉也被敌人扣留了。

那还不是敌人的直接行动，虽然出于敌人的本意，却由法国巡捕房执行。(想起来在这八年抗战中，英、法租界当局和巡捕房，不知替敌人出了多少力，做了多少歹事！)好象是第二册的《前夕》才印出，全数都被搜去了。而在那些书之中，敌人特别指出《前夕》是抗日的，因此就找到书店的负责人。

《前夕》自然要遭到敌人的大忌，那是不必说的，尽管有许多

字眼已经用××代替。如果不是坚强地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描画出多少年来和敌人的斗争，多少青年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实在没有写作的必要。当时圣泉不在书店，回来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以为没有什么大关系，自己去投案。这是他的一点错误，他还以为可以把事情弄得清白，免去书店的损失；忘记在敌人的毒手下，怎么能有真理和正义存在！

从此，他就再没有走出来！甚至于没有下落。朋友们用了许多方法，想知道他的一点消息；或是用任何方法使他出来，结果是一点用也没有。一直到胜利以后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的企图，仍是没有一点消息，不知道他是藏在天上人间的哪一个角落里。

从希望跌到失望里，正是这一年来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心情，我们再也不敢多问询了，再也不谈起了，只希望有一天象奇迹似地他推开门回来了，他那有力的手和我们握着，使我后悔着写这篇短文是一桩多余的事。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午夜

怀 念 衣 人

不相见已经一年多了，一相离又有千万里，可是想起他，仿佛就是昨日眼前似的，记得在将要离开的时候，和许多人又走到他的墓上，在他那寂寞的墓前，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看那周围长起来的墓草，想着不知哪一年再来，怕那小小的坟墓也被草淹没了吧？他死在洪水的底下，埋在小山的顶上，他生活在大地上。他的身躯原来很瘦小，可是沉在水底，过了几十小时，他的身子很大，象一个魁梧的汉子。这一切都是这么不调和，在人世的大不调和中间，他悄悄地结束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很快地就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是束衣人，恰巧是一个瘦小的身躯，使我把他的名字和形貌很快地就刻在我的心中了。记得不久就有人问我认不认识那个叫做束衣人的，我急急地回答说认得，若不是怕不好意思，我还要说出来他真象一个束了衣服的人。

可是来人却告诉我说他想来看我，怕我没有时间，而且他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我立刻就说我欢迎他来，我不吝惜这一点时间。

不久，他来了。我记得他坐在我书桌旁的木椅上，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些时，到我的书架上去看，捡了一两本书向我借，我借给他了，于是他告辞了。

之后，他陆续拿给我他的译作，他并不大到我的住处来，有时是在路上交给我，有时托别人带给我，就是来了的时候，他仍然是沉默的，苍白的脸，低着头，许久都不说一句话。所以当他故去以后，他的中学先生，和我原不相识的，突然写了信来，首先说起因为衣人说过我是他在大学里给他最大影响的人，所以才写了信来，使我不得不感觉惊讶。我说的话是多的，可是向他们许多人，也许他从那里得到一些意义；此外就是当我看过他的稿子，我的意见总是很详细地说出来。

我没有想到我所看过他的稿子不过是他的作品的四分之一，我已经以为很多了，我总想在他那样不良的物质条件下，更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当他不在人世了，人们把他的一束束稿件陈列在那里，我愕然地望着，别人也许看到天才的光耀，我看到的是汗和血的结晶，那光辉不是属于一个天才的，是属于一个辛勤的苦作的人。

有一天，我看到他。那已经是夏天了，却风风雨雨的时冷时热，那时正飘着雨，有一点凉，可是他披着棉袍从对面走了过来。

"怎么你连棉袍都穿上了？"

"我冷，"他笑着回答我，"没有别的衣服了，就把棉袍穿起来，"

那时我还在想：也许他是害疟疾吧？可是我没有问他，我只看到他从河边走下去，跨上渡船！

"他在忙些什么？"

我心里想着。那正是小河发水的时候，雪山的寒流下来了，不但河里满了水，而且把寒冷也带下来了。可是无论怎么说，棉袍总还是合宜的。过后我才知道他是送许多朋友到远方去，他自己也要去的，自己安排在最后。

当他把人都送走了，他却永远走不成了，汹涌的河流吞噬了他，寒流一直从头顶灌到他的脚底。

他从此站不起来了。就是当他埋葬的那个晚上，暴风雨来了，雷电亮着响着，那时候我忽然想到他也许从他的坟墓中站起来了，他的长发披散着，他手擎着雷和电，他的眼睛瞪视着，怕正在搜寻他的对象，想一下劈开这个不公平的天地吧？可是他没有起来，他一直就躺在那寂寞的小山头上。

一九四七年春

人世百图

熊的故事

在动物园里，在图画上，孩子们对于熊是并不生疏的。它没有狮虎那样凶鸷，也没有猿猴那样狡猾，生来一副肥胖的躯干，怕是最讨孩子们欢喜的了。平时虽然用四只脚走路。有时候也会只用两只后脚站起来，仿佛象人的样子。不明事的孩子们，更会以为它是同类，也足以增激他们的好感。

可是在它粗笨的外形之内，正有一颗玲珑透剔的心，这是为孩子们，或说是为人类所看不见的。

在黑龙江北部（孩子们，你们记得这个地方吧？你们不会忘记的，我知道你们不会忘记的。）一座森林里，盘踞了一族熊群。它们沿用它们祖先的方法，来残害人类。人们看到残体碎肢，发现了熊群，于是派强悍的猎手到森林内去搜索。结果是双方的死伤，而且因为人类相戒不再走近那座森林，大熊小熊，都饿瘪了肚子。于是它们乘着一个昏黑的夜，迁到另外一座森林里。

这时候就有一只杰出的熊，它是最肥胖的，眼边还有两个黑圈，仿佛人类戴的阔边眼镜。它用鼻音说话，起先熊们都不耐烦，后来听出点道理来，居然就拥之为王，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必吃人的肉，那是没有什么滋味的，咻咻——"它喘了两口气，

"我们只要找到血管，把血吸尽就好了，那是最补不过的，对于身体最有益的。被害的人保持完整的身躯，人类就不会和我们做对了。"

果然。这匹杰出的熊的计算是不差的，人们不再和它做对，看到倒在林边毫无血色的死尸，就以为是害痨病死去，赶快抬去埋了，而熊们，就一天天地肥胖起来。

苍　蝇

"嗡嗡，嗡嗡，嗡嗡，……"

才跨进息烽那个小县份，什么还没有得着闲空上眼上手，便被这不断的嗡嗡的声音搅得自己仿佛头晕似的。它们好象欢迎重要人物的专使，立刻就朝着旅客的周围冲来，然后密集地落在旅客们的头脸上，手臂上，还许有一个不谨慎的家伙钻进鼻孔或耳朵里去。这样的刺激将不为那个旅客所能忍受，就霍的一掌拍过来，等着自己的手掌拍到自己皮肉的时节，那个苍蝇又会安然地，闲逸地飞向另外的所在去了。

"嗡嗡，嗡嗡，嗡嗡，……"

旅客们每人捧着一个饿瘪了的肚子走向道旁打尖的小饭馆，俨然是钻进了苍蝇的王国。在一阵骚动之后，眼快翅快的苍蝇们，早又检定它所喜爱的部分落脚；于是乘着旅客匆忙地装满自己的肚子的时节，它们也乘机装满自己的肚子。一个不小心落进汤碗或菜盘里，就连同满胸未酬的壮志，死了自己，也蹧踏了别人的食物。

苍蝇并不只是一种，有麻而大的，有金头绿身看起来仿佛有八面威风的生物。其实说起来不过肚子里多装一点蛆虫而已。

表面却象煞有介事的样子，而且飞起来嗡嗡的声音又特别大，和人与物相撞，也不至于自己先就昏厥。本来是的，当这荒乱的年月，能养得那么肥壮，自然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啊，何况在太阳光下，飞起来灿烂夺目，俨然是一方长了翅膀的宝石，不会使人一下就想到是那么污秽，可恶的东西。凸出两只大眼睛，又象戴了一副厚玻璃的眼镜，如同一个饱学之士似的。飞起来又平平稳稳，目不邪视道貌岸然的样子，而且停足在任何地方，都是那么不慌不忙，又好象时时都在沉思之中。

人们不是不讨厌它的，可是又厌恶它那一肚子的蛆虫，果真拍死了，在清洁的衣服上，在手掌上，在头发上，不就会弄得恶心终日，一身都连带得不爽快么？可是它却懂不了这许多，尽自飞着叫着，极象唯我独尊的样子。

“嗡嗡，嗡嗡，嗡嗡，……”

在苍蝇群里忽然引起一番争执来，那是关于地位的问题，小蝇子自然是无分的，它们一生一世不过是为别人助威，为自己图个温饱而已；麻蝇和青蝇却要分个高下。青蝇靠了自己一身的好颜色，就想居群蝇之王；可是麻蝇从鼻子里出气，表示着看不起的样子，还说：

“你不过徒有华美的外表，我可是有学问的人，你不看我一身的麻点，正如同人类的文字，表示我是熟读书史，才能治国的。”

这纠纷从此就起来了，嗡嗡的声音比平时更大更响，谁也不肯服谁，各立门户，颇有互相敌对的样子。可是不知就里的人们，觉得它们更絮烦了，也不管它是麻的是绿的，一下驱散它们，要它们飞到更远的地方去。

蛙

小时候好逗弄蛙的，因为它时常鼓起肚子，好象宽宏大量，其实是心胸窄小。我们是玩弄到鼓起肚子就完事，一松手放了它，要它自以为胜利地跳入水塘或是跳进田塍；残忍的孩子们，一看到它鼓起肚子，就用脚拚命一踩，拍地一声，稀烂的一堆，就放在路的中央了。

到后来就不大喜欢了，因为它通夜的鸣叫，不是吵了我的读书，就搅了我的睡眠。夜中不眠气更容易发，就立誓见蛙必打；可是这个誓言，是随立随忘的时候多。

来到这里，住所的后面恰巧有一垛颓垣，一座废井，夜晚人静时井里面发出象鸭子的鸣叫，可是谁家会把鸭子养到那里面去呢？疑神疑鬼，一夜间倒使自己颇为不安起来。第二天清早到井边一看，在苍绿的苔萍之中，安然地浮着一只很大的癞皮蛤蟆。它适意地浮着，用两只眼睛翻翻我，就不再觉得我的存在，傲然地盘踞在下面。

自然，从这一次看过后，我也不再疑惑了，每听得仿佛鸭子的鸣叫，就知道是那个大蛤蟆不知发的哪一份春愁呢。

一天，那垛墙被大风雨吹倒了，正巧地盖上那口井。在我呢，自然不觉得什么；可是井中的蛙，却惶惑得不知该怎样才好了。

它还自尊地骄傲地浮着，突然轰的一声，都没来得及使它思索一番，便一下钻到水底去，好先躲躲眼前的灾难，在它的身边不知落下去多少石块泥土，砖头之类，好在水中的浮力，减轻地心的吸力，所以才没有使它受伤。可是受了满腔的冤气的它，咧

开大嘴便边叫边哭地起来了;

"瓜,瓜,瓜,我的妈,
地又陷,天又塌,瓜,瓜,瓜!
打碎我的梦,毁了我的家,
搅烂了安静,摧残了高而远的美丽的花!
瓜,瓜,瓜,瓜,瓜,瓜,瓜!"

这一悲伤,情感摔了一个跤,才被它虚心下气望到一线光。它追着那道光游过去,居然游到一个池塘中,顿然这个陌生的地方,使这只一直生存在井下的蛙,感到一点惶惑;天地大了,不知名的事物多了;而不多久间,一群同类的蛙很快地把它包围了。先是问询,知道了原委之后,大家又安慰它,爽快的还极慷慨地请它做它家的上宾;可是它却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受不了呀,我住不惯呀,我自己的井是多么安逸呀,我怎么能到这么麻烦的环境下生存呀!……"

一群围着它的蛙,感觉一点失措,不知道再怎么安慰它才好。

"我的天没有这么大,我的地也没有这么宽,我的周围也没有这么烦,……"

"哼,原来是一个个蛙主义者!"一只蛙说了这句,就不屑地跳开去了。

一个年长的,好心的蛙还谆谆地劝着它:

"天原是这么大,地也原是这么宽,社会原是大众组织起来的,……"

"谁说的呵?我偏不信,在我的立场上,由于我的主观,天不

过是圆圆的一片，地也不过是圆圆的一片，我是在那里生活惯了，从来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句话，惹动了众怒，正要群起而攻之，那个年长的蛙急忙挺身而出，劝开了大家，然后和蔼地和它说：

"好吧，那就是你的天，只一跳就到你的地，你还是回去吧。"

一经指引，它果真精神百倍地向那边跳去，年长的蛙才向大家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死它，要它自己跳进自己的坟墓去吧！"

雄 鸡 的 死 亡

每天，由于它的鸣叫，才驱走无边的黑夜，引来使大地重复光明的太阳。一些穷苦的人们，迅速地爬起来了，赶到温煦的阳光下工作着，极其辛苦地，换来了一天的温饱。

入晚，暗夜来了，他们又拖着疲乏的身体，走回自己的窠，把身心全交付给一夜的好梦。

虽然雄鸡每天把他们从梦中惊醒起，他们并不怨恨，因为他们要生活，不能永远在梦中的。

他们一直是和穷困搏斗，所以那只可怜的雄鸡，也是极其可怜地活下来，它是枯瘦得连保温的羽毛也因为和邻家的恶鸡争斗而不全了；可是他永远不忘它的职责，它总是引吭高鸣，为光明划开一条路，使它更快地，更完全地落到人间。

可是有一天，它没有声响了，于是那些穷苦的人们一直昏睡着。到饥饿使他们不得不抱着疼痛的肚子滚起来的时候，太阳又将西沉了。

这时他们才真的怀了痛切的愤恨，准备去惩罚那只失职的

雄鸡。庭院中不见，笼里也没有，走到路旁，才看到它是无声地倒在那里。它的躯体已经僵硬了，没有血，没有显明的伤痕；它的眼睛是大张开的，显出它的死时也有过一番挣扎的。只是在颈下有一条小小的破口，还是没有血。

他们无法知道它的死因，也不忍分吃它的骨肉，虽然他们的肚子原是极饥饿的。还好心地把它埋在土里，要它也安静地躺在土地母亲的怀抱里。

可是他们，因为它的死亡，已经在昏睡中消磨了一个昼间。他们是极其悲伤的，约定在第二天的清晨哀悼那个忠实的伙伴。

他们的住处是那么荒凉，不但没有富贵人家，连人影子也不见：于是当哀悼的时候，为他们守门的是瞎了一只眼的老狗，檐前的麻雀，田鼠，青蛙，都成为他们荣誉的来宾。和它生前斗过的那只鸡也来了，虽然是仇敌，它也尊敬它生前的英勇，算是一个值得追念的对手。可是当着一个有黑嘴圈的黄鼠狼也出现了，却使一切人都奇怪起来。

黄鼠狼是很斯文地，有礼地向各方面招呼，然后坐下来。它那滴溜溜的眼睛不断地转着，心里怀着一点鬼胎；但是它为了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在这场所出现，争取一些拥护它的群众。而且它还可以乘着这机会，看准了另一只鸡的行踪，然后在不备中又可以做为自己的一顿美餐。

性子暴躁的，早预备把它驱逐出去了；可是顾全大局的年老的人阻止了他们，说是留它在这里吧！看它要得出什么花样来。

哀悼会在悲痛中进行着，说明伙伴虽然死了，他们要另外找一个伙伴做为他们忠实的引路人。话才说完，不晓得怎么一下，那个不速之客，已经仿佛很昂然的样子站在上面了。

它装出一副悲哀的面孔，紧紧地皱着那对三棱眉，亮亮嗓

子，把一口痰吐在地上，然后装腔做势地说道：

“这是一件极大的不幸，呵呵，……伟大的同志死去了，呵呵……它是伟大的，总而言之它是伟大的，呵呵，……它给我们带来了太阳，太阳是多么好的东西呀，正好晒着我的屁股睡觉……”

轰轰的声音从四面响起来了，它却养成一份镇静的精神，面容不改地说下去；

“——对于工作我本来是努力的，我不分昼夜地努力，所以有时候，在日里，我也不得不睡了——”

可是下面轰轰的声音，还不曾停止：

“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工作上我们是极好的同志，我们是共存共荣的……”

下面不但轰轰，连砖石也飞上来了，这时却有一阵弥天的臭气，每个都不得不背过身去掩了鼻子；当着他们再转过身去，那个黑嘴头会说话的家伙，已经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于是麻雀和青蛙合唱一节哀悼的歌，由那一只鸡模仿它的音容叫了几声，可是总没有那么雄壮有生气，那么充满了阳光的意味。

大富之家

我在战争中的中国活了八年，我在战后陷于饥馑的中国中穿行了若干里，使我惊怪的不是那过着贫穷的，卑微的和虫子一样的生活的人民，却是那些大富之家。

想起大富之家，记起若干年前看到的一张影片，就是以此为名，述说欧洲的叫做罗斯采尔德的一家犹太人。他们真是受尽

人间的践踏，含辛茹苦，锱铢必较，终于成了大富之家的，他们，正如同一般人心中所想的犹太人一样，把钱看得比性命还要重；可是当着国家危急了（国家还说不上是他的，不过是他所托身的，）他还肯把什么都牺牲，甚至于那比性命还重的最后一文钱。

可是我们的大富之家多半是在国家危难中成长的。他们原来是有一点钱的，一些投机家，买空卖空的，随时都准备遭遇破产的厄运；可是战争使他们的地位稳固了，使他们的口袋涨满了，使他们不必去投机，而机会自己投到他们的怀中来，米涨价了，他不担心，因为使米涨价的就是他们；敌机七日七夜的疲劳轰炸，他们不怕，因为他们的防空洞的设备是完全的，防空指挥部有专线来通知他们敌机的情况，他们可以出来散步，消遣，就是在洞里，也有摆好的方桌，舒适的软椅，麻将也好，扑克也好，就是炸弹直中也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除开八层钢筋水泥，还有十丈厚的青石；就是敌人过来了，若是他愿意走的话，西康和新疆早预备好了别墅；若是不愿意走，敌人也自会保护他们……凡是使大多数人悲苦的都使他们快乐，快乐还是空的，正是大多数人贫穷成就了他们的富有。

你看到那门前排列的汽车，你不会再抱怨那难行的山路；你看到那穿着整齐的家仆，你几乎不敢说你是一位来客；你看到那无数的房屋，你会想到为什么那些愚蠢的人竟会找不到一间房子？等到主人留你便饭了，那时你才觉得中国是伟大的，几年来你没有吃到的，一下你都吃到了，假使那时候你提起青菜要多少钱一斤，米又涨了多少，那将是很寒伧的了。

等到你出了这富家的大门，你才又回到你所住的世界中，仿佛做了一场荒唐的繁华梦。可是那不是梦，汽车还象甲虫似地伏在门前，辉煌的大门兀自闪着金光，隔墙传来的是无尽的欢

笑，……

当着胜利来了，我来到另外一个大城。这时候中国在饥馑中，全世界在饥馑中，居民排着长长的行列等待买米，可是米呢，又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而我不知道由于怎样一份因缘，去到一家，那一家据说是金融世界，换一句话说，就是钱鬼子世家。他们没有离开过这个城，所以他们的房屋不曾倾颓，庭园不曾荒芜，因为和敌人善意合作，所以他们没有一点损失，没有一个人死亡。

我走进那个大富之家了，（我不该说走，我是坐在朋友的汽车上，若是走，当门的豪仆早会挡住我了。）通过曲径，就是无垠的草地，草地上有两组网球，有无数的旁观者，穿白衣的侍者正象蝴蝶似地在绿草上飞，送着冷饮和三明治。右边是五座不同式样的大楼，每一座里都有人，淫逸的乐声穿出来，我想如果我的眼不短视，我该可以看见婆娑的舞影。再过去就是那在阳光下发亮的游泳池，水是从巨兽的阔口里吐出来的，人们就象爬虫似地在浅水中蠕动，每个人有一身好白肉。

我没有再走进去，我没有再停留，我厌恶地逃了出来，我又看见将要倾圮的房屋，发臭的水沟，褴褛的衣服，缺乏营养的苍黄的脸……

我想起这次战争把贫富的距离更拉远了，大富之家高踞在人类的尖顶上，——因为太尖，该是最不稳当的。

跳　蚤

跳蚤却真的是传播鼠疫的家伙，它一向吸食人类的血液，当着一发觉有点痒或有点痛的时节，它早已一跳两蹿的不见了。人

类奈何它不得，所以当着鼠疫流行的时候，人们只得把袜子穿到裤脚的外面，做着消极的抵制，可是那也难保它不一跳两跳地落到颈项里——其实吮吸点血还是小事，把疫菌从老鼠的身上带了来，那才是使人惧怕的，在《浮士德》中的那个魔鬼梅非斯陀，曾经唱过了一个跳蚤歌：

“从前有一位国王，
畜着一颗大跳蚤
国王将这个东西，
如同儿子般爱好
………………”

接着他又唱：

“蚤子现在穿上了，
大鹅毛绒衣和罩袍，
衣上并且有飘带，
十字章也不缺少。
蚤子立时做大臣，
有大星章在辉耀，
他的兄弟和姊妹，
也在朝庭做官僚。
宫中绅士和淑女，
都被蚤子所烦扰。
女士以及宫女们，
都被蚤子所刺咬。

而且不敢伤害它，
痒处也不敢去搔。
但若有蚤咬我们，
我们就把它杀掉！”

于是那合唱又重复了最后两句：

“但若有蚤咬我们，
我们就把它杀掉！”

说是能杀掉跳蚤，我想也是人类的一种夸大，因为它那么小，穷目力所不能见，它又跳得那么快，蹦得那么高，简直是无孔不入，实在很难得对付的。它既不是一个相打的对手，而且又依附在别的事物之上，攀得那么高不可及，微不可察，那可要人类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应付呢！

除开那天赋的本领，人为的地位之外，它也有高超的智慧。不是在马戏班子里，跳蚤戏也占一项，那么渺小东西，竟可以用细发做缰绳，拖拉起车来了。仿佛还有艺术的修养，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居然也能闻乐起舞，还象是懂得节拍。那时候看的人笑了，因为那个小动物竟能使他心旷神怡，而且那些一见了就使人发痒的东西，现在正吸着那个卖艺人的血。

但是这种种好感，毕竟是暂时的，想到由于它多少人都陷于死亡之中，即使算不得一个对手，人类也把无比愤恨放在它们身上，只是它们跳得那么高那么快，人类的眼睛和手实在是跟不上它们的。

官　人

那官人把肥胖的身躯紧紧塞在那车厢里，兀自象一座小山般地在路上移动着，显得更加矮小的车夫不停地挪动着他那两条短腿，——那份重载推着它，坡度推着他，他的那份忠于主子的心推着他：于是就很容易使人想到好玩的蹬轮的小白耗子。这个车夫的矮小正好遮不住大老爷的视线，他的右眼笔直地有力地望着前面，左眼却斜着看天，天上是甚么都没有的——原来他是一个斜眼的官人。要不是他那一把子年纪，他也会到医院里来一次新法割治；可是他想：人这么大了，闲了这许多年，差不多快躺到那定做的大棺材里，如今当道借重他那一把子的年纪，还是老翰林的头衔，出山也是不得已的，又何必管那些外表？而且他的眼斜得那么好，当年御前召见的时候把个皇帝都招笑了，那么现在还有什么行不通的？

在他那向天看的左眼望不见的路边，却奔跑着一个比他年纪还要大些的老头，左臂挟着一个公事包，右手捧着一个很精致的磁罐，每逢听见坐在车上的人咳嗽，他必得赶上两三步，把那个磁罐送上去，等那官人懒洋洋地把痰吐在里面，他再把它接过来。这样一来，他的嘴更大张着了　白胡子落到口腔里，他不得不象马似地喷着气。可是他的主人没有看见他，因为该看到他的那一只眼睛恰好朝天，他的心中只想着他是那个年轻力强的刘贵或是李顺，当年陪他读书，为他上树取鸟蛋，进京的时候为他挑行李，还带他去逛天桥。

“怎样，你要告老，这是什么话？连我还不老呢——”他记得那一次想不干了的时候，他曾这样大声申斥他，他很激动，所以

眼睛瞪得很大，还是一只朝前，那一只好象盯住了屋角缀网的蜘蛛。“说老，你看看，天下不还是我们的，年轻人有什么用，他们自己也明白，把我打倒了又把我拥护起来，我还不是为了忠于——”他本来想说“皇上”两个字，到底觉得有一点不方便，就象吐痰似地厌恶地喷出来：“国家！”

“——我是做官的，当然得忠于国，你只配忠于我的家，你忘记我怎样把你从小养起来的？”

这一说，老头只得含着两泡眼泪，抖着白胡子打了个千退下去了。从此他就不得不卖着他的老命为老爷奔跑。

恰巧一个上坡迎在前面，那车夫再怎么用力也不得不放慢了脚步，伏在车把中，头伸出去，四肢努力地拔着，这正好，给那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老头子一个喘息的机会——可是他还象一尾丢在岸上的鱼大张着嘴，这时候迎在眼前的只是那个土坡，老爷不必再那么费精神地瞪眼睛，于是他唏嘘着，想点不高不下的事，他想起从前他是被抬在肩上，后来又被牲口拖了走，再后来他就坐上那个什么看不见却能飞跑的车（他只接受这一件鬼子的文明），现在又说是节省汽油什么要他坐在人力车上了。这，这象什么，一点也不气派，要是没有挟皮包的当差，那连个官都不象了。车拖得很慢，又很稳，他看看那个挣扎的车夫，心里想：“这真象一个——”可是再一想到，万一他失了一步，那不是连车带人都要倒滚下去了么？还是闭起眼睛来，不看也不好，仿佛坐在一块缓缓移行的云彩里。

等他再张开他的眼睛，原来那个坡已经爬上来了。那车夫仍旧迅速地移动着他那两条小腿，那老头又吁吁地跑着，他自己也就又瞪起眼睛来；——还是一只朝前，一只看天。

年

年，年，又是年，这是涂抹不掉的，深刻在老百姓心上的年，老百姓是任性的，从前是被捺住了，不许过；现在是连捺的人也忙起来了，大家一齐过新年。

人忙着，忙着买，忙着卖；天也忙着，忙着下雨，这许多天一直淅淅零零不断，可是还浇不熄人们过年的火性，猪也忙着，忙着去死，——不是情愿的，是被人类捆倒去杀的，这样，就有了不平的悲哀的鸣叫。

鸣叫是不好的，并不是怕引动人类的恻隐之心，一来怕上捐，二来怕那些买主赶到门上来。是的，猪肉不容易买，大家都赶着去，连那“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圣人之徒，也是仓忙地在雨中奔波，想分到半斤八两的，用耳朵，用鼻子，在泥泞中东找西寻，还是什么也没有弄到。就要在雨中踱着方步回来了。

近处却起了钢琴的乐音，还有男女的合唱，在静雨中显得更嘹亮。那女高音象缺油的车轴吱吱扭扭的在人的神经上搔；那男低音，胆怯地用那粗哑，破沙锅的嗓音随着。那钢琴就象不听话的孩子在楼板上乱跳一般，东东当当，又象不熟练的铁匠把铁锤向人们的脑袋上乱敲，那位圣人之徒忽然踱到我的房里来，才推开门，就怔住了，木偶般地站在那里谛听，随后突然地问我：

“你听见没有？”

“什么？”

“猪叫！”

“不是，——”我肯定地说，“明明那家从香港来的归侨在弹琴唱歌。”

“不，也有猪叫，你听，你听——”

我本是虚心的，就遵命静听，果然在歌声之中还有猪的哀鸣，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我很佩服他们，实在比这些在内地生长的老百姓聪明。

“好了，”那位圣人之徒得意地笑着，“还是我听得准，他们在杀猪，我们既有邻谊，当然可以分到两斤，我是无肉不饱的，何况年尾？”

“算了吧，他如果想分给你，也不必费这么大的苦心，来这一段人猪的合唱了。”

“不是，不是，夫子陈蔡绝粮，还弦歌不辍；他们杀的是猪，自可作乐消遣。说不定他们是替猪念一段外国的往生咒，是不是，外国也有神，也有地狱也有往生咒？”

“我没有那么大的学问，我不懂。”

可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又抢着跑出去了，这时候，乐声停止了，又起来那个女人神经质的高声亢笑。那是我一听就头痛的笑声，要每个人的神经打抖，毛孔收缩，恨不得有地缝也钻进去的笑声。每天她都要笑的，她一笑起来我们就说是受难的时节到了，在她，今天好象是特别起兴，笑声格外大而持久。一阵杂乱脚步声音之后，那位圣人之徒乱步地跑回来了，我知道他受不住的。

“糟糕，糟糕，她又笑！”

我忍住我的痛苦，故意问他：

“你买肉么？”

“什么，什么，……”

他睁大了眼睛两手塞着耳朵这样问着，我知道他听不见，也就不和他说了。

在那笑声之中，我却听见猪的咻咻的喘息，这我才了解为什么今天她笑得这么长，这么有兴致。可是她的气力到底比不上猪，而且猪是发着最后的声音，所以她的笑还是先停了。这时候“圣人之徒”也放下了双手，他好象猜出来的，我知道他不过是掩耳盗铃，要听的听，不听的就算没有听见，这次却是我告诉他：

“猪还在喘呢！”

他却皱皱眉头，仿佛对于猪已经没有兴趣了，从袖口倒出来一卷他父亲的遗诗，倒在我的床上大声吟哦起来了。

这却是我个人的受难，他的音调正象哭着念经，每天我一听到这声音，立刻就站起来到外边去的，今天却下着雨，又是人们忙着过年的日子，我知道无处可去，只得忍耐地坐在那里。可是那声音实在使我受不住，引起我说不出是喜是悲的情思，我就好意地和他商量：

“对不起，老兄，老兄，……”

我叫了许久，他才愕然地意识到我是在叫他，虽然不大声，还是摇头晃脑的哼哼唧唧。

“这最好，这最好，何必要那么大的声音？你不觉得伤气？”

“呵，啊，……”他好象并没有听懂我的话，又跟着说：“诗若是不高声吟诵如同吃好菜嘴不响一样，食而不知其味，——”

“不过，老兄，你的味一大，我的味就小了。”

“那，那，……”

他说不出什么来，又把眼盯在书上，过了两三分钟，他又大声吟诵起来，我就不得不走出去。因为我一直知道和这些圣人之徒是有理也讲不清的。

我跨到楼下，在那间堆积什物的小房子里看到滚出来的香烟，原来是一个穿中山装的人敲着木鱼念经，迎门伏着一堆，不

断地叩首祷拜。我被这新奇的景象吸住了，停下脚，等着那伏着的一堆站起来，我才看到原来是我们那位有钱的房东。他看见我，赶上来和我说出他请了一位高道，禳解一些凶险，原来他近来觉得："他们都想害我，用魔法镇我，我每天夜里都出一身汗，好象打过一场架似的……"

我也没有话可说，雨天又走不出去，只得又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里边是静悄悄的，那位圣人之徒只保持开卷的姿式，已经扯起平匀的鼾声了，我坐下去，天也渐渐地黑下来了。

远远近近地响起鞭炮的声音，为人们加重了威风来度这新年。可是当着天又亮起来的时候，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象死去一般。

真象死了的，连店铺把门板都关起来。雨还在落着，添加一份凄清，到黄昏的时候，穿着单薄衣裳的警察捶打每一家的门，有人应着之后就大声隔门传话要他们把国旗扯出来。原来这不是年，这是"庆祝平等新约节"！

献给大神的人们

我自己虽然没有宗教，可是我敬重那些献身给信仰的人，为了一个理想，牺牲自己，这总是勇士的行径。我钦佩他们能全然忘情于世俗的名利，可是我不同意他们所走的路向。所以我不反对人类中存在着这样的人，我却不愿意人类都走向这条路。

在历史上，他们虽然有一些事件使我忿恼，可是使我最不能忍的是当我从陀斯妥也夫斯基传中看到那个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修道院长，拒绝了作家的遗体埋到他们寺院的墓场中。那本是遵从作者的遗嘱，他愿意埋在涅克拉索夫的身边，因为是他

发现了他的才能，当他在西伯利亚流戍的时候，一直不忘记他的人。不属于这个世界，不看重作者生前的令誉，只看重了钱，这是最好的讽刺，伪善者的现身说法。

但是这些也过去了，他们不知道是如愿地升了天或是落在地狱中，总之在人的世界中，他们是早已不存在了。当然也还有的，一面不属于这个世界，一面更热中这个世界，甚至于说为了避免将来更残酷的战争，祷求战争立刻就来。这正如同那个死去了的刽子手希特勒的说法，为了人道，他才用最凶残的武器，以便战争早日结束。但是在张天师也可招摇过市，报纸上还刊登玉照的此时此地，这也只好算是那个主教的自由。他可以信口开河，也许有的人还以为他的话中听呢！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言行不足以动人，那许许多多眼望着天，而生根在地下的圣徒之一。他是穿了阴森森的黑袍和我相见的，他的年纪并不大，可是满脸严霜。那正是夏天，我的汗都不流了，还打了一个寒噤。我不必问他的姓名或是请教他的职业，我知道他是站在天和人的中间，我只觉得我的渺小，还有我那说不出也想不到的罪恶。我猜想我是有罪恶的，可是一时我说不出来。

我们虽然见了面，他并不看我，只有我看他的份。他的嘴好象也不是用来说话的，紧闭着，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有什么送出来的，别人叫他 father，我想我不必叫。我的 father 不是他，而且我也用不着这样称呼他。他没有话，我也不会说话，尽管初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是很快就分开了。

在敬佩他之余，我的心中也想到：可惜一条有为的汉子，何苦把自己套在外国袈裟里，把生命弄成一个不死不活？除开耗费粮食和做不必要的祷告之外，他该好好做点事。

那也许是我们的缘分，没有过一个星期，我们又相见了。我原来是赶路的，可是战时交通的一切困难都降落在我的身上，几乎没有一个宿站我不休息两晚的。在相近C省的一个小镇上，我在一爿简陋的旅舍停下来，当我吃过饭正要入睡的时候，隔壁忽然起了喧嚣的人声！有男人，有女人，接着女人的下流歌唱刺耳地响着，使我感到入晚的郁热更不耐烦了。

歌声才停，就响起了男人的爆炸般的喝采。有个男人的声音更高，揉合着笑和欢呼，好象控制不住自己似的，同时不停地把手掌在光腿上拍击着。

起先我是愤怒的，可是当我转身向壁，顺着从缝隙透过来的灯光望过去，我顿时惊住了。我记得该是他，可是我以为不该是他。自然，他的黑袍是已不见了，他穿着短裤和香港衫，左手腕上一只新手表，眼睛上架了一副浅绿色的眼镜，当他笑着的时节，从他那大张着的嘴里象毒雾似地喷着唾沫星子。

我知道我是睡不成了，我的好奇心又鼓舞着我，我这么一个不善交际的人竟自起了去拜会他的念头。我翻身起来，穿上衬衫，拉开门，一下就站在隔壁的门前。声音一时都停住了，我就说：

"您是×神父——"

"噢，×先生，我们五天前见过面。"

我想不到他是那么活泼，简直是跳起来和我握手。

"我还当您不记得我，当时您好象没有拿眼睛看我。"

"不，我们是用灵魂看人的人，看了之后，就永远也不会忘记，——呵呵，我想不到您才走到这里，我还当您早已到了F省。"

"我简直烦死了，赶不上直达车，每天至少多停一天，——您怎么也走这条路？"

“我，我还不是找点生活！”他坦然地说着倒使我这个脸皮薄的人感到有点忸怩了。

“您是行商?”

我好象不敢说出口似的，小声地嗫嚅着，

“是呀，可是我还是本着济世救人的教义，我的货品就在那里。”

他说着，朝墙角那里努努嘴，那里放着一只三十六寸的皮箱。

“不多呀！”

“也不少，值百八十万，都是西药。阿的平，扑疟母星，大健凰，药特灵，灭疥，还有六〇六，”他怀疑了一下才说出了，接着又加以解释，“六〇六是治疟疾的特效药，还有回归热。”

我对于商业原来没有一点趣味，当时我的身体还健康，对于药品也不发生兴趣。看他那么有办法的样子，我倒想起来要他帮我弄车子。他听到我的话，毫不犹豫地答应我了。

“那没有问题，包在我的身上好了。明天早晨车站见，我给你找一部到C城直达的车，免得换来换去。”

“那我真该感谢您了。”

“不要说这些话，我的天职是帮助人的，为人类减少痛苦的。”

他还象老朋友似地在我的肩上拍了两三下，使我的心顿时象有了可靠的着落。

我怀着这满足了的心，向他告辞了。略略把行李整顿一下，就又睡在床上。尽管隔壁又起着猥亵的，歇斯的里亚的尖笑，好象因为那是出之我相识的人，而他又那么好心地答应我，要我明天就可以成行，我也就不再为那声音所扰，很快地安然入睡。

第二天，很不巧，天下着雨。隔壁没有一点声音，我担心他们早已走了。我就赶紧洗了脸，算了房帐，提了行李，冒着雨走向车站。在路上我的心就盘算着怎样向他说抱歉的话，可是我到了车站，我并没有看到他。时间不早不晚，正是客人起始忙碌的时候。为了方便，我只好把行李放在污泥上，东张西望，想找到我的"救主"。可是没有他的影子，一辆客车，又是一辆货车，开走了，我的心也起始忙乱起来。雨水和汗水混流着，我不愿揩拭，实在是我也顾不得了。

突然我看见他了，他是坐在一辆货车顶上，好象在半天空。我朝他奔了去，他微笑着向我招手，只是向我告别。我追赶，可是汽车比我快得多，终于我放弃了一切希望，收了脚，望着他坐的汽车和人渐渐地在我眼睛里变小了，最后是什么都没有了。

我既不能责备，又不是咒骂，因为他想来帮我的忙，原是出于他的一番好心。

那 个 姓 苟 的

曾经有人说："站着做人，爬着做狗……"

我虽然常看见他站着，可是总觉得他象是惯于爬着的，再加上他那无肉的两腮——这也多少形成了他的尖嘴。他那一双手，照例是夹着，半举着，最可怕的还是那一对炯炯发光的小眼睛，无论看到什么总是搜索一番，上下左右，骨碌碌地乱转，同时他的尖鼻子咻咻地嗅着，好象他永远是丢了东西的失主，而你不幸正是那个他所寻找的小偷。

恰巧他又姓苟，不过是"苟且偷生"的苟，你看，他就从那边远远地走来了。

不错，他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不象是他的太太，等下你就该明白了。

“久违，久违，幸会，幸会！”他的闷鼻子发出嗡嗡之声，接着他就指着跟随他的人说，“这是我的秘书，也是我的学生，——”稍稍放低了点声音说，“他的思想很前进的。”

我抬眼观着，见到一个比他还矮小的人；戴了一副大眼镜，满脸菜色，身子伛偻着，原来两手捧定了他那大皮包。看得出分量极重，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宝贝！

“怎么样，到舍下谈谈如何？”

“太远了，下次再来专诚拜访。”

“一点不远，就是那座房子——”

他用手一指，我猛可地一惊，为了他指的是一座大洋房。他仿佛看出点什么，就加以解释：

“我住在一个资本家的家里，他们剥削了人民，自然可以供养我们，我们是剥削剥削阶级，走，去坐坐。”

我欲逃不能，欲去不愿，可是他在前用手一提，他的秘书连同那个大皮包在后一推，我就做不了主，被簇拥到他所要我去的地方。

那真是个富丽堂皇的所在，有门房，有草地，有排松，有前厅，有说话都有回音的大客厅，我就是被推到那里的。我坐在那里，仿佛椅子太大了，可是他虽然比我还小，却提高了嗓音，使人觉得威武非凡。

“对于老兄我一向非常佩服，因为和我的意见差不多，今天我们受压迫，有一天我们总会得意的，”他说着，咽下一口唾沫，“其实最近当局还请我负责××省政，我不想接受，我永远不忘记我是代表人民大众的……，”

他那滔滔不绝的谈吐淹没了我。(这我稍稍夸张了一点,只是他的唾沫星子象细雨般地撒来),只是最后的那一句话使我记起十九年前他硬派我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而那时他就是代表人民大众的。

我还象呆子一般地坐在那里。

"来人呀,来人呀!"他大声喊叫。

许久都没有人来,他的声音也愈高,在呼喊的中间,他也没有忘记他的秘书,照样象申斥般地夹着叫:

"怎么不去倒茶?——"

那个可怜的秘书懒洋洋地站起来,他象连珠炮的话语催促他:

"秘书,秘书还不是帮我做事的?再说,古书有云:'有事弟子服其劳',怎么样也逃不脱你的责任呵!这些青年人,半瓶子醋,时代既赶不上,旧的又没有,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就是一条狗——"他顿了顿,好象引起他一点联想,终于又接下去:"我也能把他训练成一个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大人物!就是赶不上我,也差不多了。"他得意地一笑,忽然听见门声响处,一个老头子,踉跄般赶进来,他才又转成怒冲冲的样子,把下颏向后一拉,脸长了一寸:

"怎么连一点规矩也不懂,客人来了,不知道伺候在外边,死到哪里去了?"

"我是看门的,苟老爷——"

"什么老爷,封建思想,叫我先生,你不听见过么,大人物都称呼先生的。"

"是,先生,我是看门的,侍候客厅的去接小少爷了——"

"我不管你们那些闲事,吩咐预备饭!"还没有等我张口,他

就朝我说，"不必客气，没有什么好吃的，粗茶淡饭。"

我再三婉辞，最后几乎是恳求了，可是他却接着说：

"你看你的脸色，证明营养不足，你要吃点好的，营养营养才是。他们也做不出好菜，调味和文化有关，这家人教育水准低，什么都谈不上，不过原料还好，各种维他命都不缺，是我最近才根据科学方法给他们拟好菜单的，譬如我们用脑子的，每天至少要吃半斤肉。——"

"不，谢谢你，营养一顿也没有用，我还有事，我还有事……"

我再忍不住了，拔脚就逃，还没有等他来得及，我已经又逃到门外了。

从此，我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我就立刻躲开，还是他先前说得对，他代表一种人，我代表另一种人，我们中间本来没有同样的是非。如果他真的代表人民大众，那么我也只好如他所说的是代表资本家了。而我们这些资本家，只用可怜的血肉当资本，他却站在人民的头顶上，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果然，过了一年我看到他，他成为"社会贤达"；再过半年，他成为一部之长。我们的对立，也愈来愈尖锐了。

他再见到我，只是皮笑肉不笑地用阔鼻子哼两声，从我的身边得意地摇着尾巴溜过去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

俑的复活

朋友某，有一腔热血，原来是一位摆在什么环境中都使人信任的汉子，胜利之后，突然杜门谢客，终日与俑为伍，在他那终年不见阳光的小书斋中，墙上，壁角，橱里橱外，书上，地上，……凡

是可以放点什么的，无非都是先后出土的俑，有番客，有舞女，有执戈之士，有骆驼，有马，有牛车，有房屋的雏形，还有一些有人形而长了禽兽头脑的衣冠楚楚者，……本来就不是活人，又埋在土中若干年，阴森之气，在在逼人，要不是一瓶大红花插在那里，那小房子简直象大坟墓哩。

有一天，他突然郑重地和我说："昨夜一梦甚怪，我梦到这些俑都活了，随在我的身后走上楼来，……"

"是真的么？"

"你真呆，我原说是一场梦。"

"喜欢做梦的人并不在少数，那也不见得不是真事，我仿佛就看到他们真的复活了，长袖善舞的参加竞选，番客当顾问团，人身禽兽面者在各层社会中一展所长，生前执武器的，此时此地，正大受欢迎，入京觐见，供献良策，妄想非非呢。"

"是么？"他反倒问我，"是真的么！"

"谁说不是，他们在土中躺了那许多年，还自以为是的呢。他们忽略了历史前进的意义，或者相信历史只是一个圈子，到他们复活时恰好正逢其时，于是又把那些不入时的谰调说上一通。——"

"什么谰调，可得闻欤？"

"还不是那一套。有的不忘他那生前赫赫的威势，有的还记得跪在他面前索索抖的善良的人民，有的还想着登高一呼便可集合的五十万子弟兵，而且口口声声不忘父老子弟，好像那些好人民真是对他们有什么感情来着。"

"难道没有么？"

"谁说有来着？你不信找一个人问问，看哪一个人会说他们有一个是好东西！他们生前没有一个不是活在人民的头顶上，他

们从来不把人民当人看待，他们制造法律，他们滥发钞票，他们拿人民的脑袋当冬瓜砍，他们出来的时候黄沙铺地，他们的衙门周围三丈以内若是有人误走判定要罚跪的……只要看这许多年人民在敌人下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们这些人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就可以知道了，他们还有脸自诩人民和他们站在一起，真是不害羞哩！”

“这不是害羞不害羞的事——”

“这简直是不要脸！他们还是应该滚到土里去，——”

我猛地一顿脚，忽然天地在我的上下摇晃起来了，我正惊于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忽然连我也几乎站不住了，只听得乒乓乒乓，天旋地转，在上边的滚到下边来了，在下边的又飞到上面去。我和朋友互相扶持着，幸免跌倒地上，耳边嗡嗡作声，零零落落地夹杂着。

“地震，地震……”

几分钟之后，才又安住了脚，张眼一望，满室狼藉，什么复活的俑，连那许多俑都摔得粉碎，不复少具人形了。

我的朋友痛定思痛，苦笑言道：

“这也好，爽性化成一堆烂土，让他们不必再在世间充人了。”

从考古的意义来讲，我知道他说这些话是充满了惋惜的深意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

人的悲哀

人的悲哀在于用两只脚走路的中间有叛徒。

生下来就背负着不幸的，他要一层层地打碎不幸的枷锁，要合力为人类筑一条平坦的大路，而每人的一生注定要受神的无理的统治，魔鬼的迫害，奴才的诬陷和侮辱，还有许许多多人类自己给自己的不必要的灾难和误解。但更重大的，还是那出卖自己也出卖别人的叛徒。

用全疑的眼去看人，自然是人我之间永远得不到协调，永无安宁；用全信的眼观望，就随时随地遭到明枪暗箭，不得不因悲哀而流泪。

你以为他也是圆颅方趾，会哭会笑的人么？可是他的哭笑和人们站在绝对相反的立场上，人们哭了，他笑了；人们笑了，他哭了。

好心人相信人的力量不但能使好人向上，就是恶人也不得不放弃他为恶的心愿。但是当他张开两臂拥抱一切的时候，他却受了重伤。这伤，正是他的同类所给与他的，通过他那模糊的泪眼，他望见那露出牙齿狞笑的人，这使他不得不放弃了他那温和的思想，不得不把这样的人从人类中驱逐出去。

他们不是人，他们只是奴才。

奴才的笑

奴才原是介于狼和羊之间的。

当人跌倒的时候，奴才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但不去扶一把，还把脚踏上去，想乘机踩死他，可以邀一份大功。

他们原来也是属于人类的，可是他们自愿地选了奴才的途

径。他们有人形，可是他们的眼睛是夜猫子的，鼻子是狗的，牙齿是狼的，手爪是鹰的，没有脑子，也没有心，一切诉之于直觉。他们的直觉控制在主子的手中，论件计值，三个饽饽五个饽饽不等。他们用别人的血肉换取自己的生存，他们还以为是奉公办理哩！

其实他们的"公"也是随时不同的，那就要看饽饽的多少和时代的变易。总而言之，到任何时候他们都有自身的价值。昨天还是敌人的爪牙，今天就又以一番新面目出现了。得意扬扬，恬不知耻，大摇大摆地过街过市，他照样可以欺压良民，无恶不为；可惜方法不变，路道相同，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倒以为，为维护奴才的利益起见，不妨创设交易所，那么买进卖出，多头空头，有一番竞争，有实在的行情，那么他们的价格还可以逐渐提高哩！

魔鬼的纷扰

夜是魔鬼的世界，浓雾又延长了它们活跃的时间。

他们一手提着狼牙棒，一手拿着拘魂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闯到你的家里来。

狗原来是吠着的，可是打了一个招呼之后，知道是有"任务"的，就缩着鼻子躲到一边去了。

上下周围都布置好了，才一手高擎狼牙棒，一手去敲门。

"谁呀？"

"我们是找×先生的。"

"他还睡着呢，明天来吧。"

"明天不成，就是今天——"

里边的人怕是要张望来人的样子，没有想到，才拉开门，魔鬼就闯进来了。可是他们没有胆量进去，只是用鼻子嗅嗅，占据着门口，高举狼牙棒。

“他呢？”

“我不是告诉你睡着么？”

那是一个女人，很瘦小，她看清了来人，也看清了夜雾中高举的无数的狼牙棒，可是她不怕，象一尊石像似地塑在那里。

“你去叫醒他吧。”

“我不要叫醒他，你要叫醒他你去叫好了。”

“怎么，你不知道我们是办公事的？你违抗命令，连你也要拘捕的。”

“你办谁的公事？”

“我办的是阴间的公事，——不，天上的公事。”

“你忘记我们这是人间了！”

那个镇定的女人居然还微笑着。

“人间，人间，人间也是属我们管的，你要是这样不通情理，我们就要自己上去了。”

“好，你们就上去吧。”

“不，不，免得有严重的牺牲，我们知道他有武器，还是你把他请下来吧。”

那个说话的魔鬼流着汗嗫嚅着。

“好吧，你们等着吧，我可以把他叫下来的。”那个女人不屑地看了一眼，径自进去了。

过后，那个人睡眼朦胧地下来了，他不说一句话，他懂得对于魔鬼用不着抵抗的；可是魔鬼对他不放心，把他的每根头发都仔细检查过了。

“好，走！”

魔鬼知道他没有什么，就气壮起来，大声地邪许着。

等他出来，魔鬼还是钻到他的家里。他们放不过一个老鼠洞，可是连一张方桌下面也不敢探视。一个魔鬼用狼牙棒挑起桌帘，没有一个敢张望。把米缸当做炸药筒，把睡在床上的孩子当做伪装，可是枕头下花花绿绿的钞票却认得清楚，顺手装到怀里了。

“这是我们过日子的钱呵！”

“什么钱？哪里有钱？”

“你装进去了。”

“怎么，你敢说，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是有武力的，你要再敢说，我告诉你，明天就来抓你！难道你还不晓得我们的厉害！你看，那是什么？”

一根狼牙棒朝墙角一指，立刻，所有的鬼眼都望过去，那是一个漆黑的，发光的，有小南瓜大小的一个东西。没有一个敢过去，没有一个看得出，站在后边的，早就准备拔脚逃走了。

“不要乱动，我知道，那是炸弹！”

为首的大声叫，有点战抖。既不敢去拿，又不敢走开，还是那个女人做了一桩善事，走过去，拿起来，交给他们，说：

“不要紧，这是杀蚊子的DDT，用光了，没有关系。我倒盼有一天能发明一种DDT，不但杀蚊子，还杀一切为害人类的东西，那就好了。”

她的话没有听完，魔鬼们早一阵风似地滚出去了。

神的灭亡

奴才匍匐在地上，魔鬼随侍在两旁，高踞在宝座上的大神却感到空虚和凄惶。

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片人影，大神不得不站起来，茫然四顾。

原来他的嘴角一直挂着胜利的笑容的，现在，不得不收敛了。

他转了一个身，望了望，大声叫：

“人呢？人呢？”

没有人的回应，只有空洞的回声，这使他更激怒了，更大声地叫：

“人呢？人呢？……”

大神从宝座上跳下来，疯狂地跑着，跑遍了大殿的四角，没有一个人阻拦他，他的脚有时踏在奴才的背上，奴才也不敢动。

“人都到哪里去了，人都到哪里去了？”

一个声音好象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人都死光了，没有死的，早已逃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怎么，怎么，没有人了，那我是什么大神呢？我是谁的大神呢？我还能统治谁呢？只是魔鬼和奴才怎样建立起我的王国？我知道，这才真是我的末日来了。”

他原来象受了惊的牛奔着，一直到他用尽了最后的力量，他那充血的眼睛才闭上，他那染满了别人血迹的身子才僵直地躺在地上，他才遭逢到最后的灭亡。

小　　说

早春的寒雨

“经理……您说说……我干了五年……哪一天我不是早到晚归?……不能辞了我……公司的事又不是不好……就是，就是您给我减点薪我也得干——”

这一个月里，几乎每天他都要这样地说着，有时候向了窗口，有时候朝着有霉湿气的墙角，有时候仰起头来向着天空，有时候对着他那只有三岁的茫不知事的孩子。每次说过之后都引起心中的悔恨，自己咬着自己的嘴唇，抓着自己的头发，喃喃着:

“那时候为什么我不和他说呀?……为什么我要接过来那退职金呢?……我怎么会这样笨，……这样一点用也没有呵!”

他只记起来那时候他象给丢到冷水里，打了一个寒战，一句话也不曾说，接过来一个半月的薪金，转身就朝外走了。还是好心的同事提醒他，他才记起来把用了五年的小茶壶包好，把钥匙放下，检点着自己零碎的物件。他留恋地看了看写字台，默想着台面上不知渗了他多少汗，他象亲人似地把台面摸了一遍。破了的墨水瓶，前天才告诉要换过一个，他就任它残破的留在那里，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走回来了。

“为什么我不去哀求他们呢?……五年间不会没有一点感情吧?……我和他说减点薪他就一定会留下我了，……为什么那时候我不去说呢?——”

那时候他的嘴却未曾动一动，只是在离开那办公室的时节，把一口唾沫吐到痰盂里，随着象往常一样地，低下头去看看有没有血丝。……

他放下了抓着头发的手，摸摸咬得发痛的嘴唇，他看到了缠绕在手指上的几根头发和指尖上的血渍。他摇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衬了凌乱的长发和鬓髭，他的脸显得愈是苍白了。上额象是禁不起头发的重压，挤得没有了，使每个看到他的人立刻就要说："为什么不把头发掠上去呢，这样子有多么闷呀！"他那尖尖的鼻子，夏天总是冒着汗珠，冬天总是冰凉。整个的脸显然是不平匀，左面的一半有点歪斜，在眉梢那里，有块钱大的灰色的疤痕。比起右眼来，左眼是又圆又大，时常象是疲惫得睁不开。他的嘴唇显得短小了点，不整齐的牙齿就时时露到外面来；可是他时时记着把上嘴唇向下伸着，不使它们显出。

他是瘦弱的，穿了一件肥大的棉袍，象罩了一口钟。他的背有些弯了，当着每次咳嗽的时候，他的背显得更弯一些。他时常欢喜用一只手拉着或是压着另一只手的骨节，使它咯咯地响，这样他的心才象爽朗一点。

可是这几天，他的心更是一点也不能爽朗了。为了那个才只三岁的孩子发着高热。他曾抱了他走过半里路到医生那里去看，医生说是不大要紧的；可是他却记起来从前那个孩子就是得了没有什么要紧的病死了，这次那个医生却再三地说：

"病是不要紧的，也不可着了风寒，怕转成了别的病。"

"怎么，转成了别的病就要怎么样呢？"

那时他象半狂了似地惊恐着。

"也没有什么大关系，不过是治着麻烦一点。"

这样他的心才稍稍安下一点来。他知道得很清楚，来到医生这里和请到家中，诊金有多么大的差别。他只在心中盘算着：“下次的时候再盖得严点。”

吃下药去的孩子显得安静一些了，他能安静地睡着。也不再有那么多的呓语和哭叫。

初春的天，下着雨，只有小小的天井，楼下显得更阴暗了。随了斜飘的雨丝，是潮腻腻的寒冷，扑到人的身上，也象扑到人的心上，粘住了再也不移动。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缩着肩，两只手拢在袖筒里。一张当日的报纸放在身边，他早已把要闻，地方新闻，和广告仔仔细细看过了。其实当他买来了一张报，首先要读的就是征求广告，他留意什么地方会需要他这样的一个人手，也曾看到觉得对自己还适宜的位置，写了信去，从来就没有得着一封回信。他愤恨地咒骂着那些骗人的家伙们，可是每次报纸到了手，他还是自然而然地翻到了那一栏，看到了一则合宜的征求，就自己说：“再试这一次吧。”

“我做些什么呢，我做些什么呢？”

一面心中这样想着，一面就站起身来，在房子里踱着。他数着步子，一啊二啊三啊地，一直数到近两百的数目，突然咳嗽起来。他赶忙把衣袖掩了嘴，也没有来得及，睡着的孩子已经被这声音惊醒了。

“妈……妈，……”

醒了就哭起来，他什么也不顾，赶着把孩子抱起来。

“宝宝，爸爸在这儿呢。”

“不，……不，……我不要爸爸，我要妈妈！”

孩子摇着头扭着身躯，本来就不知道怎么样才抱得好，就更

失措了，孩子险些从他的手臂中溜下来。

“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就要回来了。”

尽情地哄着，孩子却爽性大声地哭起来，可是哭了一阵，就显得疲乏了。他不停地摇着，嘴里不知哼了些什么，孩子就在他手臂中睡着了。他轻轻地又把孩子放到床上，盖好了被，自己掏出手帕来擦去额上渗出来的汗珠。

窗外的雨还在滴着，象是这一世也落不完似的，他想起妻说过她就厌烦这样的雨的话，他的心中起了无限的歉疚，因为她每天还要跑到五里外的一个小学校里去教书。

看看钟，两只针都在两点那里，总还要过两个多钟头她才能回家。往常他的办公室到那里还顺路，有时他就到学校那里去接她，可是现在他只是在家里等待。有一次他特意抱了孩子去等她，当她走出来时，立刻就显得十分不安似地和他说这样远实在不必来，天又冷，孩子着了冷也不好。原想给她一点惊喜的，被她这几句话把什么兴致也打消了，就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相伴回到家里。

“是的，也许她不愿意使人遇到她这丢醜的丈夫呵！”

独自一个人的时节，他就会这样回想着，愈是这样想，心中愈觉得为烦愁纽结住了，气急地拍着自己的胸，大口的血就吐了出来。

“这是何苦呢，这么多年了，你还这样——”

当着妻知道了，就和他说着。也觉得自赧似地辩白着并不是把事情看成那么严重，实在是自己的身体过于不好了。

缘于肺弱体质不良，各色的鱼肝油也不知道吃过多少瓶了，已经到了一闻见那气味就要呕吐的情形。爽性就不再用药品，妻说到的时候就这样回答：

“总之这是一种贵族病，没有钱也没有法子治得好，不如等到发了财再去调养，算不了什么。”

连小小的职业也失去了，怎么能想到将来的富有呢？为了没有路，就信起命运来，不只求问星卜，即是自己一个人，也时常猜着将来的运命。

他又坐下去，捡起来落在地上的报纸，在心里想着：

“若是第一版上的口，比第二版的多，我就会有好运气——”

这样想过了就起始数着，他是那么用心，不放过去一个，遇到了一个器字，他象孩子般地喜悦，因为那一个字就有四个口。数过了第一版又数第二版，结果是第二版多了十五个。

“完了，完了，这一下什么都完了！”

他嗒然地把报纸放下，心灰意懒地伸直了身子。

扭过头去望着钟，还只是两点半，卖白果粥的正拖了长长的叫卖声喊过去。楼上的人好象起床了，听得出杂沓的脚步。突然砰的一声，好象是一张木凳倒下来，睡着的孩子惊得两肩一抬，却没有醒。他的心也惊了一下，又平下去，巷里卖馄饨的梆子起始不断地敲起来，许多叫卖声音都响着，要闷死人的低音，震破耳朵的高音，有的急得象从嘴里跳出来一个一个的字音，有的慢得使人不耐烦，想拉开嘴，替他快点掏出来。二楼的女人才起身就用破嗓子向着对面二楼的女人招呼，象用指甲抓着搪瓷脸盆那样的声音。这许许多多的声音，都象在他的耳边，朝着他的耳朵响。

“滚，滚，都滚开！——”他掩着耳朵叫，“为什么你们都来吵我呵！”

随着他还推开门跑到小天井里，雨落在他的头上，他又很快地退回来。他关上门，还把窗子也关上，外面的声音真就小下一

点去了。

孩子睡足了醒转来，这一次没有哭，他俯身去亲着孩子的脸，孩子突然叫起来：

“痛呀……胡子……痛呀！”

“呵呵，爸爸忘了，爸爸的错……”

他一面喃喃的数说着，一面抱起孩子来，孩子极力把身子向后仰，生怕再碰上坚刺的须尖。

“不要怕了，宝宝，爸爸不会再碰你，呵呵，你该……”

他没有说下去，轻轻地把孩子放到床上，到桌上拿起药瓶，倒在杯里，用另一只杯装了开水，又走到床前，孩子预感地摇着头叫：

“我不吃，不，苦，苦，我不要吃！”

“好孩子，听爸爸的话，吃了药，病就好了。”

“爸不好，——我不吃。”

尽心地哄着也没有一点用，他就捏了鼻子，把药用小勺灌下去。吐出了一小半，咽下一大半；可是孩子又大声地哭起来。

“爸不好，爸不好，——妈好，我告妈妈，爸不好！”

孩子一面哭着一面这样说，他想再抱起他来，他也挣扎着挺着身子不要他来碰，他只得把被替他盖好，自己又坐在椅子上。

“是的，我不好，我不好……”

他自己在心里想，眉尖紧紧地皱起来。等到孩子又睡着了，他走过去用手帕擦干孩子脸上残留的眼泪。

雨还没有停，静静地听着数着，自己也沉沉地睡着了。

醒转来，看看钟，差不多正是妻该回来的时候了。短短的睡眠之后，他的精神象是好起一些来，尽情地张开两臂伸了一个懒腰。

雨仍是下着，想到妻这时候正在雨中行走，心就更觉得不安似的，一听到脚步声，就以为她来了，赶去开门，却没有人的影子。就这样两次三次地做过了，她还是没有回来，心中的不安更会重了。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这样想了，他的心就更静不下去，在这个大城市里，每天总有几十起意外的事，难说就不落在她的身上？也许在穿一条街，两面的车都来了，前进后退没有打算好，突然就——

正在这时候他清晰地听到敲门的声音，他去开了门，正是她走回来了。原想问一声为什么回来得晚了，可是没有说出口，只接过来她的雨伞，张开挂了起来。她用懒懒的声音问着他：

"孩子好一点了么？"

"好得多，好得多，大约再去看一次医生就不必去了。"

她走到床前，看了看睡着的孩子，轻轻吻了一下，就坐到桌前的椅子上，用手支着头，眼睛闭起来。

"怎么，不舒服么？"

他担心地问着，她摇摇头，没有说出什么来。她也是很削瘦，而且她的脸，使人一看到就觉得她是十二分疲惫的样子。过了十分钟，她才张开眼，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向他露出莫可奈何的笑容。

"我时时都惦着孩子，惦着家，也——惦着你，……呵房里的空气怎么这样坏？"

她说完了就站起身打开窗子，随后又坐下来。

"这天真烦人，总是下，下，……"

还是她在那里说，他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想着，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有什么信来么？”

她向他说，可是他没有听见；她再用提高一点的声音说：

“没有什么信么？”

他象惊醒了似地，只摇摇头算是回答。

“为什么你不——”她才说出了半句话就吞住了，“宝宝正病着，你在家里着实好得多，不然的话，我的心更放不下了。”

他低着头，只是唔唔地应着，连眼睛也不抬一下。他的心象是被什么狠狠地咬一口，他忍不住；可是他尽力地忍下去。

“——还有你自己的身体也该好好养一下，不是么？”

妻也觉得自己说错了话，语音变成十分温和；他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可是他的心里想着：

“我就是这么一个没有用处的人，我就该守在家里，管管家里的大小事，照料孩子，旁的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是等着你把饭喂到我的嘴里……”

他觉得从鼻子那里先凉起来，渐渐地整个的脸都凉了；他看不见自己的脸色，他只觉得手指尖都微微地抖着。

妻好象看出些什么来了，突然站起身来，走到他的近前，两只手抚摸着他的脸颊，惊慌地问：

“怎么了，怎么了，你？你？……”

他不曾回答，只摇摇头，苦笑着，把她的两只手轻轻地拉开。

“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说呵，你知道，这样对你的身体多么不好呵！”

“可是我说了又有什么用？说出来我也不会爽快，还要惹得你不高兴，我说它干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子呵，我不是你的妻么，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出来吧，好不好？”

“我可不是你的丈夫，——”他说出了这句话，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只是一个没有用的家伙，我靠你吃饭，怎么还配做你的丈夫呢？”

“你说这样古怪的话做些什么呵？你太闷了，你该去散散步，……”

“等一下我是要出去的，可是我得先说完这些古怪的话，不是你要我说的么，那你一定得让我说完才是呵？——”他顿了顿，用手掌抹去鼻间和前额渗出的冷汗，就抹在长衫上，继续地说下去，“其实这些古怪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的。自然你不曾说出口来，在你的心里老早就这样说了，有时候我听见你的心里说；‘看这个废物呵，’或是‘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不只你的心里说，我走在街上别人也都说：我‘看看这个依赖老婆吃饭的人呵！’‘多么可耻的人呀！’你想想，谁能忍得下去呢？所以我不出去，我总是守在家里，每次你回到家里都是愁眉苦脸的，我知道你在外边是多么快乐。而且你看不起我，你骂我，——”

他说得口水多了，站起来吐到痰盂里，仍然俯下身去看了看。

“唉，都是你一个人在那里这样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我们不比别的夫妻，我们是从患难里经过的，不要说这些话吧。”

她边说着，边走到他的身前，正待把手指插到他的发中为他梳理，他突然站起来了。

“不要骗我吧，我都知道，我又不是一个小孩子。好了，我想我要说的话差不多也说了，你不是要我去散散步么，我就听你的话，我出去走走。”

“就要吃饭了，吃过饭再出去不好么？”

“不，不，我不饿，……”

一面说着一面已经推开门出去了，妻却三步并两步地赶着送出一把雨伞来，还和他说：

“不要淋了雨，天还这么冷，……快点回来，……”

只是这两句话，象是拨软了他的心，有两颗泪珠从他的眼角滚下来，他低下头接过雨伞强自忍住了，一句什么也不说，还是朝着外边走。

巷里残破的路面，积着雨水，一不小心踏上去，不只溅湿了衣襟，还从鞋的破洞浸到脚心。是那么冷，几乎象冰一样，可是他一点也不怕，匆匆地就走到街上。

骤然间有那么多事物来到他的眼前，都使他感到一点晕眩了。他站在那里，呆了一般地，眼前只是晃来晃去大的小的黑点。他都象分不清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马，哪一个是车？他们都是急匆匆地忙着，没有一个象他那样闲在。站在街旁，他自己象具有和别人迥然不同的异点。车响着，马叫着，每个人看了他都笑，然后象不屑似地转过头去，继续他们的路。

他气愤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还是去看了看，然后就匆匆走过桥，转到一条小径，向着郊外去了。

天渐渐地暗下来，雨是一阵大些一阵小些，他背了这个城市走着，厌恶似地从也不回一下头，市声一点一点轻下去，他的心也松下一些来，伞上的雨声伴着他孤寂的漫行，当他走到近郊公园，天已经黑了。

“就到里边去吧，——”

这样想了之后，他就顺着正中的石径笔直地走进去，那条路一直引他登上了一座假山，到了最高的顶上，他停住脚，喘了一口气，转过身，城市中点点的灯火迎了他的脸。黑夜已经沉下来了，看不见那钻天的高楼，只看见高楼上星星般的火亮。

“家里想来已经吃晚饭了，——”

才这样想着，立刻就改了念头：

“为什么我要想到家？那不是我的家，我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孩子不要我，女人也不要我，我就是一个人，我没有家的。”

于是他检了一块石头坐下来，雨水透湿了他的衣裤，打了一个寒战忍住了。他想来磨炼自己，看看如果真的没有了家，是不是还能活下去。他就那样茫然地望着，望着那个夜城。

到他站起身来，突然想到回去的时候，天象是已经很晚了。还是看到一列飞驰来的夜车，机车的烟囱里喷出来的火焰，在暗中劈开一条路，一长串的车，就象疯狂了似地奔着。他望着它，一直随了它奔跑，到再也看不到它的时候，他也站起身来想到回去了。

脚下的水声，应和着伞上的雨声，伴了孤寂的他回到他的家。门窗都是黑的，灯火早已熄了，已经安下些去的心，突然又为愤怒挑动起来。

“——是呵，我只是一个没有用的丈夫，还有谁来等我，谁来关心我呢？……”

一面这样想着，一面用钥匙轻轻地开了门，真是没有一星火的黑暗，他仔细地摸索。

“——没有人来关心我，她用不着我了。就是我死在街上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怜恤我，象一条没有用的老狗！……”

这样地想着，胸中怨愤急剧地起伏。好象只等一碰一摸，立刻就要爆发。他开了灯，黯黄的微光照出了房中凄惨的景象，看看钟，已经过了午夜。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怎么会这样晚了？……”

他的心才又静下些去，急急地放下伞，脱去长衣，关了灯，在暗黑中他摸上了床，还没有睡下去，妻就用清楚的声音问着：

“你才回来么？”

“是的，你——你还没有睡着？”

“唔，我怎么能睡得着呢？你到哪儿去了？”

“我没有到哪儿去，我只溜了个弯。”

“吃晚饭了没有？”

“没有。”

“我给你留好了，在食柜里，还是吃点吧，我起来给你去弄。”

“不，我不饿，我一点也不饿。”

他把手按住正要起来的妻的身躯，她就转过身来把脸转到向着他了。随着，一只瘦弱，细柔的手伸近他的身子，他就把手紧紧地抓了。

沉默着，窗外的风声雨声更听得清了。隐隐中他听见了妻的啜泣，显得一点张惶地问着：

“你，……你，为什么呀？”

妻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把身躯更移向了他，他就觉出来她整个身子的颤抖。他也知道妻近来的身体是一天一天地瘦下去，只是妻能活下去，两个人早就该到乡下去过几个月清静的日子。可是他自己呢，也许是气候的关系吧，一下就成为那样暴躁易怒了。

“——为什么自己这样缺少人性呢？为什么自己这样残酷呢？——”他苦恼地想着，他想按按手上的骨节，可是他不忍放下她的手，他就用另一只手使力地抓着头发。“——她只是那么一个可怜的妻，她需要我的温情，可是我只会折磨她，我只是一个

对妻强暴的男人

一阵疼痛的感觉使他松了手，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他喃喃地说着：

“都是我不好！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

“我想，我想也许是的，这天气又不好，我的身体，——唔，唔，我的身体你是知道的，又是那么不好，这就使我的性情坏到这样，……”

“噢，我还忘记告诉你，我给你买来了药，要不怎么会回来得晚了呢？——”

“药？买给我的？——”下面几乎他要嚷出来：“你，你还有这样的好心——”可是他没有说，只是心一缩，眼睛就湿润了。

“新发明的一种鱼肝油丸。”

“怎么，鱼肝油，我受不住那气味。”

“不，这一种一点气味也没有，只象药丸一样，……”

“你怎么会知道？”

“校医王先生告诉我的，他说这种真有实效。——”

“多少钱买的？”

“没有多少钱，只要能使你的身体好起来，问到钱做什么？你的身体好了，再——”

“是的，再有个机会，那时候我们就该都好了。”

她温顺地偎到他的怀里，两个人的心中都浮上了异样的欣忭。

窗外的雨兀自不曾停止，曳了凄冷尾音的叫卖声，颤抖着，巧妙地钻过了雨脚，渐渐地消失了。巷中夜行人溅着雨水的脚步，一下一下的都清晰可闻。

"我还想着明天该晴了。"妻这样说。

"我也这样想，太阳该出来了，春天——呵春天说是早已到了。"

一九三六年春

泥　　路

陡然间天阴了起来，浓黑的云，象要沉到地面上，风如狂人一样地在空中横扫着。天是要下雨了。

一日间的郁热，已经有了雨的征兆；可是一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天仍然蓝得象没有一丝风的海面。这就引起人的诧异和叹息，挥着扇子说着：

“这还算是天时么，闷热下去，一滴雨也没有，穷人富人都难得受的呵！”

但是才过了四点钟，西北的天边，就涌起了一股黑云。一直在用眼睛望着的人，也许觉得它只是缓缓地，缓缓地吞噬着那蓝色的天；可是那些只能看一眼，就又把精神放到其他的事件上的人，过一些时再抬起头来，就看到弥天的乌云充满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了。那已经没有一点空隙，浓云铺满了天空，不只是铺满了的，而且是在拥挤着，这一块象是想把那一块扔到地面上。曲折的闪电在明着，雷在响着，风在卷山倒海地吹着，一切暴雨前应有的景象都已齐备了。

天也暗了下来。

在这古旧而雄伟的高殿里，就是在光朗的日子中，也为那陈旧的窗格和暗灰色的窗纸隔去了大半的光明，而且那屋顶，因为是过于高深了，也不容易显出它雕彩的原形，就更把这殿中的气

味造成古老而郁闷的。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明朝的成祖到了北京就造了起来，它总也是过了几百年的岁月，有着该破旧不堪的可能，若是从来也未经修理过。所以，在看不清的殿梁上，有着燕子和蝙蝠的巢，就不为人认为是十分惊讶的事了。但是到了这将雨的时候，比起外面来是更要暗一层，使得那一排伏在方桌上抄写的人不得不停了笔。他们是低了头，眼睛只是从古旧的木板书上再移到抄写的白纸上，没有那余裕望着其他的事物。觉到暗下来的天色，同时听到了有着隆大回音的雷声，和那悬在檐下为风摇响了的铜铃，再有那一亮一亮的闪光，于是他们想到了天是该下雨了，从窗孔里望出去天已经有着比窗纸更浓的灰色了。他们在闲望上不会化费更多的时候，他们很知道多写一个字自有其实效，就又把头低下去，可是那暗下来的天，使他们不敢轻易下笔。若是为了几个字而污了全张呢，那不会使前功尽弃么？于是他们放下笔，揉揉眼睛，又拿起笔来，把头低到更和纸面相近，可是仍然不能看得清楚，便只好叹了一口气放下了。

他也是不得不把笔放下来，乘了这闲暇，把身子靠向后面的椅背上，伸开两臂打着呵欠。他觉得无上的舒适，象是在那懒懒的一声中，消尽了身上所有的疲困。事实上这是不真确的，他的手腕还是在发酸，骨节在微微痛着，尤其是坐到椅子上的那部分。他站起身来，搓弄自己的手，闲散地在那辽阔的高殿中踱着，硕大的雨点，已经从天上射下来了。

他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取下了五百度深的眼镜，用手掌揉了揉就紧闭起来。无数的金花在眼前浮沉着，渐渐地少了起来，他张开眼睛，眼前是一片黑，却只有三五秒钟，便消了下去。

才只是二十几岁的人，就有着伛偻的背和苍白的脸，那脸的两颊，有着一点点的红晕，当着把头低下去过着更久的时候，便

显得更为清楚。在那瘦长的脸上，衬着一双看起来象是过大的眼睛，遮在眼镜的后面，显得十分呆滞而无神。他的手呢，虽然是依了它们来养活他自己和他那一母二妹之家，只看到白晰的皮紧紧地包了骨骼，露出来一条一条的青筋，手指象乾枯的生了节一段段的细竹。

突然间他咳嗽起来了，正如外面落着的雨，无止无休地，不断地呛着。他的脸涨得更红了，他的全身都震动着，他把左手弯到背后去轻轻地捶着。其余的人都望着他，怀了怜悯的眼光，有一个人还好意地为他倒来一杯水。他仍然是不能停止，从那无神的眼睛里流下泪水来，他象是不能支持自己的身子，就伏到桌上去。随着咳嗽，一口痰是从喉咙里涌了上来，他仓忙地走到墙角置放痰盂的所在，吐了出来，清晰地他看到了，那里面混有一条条细细的血丝。

他知道，他不会再象第一次发现了这恶象那样惊讶着，他是一个沉重的肺病患者。他还记得为了母亲的怂恿，就化了五毛钱的门金，(还是赶着在十点钟之前挂号，否则是要化到一元的，）到了一位擅于医治肺病的大夫那里诊过。那个大夫用听音管听着，用手指敲着他的前胸和后背，在一番详细的考验之后，便和他说：

"你的肺部确是有点不康健，不过只凭这番手续，也不过能看出六成来，如果想知道更清楚一点呢，照一张X光镜的相就好了。"

"唔，唔，"他是一面把解下来的衣裳穿上去，一面顺口应着。

"你的年纪很轻，不是么？"

"今年我是二十一。"

"治起来还不太麻烦，只要到西山或是旁的清静地方，休养

一年二年的也就好了。”

大夫是轻易而爽快地说着；可是他听到了，立刻就觉到已经有山一样的困难横在眼前。

“一年二年，”他在心中自己想着，“病也许能好了，饿也就饿死了！那还不止我一个，妈和妹妹们……”

他又想到了，大夫不是说过么，要照一张X光镜的相片才能断定的，他便又问着：

“照X光镜的相也是在这里么？”

“不，到另外一家医院里，他们可以负责把相片送来的。”

“那要多少钱？”

“并不十分贵，十块钱。”

只是这样的一个数目，又得使他噤然了。他说着道谢的话，就从那诊断室出去，他知道他没有份再多问下去，他计算着门金已经用去了抄写两千字的代价，等候诊察和往来的时间，又使他少写了两千字，这已经使他蒙受一笔损失了。他再不敢想十块钱的照相费，也不敢想到清静的地方休养一年二年的，他是用了匆忙的脚步，从那挂了无数匾额的门洞又钻出来。

他知道他只能挨着日子活下去。

落着的狂雨，象是从天上倾倒下来，打着方砖铺砌的地响了一片嘈杂的声音。在那中间，滚着轰轰的雷，透了紫青色的闪电，如蛇一样的，迅速而曲折地明着。他又缓缓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竭力使呼吸平匀下去，他的脸露了极度疲惫的样子。到现在他已经全然知道了自己的病症，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也自知是残害着自己，但是他没有法子来拯救自己，更没法子使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免去冻馁之苦。从十四岁那年他就起始了这样的生活，他是未曾读过多少书，只是练习着写正楷，一千个恭正的楷字，换

来两毛钱到三毛钱的代价。有的日子他是从早到晚地忙着，有时却没有一点工作。他只是一个效率微小的印刷机，把那些对他无兴趣的文字，一笔一划地抄录下来，不知道已经有了若干部霉湿的，起着黄晕的，书虫蚀成一条条缺纹的宋版或是明版书，由他转录过来了。学者们欣喜着得来难有的秘笈，可是却给了他未老先衰的体质，短视的眼睛，和那要引他走向死亡的路上去的肺痨；可是他却只知道给他工作的人是加恩于他的，使得他，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们有饭吃有衣服穿。他不会抱怨他们，而且他的心，对了他们正还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呢！

雨是稍稍小下一点去了，一阵暴泻之后，浓黑的云已经消下些去了，这样就不是象先前那样暗黑，他们又都起始着工作。从前他是以精快为同伴所羡慕的，近来却有些异样了，在看过了几个字之后，记忆是立刻起了动摇。有时他是想到看错了字，有时又想到是看错了行，于是他又去看一次，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才抄了上去。这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速度上是显然地降低了，而且用着多一番的精神，在有着他那样体质的人，也是一桩大的损失，还有在把头低了过久的时间，脑子里就象有虫子一样地嗡嗡响着，起初还象是唱了美丽的歌，渐渐就使他不能忍了，他急急地把笔放在安全的地方，也要把头伏了下去，于是脑子里就象有无数的兵马在奔走，响着虽是轻微而可撼动神经的声音，一直要到这样的声音完全消了下去他才能再抬起头来，拿起笔，继续着他的工作……

熟的同伴，深知他和他家的情形，便只能叹着气，给他无用的同情；生的同伴呢，好意地劝着他少工作一点吧，将养身子要紧的话。对这样的忠告，他只能以微笑答之的，可是在那微笑之中，带了烦苦的样子，就分明看出来他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年轻轻的，少干一点吧，身子是要紧呵！”

“谢谢您的关心，您不知道，我——”

说些什么下去呢？把家中的情形告诉那么多生疏的人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就又以微笑结束着这一节谈话，那不得已的苦笑！

可是慈和的母亲看到他日趋瘦弱的身子，不也是和他含泪说过：

“不要熬坏了身子，青哥儿，唉，都是你爸爸他下世太早，一家几口人都靠着你，等到你的妹妹们找到了妥实人家嫁出去，你也成了家，那就好了。可是说呢，我看你的病又重一点了似的。”

母亲不是生疏的人了，他也有不能相告的事。他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坏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他不能直率地说出来，就是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妈——”

才说了这半句话，他就没有能忍住那干呛，母亲急得流着泪了，到停下一些来的时候，他便掩说着这是前两天着了一点凉的缘故。

聪明的母亲自然也能看出真实的原因来，她担着心，但盼她的料想及一切事实都是错误的。

他不断地抄写着，充满在他眼前的只是横平竖直，刻板的笔划，觉得过于疲乏的时候，他就停了下来，看看其他在抄写的人。他们虽然也是有着伛偻的背，和因为少见阳光，而显得苍白的脸；可是还没有弱到象他这样子，他们有的还是长了胡子的。

雨仍然是没有停，夏日间的暴雨，本是落一阵就可以过去的；可是这一天有些异样，浓黑的乌云已经是没有了，却铺着匀匀的淡色的云，大而狂的雨点也止了，落着绵绵的雨，还斜飞着

毛一样的雨丝。骤雨后的爽晴是不可希冀了，说不定要有上三天五天的连雨天呢。他追悔着为什么早晨出来的时节不把雨伞和油鞋带了来呢？于是他想到了早晨的天气，那是蓝得都有点使人觉得过于耀眼了，就是方才，不是还清朗么？可是突然间，就变了，是为人所想不到的。

他几乎象是把自己忘掉了似地活着，总警惕地想得到夜中一身的虚汗，就是那握笔的手，也时时为汗水润得湿湿的。他总知道那咳嗽，有着凶猛的来势却只是虚弱地出着声，还有那细细的血丝，甚至于他象是看到了渐渐腐烂着的肺，如一只马蜂的窠，有着无数的孔。将来是什么样呢？该要烂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步吧？最后他只是想到"日子原只是挨一天算一天的"。

时候到了，该下锁的铃声已经从远远的地方摇了过来，他收拾好毛笔和墨盒，把抄好的文件和那套木板书交给主管的人，便准备走出来。雨还是落着，那样的雨看出来就是等等也没有什么用的，他便把长衫脱下来，用一方手绢包了，挟在腋下。他随在其他的人的后面，靠了墙边走着。他看到母亲和妹妹为他手做的鞋浸得湿了，心中有无限的惋惜，在落着的雨，更湿了他的头发，他的脸，和他的短衣。

"先生您要车么？"

走出了那座宫门，便有车夫挤上来问着。平日他是以迟缓的步子踱回家中的，这一天他却起了坐车回去也好的意念。

"后门，大翔凤。"

"大翔凤哪，您就给两毛钱吧！"

"两毛钱？"他低低重复着"也许不算是十分贵吧？"他心中暗自想着；可是想到了这价钱是需要他一笔一划地又写上将近千字之数，而且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是可以维持一家人一日生活的

数目，他就觉得该加以一点吝惜了。“三十几个铜子也许行的。”他自己想了。

“少点不成么？”

在把这句话说出之后，那个问着他的车夫早已跑到体面的主顾那边去了。多少辆车都为人乘了去，他只有检着没有积水的边路在走着。

在这一条东西的横路之上，并不是泥泞的，雨水只积在士敏土的窄缝里。雨却是无遮盖地淋湿了他的头发，他记得在小时候就听母亲说过，淋了雨的头发是容易脱落，在那时候也许惴惴地小心着，到现在却有点丝毫不在意的样子了。即使立刻头发都脱落下去，那也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了。

走尽了这条路，其余的路，可不是这样易走的了。几次他的鞋是被泥土粘住，为要拔出脚来，他一样会涨红了脸，或是咳嗽着一大阵。终于走到了望得见牵牛花爬过墙的家门，他大大地吐了一口气，心中想着一番苦难到了一个暂时的尽路。

以踉跟的脚步踏着积满了水的庭院，他走向母亲的房。他把挟在腋下的小包丢在桌上，人就立刻爬到炕上去，他闭起眼睛来，无力地呼吸着，脸是露了怕人的苍白色。正坐在那里缝着夹衣的母亲，为这样子惊住了，便以仓皇的语调说：

“青哥儿，怎么了，你有什么不舒服么？”

“太累了，歇歇就会好的，妈，不要紧。”

他的声音微弱得如在大病中的人，被惊的母亲，立刻叫来了在另一间屋里的两个女儿，命令她们一个为他用毛巾擦乾了发间和脸上的雨水，一个脱去了那湿湿的袜子和鞋。母亲自己为他盖上了被子，放好枕头，还为他脱去了淋湿了的衣服。

“喝一点开水好么？”

他没有回答，只是摇着头，发一些青的嘴唇微微地抖动着。妹妹们屏息地坐在那里，母亲是以亲切的眼望着他，不知不觉地为泪水匀匀地把眼睛罩上一层。

母亲牵了他的手，那是冰凉的，纤瘦的，又是维持着四个人在世界上活下去的。她的心中有无限的悔恨，她知道是一个“家”的重载把他累成这个样子。

渐渐地他睡着了，雨还是下着，阴雨的天是更早地暗下来，琏姑儿走去擦着油灯的灯泡，琴姑儿到厨中做着晚饭。母亲还是守在他的身旁，看到他安静的睡眠，是觉得比自己身受还高兴。一切都是静静的，只有为免去顶棚会整个掉下来而在那上面戳了一个小洞的地方，滴着从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水，滴到下面早已放好的铜盆中响着清脆的声音。

油灯捧进来了，捻成豆样大小的光亮，放在方桌的上面。在那黄弱的光晕中，望见了那陈旧的家具和陈设，清楚地可以知道所有者境况的拮据。而这一天晚上，于淅沥的雨声之中，整个的房子里更象是包了一层惨雾，每个人的心都是沉重的，象是有什么重大的不幸将落在他们的身上。

他的身子轻微地转动着，眼睛是缓缓地张开了，他象是已经得到需要的安息。一直在凝望着他的母亲觉到重生的欣忭。吐了一口气，把手抚了他的额部。

“好一点了吧，青哥儿？”

他点着头，还自己觉得歉然似的，为了衰弱的体质害着母亲的关心。

“早该坐车回来就好了，这迢迢的路，又下着雨，你的身体哪里禁得起。”

“本来想坐的，——”他说了只半句话就顿了顿“要的价太贵

了，才一气走回来。”

“唉，都是家累了你。——”

“妈，我不要您说这个。”

想起往日的母亲，立刻眼泪就在眼睛里打着圈子，为着怕引起他的伤感，便即刻遏制了情感的流出。她深深地知道生活绞碎了他青年的梦，那诗一般的轻梦，还给了他孱弱的身躯。每次她望着他的脸，总是有阴影在她的心上浮起来，她知道他是不会永年的，死亡时时可以唤着他。她常默祷着，求神的法力，把他的病痛移到她的身上来吧。她也知道实际上这没有一点用，该是如狮虎一般强壮的人，一天一天地更衰弱下去了。

“你吃一点饭么？”

“我不饿，我还是想睡一睡。”

他清晰地望见了在暗中母亲泪莹莹的眼睛的闪烁，他想说些什么来的，可是那不可征服的疲困紧紧地压住了他，他就闭起眼来。

他昏沉沉地忘记了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好象是在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中走着路，把手伸出去，无数的障碍在前面，他转过身子，也是有些什么阻了去路，他慌急了，他想攀缘到上面，也是没有一点可以着手的地方；恐惧与愤怒的火在他的胸间烧起来，他大大地高叫一声……

象是又醒转来了，可是他没有能睁开眼睛，他觉出来母亲是正在轻轻地拍着他的身子，他还听见母亲的嘘唏。妹妹们蹑手蹑脚的行动，也为他十分清晰地听到。只是眼睑象是有千钧之重，不能张开来。别人的声响，已经是那么轻微的了，却一下一下地扑到他的耳中，他觉到无比的烦厌，他的身子蠕动着，他起始呻吟着。这样别人就真的都静下来，妹妹们象是已经走到另外的

一间屋子里去，母亲把呼吸也静止了那么守了他。他的心安下一些去，他象是可以从呻吟之中把病痛吐到外面去。

他的心起始有着新的疚痛。为了由于他一个人的关系，使其他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之中。

这思想只是倏然地闪了一下便消灭下去，病痛苦着他，他觉出来全身在流着汗，只有脚是冷的。那寒冷如冬日在冰雪中赤脚走着路，没有一点体温残余在皮下。他想到把两只脚搓弄着，却又是不能如他的意转动。

昏睡克服了他，使他忘记了病痛，仿佛他成为一个既年轻又快活的人。他是活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为一般年轻人所钦羡，过了诗一样的日子。他想：那该是在春天里，于是在眼前展开的就是一片无垠的绿原。在左面有一个静静的湖，岸边的垂柳如抚慰一样地轻轻在水面扫过去，几只白鹅用红的嘴洗着它的羽翼。不知名的野花在树根的左近蔓生着，等着丰满的将来，带了向荣之态。

他象是缓缓地在那里散步着的，于是睡在地下，枕了自己的手掌，眼睛望着蓝蓝的天空。玉花一样的白云在蔚蓝的海中飘着，突然象是阻于耸天的树端，停在那里。草的香气吹过来，金甲虫爬在他的脸上，痒痒地，他不忍心用手拭掉它。他是那么愉快，他嘴唇嘘着好听的调子，这引起来栖在树上鸟雀的鸣叫。有几只甚至于飞到他的肩头或手掌上来，好象有一个人坐在他的身旁，他转过脸去望着，呵，那是一个花一样的少女！那是谁呢？他心中想着，他想去问着了，可是她的手起始在抚着他的头发。

他不知道要如何来形容那感觉，从发尖流过来的热力迅速地穿过了他的全身，他不能说话，也不能张开眼睛来，他如松散了一样地躺在那里。——

他是躺在那里的，当他从梦中醒转来，可不是在那软绿的上面。月光从窗间照进来，他张开眼，望到斜着身子和衣睡在那里的母亲。他的心中觉得十分焦躁，他为难耐的烦渴所苦，于是他轻轻地坐起来，想来不去惊动睡着的母亲而取得一杯水来喝着。可是他的身子已经成为那么软软的，没有一点力量，本来是想走下地的，却又颓然地倒在炕上。这就惊醒了睡着的母亲，仓卒地醒转来，以惊慌的语气问着：

"谁，青哥儿么，你，你怎么起来了？"

在说着的时节，她就扶侍着他又好好睡了下去。

"我是想喝点水来的。"

"为什么不叫醒我呢，我会替你倒好的。"

她边说着边走下了地，倒好一杯水，亲自试着温暖，便送到他的嘴边。

"你觉得热么？试一试。"

她殷殷地端了水杯在问着他，他大口地喝着，贪婪如一个长途跋涉，曾经有一两整天没有水沾了唇的旅人。

"还要吃一杯么？"

他点着头，于是母亲就又为他倒好一杯来，他仍然是尽了。可是当着母亲再问着的时候，他却摇了头。

"现在觉得好些么？"

"唔，好多了。"

"明天总该歇息歇息，身体是要紧的。"

"好罢，妈。您也再睡一点吧，我全好了。"

"我不困，只要你是好了，我就喜欢了。"

认真地说着，他并没有全然好起来，他那一身的骨骼，象是一节一节地为人拆散了，不能再复合起来。他不知道哪里是他

自己的身子，只有一片灼热的火在燃烧着，他想到冰，或是和冰一样寒冷的物事。"为什么不是冬天呢？"他想着"冬天就该好了。"

他重复睡下去，已经没有多少倦意了，他只是闭起眼睛来，忍在那里。他知道疲倦的母亲又睡着了，他听到了她那轻匀的鼻息。

在不知不觉之中，他的眼泪流了下来。为什么呢，象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了，是怕着死亡的胁迫么？总不尽然吧，象他那样过着日子，把一点生之趣是早已消磨尽了的。想到自己死后的时候，母亲和妹妹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呢，他仍然是觉着茫然了。

他没有敢哭出来一点声音，他把手轻轻地拂了脸颊上狼藉的泪痕。凝然地以泪眼望了母亲慈祥仁和的脸，心中有着在能多望一眼的时候，就来多望一眼吧的思念。

渐渐地他象是有了刹那的入睡，在他却觉得是才把眼睛闭起来又张开，远处有鸡在叫着了。

夜已经脱去了一件暗黑的衣裳，一个新的早晨在行进着。浓黑的天空，为露水洗得淡了，微光在那上面浮荡。整个的天地，在一夜的安眠之后，也以新的力量苏醒过来了，在呼吸着，在吐着烟雾一样乳白的气，月亮是早已沉了下去，星星也是渐渐地疏稀了。

随着这新的早晨与新的力量，新的希望也在滋生着。有多少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大企图，都在这个时候抬起头来了。

在这清晨，他仿佛真是好了起来。他的头部不是昏涨着了，躯体间也不是在发着烧，醒来后便坐起来，一小阵昏眩过去，就倚在墙壁把手拢了膝头。他缓缓地抽出一只手来抹着自己的脸，有着异样的感觉，自有一种病后脆弱的温情。

母亲也醒了，看到他是坐在那里，以希有的欣悦来和他说：

"什么时候坐起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她凑到他这边来，以自己的上额触着他的上额说着：

"热倒是退了，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看过之后她又说着：

"舌苔还是厚厚的，总还得将息两天。"

"用不着了，"他笑着，"您看我不是都好了么？"

"唔，妈盼着什么呢！"

在母亲和儿子的心中，真的事实是清晰地陈在那里，谁也不敢想，谁也不敢说。总得要活下去呀，就是出卖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生命，确也是生活之一途呵！

所以他还是象往常一样地洗过脸，刷过牙齿，吞着一碗用昨晚剩饭煮成的粥。

稍稍觉得一点柔软的手脚，过一些时便复原了。他知道自己不会为这阵发的疾病所戕害，他有的是累千累万的微菌在侵蚀着他的内脏，以他的肺叶为食料，要他有把整个的肺都烂掉的一天！

当他走出了门的时候，阳光铺满了地，积了水的院子反着耀眼的闪光。他缓缓地又出了院门，小心地检了边路行着。突然间又象有一个飞虫在他的耳边嗡嗡着，他的头部起始发着晕眩，他不得不倚了墙，把眼睛闭着。他不敢动一动，整个的天地在他的身边旋转起来。……

待得那旋转静止了，他才睁开了眼，他还是要继续走着路。他向前面望着，那是一条无尽的，泥泞的路在他的眼前伸长着。

他迈了一步，又一步，……

一九三四年春

茫　　雾

一

当着他急匆匆地走进了病房，那个睡在病床上的人已经在艰苦地度着最后一刻了。病人缓缓地舞动着两只手，嘴唇在微微地颤着，可是眼睛却没有张开来。脸上在冒着汗珠，肌肉在苦痛地扭着，头在枕上转动。他走到床前，曲了身子，轻轻地把病人的手抓在他的手中。他不自主地淌下泪来了。

突然间那个病人睁大了眼睛，笔直地望了他；可是却空洞的，不象看见了什么。那样子是十分可怖的，三个月的卧病，尽是头发也半尺长了。他却叫着：

"爸爸，是我，我来了，您还认得我么？我是望生呵！"

可是那个垂死的人先聋了耳朵，象一点什么也未听见似的，只是气咻咻地起始喘着。

他又大声地喊叫了一次，他的眼泪泉水一样地流下来了。

这一次他象听到了些什么，他用着所有残余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说着：

"望……生……么？你，你来……了。我不……行啦。"

喉咙象是为什么塞住了，突然间就止住。

"我……我……还想……活……下去，可是……不……

成……了！”

他从病人的那双眼睛里，看得出来那想活下去的欲望，可是苦痛着，因为是到了不能活下去的地步了。语音是几乎含混得无法分清每一个字，舌子象是异常笨而长了。

“好好地……只有你……一个了！”

说完了这句话就又闭了眼睛，在眼角流下来两滴清泪。腿是早已僵直了，腹部在一起一伏地动着。苍白的前额上的皱纹也展开了，清晰地露出来平日为阳光所晒不到的细条。呼吸由长匀转成短促了，而那波动着的部分也是渐渐地由下而上。移到了胸部，更移到了喉间，终于是停止了。——一个活着的人，躺在那里，停止了一切的机能了。

他跪了下去，伏在床边哭着，他想：为什么我要哭呢？虽然我真是爱过他，可是我所最恨的不也就是他么？……

可是他的泪是更多地流下来，他的手有时候碰着那僵了的尸身，冰冷冷的已经瘦得一层皮包了骨头，他就想到那魁梧的，健壮的父亲，真是一脚可以把他踢翻三个斤斗的。

他觉得他的眼泪象是乾了，病院中的人已经起始忙碌着把尸身运到太平间去，他就站了起来。他走了几步，坐到壁下的一张椅子里，他的心中想到：

“在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我真的是一个人了！”

于是他又起始哭着，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在这最后的一刻，他完全宽恕了死人生前的一切不是处；可是他又想到，已经死去了的人，看着他最后的一次，是不是也能饶恕他了呢？抑是仍然恨着他，恨着他那刚愎的性子，一直在病中，也未曾来看过一次？

他无法给正确的回答，却是哭着——在记忆中，他从来没有

象这样子伤恸地哭过。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一切的景物都已起始模糊了，他象是被遗忘了的，独自坐在这间屋子里。他以手支了自己的头，静静地坐着，他已经停止了哭泣，一动也不动地象是在思索着什么。苍茫的暮色，染黑了每个角落，也紧紧地包了这间屋子。没有人走来为他开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呆然地坐在那里，微弯着背，尚有泪珠的眼睛，闪着一点小小的光。

天夜了，星星撒满了天，初春的风扫拂着田野间的生物，轻轻地也扑到了这紧闭着的百叶窗。于是，发了一点声音，如一个人走近他的身旁。可是他并没有一点被引动，仍然坐在那里，如一座塑像一样。

二

春天把生命付与了一切，于是死去的人的坟上也有短短的青草在生长起来了。每次他来到这个墓地的时候，他总是记着躺在土中的人生前的一点癖好，——一樽酒，一盘鲜果。纵然是生前如路人一样地同在一个城市中，过了十几年的日子，到一个死了之后，他也只能忍下了性子，时常到那墓地去走走。原是他们这一家，只有他一个人了。而且那个死了的有一张对生前忏悔的遗嘱，交到一个律师那里，附有一笔不小的积蓄给了他，使他流着泪接受了，也从穷困之中舒过心来。那时候他仍然有着拒受或是送给任何一个人的心念，他已经发过誓不受父亲一点的恩惠，但是他记起来那弥留的情景，——几乎是一闭起眼睛来他就看到那悲伤的影像，——和那从心中发出的自责，他想着已经是相互地宽容了便受了下来。这使他从窘乏走到宽裕的境界

之中，每天的日间工作之后，他不必再象从前一样地打夜工了。

在春天中这也是一个好天，没有一点风，树的枝条已经柔软地在空中垂着。因为急急的行走，他的身上还透出汗来。这一条路他走了近十次，虽然那死去的人埋到土中还没有到三个月。每个星期日的上午他都要走来一次，一直到觉着肚子饿了的时节才回去。他每次都是把那鲜果放在坟前，把酒洒在土上，他自己就仰着躺卧在那里。除开了来探望父亲的坟墓之外，他还想着躲开他周遭的那一群人。他那个性，不能使他安适地处在他们之中。已经有多少相识的人和他如陌生人一样了，他知道也许是自己的不是；可是他又决不愿意低声下气地请求别人的原谅。他只是消极地想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共度着闲暇的时日。他象是把自己也忘记了似地躺在那里，仰望着蓝蓝的天空，飘过一朵两朵白云。土壤与草的气息象酒一样地使他醉着。这里是静的，只有坟墓，很少有行人走过这里。于是在这静静的情况中，时时他要看到天边抹了一层彩霞才站起身来，掸掸身上的土，自己走回去了。

在走回去的路上，他的心却是一步一步地沉重了。他和其余的人有着迥乎不同的个性，他觉得自己是太寂寞了。可是当着他躺卧在这墓地上，他却是愉快的，因为他知道在他身边的地下，也正睡着和他有同一个性的人。

这一次，他又是那样子躺在那里。将近清明的时节，墓地也不是象从前那样清静了。他把头枕了自己的手掌，茫然地望了覆盖着的天空，他象是有许多话要向天倾吐出来似的，可是他并没有开口，太阳的光辉燠燠地煨了他的脸，他那贫血的脸上，居然也有一点红色了。

忽然他听到有人走近他这边来，（因为是躺在地上，更能清

楚地听到一切的声音)，他有点惊讶了，可是他还是懒懒地躺在那里。他又听见有人擦了火柴的声音，隔了坟头，就有飞着的纸灰落在他的脸上了。他迅速地站起来，他看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有着营养不足的脸色，穿了一件蓝布衫，正站在那里。

他们都有点怔住了，象是为着什么牵引了他们的心。他们相互地以睁大的惊愕的眼睛望着，他看到那个姑娘不只是有着苍白的肤色，也是瘦弱的。在她的手背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突起来的青筋。她的眼睛含了忧郁与怨愤的光，她的脸是平板的，好象她生到这世上来也未曾罩过笑容。就只是一件旧布衫，也破烂了，早已缀了补绽。

突然间有这样一个人从那冷静的坟后立起来给了她极大的惊吓，她倒退了两步，可是在片刻中也清楚地看了他。她不说一句话，转过身就以半跑的步子走向园门那边。

他却追在后面，乘了机会地说着：

"小姐，你为什么到这座坟前来烧纸？"

走在前面的人，却头也不回，只气愤愤地说：

"你管呢，我不是'小姐'，用不着你抬举！"

他们一先一后地跨出了门。

"对不起你，呵——姑娘，我也有话告诉你的。"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她猛然停住了脚，转过身来；他仓促地收住了自己的脚步，他几乎碰到她的身上。

"请你先回答我的话吧，我请求你。"

那个姑娘就以一种高傲的，不屑于说的态度说着：

"睡在那里面的人，是我母亲的男人。"

"那么，那么，他是你的父亲了。"

他突然觉得气促了起来，循环着的血液象是一时都到了头上，他知道他的脸红起来，他的眼睛明亮起来，他的手微微地抖了。这是想不到的，现在，他知道了，他不是他们家唯一生存的人，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和他同一血统的。他想张开手臂去拥抱她，亲热的叫着她，“妹妹！”可是象为什么所慑住了，他仍然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也许是我的父亲吧，可是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是没有父亲的。”

她那冷然的态度使他都惊讶了，于是他又问着：

“你不喜欢他么？”

“我不喜欢他，我恨着他。”

说到恨的时候，她咬着牙齿。有多么深的仇恨会能在这年轻姑娘的胸中滋生呢，他觉得十分茫然了。

“那你为什么还到他的坟前来？”

“这是母亲要我来的，母亲说：‘过两天就到了清明，去他的坟上烧点纸吧’，——”她说着喘了口气，又继续着，“我就说：‘我不去，他不是有他的儿子么？’你知道，母亲告诉过我他把他亲生的儿子也撵跑了。母亲就说：‘好孩子，去一趟吧，他的儿子在十岁上就被他打跑了，还能活下来么？’母亲是可怜的，近来她又病着；我就听从她来了。可是你——你是干什么的？”

他站在那里象是没有听清楚她的话，她又大声叫了一遍，好象他若再不回答，就要把他吞了下去似的。

“我只是认识他，我和他那个撵跑了的儿子是朋友，从前我和你家是邻居。你的母亲我也认识的，你能带我去看她么？”

顿然间她高兴了，可是她仍然没有笑容，只是把眉目间的忧戚稍稍减去了一些。

“可以，可以，母亲喜欢见旧日的人哩。这么多年，就是没有人去看她，现在她病着，病了大半年，她不能从床上坐起来。”

“你们怎么样过日子呢？”

“我会糊洋火盒呵，母亲好的时候我们娘儿俩干，她病了，我就一个人干，总还能对付着过日子。”

他们是一壁说一壁走着的，他们离开了那公墓，便是一条土道，走尽了土道，就是走在光滑的柏油路上了。可是在这柏油路的边上，有着一条湫溢的街，有几口肥猪正在那里滚着。她领了他就走在这条街上。

走到第三家门口，她就停住了，她说：

“这就是我们的家。”

那是一院矮矮的房子，还不如有钱人的马房那样高大，院子里跑着狗，鸡，和小猪。

她领着他走进向东的那两间去，他才走进了一步，就为那霉湿的气味将他止住了。他不便掩了鼻子，只是想制止着呼吸；可是在一些时之后，他忍不住了，难耐的气味使他呛着。

一个微弱的声音从里间屋里发出来了。

“谁呵，是银妞儿么，你回来了！”

她一面应着，一面跨了进去。他留在这外间屋里望着，一张少了半只脚的桌子靠墙立了，那上面堆了许多火柴盒，那面有一个浆糊盆，象是十分污秽的。墙上的一面镜子，蒙了一层灰尘，已经照不见人了。

“妈，您看！我遇到了从前的邻居，说是认识您的，来看您了。”

“是么，家里这样子还请人来，不怕别人笑话。”

“有什么可笑话的，不就是穷么，穷算得了什么！”

“我这样子又哪里见得了人，既然请来了，就请进来坐吧。”

她就走出来，引他到里间去。那间屋子用旧布帘遮了外面的阳光，是异常黑暗的，当他才走进来的时候，看不见一件物事。稍停了一些时，他就看出来了，他看到卧在那里的妇人，她有一张黄黄的脸，象涂了一层蜡。他走近前，他记起一些来了，十岁时的记忆还能给他一些模糊的影子，于是他叫着：

“妈，您还认得我么？”

那个妇人显得十分惊讶的，便抖索着说：

“不要认错了吧，我没有生过儿子，这一辈子我就有这么一个女儿。”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望生。”

他说着就倒在床边，那个被叫做妈的人，露了意外的惊喜，强自支起身子来。

“呵……你是望生呵！……想不到，你，你……”

她的喉咙哽住了，那个姑娘就走过来为她轻轻地捶着背。他想叫出一声妹妹的，可是看到她那蒙了一层寒霜的脸色，便停止了。

母亲喘过一口气来就接着说：

“你长这么大了，……难得认咧，……你也给他上坟去了？……好孩子，你还记得我么？……”

“我记得您！我记得父亲活着的时候打我饿我，您偷偷给我送饭去，您为我还挨他的踢，他喝醉了酒就揪您的头发。”

“孩子，你记得这些就好，……我只差得养你一养呵！……你真是个大人了，……你今年二十几？”

“二十七了，已经有十七年没有见您的面。”

“你的脸色，怎么也不好呢？……银妞儿，快来见见你的哥哥

吧。"

可是站在母亲身后的她，仍然是十分气恼地，不说一句话。

"银妞儿，……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呵？……"

"我没有哥哥，他不配是我哥哥，他骗了我。"

"他怎么……骗了你？"

"他不是说什么邻居的么，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拗孩子，他要是早……告诉你，你……一定不……领他到咱们家里来了。"

"不来也好！我不喜欢他们这一家子人！"

母亲立刻沉下脸来，她低下头去，母亲吩咐着：

"去吧，弄点水来，给他喝。"

她莫可奈何地出去了，母亲摇着头，低低地说："也是没有办法的坏性子呵！"

随着她又把话头转向了他。

"望生……这么多年，……你自己怎么过来的？"

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流下泪来了，他自己也奇怪，在十七年之中，他受尽了活着的折磨，可是他从来也不流一滴眼泪，自从父亲死了之后，他的情感象是一触即发了。

母亲用抖索的手，摸着他的脸，他的头发，她的眼睛里也是含满了泪。

"您不要问我了，您看！我不也是长得这么大，象一条汉子了吗？"

他不愿意说起过去的事，其实是他没有那勇气来追忆往情，他是从饥寒困苦之中爬了出来的。

提了水壶进来的银妞儿仍是不快活地把壶和一个茶杯放在床边的小儿上。

“给你哥哥倒上一杯吧。”

她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就倒满一杯，于是就走到一个角落里的凳上坐下。她把头仰着，几乎是望了屋顶，她不看他，偶然无意中望到了，立刻把眼睛转了过去。

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告诉我，望生，……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呢？”

“当他病的时候，他就请人到我那里去，要我看他一次；可是我没有去，我没有去，”他象是追忆着似地把头低下了，“我不知道他怎样知道我住的地方。——”

“唉，都是过去的事了……孩子，你知道他撵跑了你，他是每天在望着你……他望着你会回来，……他探听到你住的地方，……好象……有两次他还去过了呢！回来的时候，都过了半夜，他还喝醉了酒，……那次却是异常温和地和我低低地说：‘喂，我看见望生了，我看见望生了。’我就和他说，‘干什么不把他找回来呢？’他只是摇着头，……他独自静悄悄地躺到床上，侧着身子，……天呵，你一定是想不到，……他哭了，流了一床单子的泪！……”

母亲在用手掌抹着她自己眼睛里流下的泪水。

“——到最后的一次，来人说是他就要死了，于是我就随着前去，我看到他，他真的是快要……”

“那么说，……他死的时候，……你，你是在他眼前了？”

他点着头。

“唔，唔，我守着他咽了气。”

“他说过……什么话么？”

母亲说过这句话，十分焦灼地等着他的回答。他把眼睛望了坐在角落那边的银妞儿，她也是殷切地谛听着。

“他没有说什么，”他顿了一顿，“他已经不能说什么了。”

他看到她们露了失望的样子，于是他又解释着：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连眼也不能张开来，他只昏沉地说着他还要活下去的，他说我是家里最后的一口人了。”

她们变了色，母亲只是在一惊之后又镇静下去；可是她呢，她又把脸仰向着屋顶了。

“——他还留下了一笔钱，他的遗嘱上写满了他的忏悔。”

“他写了些什么？……告诉我。”

“那上面他写着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因为他是已经死了。”

“他，他，……没有写到我们母女么？……”

“呵，呵，——”他急剧地不知该如何说是好了，他的脸红起来，他还是照了事实说出来：“他没有说。”

母亲失望地垂下头来，她把那干枯的手掩了脸，他立刻就跪了下去：

“妈，您不用难过，我侍候您，我养您的老，……”

他一时间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说才适宜，他把头伏在她的腿上。

“站起来吧，孩子，……”

一个尖锐而愤慨的声音叫了起来：

“滚出去，你来给我的妈添病！你们一家子没有好人！”

他回过头去，他望见了她已经站在他的前面，她的脸象是蒙了一层铅，她的嘴唇抖着，他还听见了她的牙齿互击着的声音。

她叫过了，颓然地就倒在床上，大声地哭着。

“妈呀，您不信我的话呵，您不信我的话呵！”

又在流着泪的母亲，抚着他们的头，断续地说着：

“银妞儿，……不要这样子，……他是你的哥哥哩！……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都是一样的——”

她还该说下去的，却突然止住了，她以无力的手扯着他，他站了起来。

“银妞，……你也起来，……叫声哥哥……赔个不是吧，……你几次的顶撞着他……这样子妈要生气了！”

她抬起头来，不愿而又莫可奈何地叫了一声：“哥哥！”

“这，这才是……好孩子，……你们俩有多么相象呵！”

她仍然坐到那角落里的凳子上，把眼睛望了屋顶。

“妈，我不知道您怎样离开了他？”

“也是他把我赶了出来，……那时候，……银妞儿才只五岁。”

“他好象是以后也就没有再娶。”

“是的，他一个人活下来，……有的时候，……我要银妞去看看他，……就是遇见了，……他也不理她。……有一回他还向她叫着‘你是要偷我么！’……一脚，……他就把孩子踢翻了，……可是他立刻把钱塞到她的手里，……她哭着，……把钱朝他的脸丢过去，……就一直跑着回来了。呵，……我忘记问你，……你吃过中饭么？”

很奇突地她又转了话头，他就回答着：

“我吃过了，……我吃过了。”

其实他是饿着的，被她说起来就更觉得难忍，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什么能吃的，他只有说着谎。

“那就好，……你们都该吃呵，……正是吃得多的年岁，……看你们的脸色都多么不好！……你也是缺人照管哩？没有成家么？”

他摇着头。

“也不容易呵，……我还得告诉你。……有的时候银妞看见他是喝醉了走回去，……他就一交跌在屋门那里。我和她说：‘你为什么不扶他一把呵？’你知道……我的心那时候还难过呢！她回答我：‘为什么我要扶他呢’这孩子……，从小就是这个性子。……我可能怎么说呢？……我再要是和她说：‘他是你的父亲呵！’她一定还要象以前那样答着我：‘那他为什么不管我们呢！’我没有话说，……我只能流着眼泪……足有七八年，……就是这样子哩！……我的身子又不济事……唉，有什么法子呢！”

提起了身体，他就想起来早就该说到的一件事。

“您是什么病呢？”

“劳苦，饥寒，……这么些年，……我还想念他。……你想想看，……我还能有好身子么？”

“请人看过没有？”

“哪里来的钱呢，……我这病又不是一天半天得来的，……药也怕不中用了！……可是我也愿意活下去，……儿也有了女也有了，……我要看着你们，……爱着你们呵！”

猛然地她倒下了身子，无疑地这是因为太多说了话，坐在一旁的银妞也跑了过来，他们一齐叫着：

“妈，妈，……”

她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吐了一口气。

“妈，我们立刻就把您送到医院去，我们已经不愁钱用，盼着把您快些治好了，我们是一家人，好好地活下去。”

“妈不会死的，我们不要你们的钱，妈的病就要好起来。”

“妹妹，不要这样说，你如果是真心在爱着妈的你就不该这样说话。”

她低下了头去，她没有什么话好说出来；虽然从她的眼睛里还是可以看到她胸中燃烧着的愤恨的火。

“银妞，……”母亲又颤抖地说了，“你的性情不要那样拗，……你要敬重他，……爱他……在我死了之后，……他可以照看你。”

她要他们都走到她的床前去，她以自己的手拢了他们的手，——那都是些没有血色，枯瘦得看得出骨棱的手。

三

他们用尽了人的力量，想把母亲生命延长下去，终于还是死了，在秋天。她的身体渐渐地为病菌蚀成一个空架，她不能再活下去。可是在她死去的时候，她露了微笑。他们步行着随了母亲的葬列，哀恸地哭着。他们把她也送到父亲躺着的地方，在那座墓旁，他们埋葬了母亲。当着他们每人抓了一把土也丢下去的时候，他们是岔了声地哭着。他们跳着脚，看着那些工人把土一铲一铲地盖到棺木上。于是他们都深切地明白着：母亲死去了！

等着那些人把土堆好了坟的时候，他们就各据一方地伏在那土坟上。湿土的气息呛着他们的嗓子，可是他们不曾停止。她还用手爬着才拍好的黄土，流下来的泪把松开的土和成了泥，弄污她的手掌。

人渐渐地散去了，他们象是睡着了伏在那里。他们觉得还象是伏在母亲病床那里，但是触到了他们脸的，只是凉凉的土了。到秋天，白昼又起始短了下去，在田野上垂下来的天边，绕了一周紫红的晕彩。乌鸦穿碎了高树的影子，厌烦地在叫着。

他立起来，走到那一面，却看到她正静静地拢了膝头坐在那里。她象是在望着什么，从她的眼角，挂下来两行细细的泪流。

"妹妹，我们回去吧。"

她好象是没有听见他的话，仍是凝然地坐着。他知道她是更伤心着母亲的死，便用手轻轻地抚着她的头发。她推开他的手之后就站了起来。她匆忙地脱下来因为母亲的死而穿起的素服，使他奇异的是那里面又穿了那件蓝布衫。她把素服送给他，他惊异地呆住了，呐呐地说。

"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要你们的衣衫，我还穿了母亲给我缝的。"

她愤怒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因为他没有伸过手去接，便把那件衣服丢到地上。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妹妹，我不明白你。"

"我的妈死在你们的手里，我恨你们！"

"回去吧，有话回去再说吧。"

"我不要回去，我走我自己的路。"

她肯定地说着，她就想起始走了。

"你到哪里去？"

"哪里我不能去？我是穷命，耐得起困苦，我可以活下去，……"

他们又是一先一后地走出了墓园的门。

"回去吧，妹妹，你不记得母亲的话么？我会好好地照看你，使你舒服地过着日子，我爱你，你是我的妹妹。"

"不用跟着我，我再告诉你，我——不——回——去！听懂了么？母亲活着的时候，我耐着性子，现在我自如了，我要走我的路。"

她说完了，即刻跑向另外一个方向，她还在叫着：

“不要来追我，我是死也不回去的！”

他兀自伫立在那里，他望着她那奔跑的背影，一直到隐没在灰色的昏雾里。——哪一方是树，哪一方是水，哪一方是小的村落。可是他看不见什么，茫茫的一片遮没了他的视路，而他自己，也渐渐地消失在这茫茫之中了。

雅　会

一

时时炫耀着自身美丽的春天，在严寒的后边来到了。它的步子是轻悄的，在人的不觉察中降落。它带来了美丽的花草，嘹亮的鸟鸣，柔而甜的气息。这是说不出来的气息，填满了每一个隙缝，它引着虫类从土地中钻出来，抖落蛰伏时的疲困；它却使人慵倦，懒懒地想忘记了眼前的天地。纵然望到的是更好的景物，却有另外的力量牵着，说：走吧，到别一个世界里去吧，那里有更美的一切在等待着你呢！

在早晨，她是费了极大的力量才克服了这春日的疏懒，她的心中一直反复地想着："我可不能再睡了，我必须立刻睁开眼睛，不然的话什么事就都耽误了，"于是她睁开眼，充满了她的眼睛的正是那个象一只小水牛的丈夫，发着粗大的鼾声。她一下就感到失望了，迅速地翻一个身，把脸转过去，迎了她的脸正是窗外无尽的阳光。她怀了极大的惊喜，从床上跳起来，就穿着睡衣，把脚插到高跟拖鞋里，匆匆地走近窗前。

她有着中人的身材和窈窕的体态，她那长而柔软的鬈发正象发着光亮的小小的环子一个个地挂下来，当着她移动一步的时节，它们就微微地颤动着。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清亮，深湛，

骄傲，聪明。她的鼻子和她的嘴，也是使人觉得这是最完美的配合。只有下颚是稍稍短了些，可是这正明显地适合了旧式的美人型，她又是一个瘦弱，在微风中也不能站直了身子的一个佳人。

没有一个人不说她是美丽的，正如同没有一个人不说春天是可爱的。老年人喜欢她象自己的女儿，中年人喜欢她象自己极亲密的朋友，年轻的人在她的面前没有一个不脸红的，说不出一句话来。可是她会安慰他们，她拿他们看成自己的小弟弟，把手插进他们的头发，指点着他们一星期不洗的脖子；可是他们嗅到使他们觉得一点晕眩的发香，肌肤香，气息香。她的丈夫也许喜欢她，因为她能使他认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客人。

窗外的景物正象一幅美丽的画，还充满了难有的朝气。柔和的阳光在树梢和草尖轻轻地抚着，洗尽了夜的黑暗。花开了，一点晶莹的光闪着。垂柳的枝条渐渐地柔软了，如毛的嫩叶附在如线的树枝上，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摆。几只飞逐的麻雀细碎地鸣叫，阳光映在它们的双翼上或是腹部。叫着四个音的布谷来了，叫了两次，又飞开去。一丛从江南移植过来的竹子，虽然还有凋敝的黄叶；可是也已显出一点青绿生意。太阳把它们的影子映到粉墙上，象一张“板桥画意”。

“呵，真美！”

她不禁叫出来了，她把两只手掌托着自己的脸，两次三次地用张开的手指掠着自己的头发。她的眼睛里闪着异常的光采，将和太阳争着辉耀似的。

美丽的蓝色的天象平静的海，除开了宜人的翠色再也没有一个污点。在这样的天上，才使人想到是长着翅膀的天仙的住处。那里是超凡的，不是象人世的纷杂；那里是和平的，没有人

情的喜恶。当着仰首注视的时节，心胸就觉得清澈了，象经过泉水的一番洗涤。

天边飞来一只银色的飞机，近尾的地方有着红日，阳光照耀着，显得更是鲜艳。她的心怦然地动了，记起几句诗：

“……我要飞，
飞向天边；
天是无尽的海，
我静视着海的安眠。
‘不要再醒来了，乖乖的。’
我翩然，翩然飘落到人间。”

可是这飘落引起她可怕的回忆，她打了一个冷战。如果不是那飘落，她会做那样一个蠢物的妻么？许多年了，可是她的记忆仍是那么新鲜。那个逝去的影子一下就在她的眼前闪出来，他是年轻的，快活的，使多少女人迷醉的。他的说话象歌唱，他的眼睛象星星；如果说她真的爱过一个人，他就是那唯一的了。

眼前的事割断了一切无用的回忆，什么都成为空的。她要抓住现实的事，她轻轻地拭去了眼角的两颗泪珠，故意做成快活一点，一下她记起了那件事，她的心就起始思虑。她一直想着今天上午的雅会，（好象她还做过了一个梦是直接和这件事有关的。）她放得下心，因为早就把一切事都告诉好了他。他一定会布置得很好，（在这方面他显然是能干的）。可是使她焦心的是她自己的问题。她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沙龙”里，她该用什么样的香水才好。

“我不能用太香的，太香了显得俗气，——”

她正自想着的时候，那无止无休的鼾声却打断了她的思路，她再也遏止不住心中的气愤，就走近他的床前，把手来轻轻推着他的身子。

"快醒，快醒！……"

睡着的人极不情愿地醒转来了哼唧着，模里模糊地问着：

"什么事呵？"

"没有什么事，只要你醒过来就是。你看天气有多么好！"

"难得的一场好睡！注册课的东西们真该死，偏偏把我的课排在第一节，害得我一个星期只能好好睡一天！"

他说着就坐起身来。可是她急速地停止了他。

"你不用起来，你就躺着好了。"

"那还不如爽爽快快起床呢！"

他这次没有听从她，就翻身下了床。

他是肥胖的，有着四十上下的年纪，因为身量低矮，显着胖得可怕了。他的脸是红的，鼻子是更红，圆圆的鼻头，正象一颗熟透了的大樱桃。他的眼睛挤成细细的一缝，藏在厚度的眼镜后面，象是不得不有似的张着。他是××大学物理系主任，还是文化基金会讲座教授，被称为中国独一能懂得爱因斯坦半部《相对论》的人。他还是英国××学院学员，德国××学会名誉会员。

为了卫生的缘故，他就独自走到墙角做着清晨室内运动。他把手臂向上向左向右地伸着，转动着脑袋，提起脚跟；他屈着腰身，把两只手伸向下面。她有点不耐烦了，就急急地问：

"昨天你定好了点心和 Cream 没有？"

"我订好了。"

他连头也不回，正忙着他的运动。

"哪一家的？"

“法国面包房的。”

“为什么不到正昌去订？你真没有用。”

“我想都差不多吧！”

“你懂什么，给你什么你都觉得好！”

他以为不必回答，就没有再出一点声，她气了，拿起他枕下的烟包就丢过去，随着嚷：

“人家跟你说话呢！”

他仍然没有回过头来，他的两肩微微向上抬起，脚跟也随着抬起来。她就又把一只烟斗丢过去。

过了一会，他才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挂着笑。

“刚才你要我回答什么呢，那时候我正在行深呼吸。”

他走过来，很想拉她的手；可是她迅速地把手抽回去。

“你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送来么？”

“告诉好了，九点钟一定到，一点也不会错。”

他说着，得意地晃着脑袋。

“九点钟晚了，别人也许八点多就来。还有，你告诉清楚我们的住址么？”

“呵，呵，我忘记了，我以为他们知道呢，好，我就打电话去。”

“真是一个废物！”

她用了这句话送他走出卧室的门，她就起始忙碌起来。女仆赶进来为她铺理被褥，她自己忙着梳洗自己。

当着她自己端坐在镜前整理自己的头发的时节，对着镜中的自己起着无端的怜爱了。她凝然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地注视着，她几乎想把自己从那里面抱出来。虽然有着三十几的年纪，看起来却只是二十几岁的样子。把两只手从下面移到上面，掩盖脸的上半部，那她就只看成十几岁的女孩子那样。

“如果我要是十八岁，那多么好呢！”

她微微地叹息着，她这不着边际的玄想一下就落了空，壁钟空朗地响了一下。

她望望面前的小台钟，就看到时间已经是七点半了。

她有一点慌张地忙起来，她描着眉毛，还拔去一根白发，薄薄的敷了一层粉。她把喷香水器放在面前，手捏了橡皮的球，立刻就有香水的雾落在她的发上和身上。可是她就觉察出她忘记了，她想过许久还是用了这贱价的，她气起来，可是她不知道怎么样才洗得下去。

奇怪的是今天觉得这香气是更浓更不可耐，她几乎想哭出来，一下子把那瓶子丢到地上，訇的一声碎了，流质淌到地上，那不可耐的气味充满了整间的屋子。

为了这一声，做丈夫的人从间壁赶过来。他张慌失措地，不知要怎么样才好。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他问着，可是她静坐在那里，一声也不响，她的眼睛里蕴着的两颗泪珠，却在这时候淌下来了。她嚷着：

“都是你，都是你，……”

那个摸不着头脑的蠢丈夫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什么都不知道，以为是失手把瓶子摔到地上，就用抚慰的口吻说：

“不要着急，下次我们再买。”

“还要买，还要买！——”

这时候女仆走进来说着：

“吴先生来了。”

“请客厅里坐吧，——你，你还不快点去陪陪客人？”

二

来客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大诗人私淑弟子吴远。在××大学的文科已经快读满四年，就要毕业的前两个月，突然离开了学校；原因是怕由凡人的估定损害了伟大的天才。他是瘦瘦的，高高的，白白的，头发永远披散着。他因为写了一首《河流》的诗惊动了诗坛。他的字迹象那个大诗人，甚至于平伸了手臂拉拉衣袖的举动也象那个死去的诗人。

他来了，就把自己安顿在一张沙发里(好在这人家他已来熟了，什么他都记得很清楚)。点起一根烟来抽着。他时时在玄想，他不象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有的时候他独自皱起眉来或是独自露着笑容。

当着那个奉命下来陪客的男人走下来，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那个咻咻的气喘也并没有惊散他的沉思，他的两只眼正定在一幅画上。那是一幅出名的人像，从任何方面看过去那个画中人都是面对着微笑。有的时候白烟障住了他的视线，他就用手轻轻地挥动着。忽然他觉察出来在这间房里除开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就打着招呼。

"原来是李先生，早就下来了么？"

"唔，早就下来了。"

他回答着，每一个字都十分短促，象用一把刀切断每个字的尾音。随着他们都觉得没有其他的话好说了。

他们沉默着，可是随着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音之后，一张美丽的脸在门际出现了。她笑着，用小步子跑着，手里还捧了一束鲜花。她和吴远打着招呼，吴远立刻站起来，走近了她。她就十分

熟识似地吩咐着:

"去,把瓶子装满清水,等我把这些花插进去!"

吴远奉命维谨地捧着瓶子走了,正在这时候女仆走进来,他适巧可以告诉女仆去做。

"你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美丽的花朵?"

"从我们邻居丁先生那里摘来的。你认识他么?他是我们伟大的小说家。"

"哼,小说,小说是世俗的作品!"

她望着他,她的眼睛好象是在说:"孩子,你的偏见太深了,你不应该这样说。"

女仆把花瓶捧进来,她就熟练地把花插到里面,她做完了这件事,就迅速地坐到吴远坐过的那张大沙发里。吴远也坐下来。她全然象对着孩子一样的口吻朝他说:

"你近来又写了诗么?"

"写了,写了不少,昨天晚上我才把那首叙事长诗写完,那真是神帮助我,一半是在梦里写成的。"

"那真了不得,回头我们就可以拜聆了。"

"我没有带来原稿,可是昨天晚上的那一节我可以背过来,我还预备当我死了的时候,就把那一节刻在我的墓石上。"

"你这么年轻就想到死,真不应该。"

"拜伦,济慈他们不都死得很早么。"

"不也有很老才死的么,象朗费勒,——"

"快不要提他吧!我从来也不把他想成诗人。"

"你不该这样说,他也自有他的伟大处。"

他不再说了,他却为她的气息所沉醉。当着他们说着话的时候,她时时会轻轻地打着他或是凑得很近,使她的发尖微微地

刺着他，发着微痒的感觉。曾经一个人把他介绍成一个多感的青年诗人，在李太太的美丽之下会晕倒的。在事实上说起来，这也并不算是过甚其词。因为这时候，他的心真是飘飘然的了，他忘记了自己，也忘记在面前存在的人。

正在这时候，突然间跳进来一个穿着毛衣短裤的男人，他象是有一点气急地东张西望，呆坐在那里的丈夫第一个站起来和他打招呼。

“你的太太真不讲理，把我的花都摘光了！”

他的声音很粗，他的样子正象一个全能的运动员，他那深蓝色毛衣的上面有着大大的一个S字。他是他们的邻居丁允。

“不是你给我的么？再说你不摘下它来，就要它自开自谢么？”

她抢着说了，那个小说家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忽然想起了点什么似的说：

“你们两个人认得吧？”

“认得，认得，也是在你这里见过。”

他们相互地招呼着，吴远的心中却在想：

“这样子怎么能写出好小说来，真是粗俗不堪！”

“你不坐下来么？”

她含着笑说：

“我不，我等一下再来，你替我请了那位客人么？”

“等着你想到早就把事耽误了！”

说完了，她接着一声轻微的叹息。他满意了，他就又象一阵风似地卷出去。

“喂，喂，——”

当着他才走到门那里她就叫住他，他停住脚，回过头。

“有什么事？”

“回头你就穿这样的衣服来？”

“用不着换吧，Prince of Wales 也穿过这样的衣服呢。”

“算了吧，别人是太子，你呢？你要是这样来可太难看了，这可不比平常的会，你要是不肯听我的，我就不管你的闲事。”

“好，好，我听你；可是你得担保我她一定来。”

“没有错，你想，我能骗你么？”

他就跳了出去，突然间他在院子里大声叫出来。

“老朱来了，老朱这么早就赶了来。”

他们都走近窗口看出去，就望见那个在法国住过十三年半的艺术家朱正之正蹒跚地提了大皮包走来。她轻盈地跑到门前，拉开了门，用甜美的声音叫着：

“欢迎我们的艺术大师！”

那个艺术大师却象一个肉店老板。他有一张胖胖黑黑的脸，他那黑乱的头发从帽子下面露出来，他那圆大的头颅罩在一个法国便帽的下面。他结了一个黑大的领花，黑绒缝起来的衣服有的地方磨去了绒毛，有的地方又染了不同的油色。如果这个伟大的画家画一张自己的像，最多用的将是墨黑的颜色。

“Bon jour, Madame！”

他叫着法文，可是他那含混不清的语音，使人一下分不清他是说着哪一国的话。

他踏上了台阶，和她握着手；可是他是那么热烈，用了那么大的力量，使她不得不急速抽回来。

“人多么？有多少人已经来了？”

“客人是不少，到的还不多，这不更好一点么，我们正可以好好谈谈。”

“对了，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他们一面说一面走进了屋子，她就为不相识的人介绍。

“这是诗人吴远先生——这是艺术家朱正之，你们该好好握握手。”

他们真的就听从她的话握起手来；可是朱正之的手力那样大，使吴远也不得不皱着眉。

“李先生近来怎么样，学校的事不忙么？”

他又向着那个丈夫说，那个人却急忙用自己的手抓着鼻头，表示不愿意和他来握手。

“还算好，教书是死板事，总没有多大的变更。请坐吧。”

朱正之一面点头一面放下皮包，把自己安顿在一张小沙发里。用手搓揉着自己的脸说：

“真糟，中国的空气真是太乾燥，我简直都有点住不惯。”

“你是才从外国回来的吧？”

吴远故意这样问着，其实在报纸上他已经知道了他才从欧洲回来，就在三四天之前，他还开过第十八次欧游归来的个人画展。他在中国展览的是西画，在外国展览的是中国画。

“是的，是的，我才从法国回来，在那边，在那边我也开过画展。”

朱正之这样说着，心中却十分诧异，怎么他会不知道自己去过欧洲么？那么被认为××艺术学院的学员，自然他也不知道了。难说自己的自我宣传还不够么？

“外国的画展比中国多吧？”

“多是多的，可是好的——象我这样的却并不多。”

他虽然是谦逊地回答着，心中的怒火却冒了起来，他的心中想着：“他是个什么东西呵！”

他决意不再和这个年轻人说话了，他就转向了那个正在玩

弄着自己指甲的女主人。

“李太太，——呵，呵柳小姐！——”

为了匆忙他就叫错了，她最不高兴别人叫着她李太太。

可是这一次她好象并没有留意；他就接着说下去：

“——昨天我送来的画收到了吧。”

“收到了，谢谢你。”

“那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一张肖像了，你觉得怎么样？”

“好是很好，只是有点象——”

“象哪一个？”

他有点不耐烦了，急急地问着。

“有点象我的姊姊，你看见过她么？”

“我，我没有看见过她。”

他显得有一点窘了，额上的汗渗了出来。

“我真糊涂，客人来了连一杯清茶也没有敬。”

她翩然地站起来，到外面去吩咐着女仆，她好心地容这个客人擦拭脸上的汗珠。

走到李先生的面前，她低低地问：

“点心送来了没有？”

“我不知道。”

“你去问问他们，如果还没有来就再用电话催。”

“先生和太太说什么背人的话呵？”

窗外有一个声音这样叫起来，她望出去，看到这样叫着的人是中国唯一研究美学的学者汤君达，还有那个声音诗人翁明走在他的身边。

“欢迎，欢迎，……”

她跳出去，不知道把自己的手先去握哪一个人的手才好。

"你们都进来坐，认得吧，你们这几位？"

"认得，认得，都是熟人。"

翁明是短小精悍的，穿着整洁的西装。他的皮肤十分光滑，长着胡须的地方剃得冒着青光。他是一个短诗作者，长于用恰当的字来形容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流泉，飞瀑，急雨，闪电，风吹树梢，甚至于轻飘飘的树叶落地的声音。

除开是一个美学的学者，汤君达还是一个十分欢喜说话的人。他知道别人的隐秘比一个天文学家知道星星的数目还要多。当着被问起了他就会说：

"不要谈吧，这完全是别人的私事。"

问着的人就此沉默了，可是不久他自己就把这些别人的私事给公开了。于是他就抱歉地道：

"真不应该，请你千万不要再说给别人听才好。"

可是他自己却能三番两次地把这样的故事说给别人。

"你们是同了一路来的么？"

"不，我们在路上巧遇，再也没有这么巧的了，我看天气好，溜着来，没有想到远远的就看到了一个又整齐又精神又有一点不大高的人走在我的前面。我赶走几步，就遇见我们的翁诗人。"

翁明却觉得有一点不高兴，他就是怕别人提到他的身材，他的脸不自然地红了一阵，象是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天气是真好，走走一定很好。"

聪明的女主人急急地用话岔开。

"唔，唔，——这正是好春天。"

"为什么你的太太不来呢？"

"她么？她回到日本去了。"

翁明伤心地说着，这句话引起了所有的人的注意，都把脸转

了过来，等着他更详细的叙述。

“那我真对不起你，我不该问你这些，——”

“怎么我，我也不知道呢？”

汤君达显着一点着急了，象这样重要的事他不知道，显然是损害着他一向的令名。

“她是昨天才走的。”

“好了，好了，不要谈这些事吧，你们看，杨先生来了。”

用稳如泰山的步子检着树荫下石径迈着脚走来的是一个近五十岁的人。他的头是圆圆的，没有戴帽子，光滑的头顶反映着太阳的光。他戴了一副眼镜，也许因为太松了，一直滑到鼻梁的中间。唇间长了齐整的胡子，只是有点黄。牙齿是不齐的，有的为嘴唇包不住了，露到外面来，这有的时候会使人联想到一条发怒的狗，那样翻着嘴唇露了牙齿。

可是自然间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严肃空气包了他，不只是包了他，还把这空气带给其他的人。看到他来了，停止一切的言笑，恭敬地走到外面，每个人都挂了一幅笑容。

“诸位都早来，我却来迟了一步，无限的抱歉！”

“您肯赏光，我们就觉得荣幸之极了。”

美丽的女主人用更清亮的语音说。

“其实我自己早已老朽不堪，文学一调，不弹者久矣！到这里来，只是洗耳恭听，自己的心中却着实惭愧惭愧！”

一面说着，一面已经迈上了台阶。他再仰起头来，朝每一张脸仔细看了一下，然后才象放下心来，微微点下头，径自走进去。

在先前的那个文学革命中，他是一个有力的倡导者；可是渐渐地他停止了脚，他不只不再进一步，反向后退了。他做旧诗，唱昆曲，就是说起话来也是文绉绉的。他只靠了旧日的令名发

着残败的光辉，他安逸地生活着，承受着莫名其妙的拥戴。

“我那文学的铺子早就关了门，——”

每个热心向上的青年和他谈到文学的问题他都是这样回答，他晃着脑袋，自满地微笑着。他早就可以闭口不谈文学，每月六百元的基金讲座教授薪水，尽可以供给他品茶清谈的了。

杨先生朝了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点过头，就检了一个软椅坐下去。其实他所认识的人正如同他所看过的书本一样，不过是知道在哪里看过而已。至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做过什么样的事，他一点也不热心记忆。对于那些不相识的人，他并不想来认识，他已经感觉到人生是太烦杂了，他时时想到隐居深山，不与世人通音讯。

对于这个女主人他却记得十分清楚，她的父亲原是他的友人，有时他捻着胡子说：“我是看她长起来的。”可是对于看着长起来的人，他也偶然有点什么样的想念，她是太好了，太可人了，她又是那么尊敬他，那么对他好。立刻他就想起了他的老妻，她的父亲，还有死去几千年的孔夫子（近来他也深悔少年行径，觉得至圣先师是必须尊敬）。

于是他就象经过魔怪试探过的圣者一样，克服了无比的引诱，又把浮浮摇摇的心沉下去。他的心怦怦地跳，脸上冒着汗。

当着他来到了，室内就沉寂些，那个青年诗人只出神地望着他那光亮亮的头，象是要从那上面得些灵感似的。艺术家朱正之注视着他的脸的轮廓，因为他曾经画了一张像，也是不大相肖。所以想再寻些特点出来。他象发现奇迹似的在心中默记着：

“他的头象个橄榄，——我不该画成一个圆枣。”

朱正之高兴着他的发现，就赶紧在Sketch-Book上记下来。

那位老先生可什么也没有觉得，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好象身

处深山幽谷一样。只是在那个女主人亲自把一杯茶捧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又被带回了现实，他闻到一股香气，他暗自用力地嗅上两嗅。心中想着这一定不只是世俗的香水，还有她的体香。他一下就想起了香妃。宫里的一间偏殿里还有郎世宁为她画的像，他曾经在那张像的下面消磨过一个下午，还在那间土耳其式的浴室里徘徊过两三次。

“杨先生您去年答应给我的画还没有给我。”

“呵，呵，——好，两个星期内一定给你送来。”

“——怎么，怎么你总也不到我那儿去？我——我的太太很想你。”

“太忙了，我正在赶写一篇诗剧，再也得不着一点空。”

“你在写诗剧么？难得，难得，一定是好的。”

她的脸稍稍有点红起来，那么长于说话的人竟觉着有点难以开口。他是不轻易夸奖人，所以使她格外兴奋，终于嗫嗫地说：

“回头我要宣读，请您多改正。”

“哪里的话，哪里——”

他正要连着说下去，她却说着对不起走开了，因为又来了两位客人。他就急忙地端起茶杯来，放到嘴边，啜了一口。

才来的客人是并肩走进来，一胖一瘦，都是男人。那个胖的，正象一个技术不高明的捏面人的手艺人的作品，脸上堆满白白的此起彼伏的横肉。他是××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洋文学系主任刘明杰。

说是一个学文学的人不如说是一个饭店的掌柜，他胖得连行路都感到十分不方便。可是在中国，他是莎士比亚和但丁专家，他和萧伯纳还通过一封信，当着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还拜

访过一次高尔斯华绥，这是他光辉的履历。

那个年轻一点，很瘦的一个是同一个大学里的国文讲师。自从大学毕业后他来到这个大学里住过八年，最初是助教，渐渐地升为讲师。他的名字是江上青，才过了三十岁的年纪。他会做极好的骈体文，小的时候做旧诗就有神童之称。本来他的名字是江鹏翼，后来读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实在给了他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就把名字改成江上青。虽然他还年轻，他却拒绝一切新的思想和文学。别人问起他是不是也写白话文，他就象中了邪魔似地急急回答：

“不，不，我不写白话文，我也不看，从来也没有看过，也不预备看！”

该引为是缺憾的是他还是一个独身人。在这一面他显出他的年轻来，他修饰得入时，连香水香粉什么的也用，几次都要成功了，就因为他要一个女人绝对的忠实，可是他自己却要有诗人的风流的这一点使他功败垂成。他十分伤心，几次说过活得疲乏了，想到永远的休息。只是想到父母的遗体，他的心才稍稍平静下去。

“这你们可不对，来得这样晚，——”

一见到，她就用了半斥责的口气说着，刘明杰还喘不过气来，江上青就代他和自己说：

“你真不知道，城门关了，我们绕了一个大圈才赶进来。”

“为什么要关城，难说又要打仗么？”

“不，这回不是那挡子事，这是学生——”

还没有等他说出来，她就急急地岔开。

“快点进去吧，别人都等得不耐烦了。”

三

那天来了一共二十一个人，又包含了些未来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们。有一个年轻少女是交际花，那是李太太特意为她的邻居丁允请来；还有一个戏剧家带来了他的内姪女和干妹妹。他原来是预备和她们表演一节新作的对话。

聪明的女主人显得十分忙碌了，她翩翩地跑过来又跑过去，她的身材十分美妙，她的眼睛异常明亮。她时时表示着她的歉意，因为招待不周；有时候又因为和一个人多谈了两句，不得不抱歉地说："很对不起你，我把后背朝了你。"

什么都进行得很顺利，点心也得着来客的称许，咖啡的香气更充满了这间屋子。各自三三两两地聚集着谈话，可是正式的诵读和讨论一直就没有起首。

为这件事她显得一点焦急了，她走到李先生的面前低低问：

"为什么把点心这么早就拿上来？"

"已经来了这么多人还等哪一个？"

"不是那么说，你看他们都忘记了来干什么的。"

"你们文学家——"

他才要说些什么，就为她瞪起一点来的眼睛震住了。他改口说：

"想想法子吧，不然点心还得去定。"

她做了一副气急脸，可是当着她转过身去，微笑又挂在她的脸上。

她站定了，轻轻地拍着手，人声稍静了下，她又低低地咳嗽两下，把两个美丽的手指放在嘴唇那里。

“我想，我想我们应该起首我们的诵读了。在中国，唉，这好象还没有过，外国，外国可很多。——”

她顿了顿，把眼睛朝四面看了看。

“——这里面所提到的很广，各人都可以准备自己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我们请——”

“我来介绍这位××大学学生秦先生给我们读一首诗，好不好？他读得很好，在字韵方面很有研究。”

那个××大学文学系主任刘明杰第一个站起来说。

“赞成！赞成！……”

那位姓秦的学生站起来，早就有了准备，从衣袋里取出一本书。

“我读一首余若水先生想念他故去爱人的诗：

“我想望在人世里，
天，给我们一个奇迹；
只是短的瞬刻，
我愿化成沙，化成泥！

“我要午夜的一声钟，
漾破了那一片静；
似鸟飞过去的，
一闪你清丽的淡影。

“老了人，老了春风，
看白发添几许；
看落叶堆满山径，

心，你是不灭的永生。”

他确是一个读诗的好手，他把声音沉得那么低，使每个人分着诗人悲伤的情感。

读过了坐下去，鼓掌的声音起来了；那个女主人好象还用手帕轻轻地擦着眼角，接着就问起哪一位愿意再来点什么？

“请杨先生给我们唱一折昆曲吧。”

不知在哪里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所有的人都热烈地拍着手掌，女主人还特意地走到他的近前，作着同样的请求。

“不成，也没有人擫笛，那怎么能唱！”

杨先生摇着头，这一次他的眼睛一点也没有抬起来。

“我稍稍会一点，——”一个年轻艳妆的女学生，站了起来畏缩地说，“可是我不好，不知道能不能随得上杨先生？”

这时候就有人送过笛子来，那个女学生移到杨先生的近前坐好。

“杨先生唱一点吧，难得这个机会，……”

女主人哀求似地说：

“好，好，唱就唱，我唱一折《游园》。”

“哪一节？”

那个试了试笛音的女学生问。

“《皂罗袍》。”

杨先生说完了咳嗽两下，立刻这就象传染病似的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也该咳嗽两三声。

笛声起了，杨先生逼窄了的不男不女的嗓音也响起来。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惊异在每个人的脸上显出来，想不到杨先生还有这么好的声音。有的人显得一点呆了，有的人却闭起了眼睛。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笛声止了，他也不再唱下去。鼓掌的声音急雨似地响着，那个艺术家忘形地叫出来：“Encore, Encore！”别人都看着他，他才想起自己的失口，就象一尊佛似地定在那里不声不响。

“近来嗓音失润，唱不到好处。”

象个点缀似地，杨先生说出了这么一句。

“客气，杨先生太客气了，我就知道——”

汤君达用了响亮的声音说，他一面说一面动着头作着手势，他感到十分有兴趣，他把眼看着每个人，要每个人都以为他的话是不错；可是说到一半就顿住了，哈哈地大笑一阵。

在看着别人的时候他望到丁允正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喁喁私语，他还看见了青年诗人吴远正在出神地望着别一个女人。所以他大声地笑，不只显出自己的聪明机警，还要震破他们似的。果然这就有了显著的效果，丁允茫然地移动着眼睛，不知这笑声是为了什么才起来，他就沉下心去谛听，正遇江上青背诵《离骚》的调子呜呜地起来。那象哭泣也象和尚念经，丁允烦厌地又低下头去，继续他自己的私语。

接着就是那位中国莎士比亚兼但丁专家刘明杰用新法解释《离骚》，把那些难以得到真义的字改成古体，然后就从象形这一

面，得到新的诠释。

那些大学生们赞叹着，江上青更感兴趣地记在怀中小册子上，杨先生却独自坐在那里，微微摇着头，心中在说：

“哼，外国留学生岂能读中国古代文学！”

下面就是女主人新作歌剧的诵读。她站起来，却先说起吴远的叙事诗写成了，该请他先读。

吴远早就在生着气，因为好象他被人遗忘了，这时被提到也十分不情愿，他就说原稿没有带来，所以不能读。

“那么请吴先生下次读也好，这次我们就请柳小姐读她的诗剧，好不好？”

朱正之象是不能忍耐似地说出来，她微笑着，表示谢谢他的好意，然后就拿起一束粉红色的稿笺，用手指拉了纸角在面前展开。

“这是我的试作，我知道离开成功还远的很；我不怕献丑，如果有什么该修正的地方，千万请说出来。”

说过后她又嫣然地笑了，她忸怩地象是难以启口；可是别人都有点受不了这延迟，伸长了颈子等待。

她于是起首读起来了，杨先生眯着眼睛静听，朱正之睁大了眼睛观察她每一个动作，不时在他那本 Sketch-Book 上涂着。江上青是不屑于听，可是因为这么一个聪明人的作品，想着或可得些新的境地。汤君达想从这读诵中得些美的真谛，同时他还想能从作品中寻求一些她的隐秘。

翁明却完全为她的声音引住了，她不只把字用得那么巧妙，读起来的时候的音调又是那么动听。在用字那一面，他还不致于推许过甚；可是在读诵上，他觉得那是绝不可比的。

那个戏剧家却觉得太呆板了，只要是剧，就该演作出来，一

切的手势，身段和表情都不该少。那样才能看出本身的好处和坏处。

吴远只是出神地望着她的眼睛和嘴，还留意到她美发的抖动。刘明杰忽然站起来，认真地提出：

“我觉得——”

他十分尊重的态度，读诵立刻就中止了。

“——在这个地方，用‘恶汉’不如用‘混蛋’好些；原文是‘你，狡猾的男人，无比的恶汉’，不如改成‘你，狡猾的男人，天大的混蛋。’”

有哄哄的笑声起来了，他却郑重其事的说：

“这是应该的，既然骂男人，就该骂得重点，骂得具体一点，不然就不如不骂。”他在忙迫中喘了一口气，又说：“再说在音调上也过得去。”

为笑声又惊醒了的丁允莫名其妙地随着笑了几声，他几乎是一边笑一边叫着：

“那时候混蛋两字也许不是骂人的话。”

“恶汉也不一定是骂人的话呵！”

“好了，好了，我想不如去查一查书，看看在那个时代里女人惯于用什么话来骂男人，再改上去就好了。”

“那也好，那也好；……”

这许久时候女主人站在那里象一具雕像，她不知道该怎样好，一时她露着笑容，随着又收敛了。在任何场所都能显出自己的能干的人也觉得一点窘迫，她不知道是不是该感谢这个改正的人。

总算好，该来的结束来了，她就又继续着她的诵读。可是她的兴致消下去些了，别人也都感觉得一点疲乏，微微移动着身

子。

将近正午了，对于食物的需要好象比这雅会还殷切些，不知哪一个人的肚子还叫了一声，这更叫醒了每个人，看看壁钟，十二点已经过去。

这时候，聪明的女主人恰巧完了她的诵读。随了掌声别人就都站起来。她赶过去拉醒打着瞌睡的李先生，然后就说着抱歉的话，觉得什么都不完美，希望下次能好些。

"……请都赏我光，下次再来，各人都要预备自己的份，我们的范围还要广，项目还要多，……"

于是她又穿来穿去分别地预定下次的诵读。她说定了戏剧家预备一节对话，还约定了翁明读自己的诗，杨先生答应了下次唱一折《思凡》。

正在这时候，猛然间跑进来一个人，女主人一眼看见他就叫起来。

"姜琳，你怎么这时候才来？该罚？"

别人也都附和地嚷着："真该罚！"

来客却象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他气急地说：

"不得了，日本兵在崇文门架上炮，警察在前门外打坏了学生，学生就要罢课了，情形很不好！"

"什么，学生又闹，真岂有此理；浮嚣总是不成的。"

杨先生摇着他的头，觉得一点不满意。一丝阴郁的空气笼罩了所有的客人，可是聪明的女主人立刻用她那银铃一样的音调说：

"那怕什么，这么好的春天，停了课我们就可以更多有几次象今天这样的雅会了！"

"真是的，是的！"

别人响应着，洗去了适才突来的沉闷，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意见。

人渐渐地散了，她忙乱地相送，笑声和杂碎的语声混合着，好象都是十分满意。

“呀，我忘记了，我们该照一张相！”

她懊恼地叫着，她的眉毛美丽地皱着；一眼看到有点不高兴的吴远，她就特意走近他的身边，告诉他先不要走，一同吃过了午饭他们到北海去。

“……北平真是好地方，你看看这天，够多么可爱！什么都好，什么都使人爱，我真舍不得它！”那个最后跑来的姜琳，看到他的话在这死水潭里没有引起一丝反应，也垂着头意懒心灰地最后走出去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去　路

一

落日把金子般的光辉扑向了地面，温煦地抚摸着树的尖梢，草地和河流；树梢轻俏多姿地摇曳着，草地显得是更柔软了，细语般潺潺地流着的河流，作为答语似地，反映着一点闪闪的光。原野是更廓寥，更广大，更寂寞了。

成群的鸟惊惶地飞了来，叫着，寻找着自己的窠，在这残弱的余光里，它们要回到他们的家，不然，它们将失去视力，迷失在陌生的地方。可是守在窠里的老的鸟和小的雏，为了引路和盼望，也在叫着，那嘈杂的声音，溶成一片了。野花安静地垂了头，等待着夜来的露水和明日的朝阳。

一切的影子变成细长的了，铺在地上，狗胆怯地惊恐地吠着，——一个，两个，远远近近地都在应着。凄凉地震漾着这平和的空气的，还有那辽遥地响着的号角。那好象是天边外的声音，可是却扯动了每个人的心。

天边上烧红的云彩，显露着最后的艳丽的颜色，不顾自身地炫耀着。随着一点风的力，幻成人物花草禽兽景物的形状，那都是一瞥即逝，象是比无常的人生还要匆促些。

树林的阴影盖过了河身，还盖上了河右岸的五座大小的坟

墓。在坟墓的近傍躺着一个中年男子，他仰面卧着，把两只手平平的铺在头下。他好象已经来了些时候，因为坟前放着的采撷下来的野花，已经萎软成一堆。他的眼睛茫茫地望着，象是在想着些什么又象是没有想着什么。他有着一副大骨骼，一双大眼睛。他的颧骨是出奇地高，象两座小小的山排在脸颊上。他的鼻子也是大的，宽和高有着同样发展；长着厚唇的嘴却紧紧地闭着，好象是他尽力地管住了它，要它沉默着，一切的苦辛只留在自己的心中。

也许因为一点疲倦了，他转过身去，他的脸望着那坟墓——那里面睡着他的母亲，他的妻，和他的儿女。他那平坦的脑后部，看出来他是一个失去乡土的人，——在那个地方，婴儿是习于仰睡在摇篮里的硬枕上，所以才有了那样的头骨。他的家，虽然是在千辛万苦中进了关，却在四年里死去了五口人。留下来的只有他，还有一个七岁孱弱的叫做虎儿的孩子。他把死去的人葬在这里，每个黄昏他来到了这里，这里对他象是更有一点家的意味。

每天他躺在这里，任着时间自由地流过去，等到太阳真的沉到了地下，他才恋恋地站了起来，虽然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心中也这样痴呆地想："他们老的老，小的小，又没有一个男人，我怎么能就把他们留在这里呢？"于是他的脚跟象是更难提起来，他俯下身去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好象在向每一个道着晚安。终于还是走了，要说着："不要怕，我明天来看你们，有一天，我要你们躺到咱们的家乡去。"

每次当他说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总滚下两颗大泪珠来。他有着莫遏的愤恨，可是这愤恨应该落在谁的身上呢？想起来的时候他的青筋突起来，拳头紧紧地握着，即是朝了一无

所有的空中，他也要猛烈地挥动着，做成击打的样子。

他永远记住母亲临死时候的话："怎么的我也没想到死在这儿，抛乡离井的好几千里地！我是造了哪份孽呵，要我这老骨殖归不得家？好孩子，记住了，咱们还是得回到咱们的家，一等平定了就回去，就是我死了，也得把我移回去。我得回去陪你爹，要不，要不，我的魂灵也安静不了！"

可是她坟头上的草已经青过三回了，她还只是躺在这地方。她的两个孙儿一个孙女，同时为了急性传染病躺到她的身边也有了一年半；在前五个月，她的儿媳妇又为了难产丧失了她的生命。

"死了好，都死了吧，不死怎么活下去呢？……"

当着他的妻也死了的时候，他就象疯狂了似地喃喃地说着，他没有了家，他拉扯着那个七岁的孩子在街上走了整整的两天。他们被房东撵出来，到夜来他们睡在别人的屋檐下，太阳还没有冒出来的时候，就要为人家驱逐着，象驱逐着没有家的狗。

"喂，喂，找个地方去凉快凉快吧，这么大的人，干什么没有一点志气，做什么也比讨饭强呵！"

他总是翻了翻眼睛，什么话也不说，站起身来，把还在睡着的孩子抱在手臂中。这样孩子被惊醒了，用他那细弱无力的声音号着，在年龄和体质上，他正是需要很多的睡眠。

他一面哄着孩子一面挨着路，他疲倦地抬起眼睛来望望前面，哪里是他要去的地方呢？

突然一天在街上他遇见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男人重重地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他停止了，迅速地搜索尽了自己的记忆也没有想起那个人是谁，和在那里曾经见过；可是那个人却豪爽地用高嗓子说着：

“你不是老杨么？你怎么不记得我了，我姓王，我的名字是——”

他想着，可是他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他听着他说：

“——是宾之，你不记得那一年我到贵处去，我们很见了几面，意气相投，差点没拜了把子？我还见过老太太，大嫂子，那时候大嫂子才过门一年多——”

“噢，噢——”他没有等他说完就岔了他的话头应着：“我想起来了，我们一见就投缘，我称你老弟，我家里的也称你老弟？”

“是呵，是呵——”

“我真眼拙，会记不起来了，……”

“我给你引见引见，这是你弟妹，我们才住到这儿两个多月。”

站在那个男人身边的女子，和善地笑着，她全不顾虎儿的污秽脸相，就用手轻轻地抚着他的头。

“我可来了不少日子，自从事变我就住到这里，早先我不是这样，眼下……”

他说不下去了，一个强硬的汉子，眼睛里竟有泪水打着转。

“老太太呢，大嫂呢，她们没到关里么？”

“她们同我一路来了，可是他们都故去了，还有我的四个孩子。只剩这一个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你住在哪儿呢？”

“我，……我，……我没有家。”

“好，好，住到我们那儿去吧，这点脸总得赏给我。她能替你照顾照顾孩子，我也能给你设设法，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为了不愿意给别人意想外的麻烦，才待要寻找些什么理由推辞的时候，那个女人又在说了：

“就不用犹疑了，住到我们家去吧。谁保得住不要别人来帮帮忙，以后我们要你帮忙的地方也多着呢。”

再看到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对女人依依的情态，自己就再也不能说什么了，于是他的眼睛里冒着感激的光，微微地点着头了。

这样他就住到友人的家中，友人夫妇都对他十分亲近，象家人一样待他。那个孩子，虽然有了住处也没有使身体好起一些来，病总是缠着他，脸是一天一天地瘦下去，胸前的肋骨，都能一根一根地数了出来。他会有着这样不近情理的思想:

“也许他妈想他了，要他也睡到她的身边去。”

只要有这样的一天，他就有另外的一条路要走；可是孩子的病虽缠绵，却还用眯缝着的小眼贪婪地望着这个世界，象是还十分贪恋着这个世界。

就舍开孩子呢，他还有一点不忍，而且也对不起那一对好心的友人夫妇。

“等待吧，等待吧，总要有那么一天的。”

他总是这样想着，就是当他这一天躺在草地那里他也是这样想着，到那时候他要死去的母亲，妻和儿女们的福佑，不是他能达到母亲最后的心愿，就是和她们在另一个世界中相会。

不知从哪里，天上忽然扯起来狞恶的黑云。十分迅速地就盖满了天，把那在地上浮游着的最后的一点光也关住了，待他知道了，站起身，大滴的雨已经急遽地下了起来。这原是一无遮蔽的旷野，只一些时，他就被打湿了，先前的一点惊惶，反不知道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爽性用着极安详的步子走着路。

象这样的大雨，是可以带给人一些恐怖的感觉；可是他的心却十分平静。他觉得这些都没有恐惧的必要，更艰险，更需要胆

量的一条路就在他的面前留存。就是在那上面行走的时节，他也还需要相宜的镇静。

闪电急速地划开黑暗的天，雷就象从那裂罅滚向地面上来，击打在地面上的雨点，发着杂乱的声音，好象在给地以一种惩罚。

他的头发被雨冲乱了，雨水还流进眼睛里，觉得出一点涩痛。走在路上的脚，是全部浸在水中的，天是异常的黑，眼前是一片暗，当着闪电亮了起来的时节，他才看清楚了道路和方向，他就能更坚决地更有把握地迈着他的脚步。

二

象冬日里躲在河下被渔人搅昏了的鱼介一样，在那段时间中，他是十分张惶失措了。一晚的枪声炮声之后，天地就改了样，他模模糊糊地看到这里那里飘着的太阳。

“这是啥事呵，这是啥事呵？……”

年老的母亲不断地喃喃着，连珠地念着佛号；孩子们哭着，妻是跑出跑进的不知道该怎么好。

“你再哭，看鬼子抓了你去灌洋油！”

听着那不断的哭声，心更烦乱了，就故意恫吓着。可是这事情并不是没有的，被认为“反日”“反满”的分子，是随时随地被枪杀。把煤油冷水什么的灌进人的鼻孔里或是口腔里，是更平常更普遍的事。常常还有遍体皮鞭伤痕的尸身被秘密地埋葬了，那是活活给抽死的。

除开了一点家国之念，他还时时担心着无妄的灾害之袭来，于是他觉得，该走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可是这些话怎么说呢？尤

其是对乡土有固执的感情的母亲？

是的，怎么想起来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他们一代一代地活过这么许多年了，一旦就要抛下了它，抛下了家园，到陌生的，不可知的地方去，就是他，也象是舍不开。

果然母亲的话就是这样：

"走吧，走吧，哪块好你们到那块去，我这么大年纪，我可不愿意抛乡离井地走那么远，难说鬼子真就把我活宰了？"

"不是那么说，——"

"不是那么说是怎么说？"她的愤怒更高涨了，没有等他说完就截断了他的话："你不看看我都到什么年纪了，你安着什么心呵，你要我这把老骨头扔在外头？"

她心里很悲伤，拉着自己的衣襟擦着红润的眼睛。他却坐在一边耐心地说着，说到他从前的事，现在城里的情形，他说那边出了告示，凡是进到关里的都原薪任用，要是不走呢，有朝一天日本人调查出来，就要绑去砍头的。他还加上了一句：

"——也许把全家大小都给抓了去！"

她坐在炕头上不说话，沉默地听着，她的眼睛里象是流着永不尽的泪水，她不断地用衣襟擦着，她的鼻子里还流着清水。

到后她装起一袋烟来抽着，她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些什么；可是她再也不说一句话。他悄悄地溜出去了，和妻再去商量。妻也没有什么主意，她原来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他的心不能安宁，他也不敢走到街上去，什么一响，他的心就是一跳。饭他也不能下咽，到夜里躺在炕上，他也不能睡着。

"干什么这么愁呢？愁坏了身子可怎么办？"

到晚来妻会这样忧心地和他说着，她也许知道说这样的话

没有什么用；可是看他那翻来覆去的样子，她不得不这样劝着。

“你是妇道人家，知道什么？”

“我们好好呆在家里，会有什么祸会飞上头来么？”

“那谁能说得定？你不知道前街的刘先生么，有人给特务机关写了黑信去，宪兵来查了，查见一个有遗嘱的月份牌，就把人给捉了去，一点踪影也没有。”

“呵，我真还不知道，……”

妻大大地叹了口气躲在一傍去了。

这一夜他没有能睡着，他想来想去只是这件事，有时候才闭起眼就为可怕的恶梦惊醒了，心急促地跳着，意识到身边只睡着妻和孩子，自己也还躺在炕上而不是绑在车上，四周站满异种的兵士向着刑场走去，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可是他想到那并不是全不可能的事，只要这样住下去，总有一天就会有那样的日子来临。

他抹去头上渗出来的一些汗珠，他想着无论如何自己也要离开这里。他知道危险的是他一个人，可是要他丢下老的小的，他怎么放得下心呢？

到了窗纸有点发白的时候，他才疲倦地睡着；可是不久就为人摇醒了，还有个声音说：

“……咱们还是合计合计走吧，……我也看透了……不走也不成！”

他强自睁开了睡着的眼，就看到那张满是皱纹的母亲的脸，还有两颗大泪珠滴在他的脸上。

火车上不象是装人的，只是填满一些柔软的有骨有肉的物件。车门是塞满了，车里再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他们大小五口

人，就是从车窗里塞进来的。

“活着不如死了好，……活着不如死了好，……”

他的母亲不断地唠叨着，她是坐在车板上，把一个包袱垫在下面，别人的身躯挤着她，所以她的腰弯着，头再也无法抬起来。

“妈，你老别说了，谁叫是，是——‘行路’呢？总得受点委屈。”

他要说出来逃难两个字的，可是一下子就咽住了，他用行路两个字塞在那里。

孩子们在哭号着，不止是他们的，每个孩子差不多都哭起来，只有那躲在木椅下行李杂物傍的孩子们才安静地坐在那里。哭号使每个人都更不耐烦。

好容易车动了，人们才象是松下一口气来。只是行了没有多久的时候，车就又停下来了。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惊恐的神态在每个人的脸上挂出来。

列车的前面早有两排黄呢制服的兵守在那里，还有几个军官和特务官员样的人物立在前面，几个当狗腿子的中国人，大声地叫着：

“下去，下去，都下去，老爷们要问个话呵。”

象猪或狗一样地他们被驱下车来，成串地站在那里，等候着立着的官员们的问讯。

可是来问的并不是那些言语不通的人，却是一个戴墨镜的中国人。他的言语中充满了不屑，自满，骄傲，高贵的意味，他象点验货物似地查看每个人。

要问到的是年岁，籍贯，从前的住处，还问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是不是不喜欢“满洲国”或是“日本人！”回答得使他们满意的又上车了，那些不满意或是他们觉得有点疑

问的被牵到一边去。

他是那么侥幸地说过去了，他的全身透满了汗，他走上车来还把她们安顿到座位上。

到后来，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个座位，牵在一边的有些个的脸吓变了色，有的哭着叫着，不知道自己将遇上什么样的命运。

车又开动了，他们喘了一口大气，一半的人却被留在那里，他们无望地看着行驶的火车，浓黑的烟遗下来，渐渐地掩盖了他们。

来到新的城市里，他就把一家人安顿在旅舍中，自己赶着到从前服务的机关里去报到。别人苛难地问着他为什么不早些出来？是不是也想在“满洲国”做点什么事，他的愤怒立刻涌起来了，他想来数说他怎么才逃出来的，可是他忍住了，他只说明自己并没有一点那样的意思。

“那就好，……那就好，……中国人自然做中国事。”

录用是如愿了，只是因为在非常时期，薪给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这也是没有法子，谁叫俺们的家乡丢了呢？这已经是同舟共济，有饭大家吃，……”

就是这样他也只得答应了，他再也没有路走，他想着只要能有饱饭吃也就是了。

住了下来的时候，年老的母亲却害着强烈的怀乡病。因为水土不服，她想起来后院的那口井，她记得别人说过那井水比放一把糖还甜。她每餐都要吃高粱米，可是她又嫌那里的高粱米不中吃。她咒自己，她还咒天，她有时候流着泪：

“……你们修修好，要我回去吧，……我回到咱家去看一眼就死也情愿的呵！”

这样号着叫着，成日成夜地，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记住了，就是我死了也得把我移回去，我不愿做孤魂野鬼，我还得回去陪你爹……”

她是第一个被埋在河边的土地里，他们哭着，洒着泪。他痴呆地站在那里，默祷着：

“妈，你老安静地睡下去吧，总有一天我得请你老回家乡去。在那块躺着我的爸爸，有望不见边的大松树，还有咱们家乡的好高粱……”

就是他自己，也时时怀念着一点家乡，可是他不说，他好象什么也不在意的样子，他的心中却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回到家乡呢？

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住，几口人都显得不习惯，连那新生的孩子，都是面黄肌瘦，妻永远是疲惫的，困难地喘着气。夏天，更是他们不能受的，那炎热使他们坐不宁睡不安。

消耗着多少心血，化去多少精力，终于在一年半以前，一种流行的烈性传染病，同时带走了三个孩子的性命。那象是突然的一击，虽然平时担心着食指增多是困难的，但是这样的减少，又是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可怜的妻，更是伤恸地哭着，象疯狂了一样。

“——这是运数，总得要活下去呵！……”

他劝着她，要她再勇敢些到人生的路上行走；可是他的职业的酬报东折西扣的到了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情况，他们不得不搬到较窄小的房子去。

当他寻找着房屋的时候，每家贴了召租条子的人家都朝他关了门。有的是一听到他的口音就说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有的是从言语中听到他的生地，就抱歉说房子不准备租了，为着有一

家亲戚就要来住。这都是为什么呢？他有些茫然了。

渐渐地他知道了这个城市里的人并不喜欢他们来，因为他们失去了家乡，又多半陷入了困窘的情况中，会使有房子的人，蒙受一笔欠租的损失。

最后还是托了朋友，打了连环铺保，他们才被安顿在一间小房子里。

因为日子愈过愈不好了，所以更想念从前的生活和土地。他们有着想不通的道理，那就是为什么白白送了人也不想收回呢？

“只要收回就好了，——”妻时时这样想着，“那时候我就带着孩子们回家，看看我们的家有什么改变没有？不比住这个鸡笼好得多了么！”

在不断的念望与殷盼中，她却没有能如愿。为了难产，孩子被收生婆割了几块从腹中取出死了，她也因为流血过多丧失了生命。那时候他已经被裁掉了，一点事情也没有，在绝对的穷困之中。

他想哭，可是已经没有眼泪。悲伤和愤怒紧紧地纠结起来，他知道若是能把她送到医院去，至少她是能活下来的。他时时自己心中念着：

“我杀了她。……我杀了她，……”

但是当他稍稍静了下来，他一步一步地想上去，他想到了谁使他得到这样悲哀的命运。他的心中就又在想了：“有一天我要回去的。”

遗留下来的一个孩子，对他却成为一个麻烦的累赘。孩子时时为病扰害着，不能使他安宁，而且又成为他一切悲伤的种子。

“到底也是我们家的一条根呵！”

不过他每次看着孩子那张没有血色的小脸，细细的手臂，和没有血色的嘴唇，他就想到就是一条根，也不能拖得长远了。

为了欠租，他和那个病弱的儿子被驱逐出来了。他领着他的手，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他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存身的所在。一直到偶然间遇着的友人，他们才又能眠食在屋顶的下面。

三

大雨一直也没有停，走回友人的家，踏在地上的脚，一步就是两只湿湿的脚印。

“你才回来，我们等着你吃饭呢！”

他才走进门，那个坐在沙发里的友人王就跳起来和他说。

“你怎么会淋得这样湿，没有坐车子回来么？”

“没有，那里也没有车。”

“快到上面去换一换吧，要不怕生病。”

为了感谢友人的好意，他露着笑容。他正要走回自己的屋子，王走上来和他说：

“你慢点回房里去，孩子才睡着，就先穿我的衣服吧。”

王就走去拿来自己的衣服，要他擦干了身子换下来。

“你的太太呢？”

“她去看着你的孩子呢，本来他今天很好，就是那几声雷把他吓着了，他哭了许久，又发起寒热来。这阵子八成也睡着了。”

“也难办，这个孩子自早就象先天不足似的。”

他摇着头，叹一口气，他的眼睛好象又起始要湿润起来，想想自己不该再这样软弱，就强自忍住了。

“不必守他吧，请你太太回来好了。”

“孩子若是睡好了，她自然会回来的。”

王说着，看见他头发上还在流着雨水，就又说:

“你看，你的头发上那么多雨水，快擦干吧，不然要脱头发的。”

他用手一抹，果然还留有许多雨水，他就又去取了毛巾擦着。擦过了，他点起一根烟来抽。这时候，王的妻走进来了。

“这阵怎么样，谁在那里看着?”王很关心地问着。

“李妈在那里呢，睡着了，不过——”

她看见了他坐在那里，便不再说下去，转来问着他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了两句，王就吩咐着仆人开饭。

他什么都想得到，他自己天天看着孩子的样子也知道，只是他不敢想，他怕想，这几年里他的一家人只剩下了两口，不久就要只剩下他一个光杆。

当着他吃着饭的时节，他好象在吞咽着铁沙。好心的友人却在和他说:

“我正给你设法一个事，不久也许可以定当，省得一天到晚闷着。你看你的精神愈来愈不好了，实在都是闲着的病。”

他笑了笑，他觉到友人所说的只是一小部的事实，真在纷扰他的心的还不只是这点事情。他近来深深地觉得友人们能待他极好，可是并不能了解他。

“我以为杨先生该再讨一位太太了，”王太太也是很关心地说起来，“总得成一家人呵！象你这样的年纪，就此单身下去也不相宜，再说孩子实在也需要一个人来照料，不是么!”

“现在那说得起来这些事呢?”

“其实是这样子，如果没有结过婚也就算了，或是没有孩子也好一点;一个做父亲的人带了一个孩子，总是很凄惨的事。”

他自己该更深刻地感到，夜中孩子突然醒了叫着妈妈的事也有过不止一次；可是回答着的只是做爸爸的粗音，和不熟练的手掌的抚拍。

他没有话好说了，低垂着头，忍苦似地吃完了一碗饭，就放下了筷子。

“怎么今天吃得这么少？”

“不大饿的样子。”

“怕是雨水淋出了毛病呵！”

“该小心一点，病起来更不舒服了。”

“吃点药，出点汗，明天就好了。”

王太太立刻找出来一小瓶药片，交给他，还告诉他可以吃两片，早点睡。

他怀了感激的心情接了过来，随即走回自己的卧室，看见他走进来了，那个女仆站起来，问着他要些什么，他却摇摇头，女仆随即走出去了。

屋子异常阴暗，病着的孩子对些微的音响和光亮的感觉都十分敏锐，他提起了脚跟，轻悄悄地走近床前，瘦弱的孩子正自躺在那里睡着。他时时发着断续的呓语，两颊烧得红红的，嘴唇上露出了干枯的裂纹。鼻翼微微地翕动着，身子时时转动，象是很不舒服的样子。

他的眼睛涨满了泪水，他一动也不动地俯身望着，孩子突然醒来了，张大着眼睛：

“是妈吗？妈，我想你。——”

“不，虎儿，我是爸爸，你要喝点水么？”

孩子好象并没有听见他的话，仍自茫茫地说着：

“妈，别离开我了，我想你，我走了一大节路，路上没有一个

人。我真怕，妈，你别离开我了，好不好？”

说完了就又闭上眼睛，轻微的鼻息听得出来。好象始终就未曾醒过来。

他把背直起来，两行清泪一直从眼角挂下两腮。

“是的，这一条根也就要断了，这一条根也就要断了！”

他不住喃喃地说着，用着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声音。他的眉头微微绉了起来，可是不久又舒展开了。他想着这正是适宜的时候。

他轻轻地踱来踱去，心中在计算着，却总象是有什么牵住了他，使他不能象全然一个人的样子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同时又象是有五双殷切的眼睛，望着他，告诉他，他们不愿意再躺在这陌生的地方，他们要躺在长白山的顶上，要纯白的雪常年地盖着他们。

他独自坐在一张靠椅上，静静地自己想着，他听得见血管的跳动，一切别的声音却象不复在他的耳朵里显出了。

雨渐渐地小下来，屋檐的流水仍自急遽地淌着，因为是相近郊外，青蛙的鸣叫代替了骤雨的声音。

时候也许是不早了，他象突然醒转来，站起看看友人的房子，灯火已经熄灭，他就在一张小小的方桌前坐了下来，铺了纸，这样的写着：

你们的好意换来了我的不辞而别，这就是可以使你们想着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但是我该走了，我该走上我要去的路。你们盼望我能再有一个家，一点事业，自然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该这样；可是你们没有想到，这许多时候中，我一直想着离开这里。我的母亲，我的妻，还有我的孩

子们，这是我的一家人；不是他们已经一个一个地躺到土中。我不是为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没有好处，它忘了我们，丢弃我们，卑视我们，好象土地是我们自己失去的；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家！为了我们人民，我们的家都毁了，几乎连我自己也无声无臭地死在冻馁之中。承你们的好心使我活下来，可是，我决不甘心这样活下去。

虎儿怕是没有希望了，如果他死了，请你们把他也埋在他的祖母，母亲和兄妹们的身边。有一天我要把他们都移回家乡去，不然我就是自己已经躺在那边的土地的下面。万一他活了下来，也长成一条壮汉子，告诉他继续我的志愿，为着他自己的家，为着人民。

一切感谢的话对你们都象是多余的，我只诚心地祝你们的康宁。

杨

写过后他就放下了笔，又走到孩子的床前，想来亲一亲孩子的脸，可是没有敢贴上，眼泪却不自主地滴在孩子的身上。

从锁着的抽屉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小包袱，轻轻的走出房门。他叫起来未曾清醒的仆人为他关上了大门，他就急匆匆地跨到了外面。

街道正为雨后的茫雾锁住了，走了三五步，他也就消失在这雨雾之中。可是在他的面前，他自己却清楚地看到一条该走的大路，他就勇敢地迈着大步跨上去。

雪　朝

这一夜他是从下生以来第一次被喜悦抓得紧紧的，他觉得自己是大了，大到几乎不可想象的地步。他的头是高高的伸到半天空里，云气就时时遮住他的眼睛，当着他要看些什么的时候，就不得不低下头来。不止是低下头，还要俯着身子，那样才能使他看得清。在他脚旁蠢蠢蠕动着的是一些人，比蚂蚁还要小，用那么细微的声音在说着话。为了要听他们的话，他记得他不得不把脸几乎贴了地；可是当他给着回答的时候，那些人立刻就惊散开，正象是他所吐出来的每个字音都是怕人的滚雷。

他的躯体大得都稍稍显出一点笨了，河流象涓涓的细水，当着他的脚踏上去的时候，那脚印就留下了一个湖沼。山岭在他的胯下存在，正如同小小的土堆，他随随便便地就可以迈过这个又迈过那个。他的手掌，伸开去就可以掩盖整个的城市，——那城市正象他一向所生活着的城市一样，有钻天楼，宽大的路和羊群一样的汽车。他抓起一辆汽车，好象拿起一粒灰尘，放在嘴前，只要一口气就可以吹得无影无踪。

他记起来一个叫做格里佛的人，（这是他从孩子的童话上看来的，）他想到自己比那个人在利利蒲德城的时候还要显得大；因为他想到那些蚂蚁一般的人群决不会把他困住。他就想到自己是那个巨人阿提拉斯，（这也是从孩子的童话上看来，）他的肩

上有着地球的重荷。他想着如果没有他，天就要压了地的。

他就笑起来，立刻他就看到渺小人群中的骚动。他没有法子停止他的笑，他是那样喜悦；可是那些人更震恐了，因为想到了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到来。他的狂笑使得山崩海啸，使得人们感到了旁贝城毁灭时的惊惶；可是他还是恣意地笑着，一直到他自己从这一个伟大的梦中醒来的时候。

他的眼前是漆黑的，呼吸也感到一点不自如。他觉出来那踡屈的腿，他就想到是不知什么时候把身子缩到被里来。渐渐地把腿伸直了，他的头就最先和外面的空气接触。那会是那样寒冷，使他那才从被中钻出来的秃头更敏锐地感觉到。他的头，说是秃也不尽然的，因为在后一半还有几根稀疏的长发贴在脑皮上。在正中还稍稍凸出了一点，就显得两个鬓角一直伸到脑后去。可是那光亮却使人惊讶，有的人几乎想到了可以比拟吉卜西人占卜的水晶球。他的眼睛却是细细的两缝，没有一点光采，两个眼角和眉梢一样微微地向下吊着。他的鼻子是又尖又瘦，可是鼻尖总象冻得十分红，（他并不吃酒，）一个相士就抱怨过他若是鼻子能大一点，或是颜色好一点，他就不会有这样不十分好的运气。他的两腮并不是肥胖，（他是生就了的一张瘦脸，）腮肉奇怪地有一点下垂。他的耳朵是干枯的，象在夏天太阳下晒过的叶子。

他把头整个地钻了出来，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正自如地吸了半口，就不能忍受那寒冷的空气，只得把被又蒙了鼻尖，才补足了那半口。

他睁开了那细缝一样的眼睛，他才真的感到失望了。（当着他醒来的时节，他还以为自己仍然有着梦中伟岸的身躯。）他最先知道的就是自己还是在那张狭小的床上睡觉。（这张床他睡了

十年以上的时间了。)他望望那火炉，看不见一点火焰的影子，就是放在上面的水壶也没有一点热气，他想到那火是早已熄了。

从窗口望出去，正看见了远远近近一些蒙了雪的屋顶，(因为他们是居住二楼的人，)那有着纯然同一的白色，好象失去了各个屋顶原有的个性和距离。(对于这附近的每个屋顶他原是十分熟悉的，他知道哪一家的屋顶缺少了几块屋瓦，他知道哪一家的烟囱少了一块砖。他还知道哪一家清洁的主人的屋顶上存了多少污秽的什物，因为那是随时抛到屋顶上来的；他也知道哪一家的瓦溜间正夹了孩子们踢上来的橡皮球，……) 可是现在呢，雪掩盖了一切，显现在他眼前的只是无边的白色。

雪还是在下着，大的雪片轻飘飘地飞下来，还扑向窗上的玻璃，在棂角那里聚集着。每一片都好象是十分暇逸似地，也不斤斤于停留的所在，应用着美妙的身态，从天上降下来。有时候卷起了一阵风，雪就又象烟一般地被吹起来。对于这强暴象是无力抵抗又不能禁受似的随着风过去又颓然地落下。于是从天上还是有着轻飘飘的雪片降下来。

在世界中的小小角落里有这样的一个城，在这个城中的小小角落里有着他看到的所在，在他的眼中就已经是那样无边无垠了，他想着，他自己呢，就是这小小的所在中活着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子他活过来四十九年的岁月，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没有多少人注意他，他是那么一个可怜的小物件。他这样地活着，很容易想到就是死去了也不过是这样。没有人能稍露一点惊讶，当着听到他的死讯的时候，正如同行路人看到道旁一个死去的小生物一样，是那样不动情感地连眼睛也不霎一下就过去。

他稍稍转动了一下身子，把眼睛望了屋顶。他望着屋顶的两边相交处，是那么遥远，象是目力所不可及的样子。可是寒气使得他的头皮冰凉，他伸出手来摸一摸，真象冰似地，他想着再把头缩进去，可是壁钟恰巧打了八下。

他对于自己的耳朵也有一点疑惑，他没有听清那钟声响了七下或是八下，他忽然想到也许敲了九下，他的身子立刻就出了一次冷汗。还是他把枕边的眼镜戴上，望着壁上悬的钟，证实了方才是敲过八下的。他看看那一面的一张床，早已空了，想着孩子已经入学去了。

他也不能再耽搁，每天至迟他总是这时候要起身的。可是这一天的寒冷给了他无上的威胁，他怎么能从那温暖的被中出来呢？他就自许着，再过三分钟再起身吧。

他的心顿时松下一点去，眼睛又闭起来，把被又拉到鼻尖那里。当着他想着差不多已经到了三分钟的时间，张开眼来望望钟，已经是四分了。他颇后悔地想着：

——怎么我这样没有用呢，说是三分钟就到了四分钟，那么爽性到八点五分再起吧。

如此地推延着，到他真的从床上爬起来，已经是八点钟过一刻了。

屋中的寒冷使他伸不开手脚，他的嘴时时嘘着气，还常常把手掌掩了鼻尖。他觉得鼻尖是最怕冷的。（平日留意着狗的卧姿，他得到了好证明。）

在房里他往返地踱着，几次摸着壶里的水，那水总是冰凉的。他就皱皱眉头，轻轻叹一口气。

当他起身的时候，正是女仆送孩子上学去，他要自己照顾自己，他还需要十分小心。

突然，象一匹狮子似地吼叫起来：

“为什么这样走来走去，吵得人一点也得不到安静，不知道我昨天晚上两点钟才睡么！”

他是着实地惊了一下，停住脚，看见一个蓬松着头发的脸从一堆被里钻出来。他认识她，他们认识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她都喜欢擦厚厚的白粉，到现在她的皮肤粗糙了，白粉擦到上面象落灰的墙壁。可是她有一条好嗓子，这许多年未曾改变，她放开声音叫起来可以治好别人的伤风。

他不能回答，只是定在那里，看见那个头又缩到被里，他才提起一只脚来；可是他不知道把这只脚落到哪里才合适。他的嘴低低地叽咕着：

“我怎么知道你睡得晚，我也没要你睡那么晚，你和我吵有什么用呢，——”

突然那个睡在床上的又叫起来，因为十分气急还抖开了绵被。

“你看，你看，炉子也灭了，都是死人呵，要冻死我，把我冻死就好了，是不是？”

寒冷却不容她发这么大的气，她只好立刻又拉紧了绵被，象一只乌龟似地踡伏在那里。

“那我也不知道呵，——”他还是低低地说给自己听，“我知道你昨天为什么不加好了煤？对了，为什么你昨天晚上不加好了煤？”

他寻到了有力的理由，他想跑到她身边，把她从被里抓出来，和她嚷，他先试着嚷一个字，象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没有一点声音。

那个踡伏着的身子，慢慢地平下去了，又继续她安稳的睡

眠。

壁钟悠闲地打了一下。

这一下正象打在他的脑子上，他不用去看，就知道已经是八点半钟。他有点慌张起来，他拿起放在桌上的保暖瓶，也是轻飘飘的，他就无可奈何地把冷水倒在杯里和盆里，匆促地洗着脸刷着牙齿。

穿上了大衣，戴上帽子，还提了那只破旧的公事包，匆匆地走出门。忽然想起了昨晚写好的两封信，就又跑回房里，从桌子上拿起，塞到皮包里，用更快的脚步走出来。

正在下了一半的楼梯转角处遇到了一个肥胖的人走上来。他没有法子退让，他原想快点走的；那个肥胖的人就挤着他，象要把他压到墙里去。他皱皱眉，莫可奈何地奔了下去。

不知哪一位好心人把门前的积雪扫去了，水门汀的边路就更显得光滑。他几乎站不住脚，他出了一身冷汗。他记得一个医生说过他应该行路小心，不能跌倒，若是跌倒就会要了他的命。

"就是死了在别人那一面也算不了什么！"他暗自想着。最大的损失，他想，只是落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将永远离开他。

想到了写好的两封信，就从公事包里取出来，走近门前的邮筒，都要投下去了，忽然他心中想着："会不会把里面的信纸装颠倒了呢？"这样想着，他就失去了自信，他不能决定自己一定是装得很正确，他重又把那两封信放到皮包里去，想着："还是回头打开看一下再寄吧。"

他就站在门口等候，想着公司里的大汽车就会来的。雪由了风的力量，扑到他的脸上和颈子里，他就立刻拉起外衣的领

子，把头也尽力地缩着。

他的心时时为不安所扰，他想也许那辆车早已过去了，可是他又一点也没有听到喇叭的声音。看看街边的积雪，十分平整，没有一点车轮的辙迹。他想或者因为落雪，汽车就不来了也说不定。

由于公司置备的汽车，是专来接送中下级的员工。许多人都有了自用车，他自己却眼看着别人的升擢，自己总是在这大汽车里钻出钻进。一辆破旧了，又换一辆新的来，他仍然是一个被接送的人。每次他都是赶忙地跑下来，生怕误了时间；（因为根据规则，等候每个人的时候不过两分钟，）可是每次他总要先等在那里。他就看看街，看看睡在街旁的乞丐；他还记得清邮筒提取的时间，有时更张望了不止一次贴在电杆上的各种条告。（那些条告包含招租，寻房，寻人，寻狗，出卖重伤风，……）他还能暇逸地鉴赏文字的风格与书法的好坏。一直到那汽车来了，他才慌张地踏了上去。

可是这一天的等候却使他有点不耐烦，天是这样冷，风吹到脸上象刀子；时候显然是比平常晚了。雪象是已经不是在落着，风却吹着它，使它在空中飘荡。他就想着也许是汽车已经过去了，风又吹平轧过的轮辙，那么就使他象呆子一样地等在这里，……

远远却有汽车喇叭的声音响着，他抬起头来望过去，看见那匹大兽似的汽车从街的一端摇晃着身躯驶过来。在他的身边那辆车停下来，他从后面的门走上去。

车里的人想不到的稀少，除开驾驶的和一个跟车的人，再有就是公司里的一个厨子。他仍然象从前一样踏上去就拣了一个座位坐下。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了，那个跟车的人凑在他面前。车又起始行着，那么空大的车箱，使得坐在后面的他不能得到安静。他被颠簸着，遇到不平的路，好象要把他丢到车顶外面。有时候使他坐不住，要他从座位上溜下来。

“宋先生，您坐到前边点去就好了。”

那个跟车的人好心地和他说。

“还好，还好，”他的脸上露出一点苦笑来，可是他并没有移动的意思，“平日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那个跟车人肯定地摇着他的头，“赶上下雪的天，路不好走，先生们又都个人雇车去了，人少就压不住车，您又坐得靠后一点。您看——”

这时候汽车又在一个职员住宅的门前停了，响了两三声喇叭，没有人出来，就又起始行着。

“——多半都不坐这辆车，谁都愿意多破费几个，省得捱冷受冻。”

“唔，唔，……”

他不断地出声应着，他的心中却明白知道这个人在当面揶揄他。“是的，——”他心里说，“我就不肯多破费几个，我偏要坐这辆车！”可是他却有理由说出来：

“不过坐这辆车快点，准可以不误事。”

“今天也很难说，路太滑，不敢开得太快，怕万一出错。您看，这车子不是一面走一面摇头么？”

那他不必看也会觉得，他知道这辆车走着什么样的一条路，想着平时只要十五分钟的路程，今天至少也要二十五分钟了。

想想时间，他计算得出他又要迟到了。迟到就是懒惰，对于懒惰的处罚就是年终馈赠数额的减少“又是钱，——”他想着，

"什么都是钱,钱统治了一切!"

就是那样子被摇荡着终于也到了公司的门前，那公司有一座无比高度的楼房。(那高度好象是与日俱增的）他走下了车，钻进那个螺旋门,也不知道是自己推了别人或是别人推了自己，他就一下子被搅到里面去了。

里面正充满了高度的气温,象夏天的热风,包住了他整个的身子。擦地板的油味,给了他腻腻的感觉,使他的脑子立刻象是有些晕眩。这么多年了,他都一点也不曾习惯,踏在脚下的地板是光滑的,他小心地提着脚,他怕万一会跌了下去。

"我是跌不得的,我是跌不得的,……"

他的心中时时想着,一直到他钻进了升降机,他的心才安下来。可是他的心又为别的意外抓住了,每次他在升降机里,他总是担心着会在两层楼的中间生了阻碍,不能上也不能下,四面只是墙壁,那就是使他和这个人世隔绝了。

"那可该怎么办,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存在。……"

于是每天他都温习着这点惊心的情绪，到了他真的跨在六楼办公室的地上,他的心才真的放下了。

他走到了门前，一张小桌上放了签到簿和小座钟。钟上的两只针都将近一百八十度角，他的心战了一下。他仔细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他永远写得是一笔一画的正楷,)还注明了九点十三分。

"这怎么能怪我呢,公司的车晚了,迟到的恐怕不止我一个,下着雪的天,……"

他一壁暗自想着，一壁推开了门。充满了他眼睛的却是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来了，还象是比平日都多一些，各自占据了自己的座位,有事无事的都在忙碌着自己。

他又看见了，在这间大办公室的中央，正站立着那位成功的经理。他有肥胖的身躯，和突出的肚子，遮在金丝眼镜后面的眼挤得很细，可是有时候却能张得极大，象两盏探照灯。他那咻咻的喘息，压静了一切人的声音。他是雄武地背着手，撅着点嘴，显得胡子是翘起来。他是顾盼生姿地站在那里，他希望所有的职员都低下头去忙着自己的事，可也不要忘记了偶然也要抬起头来望他一眼，再在心中生着钦仰的赞叹。

才走进门的他，迅速地脱下了衣帽，挂在近门的衣架上，然后象老鼠一样地起始溜着。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要到他的座位，是要经过经理站立的地方，他没有用稍长的时候来踌躇，随即硬了硬头皮走过去。

当他走近那个经理的身子，他的心就起始猛烈地跳着，他点过头，就仰起来，望着经理粗肥的颈子，脸上强划出笑容来，他是那么吃力小心地做着，好象他在演着戏；可是经理正望着别人，忽略了他所做的一切。他走过去，他却觉得有人尾了他走着，那个人的身躯还那么重，每一落步，地板都抖一下，他才坐下去，他就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说：

"宋先生，——"

他随着就站起来，这简单的三个字象三声雷在他耳朵里响着，他都几乎要掩着两耳。他知道他不能那样做，他只打了一个寒战，他不知道该把眼睛望着什么，他不敢望着经理的脸，他也不能望着地，但是他记得当着别人说话的时候，是需要注意的，需要看着别人的脸。他就仰起头来，望着那张脸，作为那张脸的背景的就是那白色的屋顶。

"宋先生，今天有一点冷，——"

"还好，没有什么，——"

“路也有点难走，——”

“也不觉得，坐在车子里不觉得什么。”

他并没有回答得十分流利，虽然他有充分妥善的理由。他总是心慌，他都不敢张大了嘴，怕着跳跃的心会跳出来。他还显得有一点口吃。

那个经理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只看见他那两条细缝一样的眼睛张大了，黑眼珠灵活地在里面转动。他都想关心地说一声：

“经理，您该小心点，您的眼珠要滚到外边来，……”

他虽然没有说，经理也又把眼睛眯成细缝，还莫知所以地露了笑容，把背着的左手放到下颏上，下颏上没有他要摸抚的胡须，他就放到唇上去。

一转身，经理迈着方步走了，地板在他每落下脚的时候颤抖。他坐下来，静静地看着放在桌上一杯茶的震纹，他就计算出来经理走到哪里，——开了经理室的门，——再走上几步，——终于坐下去。

他用手移开放在案上的文件，压在下面的吸墨纸夹的墨污都显露出来。那有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还有无色的汗水不知淌到那上边有多少了。别人看不出，他可看得出，也闻得出。在这样的一个座位上耗去了他十几年的岁月。他望望坐在对面的人，又是那么一个年轻的家伙。坐在对面的人永远是年轻的家伙，总是在换着，稍过些日子就换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可是一直守在这里，象生了根，也许有那么一天，被人连根拔下来了，丢到窗外去！

他的工作是简而易举的，这么多年来都是如此。他可以不必再用他的脑子，他的脑子渐渐就长成扁平的了，没有一点皱褶。他不再能思想，他只合做一个无声无臭的小物件，永远要仰

起头来看人。好象他还是一天一天地渺小下去，别人却是无止境地向了伟大生长。

他把一张纸拿过来，每个字都在他的眼里生了羽毛或是变了形态，他就即刻把那一副老花眼镜戴上，才看清楚了每个字。草草地读过了一次，就翻开摘要簿，写下来年月日，发信人，和信中的要义。

这就是他的工作，正如同分工制下的一座机器，他只需要照顾这点小事，当着他妥善地办完了，他就算是成功了。即使是成功了，所成就的也是平凡又平凡的事，做经理的人留他在这里都象是为了慈善的缘故。对了，除开这里谁还会要他呢，他这个可怜的动物？他的动作和脑子都显得迟钝，又缺少决断心，所以就没有了自信。他怀疑自己，也怀疑别人；（可是他不敢去怀疑别人，别人都比他好，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记起来昨晚写好的两封信，就从皮包里取出来。他没有丢到邮筒里去，就是因为他忽然想起来里面的信也许会装错了。

他一只手拿一封，眼睛看过来又看过去，脑子在思想着。可是这样的思想显然是没有着落，他只好用裁纸刀打开。他十分小心地做着这件事，生怕毁了信封又是一笔损失。当着他如愿地打开了一封，看到并没有错误，额上渗出的一点冷汗才消下去。他又仔细地封好，放在桌上，想着回头仆役来收信的时候，就可以由他们送出去。

坐在对面的人无心中瞟了他一眼，微笑着，他稍露了一点仓皇。他想着：

"他也许以为我用了公事邮票吧，并不是呵，我是昨天在家就贴好了的呵！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想，自从经理说过节流的政策以来，我一分邮票也未曾用过。可是他为什么要看我呢？他

简直是怀了侮辱我的心，这个鬼东西！——”

可是烦恼着他的却是他无法证明邮票是在家里贴好了的。他也没有法子说明，他也不能用斥骂来表白自己。坐在对面的人虽然是年轻的家伙，难保不一下子就会跳到他的上面。

他就记得这个年轻的副理在早就是他的副手。他的父亲也许要他得点实在的经验，就要他做那样的小事；可是不久他就自费到美国住了两三年，现在就成为副理了。先后只是三年间的事，别人就有了那么大的变化，他自己却只是株守在这里，一步也不曾移动。

“那么年轻轻的，能懂得什么？生意之道又不同旁的，姜也是老的辣！……”

他正自想着，仆役走过来了，站在他前面，和他说副理请他过去有事。

他低低地咳嗽两声，点着头站起来。他就向着副理室走去，走到那里站住了，用手指轻轻地敲两下门。

里面叫着的是他所不懂的英文，他知道这是允许他进去的意思，他就推开门。梳着光头发的副理正自低着头不知道忙些什么，知道他进来了，扬起头看看，就连声说着：

“请坐，请坐，……”

可是这一间房里就不见有可以坐的椅子和凳子，他也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的事，就走到办公桌的近前，毕恭毕敬地站立。

副理显得十分对不起的样子说：

“请原谅我，我还有一点事情，回头再谈我们的事。”

他站在那里想着“我们的事”该是什么事呢？该不是有一次为了他爱人的父亲的古怪的癖性，看重了中国的旧学问，要他代

他用正楷作了一篇《民为邦本论》的那种事吧？

副理的事做完了，把笔朝桌上一丢，搓着手站起来，却坐到办公桌的角上。

“望之不似人君，……”

他在自己的心中想，可是他还是默默地站着。

“随便一点吧，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很早我就想和宋先生谈谈，真是没有工夫。事情忙，真没有一点法子！最近经理把人事科的事情也交给我了，真是还得要宋先生随时指教呢！”

说完了，哈哈大笑一阵，露出来两排洁白的牙齿。他记得他那上排当中的一颗牙，因为长得突出一点，就化了四十块钱拔去了，才换上一颗假的。

“您说的是哪里的话，我是不学无术，……”

他又得抬起一点头来望着他，勉强地干笑了一两声，随着就觉得自己不该太放肆，立刻停止住了。

“兄弟实在因为是在外国住了些年，中国的事情不大熟悉，并不是说些客气话。譬如在外国，因为商业情形不好，什么都讲合理化。——”

“合理化？——”

他觉得一点茫然，他的眼睛恳切地望了他，希望他能给他一点适宜的解释。

“那就是，那就是要讲求效率问题。对了，这完全因为经济恐慌的缘故，——”

“效率问题？——”

他还是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重复着这么一个耳生的名词。可是副理又继续问着：

“你今年有多么大？——不，不，你今年有多少岁？”

“我还小着呐，我才是四十九。”

“四十九？真不象，看样子你象有六十岁了。对了，六十岁，多福多寿！”

副理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了这句成语，就这么不管不顾地用在这里。

“可真没有，副理！”

他恭敬地回答着。

“那也没有什么。还有，还有女子职业问题，和女子教育问题也是相辅而行的。多少女子都受了高等教育，一定也得给她们个机会来用其所学。所以，所以，……”

副理显得一点不安，他看看屋顶，又看看案头上一张未婚妻的照片，就接着说：

“宋先生真该休养了，这么大的年纪，这是人道的问题。我们实在不忍要宋先生这么大年纪的人还为这点小事每天奔波，那样我们不是太残忍了么？”

这一节话，使他突然明白了一切的事，他象乘了高速度的升降机下去，他的心和他的身子都追不上那速度。他觉得有一点软，可是他还强自支持着。

“经理先生说过送给宋先生三个月薪水的退职金，——不是，是休养金。现在我立刻就可以签给你。”

副理一面说着一面敏捷地从衣袋里取出支票簿，签好一张交给他。

“这个月的薪金也在这里面，那个新职员下午就来，请你帮帮她。你一定愿意做的。你看，就是这个人。”

他说着，把案头的那个女人相片给他看了一眼，他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灰迷迷的一片。副理说“请你接过去吧，”他才

伸出那只颤巍巍的左手来，接过那一张纸。听到了说："请你回去吧，以后还盼你常帮我的忙，"他就转过了身子，起始走着。

他的腿象是十分沉重，他的额上冒着汗，眼前只是灰濛濛的一片。他没有话说，也没有话好说了，他只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迈着，踏在脚下的不是地板，是棉花，是云空，他好象要沉下去，沉到无底的深渊。他没有法子再提起脚来，只能就沉下去，……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沉下去，因为他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

亡 乡 人

“真有点儿糟蹋人，这也算是包儿米？[1] 到俺们家里，要不长得象一根棒槌才怪！……”

一面在啃着煮熟了的玉蜀黍，一面又不住嘴地叨唠着。可是这间小小房子里，并没有人听着她，而且除开她自己坐在炕沿上倚着板墙，也没有第二个人。

她大约是已有了七十岁上下的高龄，两只眼睛都发蓝了。她的脸象是罩了一层干豆皮，横七竖八的纹路平平地铺个满，那几茎疏朗的白发，也正是到了不能使所有者增加美观的时候了。却又有三五根飘了下来，但是她没有感觉到什么不便，就也以为不必掠到后面去。那油亮的头皮，也正象一个老年的男人一样，从后面看过来，平平坦坦的，有着那一方土地人民的显明征记。

她的嘴是干瘪了，牙齿想来不会遗留几颗；当她说着话的时候，就有吃进去的粒子又滚了出来，落在炕边或是地上，就着她的手所能拾到的仍然捡了起来，又放到嘴里。在咀嚼的时候有着使人发笑的样子，嘴是一努一努地；她已没有能力用牙齿把食物磨成细粉，只是整个儿地咽了下去。

她觉得口中干渴，便倒了一杯水喝着，她把那未曾啃完的玉蜀黍放在炕桌上。可是她还是自语着：

---

① 东北土语即玉蜀黍。

“这个地方怎么能还住下去呢，什么都不济！就说日用的水，又苦又咸，难于下口！家里那边的井水不象是放了一包糖那样的甜么，到夏天，井水泡高粱米饭，够多么香甜呵！还管保吃不坏肚子……”

她感叹似地吐了一口长气，放下水碗，就拿起烟袋。她还记得那只嘴子，是她出嫁的时候她的爹特意给她买来的，只是在她的嘴边，就是五十多年的岁月。所以那润绿的颜色，是招着每个人的喜爱。她把那烟袋插到荷包里，装满了一斗“关东叶”①，就用洋火点着，叼在嘴里抽着。

乳白色的烟从她的嘴里和鼻孔里喷出来，抽过了两口之后，她用手按了按斗里在燃着的烟。

在这时候她感觉宁静了，她再不埋怨什么，她眯着眼睛，适意地吸着吐着。

“到底还是关东叶，比别的不同哩！”

有一个时期，她缺乏真正的关东叶，说是运来非常麻烦的。到老了，却受着东奔西跑的折磨，还连点家乡烟也抽不着，着实是惹她老人家的气了。但是这却真是从关外带来的，一点也不假，于是她觉得舒服了，可是她却更殷切地想起了家乡。

算了算，足有两个半年头不曾回家了！

她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她是被迫着慌慌张张地奔到了车站，前一晚上的大炮和机关枪，就是她那聋耳朵也听见了。

“外边干什么响呢，——”她也是独自坐在屋里，闷闷地想着，“又不是过年，就是有喜事，也没听说半夜三更放炮仗呵！”

可是情形不对，后院的人杂沓地走出走进，住在对房的金桂的妈也不见了，她于是扶着门，探出半个身子叫着：

---

① 东北生长的旱烟叶。

“三黑的妈，三黑的妈，——”

住在厢房里的孙媳妇也没有答应，倒是睡着的未满周岁的三黑哭起来了。她骂着：“干什么去啦，没有脸的贱媳妇，把孩子就丢在那里也不管！”

正当这时候，住在后院的男人从门外跑进来了，她迎着问：

“外边怎么的啦？老周家的，……”

可是仓皇地走着的人，没有顾到她的话，只含混地回答：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她一下就知道定然是有什么事，可是别人故意不告诉她，她等着那个人跨进了后院的门，就骂出来：

“老兔崽子，活你妈拉个巴子的该，不告诉我也没有啥，……”

可是为了泄出胸中的气，她就扯起嗓子来嚷着：

“三黑的妈，三黑的奶奶，你们都死到哪方去啦！——”

刮着的风，迎着她的嘴吹过来，几乎噎得她不能喘第二口气。她看见北边的黑天上发着光亮，还有着隆隆的声音，也有如哨子一样尖细的声音。

她好象想起点来了，她自语着：

“这倒象是胡子攻屯堡呢！”

就是在她五十多岁的时候，住在屯堡里，时常遇得上过路的胡子攻打，那时候她还硬朗地能自己也架一杆枪，装了子药放着。她还懂得怕那枪膛炸裂，放过一排子弹，便把枪插到雪里或是水里去的事情。

但是胡子敢来攻打这么大的一个城，她想来却是有点希奇的。想到现在再要她掮起枪来，就有点为难了。

这时候她就看到媳妇和孙媳妇一先一后地从后院的门里跨出来，听见婴儿的哭啼，孙媳妇是三步并成两步地跑进了厢房，

她才要向她们发作，媳妇就抢先和她说：

“妈，有人在攻打北大营呢，你老①看，火也烧起来了。”

她打了一个冷战，顺着媳妇的手看到了烧红了半天的火势，她猛然地想起了她那当排长的孙子金桂，她知道他也是驻在北大营，她嗥地一声就哭起来。

“啊，金桂还在那里头呢，金桂呵！……”

站在她身旁的媳妇，突然也想起来她那亲生儿子，随着就放声大哭。

可是风的声音和枪炮的声音掩盖了她们的哭声，她们一步一步地移到屋里，就倒在炕上哭起来。

“完了，都不用活了，金桂要是死了我们还靠谁？……等着三黑长起来，八成把人都饿干了……”

她一行哭着一行说着，可是猛然地闯进来一个人，她们都又站起来，抹抹眼睛看着这个人，这正是她们哭着的那个金桂。

他站在那里喘着气，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军服上沾满了污泥。

“你怎么回来了，你，你真有点教人猜不透呢，你回来了，呵，……”

她们各自拉了他一根手臂，又哭又笑地说着。

可是站在那里的金桂，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象一尾出水的鱼，张大了嘴在喘着气。

“你要喝点水么？你是跑了回来？……”

“我回来了……”

他象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这半句话来，说过后就一面解着军服，一面向厢房跑去。

---

① 这两个字，如北京话的“您”。

留在这房里的她们，埋怨着长大的孩子不记着妈妈和奶奶，就只认得老婆了。

她们可都是喜悦的，因为金桂到底是回来了。只要有了金桂，什么不是有指望了么？那枪炮的声音，和那漫天的火光，已经不象方才引起她们那样的恐惧了。

一下子金桂又跳进来，他穿着便服，他手里拿着才脱下来的军衣。

"妈，把这个丢在什么地方好？"

"干啥要丢呢？"她的耳朵这晚上好象也特别聪敏起来，却抢着说，"干点什么用不都是好的！"

"你老不知道，这留不得，让日本人翻出来就得把我们一家子都逮了去。"

"那凭什么？难说他们还不讲王法么？"

她几乎变得有一点执拗了，本来也是的，一身薄呢军服军帽，还有皮带外加上一柄"绝把子"①，总能值上几十元的，那哪能丢呢！

"还有王法？妈！我丢到旁院的井里去好么？"

"多么可惜呵，我给你收起，要是他们问起来就说是我的，他们能把我老婆子怎么样？"

她用尖锐的声音叫着，可是金桂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径自跑了出去。

她还想跑两步拉住他，一下更大的炮声吓得她呆定了，她也不说话，就木然地站在那里。

三黑的妈也抱着还在哭的孩子跑过来。

---

① 这只是东北土语称手枪的同音字。

“孩子饿了，干什么不给他一个‘咂儿’①？”

“他不是饿，成心磨人，——”于是三黑的妈又将衣服解开，把乳头塞到那婴儿的嘴里，可是婴儿把头摇开，还是哭。

“你老看看，这不是有点故意么！”

金桂这时候又跑进来，他象已经满意地做完了一桩想做的事情，心是踏实下去了一大半。

“是北大营让日本鬼子给烧了么？”

“可不是，那么大的一座营盘！”

他说着，叹息着。接着又补了半句：

“鬼子把营都围严了。”

“你怎么跑出来的呢？”

“我们是冲出来的，要不憋在里头干等着死，这一回，弟兄们足死了一半。我算是顶走运，没有挂彩，我就一口气跑了回来。”

“这下可平安了！”

她和金桂的妈同声地说了出来。

“那也不见得吧，我们得走。”

“到哪儿去？”

“上关里去，这里我们不能住下去，我们——到天亮就得动身。”

“走？……”

这次她听清楚了，这几乎是比重炮的声音还激烈地在她的心中响着。就说在这所房子里她住了小二十年，她怎么能走呢？

“要走你们走，我可不能走！”

她肯定地晃着她的脑袋，象鸡拉屎似地把一口唾沫吐在地上。

---

① 乳头。

“那怎么成呢，谁能放得下心？”

金桂却有一点气急了，他的脸就有一点红起来。

“我舍不下，我不走。”

其实，这也是真的，她看着陈设在屋里的器物，哪一件不是使她心爱的？那红漆柜子，由于她一天一天的擦拭，已经象镜子那样明亮了。那晶莹透彻的大水银镜，里面还挂了“吉庆有鱼”的彩画，几乎象是她的命根子一样咧，就是其他的一瓶一碗，一几一凳，哪一件不是经过她每日的摸索有着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四十年以上的日子？要她一旦丢开了她这些心上的宝物那是和要了性命一样的。还有，院子里的几口酸菜缸和“大酱”① 缸，多少斤的白菜和豆子都在那里面渍制成的酸菜和“大酱”，真有与众不同的佳味，那怎么能使她舍得下呢！

“奶奶，还是走吧，到了那里我们什么不能买？要是不走，管保给鬼子知道，把我给杀了，还有谁来养活你老和妈呢？”

“你也不想想，我到了什么岁数？你要我老的死在外处？我有什么罪孽呵，死后骨殖也不能还乡？”

她都象是有泪流出两滴来，她低下头去，拿手掌抹着眼睛。

“要走你们两个带着孩子走吧！我和老太太守在这里，也没有啥要紧。”

一直沉默着的金桂的妈，这时候插了进来，流着眼泪的老太太，就频频点头说：

“好，就这么办也好，难说鬼子他们还吃活人？看看他们能把我老婆子怎么样！”

她的老兴顿然高起来，她想着就是死了也上不了多少当，她原是活过来了的人。

---

① 这是一种异于任何种类的酱，以大豆制成，用生葱和食。

“那怎么成？你老想想，让我带着三黑的妈走，我就能走？到了关里我能放得下心么？还有，”他说着，顿了顿，“鬼子这回来可蛮了，只要是军人的家属他们就要捉去杀的。”

末了的这句话，显然发生了效力，她就默默不说一句话，她心中在盘算；真要是给砍了头或被打进了一颗子弹，那也是死后难得投生的。于是他就接着说：

“赶快收拾收拾东西，天亮那趟车我们就走。妈，你老把自己要紧的东西捡捡，要灵便点，不能多带。三黑的妈，孩子哭就把他放到炕上好了。你也回去收拾一下，我帮着奶奶来打点。”

她们各自回到自己房里，他就起始催促着她。

“天呵，这可该怎么好！”她在心中暗自叫着。她的思路乱了，什么都好，什么都有用，什么她都喜爱。可是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不能都把它们带到身边。

外面的枪声还是爆竹一样地响着，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气虎虎地说：

“你老别不说话呵，真要等到鬼子来搜查么！”

“我这不是查看么，你看你那性子，……”

她颤索索地摸摸这样又摸摸那样，她眼睛里含满了泪，为了能使她看清楚一点那些家私，她几次拿手掌把它擦着。

“我是招了什么罪呵，招了什么罪呵！”

她的心往复地叨念着。她就爽爽快快地说：

“随你的便吧，你看什么中用，又方便的，就带着吧，可是我得问你，带不走的东西存在哪里？”

“就托老周家照看一下吧。”

“唉，什么时候才得回来呵！”

她的眼泪索性流下来了。快活到七十岁，还要遭这么一场

大劫，真是，想起来人活着有什么趣呵。

总算收拾了些杂物，把炕洞里的现洋刨出来，分在各人身边带好，还请来后院周家的老夫妇俩，托咐一场，就出门赶路。路上是冷清的，没有一辆车，他们是一步一步地挨到车站。

街上的景象是不同了，“鬼子兵”拿着明晃晃刺刀的枪，随便向着行人威吓。一路上他们受检查了好几次。走进车站到处是挤满了人。他们虽然买了车票，却被安置在没有顶篷的货车里。就是这样，他们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可以容足的地方。别人都还可以过得去，这将近七十岁的老年人和那个不足一岁的婴儿该怎么办呢？而且这不是短时间可以达到的行程，总要两天一夜的时候。

挤在人中间的她呢，却没有想到艰苦的旅程；虽然人是多的，她并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要用多少时候，她一步跨出了家门，就想到那个被遗留下的家，她是清楚地知道迈一步就更离家远一步的。她时时都想要再走回去看一次，只是看看又能中什么用呢？

因为是一直被这想念缠住了心，所以路上一切的危险都没有使她惊惧，而且她也没有觉得困倦，虽然是走的一条颇不近的路途。

火车蠕蠕地动了，她吃力地翘起脚尖来，向着来路的方向望着，她想望到她的家，她那几间房子，和那些象老朋友一样的器物。可是那边只升起来一片乌黑的烟，象泼在水中的一碗浓墨，自由地，蜿蜒地卷到天上去。她摇着头，机车冒出来的烟夹着细小的煤屑，因了风的力量也颇强硬地打在她的头上，她就不得不缩了颈子重坐下来。

不管怎么样，他们居然都平安地被运到了北平。在店房里

住了两天，才搬进了租住的三间平房。房子虽然这样少，也显得十分空空的，于是她又想起那些遗留下的器物来。她想如果都搬了来不是好么！

才住了没有几天，这个生疏的地方就引起她的不满。她的性情变得烦躁了，也比从前絮叨起来。每天她要不停嘴地嘟哝着，因为她永远在想念旧地，就更觉得北平这个地方是一天也不可以住下去的。无论说到什么，她都要带上一句："比起咱们家里，还差得多呢！"

她要说：

"热又热不煞人，冻也冻不煞人，还算得起是一个好地方？到了咱们家里，冬天真得冷出一个样子来。就说那大雪，过了九月九就下，赶巧就能没了人那样深！电线杆子啥的，把电线都冻断了！"

"就是狗，也不如咱们东北的！缩头缩脑，压根儿也不敢下嘴。咱们的狗，到了半夜撒开，准保没有错。谁敢来！碰上了要不给撕乱才怪！"

因为说到狗了，她就想到了临行时还锁在旁院的一条大黄狗。她想它也许饿死了，要不然就给他们剥了皮吃了肉。于是她又后悔没有把它带了来。

来到关里的金桂，投奔了从前的官长，总算是幸运，每月还能领到一份打了折扣的饷。这事被她知道了，她就说道：

"怎么的也是住在家乡好，这年头咱们东北人不'打腰'①了。到处都挨人家'熊'②！"

还不足两年的时候，金桂就丢了他的差事。他哭丧着脸走

① 东北土语，有得意的意思。
② 受欺负的意思，这是译音。

回来，一家大小五口，无亲无故地，怎么能活下去呢！

在这愁苦境况之中，她突然想起来了，便说：

"我们回去吧，干啥一定要在这里住下去呢？家里有房子有地，什么又都齐全……"

金桂皱着眉，摇了摇头。

"那不是自己投上死路么！"

"谁跟你说的？"

"管怎么说，我可不能回去！"他肯定地说。

"凭什么你犯这股子死心眼？"

"那是'满洲国'了，我不能回去！"

"哪儿不是一样吃饭，犯这股子牛劲干啥！"

"你老懂得啥，你老不知道有多大的干系。"

这可惹起了她的怒气。

"我不懂，吃盐也比你多吃五十年！这年头是改变了，上年纪的人都不如你们年轻的，我是看透了，我这一把老骨头准算回不了家园。想不到我活了七十岁，我……我……我要死在外边！……"

她哭了起来，流着眼泪和鼻涕，其他的人都过来劝解，可是她好象有满肚子的委屈，没有法子泄得完似的。

金桂只有叹息着出去了，金桂的妈数说了一大堆金桂的不是，三黑的妈也说三黑的爸爸太不懂好歹，要奶奶生气。乖巧的三黑，虽然只有三岁，就用小手拿了一块糖放到她的手里。于是她笑了，把那块糖放到嘴里去。

可是她心里还是难过的，她装了一袋烟，叼在嘴中抽着。要不是一家人都靠他吃饭，她就会把什么样狠毒的话都咒骂出来。

紧接着过了一个月，三黑的妈难产死了。于是她又找到了机会，和他说道：

“还不走么，你总要等把这几口也死得一干二净？”

“到哪里去，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自然是回关外哪，关外有我们的家。”

“那不是我们的家了，那是日本人的天下，咱们怎么能回去？”

这时候爬上了他的膝头的三黑，哭号着问他，“妈妈到了哪去？”

他心中也觉得十分酸楚，拿手摸着孩子的脸，那张小脸近来也瘦得有点不象样了。

“妈妈回家了。”

“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

孩子还要哭着叫着，他的眼泪也打腮边挂下来。谁不在思念自己的家呢？每次老年人提起家来的时候，他的心也未尝不动，他想起那从小长大的地方，匆匆已经离开两年了。他也愿意回去看看，看看他走了之后那边有什么变迁？可是他想那地方总得再归了中国才成，他是中国人，他不能忍受被人称做“满洲国”人的耻辱。他一天一天地切盼着，却只见自己人醉生梦死地活着，而日本人那一面，却接连地占了锦州，攻下了东八县，① 还夺去了热河。回家的指望是一天一天地少了，他自己呢，是丢了差事不算，近来又死了老婆……

“等等吧，三黑，早晚我们是要回去的。”

“小孩子能等呵，我呢？我是就要死的了，你估算一下，我还能在世上活多少年呢？”

---

① 山海关内昌黎乐亭等八县。

她又难过起来了，可是这一次她觉得犯不上和他再说什么，就独个儿走了出去，站在院子里，眺望着东北方的天空。那边正铺着稀疏的白云，但她那双有点模糊的眼睛，却将它们幻成了一人多高的待割的高粱秆子。她笑着，知道那一角的天是掩覆着她每日思念的家园的。

金桂也抱了孩子出来，看见她呆呆地立在那里，便问道：

“你老在看什么？”

她好象没有听见，仍自立在那里。金桂就走到街上去，给孩子买了一块烤山芋，再回来的时候，还看见她站在那里。她看见拿在孩子手中的山芋，便又感叹地说：

“咱说家里的地瓜①才又甜又好呢！”

她不说别的话，就又回到她的屋子里去了。

每次碰到一个才从关外来的人，最多话的就是她了。她几乎想用鼻子来嗅嗅来人的衣服，或是要别人把脚扬起来，看看沾来的泥土。她知道再说回去也已没有用，她只能思念着探询着家乡的风光。她要问到酸菜卖多少钱一斤，秫秸卖多少钱一捆，黄土②卖多少钱一车。她要问到山里红③和榛子的价格，还要问到新叶子的收成。若见更相熟的人，曾经到过她家里去的，她就更殷勤地问着来人，自从她们来到关里以后，再到她家里去过没有。她还问到她那几口缸，那木柜，那捶衣石。（她一定还会告诉他，那方捶衣石也是她用过好几十年的。）她又要问到那条狗。……只要来人不马上就走，她的闲话是永远没有完的。

到晚上她就能有许多梦，她梦到了家园，几乎象孩子一样忽

---

① 即山芋，是东北土语。

② 在东北，黄土和煤是一种燃料。

③ 即山楂。

哭忽笑地又走向她那间屋子。那些器物都象和她隔了许多年的老朋友一样，问着她的好，她的心为快活塞满了，她只重复着说："到底我回来了，到底我回来了！"因为过于喜悦，她就会醒转来，这才知道那不过是一场梦，立刻她的心就又空了，她在枕上翻着身，枕头上湿了的一大片，使她枕到上面的头皮觉到凉阴阴的。

可是近来她的心又安下一点去了；金桂又有了新的事情做。这事情好象比从前的还好一些，因为他有更多的钱拿到家里来，当她问到了的时候，他就答着：

"这会咱们合伙做起买卖来了。"

"你从哪里来的本钱呢？"

"也用不了多少本钱，"他又说。"两三个朋友一块干，一个人拿出点来也就行了。"

不管他怎么样，家里的用度比从前宽绰了却是事实。但是有的时候他却是几天也不回到家里来，她就念叨着：

"死了老婆他就忘了家呵，遇上合适的，再给他说上一个填房也好。"

一想到填房，她就想到了无论如何也要一个同乡。她不能要他娶了别地方的女人。她看不过眼。

可是提到这事的时候，他就表示不愿意。他说这一两年内还用不着一个女人，等过些年，事情好点，再娶也还不迟。

其实她一心想着的还是要有那么一天回到家乡去，她总还是不愿意住在这里。别人就对她说：

"当初帝王都住在北京，你老人家为什么还想回去呢？"

"帝王住过也算不了什么，有什么希罕！"

她更可以告诉人，说她的家乡是帝王的发祥地。她说那边也有琉璃瓦的金銮殿，还有东陵和北陵，那里面埋了帝王的祖

先。

“要说到帝王，我们那边还得占先一筹吧。”

可是她也知道，管说什么都没有用，她没有法子回到家乡去。

这可是一个好天，抽完了那袋烟，在炕沿上磕去了灰，她就自语着：

“到大街上‘卖个单’① 吧。”

她就又装了一袋烟，从屋子里走出去。那时正是春尽夏初的日子，并不十分热，也没有风。她抬起头来望着天，天是透蓝的，没有一丝云彩。她用迟缓脚步挨出家门，顺着墙根走尽了这条短短的胡同，她就站在大街的边路上了。街上人很多，甚至于比她所想念那地方街上的人还多。（这一点，若是为人问到的时候，她也不会承认。）街旁列着无数的浮摊，有卖鲜果的，有卖瓷器玩具什么的。这使她想起在家乡那边逛果木市的情景来，只要一过了钟楼，不就得人挨人么！这里的人呢，倒也不算少，乱杂杂地走过来走过去。他们是年轻的，至多是中年的男人和女人。她望着每个从她面前走过去的人的脸，别人也象在望她，觉得这样老的一个人伫立在这里有点不衬合。

汽车卷了一阵风打街路上驶过去，店铺里有的装设着收音机，散出来各样的曲子。有许多人挤在那前面听着。不只是在那一方，街旁也站着不少的人。

她心中有点解不透，难说这些人是成天价都在街上的？她想也许有什么“出会”的热闹，她就找到可以靠靠身子的墙下来站在那边。

---

① 即闲瞩之意。

微微的一阵风吹了过来，她眼里就不觉流下眼泪，她用手掌在上面擦着。

远远有军号的声音起来，传到她耳中的时候，她就知道那是马号。行路的人也停了脚，朝着有声音的那面望去。

过了一会她也看见了，前面缓缓走着的是一列马队，后面随着两辆或是三辆的敞车。车上面站着人，第一个的胸前还交叉着耀眼的红绸。

“这是出‘大差’① 呵，放着安善良民不做，……”

她喃喃地在嘴里叽咕着，她也向着那面望去。尖厉的马号声之外，她还听到翻山倒海的喝彩。

“我就是张永贵，张五太爷，我抢了前门大街的银号，我还打死了两个警察。众位看我是人物字号，捧我一个！”

第一辆车上绑着的一个长满了横肉的汉子，这样大声的叫着。于是围看的人们果然就又齐声叫了一声好。

“多谢众位，咱们二十年后再见！”

跟在后面的第二辆车也过来了，那上面的汉子，虽然也大声嚷着，却显得那么空空的没有气力。他身上没有披红绸，是打赤膊的，别人虽也对他叫好，却还不如方才那样大的气势。

第三辆车上的犯人几乎是软瘫了，两个警察架着他的臂膀，勉强将他扶住。他的头低低垂着，脸色黄得象陈死人一般，嘴唇是铁的颜色。背后的招子②，也溜到下面了。

看热闹的人们哄哄地哗笑着。

这景象象一阵旋风似地缠住了她的心，她从里面起始打起冷战来。她急忙擦擦眼睛，挪动着象已经生了根的腿，拚命睁大

① 被杀头或枪毙的，叫做出“大差”。

② 插在将执行死刑的犯人背后的纸招。

了眼睛。她的心抖得象寒风吹着破窗纸。她的手突然凉了，脚也突然冷了。——

“金……桂……”

这一声是她拼了所有的气力叫出来的，她的身躯随着扑了下去，她的头触在石头上，流着血。

看热闹的人都转过身来看这枝节的新闻。那个绑在车上的人，什么都没有听见，仍然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听凭车轮向南载了去。

过载的心

“说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个弱者！”

这是张时常和我说起来的一句话，那时候他不过三十几岁；我们同在天津的一家报馆里做事，因为都是独身汉，就合住了一间房子。

他的身材不高，也不太胖，他的头却很大，乍看起来好象有点不配合似的。他的头发很繁密，一直快压上了眉毛，（他的眉毛又是那么粗）把前额的部分，挤得没有了。他的胡髭也很盛，近颧骨的地方都要生长，就是修剃得频繁，也冒着青硬的颜色。他的嘴很阔，可是不用做说话，只是靠了它吞咽着食物。他的眼睛是死板板的，又拘谨又无可奈何地张望着，从那里面总也没有过分的惊喜或忧伤的光射出来，那还显得一点疲倦，象是有了机缘就永远阖闭了似的。

那时候我才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一个生气虎虎的青年，接受了校长好意的介绍，来到那个报馆，早就说明三个月的实习，然后就可以使我担任正式的工作。

才吃完中饭，就把行箧搬了去，守门的人好象早就知道我要来似的，径直地把我领进那间屋子，随着把我的行箧也送了来。

那房子并不大，地下又堆了乱纸，好象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房里的空气很恶浊，我立刻打开了窗子。随着在另外一张

床上的被里，就伸出那么一个头来。他茫茫地望望我，没有说什么。就又把头缩了进去。我几乎要笑出声了，象那样的一个头，还不是十足可笑的家伙么？如果我若是在学校里，我一定那样做了，可是我时时记着我已经踏进了社会，我不能任性，我就强自忍耐着。

我招呼着仆人为我铺好了床，把空的箱子放到床下，我就拿出了一支烟。我寻着火柴，我自己的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这房里我也看不到火柴的影子。我气急了，心中忿忿地说：

“这是什么地方呀，连火柴也不预备一盒！”

烟衔在我的嘴边，可是我没有法子点着。我就大声地叫着仆人，喊他给我拿点来。仆人听从我的话为我送来了，我就点起来，满意地吸着。我又问着正在扫地的仆人：

“社长什么时候来？”

“上午他来过了，下午总要到七八点钟。”

于是我又吩咐着社长来了的时节，就立刻来通知我。

“是，先生，我不会误您的事。”

躺在床上的人好象并没有睡着，我看得出来他的身子时时蠕动。终于他打开被，坐起身来，把两只脚移进床前的鞋里。象是受了什么不可忍的刺激，他猛烈地呛咳起来。他弯着身子，苍白的脸涨得红红的，他的眼睛里还包着泪。我觉到也许是那烟的气味，我就急忙地把烟丢到窗外。他却摇着手阻止我，可是我的烟蒂头早已经从空中飞了出去。他急忙跑出去。我从窗口望着，才知道他是去踏熄那烟火，因为窗下墙角那里正有为风吹来的纸屑草叶容易起火的物件。

当着他走进来，我觉得十分抱歉似地站了起来，可是他好象什么也不觉得，仍然那张平板的脸，自己穿起衣服。觉得又要住

在一间房子里，我就起始问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的姓名么？"

他转过身来，觉得有一点不入耳似的，好象给我一个榜样似的，他反来问我：

"贵姓？"

"袁，我，——"

"台甫？"

我就告诉他我的名字，还简略地说出我的出身。

"那很好，那很好，我姓张。"

"台甫？"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说。他好象觉出来了，朝我微笑一下。接着就和我说：

"就叫我张好了，在这间房子里你叫张，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答应你。"

"以后你就叫我袁是了，在这间房子里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姓袁的人。"

我故意和他这样说着，他就笑，可是没有出声，只是要人知道他是为一些有趣的事打动了，衷心愉快，所以才露出了笑容。

我是才出学校，怀着一切高远而不着边际的理想，想来以自己为中心改善一切。尤其是从事新闻事务的人，平日知道得太多了，象是不忍坐视其窳败衰亡，就想先来试试自己的力量。我就开始问着他许多关于这个报纸的事。

他只扼要地和我说，我有时叹息有时气愤；他可永远不动情地坐在那里等候着我的问询。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家伙呵！阴声阴气真受不了！"

我几乎想这样叫出来了，可是我极力地忍住。如果在学校

的时候我一定会任着自己的意思，我记得我是走进了社会，我们学校的那个校长的话，就时时在我的脑中显现出来！

“社会和学校是不同的，你们都得记住，尤其是你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

到晚上仆人来告诉我社长已经来了，我就急急地要仆人领了我去看他。实在是，来到了一点事也没有，坐在那里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不能再多耽延一刻。

在社长室的门前我敲着门，没有等里面的回应我就推开门进去，我的手拿着校长的信；可是房里有两个人，坐得很近，象是在密谈些什么？我知道那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个一定是社长了，我走前几步，送上那封信，来介绍我自己：

“我就是袁——”

“我知道，我知道，请你先到外面候一候。”

他皱着眉头接过我的信去，我只好就退到室外去等候，我记得那一次我站在甬道那里等了半点钟。

我们的谈话却不到十分钟就都完了。他第一就告诉我书本和实际不同，我还得经过一番实际的练习。说是在练习的时期，馆方完全不是依靠我的服务，还完全是培植我的意思，所以每个月只能给二十元的津贴。他再三说这二十元是馆方白白费掉，因为，他知道才出学校的都没有多么大的用处。他还告诉我这练习期间是三个月也许是六个月，然后就有我正式的职务。他再三说馆方十分愿意实习期缩短，因为他们不愿意白费掉许多钱。

再后我就被一个人领去参观报馆中的各部分，那个人还负了把我介绍给同人的责任。我打着招呼，带着不自然的笑脸，那么许多陌生的名字一下都装进我的脑子，我就什么也不能记得。

我走过这里和那里，终于在一个墙角遇到了那个深俯着的头。带着我的那个人才说出话来，那个头就扬起，我立刻就看到那个窄窄前额的脸，我说：

“我们是认得的，我们住在一间房子里。”

他笑了笑，就又埋下头去工作。我走到他的近前，才看出他正做着广告校对工作，那是一种不良病症的药品广告，除开文字还有低级趣味的插画。

随着我又被领到其他的地方去看，走了一遭之后我就被送回我的住所，说是今天还没有安排好，第二天才是我起始实习的日子。

坐在那间房子里我的心却不能宁静下去。我是十分气愤，没有想到那么少的报酬。虽然我不想靠了这样的职业使自己成为一个富人，可是那一点些微之数，在那城市中，恐怕才只能够不使我挨饿。

我那时正是一个才走出学校来的，一些旧日的友人都离开我了，我需要向着别人泄出我的愤懑，可是这里没有一个友人。想起来写在纸上，结果也是没有一点用；我就烦闷地一个人在房里来回地踱着。我忘记时间了，我只记得是过了许久许久，门呀地开了，我的同房走了回来。这次我才注意到他的背还稍稍弯着。他好象有一点惊异似地对我说：

“你还没有睡吗？”

“没有睡，我睡不着。”

其实我只需要摇摇头或是点点头回答他就可以了，那时候，我需要有一个人能谛听我的倾诉，所以我就故意引着他能多说些话。

“时候已经很晚，快到两点钟了。”

他却一面说着一面朝了他的床走去，起始整理被褥象是立刻就要寻好梦去了。

“真岂有此理，他们真太不应该，——”

我象是自语地说，吐出两句来顿一顿，等待他能接着问我一句什么的；可是他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只是用眼睛翻了翻我。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不顾应该不应该，也不顾别人是不是愿意听下去，我就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为了申明我的个性，我这样下着结语：

“——钱什么的，倒不成问题，这口气我受不下去！他简直是故意糟蹋我，我怎么能受！”

“说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个弱者！”

他一直是在听我说，没有开过一次口；他第一次和我就说了这一句，他的声音很低，调子十分迂缓，好象由于多年生活的经历，才得到这样的结论。

最初我有一点气愤，我原是十分恼怒的，他怎么还能拿这样的话和我说呢？为什么不能忍耐了就该是一个弱者？难说我已经是一个弱者了么？渐渐地我的心却变过了，“也许是这样的，”我的心中暗想着。我有一点呆了，张大眼睛望着他，希望他还有什么话和我说；可是他什么再也不说了，径自走到书桌的前面去，埋首坐下，不知道又在做着些什么。

他的话打动了我，我自己想着，我望着他坐态的侧影，正象一棵弯了的树干，为年月的重负压得这样，好象永远也不能再挺直了。我觉得疲倦了，就先躺到床上去睡，起初是连闭起眼睛的忍性也没有，可是不知不觉之中，我也睡着了。

好象才睡着不久的时候，我就为狂叫的声音吵醒，我想着这一定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急急地跳起，那声音并没有终

止，而且是从我这间房子里出来，我就去寻电灯的开关；可是由于我的疏忽，在暗中我摸了许久也没有碰到。那声音是那样洪大，好象还在哭着，还和别人做着激烈的争论，有时候象是不能明白地说出他所要说的话，他就大声地狂叫。……

终于，我开了灯，我就看到这房子里并没有第三个人，张睡在他的床上，眼睛并不张开，脚和手不停地挥动，所有的声音都是他一个人叫出来的。

“呵！呵！真可怕呀！”

走近前去，他的脸也扭动着，只是他的眼睛决不张开，他的眉头紧紧地皱着。

“这么可怕的呓语！”

我想推醒了他，或者他就会停止了，我又怕那会引起更不良的结果，我就没有那样做。

那一晚我十分苦痛，我很困倦，可是我不能睡，他的声音一直也没有停过。天已经亮了，晨光从窗口爬进来，他稍稍安静一些，我再不能忍就睡着了。

到我醒来的时候，房里没有一个人。可是不久他就回来了，十分抱歉似地和我说：

“昨天晚上吵了你吧？”

“唔，唔，——没有什么。”

好象是为了一点客气的缘故这样说，他却立刻把脸变成严肃了，再和我说：

“你怎么能说没有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忍受得了，所以我总是派定一个人住一间房子。”

“我想今晚一定不是这样了。”

“每一夜都是这样，没有例外，我看你还是想想法子搬到别

的房里去住吧。”

“那也不必，惯了就好了。”

“惯了？我的妻和我住了八年，她也没有惯，终于还是离开我了——”忽然他又放低了声音，“——自然，那还有别人的关系。”

因为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悲伤，我就不问下去这件事，我就说我愿意试试，如果真是不能住下去的话，那我再搬出去。

“也好，你试试吧，平时我决不会嘈扰你，只是睡了的时候，我就没有法子管束我自己。”

这一天晚上我就起始工作了，在那一大间的房里，我也有半张桌子。许多人都在这一间房里，面着我的是一个近五十岁的风流才子。他在这报馆里担任风花雪月副刊的编辑，他的嘴永远不断地吟哦。每人的面前是一架台灯，在灯光的下面各人做着各人的事。

突然有咆哮的声音起来，象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

“你，你，还能做些什么事，……一百多字的广告你就错了三个字……别人问来了，这笔损失怎么算？……而且报纸的名誉都被你毁尽了！……”

我朝着发音的地方望过去，就看到张正站在那里，一个不知名的人坐在他的座位那里嚷叫。

“就是有什么错处，也不该这样大声叫呵！”

我的心中想着，我看过去，看到张，咬着嘴唇，脸色十分苍白，前额显得更是窄小了。他可是没有说一句话，任着那个人象狗似地狺狺叫着。

“你太没有用了，……下次，下次我一定请你走开！”

那个人好象叫得十分疲乏了，就结束他的话，站起来走到一

边，我看到张就坐回他自己的座位，仍然起始他的工作。被灯光照耀着，他的脸发着青，可是他始终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间或喘一口大气。

许多人对于这件事都十分漠然，几十个人的中间我看不到一张同情的脸，我忿忿地想着：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来侮辱我，我就要敲碎他的骨头，我一定要这样！”

那天晚上回去他也还是不说一句话，只是回到房里就躺在床上，他的脸色和平常不相同，可是他强自遏制着，我倒有些忍不住了，就问着：

“你是有什么不舒服么？”

“不，我，我有心脏病，很早就有了，许多许多年。”

他不要我想到是因为一时的急愤才成为这个样子，他就故意和我这样说。

“平常也要发作么？”

“不，不，遇上天气不好的时候，或是，或是——”

“张，你不该这样，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好了，我们虽然是才认识不久，可是我很喜欢你，为什么你一定要一句话也不说呢？这对你是极不好的。”

“不，我不是一个弱者，我还能忍得下去。”

“你只把要说的话说给我听好了，那样子你的心胸就能畅快得多，不然会影响你的身体。”

“说话有什么用呢，我想，我该忍下去。”

他这样说了，我也就不便固执地说下去。我睡到床上，不久睡熟了。

这一夜我是异常香甜地睡着，没有一点声息来使我不安。我

醒过来一次，那时暗夜起始消褪，微薄的晨光中我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弯着背，架在桌上的手掌托了下颏。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起来的，仿佛梦境一样地我记起了前晚的事，我想他也许一直没有睡。我并没有和他说一句话，翻了一个身，我又睡了。

象是由于我的才能不如别人，三个月的实习好象对我还是不足，我就仍然拿着一月二十元的津贴做着和平常人一样的工作。按照他们从前的说法我应该感激他们的厚遇，因为"实习对报馆只是一笔损失，"可是那个社长，忙碌于当政者之门，也许就把我忘掉了也未可知。有时候我就气忿地说着：

"真岂有此理，三个月，老早过去了，还一声也不响，难说要我一辈子都实习？"

张听到我的话就看看我，可是不说什么。在他的眼睛里我好象看到同一的言语："说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个弱者！"

"是的，"我的心里想，"我该学学他，在社会里必须忍耐，至少我应该学得一分就好了。"

可是由于我的眼睛看到的他的身体是更不济了。他时时要躺在床上，夜里他还大声地哭闹。

"我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该有忍耐的力量，我们的火气都太甚了，可是你不该再遏制你自己，你的身体原来就不大好，这样，这样，……"

"不遏制有什么用，我的身体坏就了。"

"你可以到医院去治。"

"这样的病是不能治的，只能养。怎么养呢？我能每天饿着肚子么？为了生活我什么都得忍，别人的唾弃，别人的践踏，我都是受惯了的。——"

他急急地说了几句话就好象再也喘不过气来，他顿了顿，才

自舒适地吐出一口气。

我知道他所说的并不过分，因为这许多年他就靠了他那些微的薪金活着，从来也没有增加过，除开他的工作，他还是注定了要忍受别人的揶揄，别人的侮辱。他却一直没有和我说过，我是从另外的人那里听来的。

有一天，他却显得异常高兴，忽然买了酒和菜，要我和他同饮。我并不是一个善饮的人，可是想到它或能浇去心中的积郁，就答应着了。

我们先是默默地各人举着手中的杯自己干着，不久他就变成有一点欢喜说话了。他还要微笑着，这使我十分惊讶；因为相识几个月了，实在是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他有这样的好兴致，渐渐地他完全失去了沉默的个性，成为一个多话的人了。

"我，我来告诉你，从五岁起我就是一个人！——"

他起始说，他的眼睛冒着光，鼻尖挂着细小的汗珠。他的脸红涨着，象初生婴儿的肤色。他告诉我他的家是在×城，离×城二十里的大龙寨。那个地带的人民是以好勇斗狠出名的，为了积年的仇恨，他一家所有的人都在一个黑夜里为仇人杀尽了，他那时候只有五岁。

"——那哭喊的声音永远象是在我的耳边叫着，我虽然很小，我也记得我母亲那张惊吓到极点的脸。现在我一闭起眼睛来我就看到她。那点记忆，是无法磨灭的，一家人都在那一晚上丧了命。我听得出父亲的惊呼和姐姐的叫喊，我的祖母好象太老了，没有发出一点声息。我还有两个哥哥，有一个记得是追到草堆的面前才杀死，我听见他的哀求，我还听见他的哭号。可是一下什么都停止了，过些时候就有血流到我的大腿那里，我用手摸摸，湿湿的，还有一点粘，我以为他撒了一泡尿。我那时候才

只有五岁，我很奇怪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这么多年一点也不曾模糊——”

他是被他的母亲丢在草堆的下面，才留下了他唯一的一条性命。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该有这人世的折磨，所以我必须活下来，活下来只是为受罪！——”

他突然敲着桌子，酒杯跳起半寸来，就倒下去。他急急地拿手抓起，放到唇边，灌下余滴，他接着说由于一个老妇人的好心，把他收养起来，一直到他长到十三岁，那个老妇人死了，他就起始了漂流的生活。

“——我成为一个街上的孩子，再也没有人要养我。他们说我的命不好，害了我的一家，还把那个老妇人也克死了。而且自从收留我，她的一点产业也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终于片瓦无存，在本村子里，每一家的门都朝我关闭了。他们不理我，甚至也不看我一眼，有时偶然遇见了，一定要把一口唾沫吐到地上，好象不这样他们就要遇到什么不祥似的。我难得一饱，夜间睡在别人的阶沿上，总是被寒气侵得睡不着。那时候我就想：‘我要忍耐，我要想到比我更不幸的人。’我不知道从那里我的脑子里会装进这样的意思来，那时候我的生活也是如果不忍耐也就不能活下去的，——”

在说着话的时节，他的舌头显得一点僵硬了，而且象是更愉快。他告诉我自从那时候朝了自己的家乡骂了一句极粗俗的话，就离开那里，永远也没有再去过。他告诉我他做过铁匠的学徒，拉了二年的风箱还不知道该怎样使用铁锤；他当过兵，因为人小力弱，走单了的时候被乡民苦打了一顿分不出东西南北；他还做过一个富家子的书僮，陪伴着那个富家子读书，读书好象是极有

趣的事，他好象比那富家子还用心。可是他只能偷听，有一次大胆地去问那个塾师，那个塾师没有回答他，只不屑地哼了一声。

“——更不幸的种子在那时候就种下了，造定我要做一个识字的机械！”

他大声地叫着，眼睛瞪得圆圆的。他大喘了一口气，才接下去说：

“——我不只是一个机械么？自从我考进了报馆，我就是一个校对。在我的眼睛下不知看过去多少字，都是那么枯燥，完全和我——完全和人类不相干的。谁说过‘开卷有益’，我要撕破了他的嘴！——那时候我却想能识字了，就可以把生活全改过，再不会象那样不幸。我有过许多梦想，而且那时候，那时候——”

他的声音低下去，终于停止了。他象是回味着一点过去的甜美，还有一些羞涩。

“——那个叫做春梅的使女正和我好，她生得很美，可惜，可惜她离开我了，你再也不能看到她。”

他叹一口气，就象有无限感慨似的。

“——她总算是一个有骨气的女孩子，她不理那个油头粉面的少爷们，她可爱上我这个丑家伙——一直我就是这样难看，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要吓人一跳？她要我好好读书，她说过我们会有出头之日，她偷偷地替我缝衣服，很晚的时候还来偷看我是不是用功？这件事被主人知道了，我就是一脚给踢了出来。听说她被毒打了一顿，关到房子里。不知道怎么一来她竟逃出来，还找到我。——”

他大大地呷了一口，眼睛里冒着光，咂了一下嘴，他就又说下去：

“——我也忘记了那时候我怎么就会在一家小店里当个帮

写帐簿的伙计，她却找了来，那是我想不到的事，若不是日里，我只能当那是个梦。

"'你怎么来了呀？'我问她，我所等待的回答是：'你不要做梦吧，谁要来看你！'可是她分明却说出：

"'我跟了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有了她我的那点小事也没有了。店主说她来历不明，辞退了我；我的心却着实喜欢，为的是她跟了我，过着苦日子她也不埋怨一句。"

"后来呢？"

我问着他，因为是为他口述的女人性格所感动，就急于想知道接下去的事。

"——这苦日子她和我过了八年，终于她忍不下去了！"

他叹息了一声，又把酒灌下一大口。他诉说着在这大城市里怎样她不能再保有原来的美德，她的性情变坏了，看到一切女人的繁华和急躁，她也如此了。她起始埋怨他，说他没有用；在最初也还追悔着自己的失言，会流着泪和他说："不要生气吧，是我的不该，我们是患难夫妻呵！"后来就不这样了，她觉得那是分所当为。她也会说："我是为你好呀，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努力！"

"——她要我努力，对了，她要我努力；可是她却离开我了，还带走我的孩子。"

说到这里他的脸色变了，我就截断他的话，我不要他再说下去。我就立刻问询着他来到了报馆多少年，做过些什么事。

"——一来我就是校对，从也没有换过。我的薪水刚够养活自己，前几年因为不景气，减下了几元，今年又升上去；来来回回和我才进来的时候一样。我要看那些顶没有趣味的表格，广告，物价指数，火车时刻表……我要忍受别人的讪笑和白眼，你，你

知道，我那个女人就和报馆里的一个记者逃掉的！几次我想离开这里，可是我没有地方去，我只能忍，只能忍！……”

他哭起来了，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眼泪流下来。

“——我为什么要哭呢？……我是哭了么？……我不该哭，……是不是？”

他一面说着一面却流着更多的泪，终于他的脸变色了，他的心脏病被引起来。

我很失悔，我忘记他的病，我该劝他不要饮酒的，请来医生注射了强心剂，他才又恢复了知觉。

“你好些了么？”

“只要不一下死掉，我就能好起来的。”

在他的脸上浮出来比哭还伤惨的笑容。

在那个报馆里我只住了半年，因为到了六个月社长才告诉我说是我可以正式服务了，定了每月三十元的薪水。我没有法子忍下去，也不能听从我那同房的张的劝告，就决定离开了。我情愿饿死我自己，没有一点事，成为一个浮浪儿，也不愿再受他们的恩给。

我走了，那张压得前额窄小的友人仍旧留在那里，他说他好象生了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离开。他说他愿意和我时常通信，要我在哪里停下脚来就把住址告诉他。

两年来我什么地方也没有停下来，我永远是一个过客，所以我也没有给他信。可是偶然间在一个友人那里听到了他在一月前死去的消息。我觉得黯然，许久说不出话来。说是使他死去的就是他的病，——他的生活，他的心驮不下去了，他只能在人世上倒卧下去。我时时好象听见那声音说着·

“说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个弱者!”

伴了这话语在我脑中出现的是一张压得前额窄小丑陋的脸，在那上面，也划满了苦辛的皱纹。

乱　离

那正是春天，一股从塞外吹来卷着沙土的凛冽的风，把她送过了黄河，如今她是安适地坐在有顶篷有座位的公路车中，向前路奔驰，可是她的心，以更迅急的速度，早已象是到了所要到的地方，看到急于要看的人，她的心扑扑地跳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你好么？——你看我好么？”她几乎出了声地说给自己，随即就觉得这话语不生动，她想还不如说：“你想不到我来吧？可是我来了！”但是她自己又摇着头，附着在头发上的细尘簌簌地落下去，她自己打了一个喷嚏。她一面掏出粗布手绢来掩着嘴，一面还不停地使自己的心忙碌，坐在身边的那个男子汉，从汽车开行就不断地呕吐，先还不绝口地怨天尤人，这时已经没有一点精神，只把那虚弱的身躯倒向她这边来，她一手抵住他，跟着又把脸向着车窗。山树村落人畜，象急流似地向后泻去；——可是这些在她的眼睛里是一无所有，只有那张清癯的，坚强的，沉毅的青年男子的脸塞满她的视野。她只记得他的脸，尤其是他那一双无言的热情的眼睛，她记得他们一共没有说过五句话；可是他那感人的伟大的行动显示他许多无尽的语言，而这两年里，他们相互地在纸上宣泄他们的情感，当她读着的时节，就好象听见他的声音在向她说，不，该是他用一把刀，在她的心上精心镂刻，成

为永不磨灭的无声的话语。

她伸出手去，拭抹窗上的灰尘，原来想能更清楚地看到那张脸，想不到再显现出来的却是一张横在蓬松的短发下面的一张小圆脸，她还记得，别人从前一向怎样形容她那孩子般的无邪的脸的，可是现在只有那一双眼睛还是那么大，下巴尖瘦些了，四年苦斗的日子，不只使她原有的那份红润，转成黑紫，还在她的眼角那里划下了几条辛苦的皱纹。她用着所有残余的力量，遥远地飞回来，她还记得他的话："你回来吧，好好憩息一下吧，不是为了我，该是为你自己，就这几年来的生活我知道，你要回来先喘一口气，过后，我会和你一同再走出去！"

"我并不需要休息，"她还会这样执拗地想着，"我想回来看看他，他有一副好心肠，他该是一个好人；可是好人，好人，……"

当着她的思想被什么挡住了的时候，全车的乘客就齐声惊喊，还没有等她来得及去询问有了什么事，眼前的窗外就显给她一幅宜人的静物画；有山石，有流水，还有染红了山的杜鹃，一只翠绿的鸟恰从斜刺里飞去。

"好险，好险！"坐在她身边那个呕吐得没有精神的乘客也大声地叫起来了，他瞪着眼睛，两手紧抓着椅背，额上的汗珠凝挂着，他都不敢松开一只手去擦，全车的人们都被这同一的情绪抓住了，只有她用疑问的眼光望着，不必等待别人的话，她已经知道车是从一个险坡上滑下来，亏得那个司机副手把一根三角木塞到轮下，它才不上不下地卡在那里。

"只要再退一步，——"谁在那里做着无谓的推论，她却只是悠然地坐在那里，没有一点恐惧，不过她的心里也偶然地想到，"真要是死在这里，那我可真有点冤！"她想着如果要死的话，那么还是该死在敌人的锋刃的下面。

更悠闲的还是那个司机，他爽性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点起一支烟来抽着。

“喂，喂，你怎么能把我们吊在这里呀？”谁大声地喊着，身子却不敢移动，生怕影响了车子，它会再滚下去。

那个司机连头也不回地答着：

“我不是也在吊着？——”

“那么你该快走，车内原来不准吸烟，你先不遵守，那会危害一车人的生命！”

“先生，你这阵才想起来吸烟有危险，这一路我看诸位都没断了吸烟！”

那个司机一直也没有回过头来，他把残余的烟蒂丢到窗外，喷出最后的一口烟来，才又一扭，手不停地搬动，使那辆车吼着跳着爬上那个山岗去了。

下了那座大山。就是一条眼睛望不断的大路伸在前面，马达象合节奏地响着，车身愉快地轻轻跳着奔驰，人们又快活了，喧嚣起来，她虽然还是安静地坐着，可是她的心猛烈地跳着，好象一直跳上她的喉咙，真的会使她吐不出一个字来。她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就是梦也不会这样快活的。

别人忙碌地整理行囊，她知道自己只有座椅下的那一个大包袱，她只是忙碌着自己的心，她反倒不能安静地默想，当着快乐逼近了，她却显得有点张惶失措。

汽车终于闯进了车站，还没有停下来，一阵铜乐声音爆炸一般地响起来了，她只看见标语和旗帜的海不断地飘动，当着车停稳了的时候，她看见那扛着大标语的穿了一身磨得发亮的哔叽中山装的小公务员，还有微笑挥手的红润的官长。原来那个呕吐的人就是被欢迎的人。这时她才看见在白布上写着“欢迎劳

苦功高的×××！”“欢迎宣慰归来的×××！”的字样。

她在无数晃动的人头中，匆促地寻找，她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这时那位被欢迎的人也拖着虚弱的身体在车下和一些人握手，她转过身去，才发觉乘客都走光了，她就急忙地拖出那个大包袱挎在手臂上，赶着跳到车下去。她又仔细地看了一遍，那中间没有一张熟稔的脸，别人也在偷偷望着她，她才记起来有点热，鼻尖上冒着微细的汗珠，背上象有无数的小针轻刺着，她就迅急地把那染成灰黑色的棉大衣脱下来也放在手臂上，顿时象减轻了百斤的重量。她焦急地向四面望，一直到站里的人都散尽了，她才意识到他没有来。她真象一个被弃在荒郊中的孩子那样哇地哭出声，但是她毕竟忍住了，她想也许他不会收到电报，或是他病在床上。后面的念头增重她的焦灼，她就又提起包袱，跨着大步向站外走去。

繁盛的街道，把她吓住了，她想不到后方还有这样堂皇的大城，高贵的人们抬在肩上，汽车无声地溜着，那里面坐着花一般的女人和长毛的狮子狗。

她走出站口，没有一个人理会她，连拖着空车子的车夫也不向她招呼一声。那边起着吵闹的声音，原来那个同车回来的荣誉战士正倚在墙边挥动他的木拐想打一个车夫，那个车夫却一溜烟地拖着车跑了。

“好呀，这多年打仗倒把你们养肥了，老子丢了一条腿，就为保护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呀！”

她站在路边，等了一下，实在不知道该向哪边迈她的脚，几辆空车都好象没有看见她似地从她面前过去，她不得不叫住一辆车问：

“喂，××街，多少钱？”

“你拿好多钱嘛？”

那个瘦瘦的车夫翻着白眼珠又问她一句，她觉得很惊讶，在她的记忆中没有象这样的车夫。

“你说吧，要好多钱？”

“上坡路，硬是远得很，你拿三块钱吧。”

“什么？”她更惊讶地问了一声，她以为耳朵听错了，那个毫无表情的车夫又冷冷地说一声：

“三块钱！”

“这么多，哪个给你们定的价？”

她气忿忿地说，心里想如果知道路，她一定不要坐车，那个车夫，向前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只回答她一个字。

“来！”

这个回答，惹起她的好奇，她就招住他，跨上了车。

果然是一条吃力的上坡路，这座城原来是建筑在山上的。下来的车子，车夫的脚尖轻轻点着光滑的路面，全身象悬在空中，一股不可见的力推着它飞奔下来；可是向上去的车，却是一寸寸地拖着，车夫的身躯俯下去，两只手臂拉得长长的，汗水就不断地淌下来，她恨不得跳下去帮他的忙，可是她已经注意到走在路上的，坐在车上的，早已都把奇异的眼光投过来；好象她倒是一个触目的人物，她望着别人，都好象生活很好，很安逸，那里一点也不象打了四年仗的国家；女人照样把嘴唇涂得鲜血般地红，男人结着花领带，春风得意的样子。她禁不住自己低低叫了一声：

“好一个不平的城！”

路并不远，不平是真的。当着车夫告诉她××街已经到了的时候，那已经化去了半小时，她不停歇地向街的两旁望着，终于在一个有兵士守卫的门前下了车，她才要走进去，那个守卫把

她挡住了，随着就问她：

“你来会哪个的？”

“我看×先生，他住在这里。”

“你是说×××先生？”

“是的，就是他，我是来看他的。”

听到那个守卫说出来的名字，她几乎高兴得跳起来，她连忙应着。她想既然没有错误，那么在三两分钟之内他们就可以快活地相见了。

“他走了，不住在这里！”

“怎么，他不在这里，——”这真的使她冷下去，接着又不断地问，“他又出差了么？或是调到旁的机关服务？”

“我不知道，他离开此地差不多一个月，我摸不清他到什么地方去。”

“他什么时候回来？”

“那更说不定了，也许他会回来，——那我可保不准，你留个住址吧，他回来我告诉他去找你。”

“我还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我是才到这里，——过，过一天我再来看看，那时候我再留给你。”

她拖着那笨重的包袱转回身去，这时她忍不住那急涌出来的泪水，人是众多的，单单少了她所要找寻的人。

她看见那个车夫悠闲地坐在车斗里抽着旱烟，她又向他招招手，他只是摇摇头，她一气把那包袱送上肩头，就独自踽踽地向前走去了。

春风是暖和的，天是蔚蓝的，人群是扰攘的；她却象是被丢在荒寂的野外，她感到一阵空，一阵无比的空虚，好象连她自己也失去存在了……

经过长期间的巡游，好容易在近午夜的时分才把自己安顿在一爿污秽的小旅馆里，她什么也不要看，把门关紧，还用那三只腿的木椅顶好，就把自己交给那张坚硬的床板，怕听见别人的声音，也怕别人听见她的声音，她就把那发着霉臭的棉被笼头罩住，还没有三分钟，板门上就起着沉重的敲打：

“客人，开门呵，查夜的来了！”

她正在想也许那是敲着别间的房门，更重的响声又起来了，好象要把那板壁冲倒似的，她霍地跳起来，用手掌抹干了那一双湿润的眼睛，披起棉衣，跳到床下，挪开木椅，就把门打开，一个穿制服的人，紧逼地闯了进来。他的脸上满蕴着怒气，优裕的生活，把他那一脸横七竖八的肌肉更突出地显出来，看她穿了一身军装，仿佛更觉得惊讶的样子。随在他的身后，提着盒子枪的，拿着军棍的，打灯笼的，塞满那小小的房门，经过一番仔细的盘查，认为她既无详细的证件，也说不出清楚的来处，又没有一定的去处和本城可以保证的人，而且不是现役军人，穿着军服，还是一个只身的女子，这一切造成她那重大的嫌疑，他的结论是：

“那我必须得带你回到司令部，再仔细侦查一番。”

“凭什么，凭什么？……”

她被愤怒抓住了，她的声音战抖着，什么也说不出来；当着两个士兵过来拉她的时候，她伸出两只手抵住；可是那两个很容易地各自抓了一只手臂，这时，只有她的嘴是自由的，她喊着：

“你们怎么能这样待我呀？为了国家，我出死入生地过了四年的日子，我回来了，你们就立刻逮捕我？我哪一点对不起国家？……”

没有人回答她，也没有人听她，怕事的人们把自己的房门紧紧关了，她也就紧闭了自己的嘴，她把下唇咬在牙齿的中间，她

死也想不到做了自己人的囚犯。

并没有侦查，她就被丢到笼子里，她不出一声，坐在角落里。她觉得嘴里有点咸，用手去摸着下唇，沾满了殷红的血迹。

一个中年的女犯人从梦中醒来了，愕然地望着她，过后就移动一下自己的身子，低低地和她说：

“你睡下吧，坐一夜受不住的。”

还没有等她回答，一声怒吼响在近旁：

“哪个在讲话，怕皮肉有点不自在了！”

一个拿着短棍的矮短的身影晃过来了，她就一声不响地倒在冰冷，坚硬，不平的三和土的地上。

朝寒把她冻得醒转来，睁开眼，就看到身上不知谁还给她加了一层薄棉被，坐起来才看到，原来是睡在她身边的中年妇人分给她的一半。这时，那个矮脚虎一般的女看守，又大声咆哮起来了，睡着的人都被她惊醒，赶快爬起来，于是一个一个地坐到便桶上去，她想不到，一切都是这么突然，象一场恶梦，尤其是那个吼着的人，她一直以为是舞台上夸张的写法，想不到会真的有这样的人。身边睡着的中年妇人也起来了，向她露着怜悯的微笑，她也自然而然地流着感激的目光；可是她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这时候那个栅栏门打开了，那个矮胖的妇人迎着她的面伸出她那短粗的食指：

“该是你去倒便桶！”

正当她不知道怎么才好的时候，那个中年妇人默默地站起来，走到便桶的旁边，那个女看守人大声喊：

“你去干什么？”

“我替她去倒，”

“贱骨头，又不是你的事，怪不得你要坐监狱了！”

“难中的人自然要帮助难中人！”

这却打动她，眼睛突然模糊了，她强自忍住要滚下来的泪珠；这时候她又捧着那倒空的便桶回来了。

跟着一大桶灰色的稀饭就送进来了，还有二十八个残破的碗，每人拿了一只到那桶去舀，她从那个中年妇人的手里接过来一只，呆呆地不知做什么好，还是那个中年妇人说：

“去吃一点吧，要中午才有得吃呢。”

她顺从地把那只破碗到桶里盛了一下，当她拿到嘴的时候，不断地从那缺口流下米汤去，许多大老鼠早已聚在脚下争着舐食，那个女人可好心地和她说：

“小心点，要那个鬼看见她又要死叫了！”

可是那股强烈的霉臭，使她打了一个呃，她急忙又把残留的倒回去。

“要吃点呵，我就是为这臭米才来到这里。”

“我实在吃不下去，——连闻也闻不来。”

“唉，我们穷人连这臭米也摸不着！”

她一面说，一面吞着，过后她才告诉她，她就是因为抢了大绅粮囤积的陈米，被捕进来的。

“你为什么要抢，抢自然犯法了。”

“那里是抢，抢的人打开仓早已成筐成箩地挑走了，我看了半天，我看好多妇人家都跑进去，我也进去用衣襟兜了不到二升米，我就给抓住了。”

末了她简直带了哭音说着，随后又喃喃地好象在自语：

“谁叫我背时呢，早不去，晚不去，弄得到这里住下来！真要是抢米自然罪有应得，可是国家怎么不办这样囤米的大绅粮？听说先前闹饥荒，富户人家还要开仓放粮，如今世道变了，那些有

钱的龟儿子把米放起来喂耗子，臭掉烂掉，看着我们这些穷人挨饿，要不是我那两个娃娃，我还不得冒这个险，不说犯法，就是脸面也下不去哇！真是饿狠了，才来这么一下，唉，这多天还不知道两个娃娃家在外边怎么过日子！——你先生是个女学生兵呵，怎么也搞到这里来了？”

“我不知道，我才到××来，想不到就把我送这里。”

“真是个不清不白的世界呵，没有好人走路的，先生你看，在街上的都是你抢我夺，老实人硬是活该挤死饿死，象我们这些人还算不得什么，象你先生读书识字的，也给丢到这种地方来，真是活作孽！”

她没有说什么，可是她的心早溶漾在悲伤之中了，她几年来一直和敌人斗争，还没有遭受到一点损害，这次远迢迢地跑回来，原是想使身心得到短暂的休息，不曾想一下子就掉到这里面来了。没有一个相识，没有一点同情，城对她是陌生的，也没有人会知道她回来了；却在这冷酷的受难的所在，遇到那个中年妇人，要不是那个凶恶的女看守，她早就要伏到她的怀里哭起来了，那个中年妇人象是看出点什么，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也带着副红眼圈说：

“不瞒你先生说：我们的大妹就是在前六七年跟着一支军队走的，前一阵还寄过一张相片来，就跟你先生一样，穿着老厚的军服，还笑呢。她是在，在好远好远的地方，一封信就走了个把月；这阵是连个音信也没得了，我生怕她在前线给鬼子打死，或是这么不清不白地丢到这种地方，唉，哪一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样来是丧阴德的哟！”

她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阴德，可是从她那情态上她得着一份安慰，那是老早遗忘了的，属于慈爱的母亲的；真要是母亲还活

着，看到她关在这里，母亲不知道该怎样悲伤了！如今，浸在悲伤之中的只有她，没有母亲也没有亲人的一个人，她突然感到人世的凄凉来了。

三天后，将近中午的时分，忽然那个女看守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说是提她出去审问，她不知道降临的是恶运还是幸福，那个中年妇人又依恋又高兴地说：

"好了，你总算有个出头之日，我们一直关这许多天，连一句话也没有问过。出去了莫忘记我，看，有什么路子搭救我一下，也算我们相识一场。"

"我记得的，我们再见吧，——"她把手从她那紧握着的手中缩了出来，走两步又回头微笑着向她说："——说不定我一刻又回来了。"

她都不记得是怎么走进来的，因为那是在黑夜，她想不到要曲曲弯弯走那么一大节路，路的尽头是一个小院落，阳光照得她有一点晕眩，她象要倒下去了，可是一个瘦长的身影使她的精神得到依凭，她用尽了力量叫着：

"季明，季明……"

那个被叫的人赶紧走到她的身旁，扶持她走了几步，低低地说着：

"你去吧，我是来看你的，我来保你出去，手续都弄好，只要你去回几句话好了，我在这里等你。"

可是她不相信这是真实，她不相信那真的是他，她也不相信这几天的日子，一直到她重又得到自由，拖着木然的躯体，走到阶下来，一下投到他的怀中，她复意识到一切都是真的，就象孩子一般地大声哭起来了！

他们只是面对面呆呆地坐着，从那被握的两只手，得到一些

温暖，可是并没有使她的心恢复原有的活跃。她真是疲惫了，窗外又撒下一层灰黯的暮景。

“我们到外边去走走吧！”

“不，不，我就要这样坐下来，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在那里？”

“我看见你的——”

“你怎么会看见我？”她惊奇地问了一句，接着又半埋怨似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一声？”

“你不知道，我也在那里。”

“为什么你也在那里？”

她猛地跳起来了，不知是在质问哪一个似的，她的眼睛又瞪起来，可是他温抚着她：

“因因，他们既能把你放到那里，当然也会把我放进去的——而且当你进去的时候，我已经住了半个月。”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我释放出来的时候，我的好长官用汽车接我出去，要我在他的公馆洗澡，理发，换衣服，他还很和蔼地说，因为我年少气盛，才要关我一个月，他还好心地告诉我，这样将来就可以做大官，他再向我保证，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关过。”

“不要听他乱说，——”

“他也许说的是真话，可是他忘记了，他是想做官的人，我可不是，我丢开自己的事来担任这种职务完全因为爱国心切，我并不象他……”

“你是这样和他说的么？”

“没有，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为什么不说呢，说给他听听，要他们知道我们青年人的

心！”

“知道又有什么用，他以为他有他的苦闷，我们的同事，都不大听他的命令，他又办不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有背景。我可什么都没有，我只有爱国的热忱，他就只想牺牲我，他想树立威风，不但要我怕，也要别人怕他，可是他再也想不到，——”他顿了顿，喘一口气又接着说，“我看透了，回来之后，我又写了一个辞呈，跟着我就设法探听你的消息，幸亏我有一个朋友在××部，我就托他设法保你出来。”

“为什么你的朋友不能救你呢？”

“我的情形不同，他们算是代我的长官执行禁闭，什么人也管不到——可是我的朋友们也算救了我，因为知道同事们都代我抱不平，他才放我出来，还怕我刺激他们的情感，就要我弄得整整齐齐的和他们见面，好象我一点也没有受到苦。”

“我真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他们相互激动地抓着手，沉默又落在他们的中间，天是渐渐地黑下来了，他忽然象想起来一件极重要的事很兴奋地说着：

“因，你看见没有，足有一尺多长的那个秃尾巴的大老鼠，——”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它有一天还瞪我，”

“就是它，就是它，犯人们再三告诉我，说动它不得的，连心里也不能骂，说它是狱神，谁要得罪它，准保没有好处。”

“那我不知道，不过它真可是又肥又大，总有三斤吧！”

“它吃得好，我看它比犯人吃得还好，”

“它要是吃得不好，会把我们都吃下去的！”

“它真是要把我们吃下去了！”

他悲哀地说着，两个人同时又陷在无望的沉默中，周遭全是冷酷的，只从相握着的手里传来一点温暖，可是暖不了他们的心，春夜的花香从窗外飘进来，他象记起来似地说：

"因，你记得么，我们在前方×战区遇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花香，——"

"我记得那也是一个春天，不断地下着雨，道路是泥泞的——"

"我们没有说过几句话，是不是？"

"有一次我陪你走一段路，微雨下你没有戴帽子也没有撑伞，我只是注视着你头发上细微的水珠，我好象在那里面寻到我的一生，在那里面找到了世界，——"

"因，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忘了么，你忘记我了么，为什么你一句也不说呢？——你厌恶我了么？"

他象是受了委曲般地说着，她只紧紧地抓着他的手，用战颤的语音说：

"不，我只想哭……"

她还没有说完，就伏在他胸前哭起来了，滚热的泪水一直湿透他的衬衫，他强自说着：

"哭什么呢？一切不幸不已经过去了么？忘记那些吧，好象我们做了一场恶梦——"

"那不是梦啊，我的梦是美丽的，那是现实——"

她一面哭着一面说，她的抽噎震动了他的心胸，他也忍不住流出泪来了。

"我不哭，因，我有的不是悲伤……我只有愤恨！"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什么地方去？"

“我们到远处去，让我们为我们的土地国家而死，我们不吝惜生命，可是我不愿意忍受这种摧残，你不记得鲁迅说过么：‘死在敌人的锋刃下是不足耻的，……’”

“好，天亮了的时候我们就走！”

他们坚强地站起来，抖落残留的泪珠，一个身躯紧贴着一个身躯，站在窗口那里，无视楼窗下明亮的灯光，妖怪无耻的人群，他们只看定了暗夜里闪在天边的遥远的星星。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别人的故事

“想不到，那个说是在前线打死的当兵的丈夫，前几天又回来了，——”

我那个隐居的朋友，顶着正午的大太阳，从离城十里的乡间跑进城，还是那么急躁地无头无尾地冲出了这一句话；然后就把自己交付给门边的竹椅上，把长衫的下襟掠起来揩一次汗，随后又用它当扇子般搧着。

我递给他一杯凉开水，一把扇子，我又送过去另一把坚固的木椅，代替在他身下吱吱响的可怜的竹椅。

他是一个爽快的人，三十五六岁，抗战以后忘记自己，为国努力，跑了许多地方，担了不少危险，也着实吃了不少苦；忽然心灰意懒起来了，连本行教书的事也不干了，独自来在×城附近的乡间，租了一点地，自耕自给；养鸡养猪，就做起一个隐居者来了。可是他实在还不能全然忘情于城市，三五天总会跑来一次，把古今中外的愤懑倾诉一次，再买些城里的物品，又随着夕阳回到乡下去。在城里好象他只有我这样一个去处。(仿佛那个县长大老爷也是他的老同学，可是他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他和那些乡里的人却相处甚佳，别人都不拿他当外人看待，这是我到他那里去住几天的时候亲自看到的。他会治一点病，人的牛的猪的鸡的都会治，我想也许是为此才造成他们中间融洽的感情。此

外，他的性情虽然暴躁，心地却极好，喜欢帮别人的忙——这就是他惹来许多烦恼的主因，可是也为他赢来乡下人的敬爱。

我这一段描述使这故事的发展迟缓了，事实上他喝了一杯水，冒着更多的汗，一只手忙着抹，另一只手忙着扇，他的嘴也忙着说下去了：

"你不记得住在我屋后的那一家人么？一共是三口：一个老太婆，一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一直也没有小孩子，——"

"就是从前你说过的，要把那长工招赘的那一家？"

他拍的把空着的手向大腿上击了一下，几乎是嚷叫着：

"就是呀！你也看见过的，不是那个年轻的女人的丈夫出征去了么，听说他是独子，本来抽不到的，就因为他没有钱，他就给抽去了，到我和他们做邻居的时候，他已经两年没有音信了。可是她家中也有一个男人做工，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外乡人，走到这里，被他们雇下来做长工的——"

"不是说招赘了么？"

"你比我还心急，那是后来的事呀！说起来好象是不大体面，可是事实上又无人可怨或是可耻。那个老太婆的性情很好，她从来不吵不骂，只有想起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才流着眼泪；可是不过自己哭着罢了，也不会把怨气泄到别人的身上。照例她是关心她那许多只鸡的，还有三口猪。她不到田地里去，一面看房子，一面照料这些牲畜，那个年轻女人也真好，她不但能好好侍奉那个老太婆，她那健壮的躯体，由她挑担下田，什么吃苦的工作都做得来。可是本来要两个人才做得了的田地，由她一个人做，显得是太多了，她们就不得不花钱雇了一个长工，——"

他说到这里，停一下，自己去倒了一杯水就站在那里，头一仰，一杯就空了，他跟着又倒一杯，端过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他才又接着说下去：

“这个长工又是一个好人，他不大爱说话，什么事情都做，只有真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他才坐在坪上的石磨边，抽一袋烟，默默地望着蓝天。那天有什么好看呢，我也觉得很奇怪，也许他所看到的蓝天上有他自己喷出来的烟雾幻成的云彩吧？可是我没有问过他，他一向不大爱说话的，谁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或是有什么样的身世。他见了我总是笑着，有时候还替我做点事，全象他分内该做的一般，依照我那长工的说法，他不是一个逃兵役的，就该是一个犯了案的强人，本乡本土住不下去了，不得不远走高飞，……可是这一些，对于我都不发生影响，我只知道他也是一个好人。

“在这三个好人之间，从来也没有什么争执，这是左右邻居一眼都看得到的，就是在他没有招赘之先，人们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不三不四的话，因为他们中间所有的关系也都是一清二楚的，后来大约是怕生活程度高起来了吧，工钱也跳着涨，什么都贵，怕她们也许划算起来有点不合算，而且出征的人一直没有音信，老的就想到自己的死，少的想到下半世的生活，于是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后来——后来那个长工变成了赘婿。

“象这样的事，在我们那里平时实在是没有的，可是现在不同呀，这不是叫做‘大时代’么？在这大时代中就有了大变化，什么都变了，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不能规规矩矩做人；那么这两三个小小的人物的关系的变化，当然也算不得什么事了。

“实在他们也还是没有变，只有第二天大清早，我无意中看见她跪在溪边的方石上，我还以为她赶早起来洗衣服呢！原来她是在那里无声地哭着，她不知道我会看到她，——其实我也只看到她的背影，从她那微微耸动着的两肩，我才猜想到她是在

哭，我一不小心踩落了一块土，发出一点声音，她就惊惶地站起来，我想那时要不是水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决不会回头和我迎面相遇，把那一双红肿了的眼睛显给我看的。她不得不从这条路跑回去，只是深深地埋着头，两只眼睛只是看着地面，象一只山麂从我身边惊惶的窜过去了。

“此后一切就都如常了，他们照常和平沉默地工作，那个长工也会处，就真把那个老太婆当着自己亲生的娘看待，事情弄得服服帖帖，那个老太婆也不再抱怨物价高贵，因为他们不必用钱买什么，要用的东西挑出点什么去就可以换来。

“就是这样的日子也将半年了，想不到，那个说是在前线打死的当兵的丈夫前几天又回来了！——”

他说到这里慢条斯里地顿住了，我本来是平静的，现在倒有点忍不住了，有一点不耐烦地说：

“开头是这一句话，说了这么大半天，还是这一句话，到底怎么样了？”

他并不回答我那略为急躁的问询，嘴边挂着微笑，又倒了一杯水喝着，这一阵他的性情仿佛比我的还要温和些。

“你可以想得到咯，当然要起一场纠纷，闹得大了也许还会出人命，是不是？”

他得意地这样说着，我却带了一点微愠地和他说：

“这些话不该你来问我，还是该我问你的，——”

“不但你我，每个人都会这样问的，当初我的长工告诉那个丈夫回来了。我就惊了一下，很自然地就有一种暴风雨之前的那种感觉，我在等待着，等待着——”

“就是等待也有一个限度吧？”

我也放开心，半取笑地插了一句话问着。

“那倒不一定，我就是那么一天一天地等过来的。在期望中的雷雨并没有来，日子倒是异常地安静，我真想不到，许多也在等待着的邻居们怕也无法想到，怎么会一点事情也没有呢？他们好象生成的一家，和善的一家，这倒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了。他们还是那么安静地工作着，只是当闲暇的时候，偶然被我看到在坪子上抽烟看天的又多了一个汉子，他很瘦，有一副黧黑的面容，好象一个烤焦了的蕃薯，他也不大爱说话，他们在一处，倒象两弟兄。

“这样地又过了几天，邻居们的兴致全都失去了，虽然感到这是一个谜，可是谁也不愿意去解开它，就任它那么安静地存在着。是的，在失望之余，我甚至于都忘记他们的存在了，我们的长工也不再说话，因为这正是早稻熟的时候，他忙不过来，想找一个短工又因为怕抓丁，那些做工的汉子都不知道游到哪方去了。所以他只好闭紧了嘴巴忙碌着，——有时候我也帮帮他，我会打谷子，打得不怎么好就是了。

“那一天大清早，我正想趁凉快做点事，安安静静地我的房里来了几个客人：一老一少的女人，前后那两个丈夫，还有一个陌生的近四十岁的男子。我一看见他们，心里想：‘果然有事出来了，’我自己的脸就先红起来，很不自然地毛手毛脚让他们坐，他们没有坐，却怔怔地各放出一副呆相，他们没有说话，我可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嘴里没有说话，那时候我的心里却在想：‘不用说，一定得好好办个交代，照这样下去当然也不是事！那个陌生人总是请来的一位中人，怕是他的亲戚，倒想不出这场纠纷该是谁得谁失？’

“我又坚持着要他们坐，为的是坐定了好说话。他们就点着

头表示谦恭地微笑着，那两个女人占了一条长凳，那个陌生人自己坐了一张小圆凳，那个儿子在长凳的一端挤着坐下了，那个招赘的长工没有地方可坐，就倚在门边。

“还是那个老太婆先说，用手轻轻地拍着坐在她身旁的那个后背：‘这是我的儿子，打了几年仗，两三年没有音讯，总算平安回来了。’她说完就真心由衷地笑着，因为缺牙齿，她的脸顿然就显出短了一寸多，我就说：

“‘那也是你的福气呀，难得又骨肉重聚，——’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她那长长的一声‘咳——’打断了，残留的笑容马上消失了，我还从她那简单的声音中读出来一大篇的怨愤；可是她再也不说什么了，紧紧地闭着她那瘪嘴。正在这时候，不知道谁什么时候提进来放在墙角的一只大公鸡，不耐紧缚着的脚咯咯地响着，才打破这沉默，也引起我的疑问。

“‘这只鸡——’

“我是朝所有的人问询，那个当兵的就紧接过去：

“‘一点小事，先生，一点小事麻烦你——’

“说到这里，他又象有点腼觍似地低下头去。我要和他说了：

“‘我知道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还是快点说出来吧！’

“这话只在我的心中说了一遍，我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只是热心地望着方才说话的那个汉子，使他不得不勉强的说下去：

“‘我们是想麻烦先生写个字据，就是，就是……’

“他的眉毛一高一低地蹙着，喉咙好象被这两个字塞住似的，再也接不下去了，我都要替他说了：

“‘不是你把老婆正式让给那个赘女婿，就是要他立一个字据，从此断绝来往，反正就是这两条路，邀一个人做见证，烦我写

个字，免得日后有纠葛。’

“‘我们想请先生立一个让妻据，——’

“‘我早就猜到了！’ 我恨不得能这样大声喊出来；可是‘我们’这两字引起我一点疑问，便又问着他：

“‘谁？’

“‘我们，——我和他，——’他说着，伸出左手指定了那个倚在门边的长工。

“‘是你让给他，还是他让给你？’

“我不解地问着，我早就算定这件事逃不出他们两个的关系。

“‘不是，先生，是我和他把我们的老婆让给他，——’

“为使我明了起见，他的左手这次笔直的指着那个坐在圆凳上的陌生人，那个人一直是没有一点表情的，这却使我大大地惊讶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好一阵都说不出话来，我想走一条路只有两个方向，谁也想不到还会平地升天。

“‘没有法子呀，怎么办也不好，还是这一下大家都省事！’这句话他好象是自己咕哝着，却也象是说给我听的解释。

“在这个大时代中，奇怪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象这样奇怪的事怕也不多见吧？我想听到这里，那个女人总该有所表示吧；可是她尽自埋头坐在那里，象他们几个人一样，一点也不动情感，好象听着一件别人的故事一样！”

“真怪，真怪，这是我想不到的，——”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一面不断地摇着头，——“可是老兄，你得知道，这件事你做不得，因为没有法律的根据，卖老婆已经是不应该了，怎么还能两个人一齐卖？你真得慎重一点，弄出事来连你也免不掉责任！”

“我才不管这些，既然他们都心甘情愿，我还管他们做什么？

世界上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多着呢，为什么一定要他们这些小人物奉公守法？当时我怔了一下之后就显得愉快地磨了墨，铺好纸，先问着他们的姓名，这我才知道那个陌生男子叫郑德祥，是在城里开油粿铺的，有两个钱，没有一个儿子，把这女人买去做二房，想能给他生一个男儿。那长工说没有名字，只记得姓李，于是由我作主叫他做李全，当兵的本叫黄金发，这次去打了一场仗，说是长官给他换了一个名字，叫做黄大勇，一切原来他们都已商量定了的：一共是一千二百元，每人分五百元，余下的二百元奉献给那个老太婆。我依照他们的大意写好了，慢慢地为他们又念了一次，看他们都表示着满意微微地点着头，我才又把那张纸放下，要他们盖章。

“先是那个陌生男子很熟练地就把图章盖在他自己的名下，再坐回去就掏出成把花花绿绿的钞票数着，那个长工问我他没有那个东西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右拇指的模印打在上面也可以，他就听从我的，把手指向墨里一蘸，我把地方指给他，他还象看看倒正似地看了些时候，才稳稳当当地印在上面，自己还伏在纸上看了许久。

“‘先生，我——’

“‘你也是一样就把右拇指印在这里好了。’

“我生怕他找不到他的名字，就特意也指给他，他却说：

“‘先生，那我知道，我的右手在前线给鬼子轰掉了！’

“‘呵，呵，那，那就用左手好了……’

“听了他的话，我倒有点狼狈起来了，这时我才知道我以为他永远在袖着的右手，却早已不存在了！我觉得我的眼眶有一阵热，好象被什么酸了一下，我看到那个把左拇指从纸上再抬起来的汉子，脸色全苍白了，他的眼睛不看我，也不看别人，只是半

扬着盯住了空无一物的屋角。我也看过去，恰巧一个结网的蜘蛛丝断了，它一下子就垂到地上，地上墙角的那只大公鸡，一嘴就把它啄进去了。

“‘先生，那只大公鸡，那只大公鸡……’

“他说着，接不下去了，这只公鸡对我原来是熟稔的，它有五斤重，时常在坪子里昂首阔步，那个老太婆早就和我说过要留到过年祭神的：想不到被他捉了来，绑了许久，把那一点雄气已经销尽了，只是垂头丧气地卧在那里。那个老太婆就替他的儿子说：

“‘那只大公鸡送给先生的，麻烦先生，心里怪过意不去的，又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先生过年的时候一家团聚杀来敬神吧，我们留着也没有用了！’

“象是预备告辞了，他们都站起来，这时那两个女人才象触到些什么突然抱在一起了，——只是抱着，并没有哭；可是等她们松开手的时候，我望到四只泪汪汪的眼睛。

“‘不要忘记钱了哇！’

“那个买主把一卷钞票塞在他的手里，他迅速地数了五百交给那个长工，好象再也不看一眼就把它全塞在袋里，当那个陌生人把一张字据收到自己衣袋里，他也说：

“‘先生，到城里去不要忘记到小店去坐坐，好东西供养不来，一杯茶一盘点心总缺不了，到明年也许能请你吃红蛋呢！’

“他笑着，那笑声那么不中听，我倒恨不得眼前有一颗红蛋把他那笑的嘴堵住，我得和你说，我一直对他也无所谓，可是他的笑和他的话惹怒我，到他又说一句：‘我们走吧，’我就想一脚把他踢出去了。

“那个女人就一声也不响地低着头跟他走出去了，才走了三

五步，那个当兵的汉子又赶上去，从衣袋掏出一方毛巾来，呐呐地说：

"'这，这是一块毛巾，是我受了伤躺在医院里别人慰劳我的，我，我没舍得用，早就想定带回家来给你，现在，就算我慰劳你吧！'

"那女人接过去，看了些时候，又抬起脸来笔直地望着他，过后就猛然一转身追着那个走远了的男人，他们家的一条狗，追在她的身边，不断地摇晃着它的尾巴，有时还咬着她的后襟。

"看看望不见了之后，他们母子二人，才又向我道了一番谢，扶持着走回自己的家里去了。

"当我转过身去，想回到我自己的屋里，我才看见还有一个不曾走，他蹲在我的窗下，静静地抽着一袋烟，两眼望定了远天。一直到我走到他的身旁，他才惊觉地站起来，这样我才看到他不是蹲着，他原来是坐在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他没有说什么，朝我笑笑，把烟袋里的灰在墙上磕着。

"我虽然也没有说话，可是心里在说：'你还在这里等什么？也该走了啦。'他好象猜到我的心意似地畏畏缩缩地和我说：

"先生，我是一个光身人，什么东西也没有，不能，不能酬劳先生，我知道我要送你钱，你一定不要，——"

"'我本来什么都不要的，帮你们这一点忙算不了什么。'

"'是呵，我就想帮先生一点忙吧，你的稻子还没有割完，变了天就要坏了，我赶着给你弄一下，你先生忙不过来的。'

"这倒有点使我为难了，后来我想：'也好；就算我雇一个短工，当然他不好意思多要我的钱，那就算好了。'我就答应他，可是一想到我的邻居，我又和他说：

"'你还是帮忙他们吧，他的手脚不方便，也怪可怜的，——'

“‘他们的已经割完了，这两天我赶着给他们做完了，唉，他们倒是一家好心人！’

“他又叭着一袋烟，望着那轻袅袅上升的白烟，他又象在想些什么，我也怕他无处可去，就答应他了，我还告诉他，就在我这里做下去也好，我不会亏待别人的，他好象对我这许多话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变化，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当我要走进房去，他又把我叫住了：

“‘先生，我还有两句话告诉你：——’

“我站住了，望着他，于是他就嗫嚅地和我说他原来有名字的，不大好听，就没有告诉我，他说那太象一个女人的名字，许多人都取笑过他，所以他就不要了，他原来的名字是李依妹。

“‘那怕是我的妈妈疼爱我，怕我的命薄养不大，才故意给我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谁想到我倒养得很好，这些年到处游，象一棵无根草，四海为家，死不了——可也活不好！’

“‘唉，这个年月谁也活不好的！’

“我附和的说了一句，他就挺挺身子，把烟袋磕好，放在身上，把小行李一提，提到我那个长工的房里去了，从此我要是不到田里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他到晚上也不歇息地工作，这样几天间就把我的稻子割完了，打好了晒得差不多了，有一天清早我那个长工来告诉我他走了，只是把那小行李向肩上一放，就又走了。

“这倒引起我的心的不安来了，我总觉得我亏了别人点什么，所以我就赶着大太阳到你这里来了，你说我应怎么办呢？”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不过是别人的故事。”

我故意这样说，忍着我心中的情感，望定了闪在他额头上眼睛里发光的汗珠，他瞪了我一眼，有一点急似地说：

“哼，你说这是别人的故事么，可是我看你也有点受不住了！”

这使我惊了一下，我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我就什么也不再说，和他陷在沉默的中间。我想他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心上总觉得轻松一点，可是我听过后，我的心却陡然增加一分沉重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众　神

闪着黄金般油光的肥胖的脸，兀自苦痛地扭着；可是他的眼睛已经不大张得开了，疮口汩汩地流着脓血，因为疼痛，神志已经昏迷了。

“哎呀，我的天呀！……我那在天上的妈妈呀！……我那在世界各处的爱妻呀！……我的心呀！……我的肝呀！……我的肺呀！……我的牙齿呀！……我的脚呀！……我的鼻子呀！……”

于是各科治疗专家，从全国的各个角落坐着飞机或是专车都来了，他们分头诊察，各自觉得自己诊察的那一部是有点毛病，可又找不出什么来。其实他的病只是在顶门上，那是三个月以前偶然在镜子里发现的。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红点，硃砂般的，露着鲜红可爱的美色，不痛，只有一点痒，一个大相士还断定他这以后还要交了不得的鸿运呢。当他闲暇的时候，他就不断地用手指抓它，掏它，慢慢地感到一点疼痛了，流了一点点的血，他立刻慌忙地吃起补血的药来；可是那创口，却一天天地大了，血流得多了，慢慢地凹陷下去，脓血就不断地流出来，发着无比的恶臭，于是许多医生都罗致来了，但是没有一点效，那创口尽自一天天地扩大，象一个小泉口。这使许多有良心的医生发着真诚的忏悔，怪着自己没有学来给这位了不起大贵人治疗的本领，甚至于连病名也说不出来。有的信徒们，实在没有别的法子

好想，就顺着床跪下来为他虔诚地祈祷。但是病人睡着的席梦思软床在他的身躯肌肉的抖动之下也微微颤着，使他们连祷词都连接不下去，只得闭了眼睛，胡乱地祈求上帝施展他的神力，但是这一切都归无用，疮口溃烂的情形一天天地加重，连病人自己也意识到渐渐不得不和死亡接近了。终于，他最后一次睁大了眼睛，用所有残余的力量吼着：

"你们都死吧，……你们死了算什么？……我刘国栋，……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呵，……怎么我也得死？……"

但是当着他的声音微细下去，他的生命也就熄灭了。他的死耗立刻在空中传播着，听到的人没有不高兴的，因为他们想到从此米要跌价了，布要跌价了，药品要跌价了，花纱要跌价了，日用品全要跌价了，……人们就畅快地喘了一口气。可是一股不可耐的恶臭钻进他们的鼻子里，原来这是从他那腐烂的肥胖的身躯上发出来的，那正是大热天，苍蝇成群地飞着，当他的丧列走在街上的时候，万人都掩着鼻子；可是却掩不住他们那因愉快而微笑的脸。从棺材的缝隙中流下来的脓血，点点滴滴地洒在街路上，于是那恶臭就在他的身后留下来。

可是他却什么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他闭上眼睛挺直了身子，在那个世界中他立刻又睁开眼睛苏醒过来了。他并不是由勾魂使者把铁链套在他的颈项上把他牵到地狱中去，（这是每个人都以为他一定要去的地方，）却由近百美丽可爱的小天使把他驮到天堂去了。驮着他，就好象自然躺在那软床的上面，轻飘飘地上升了。这是因为他生前曾经捐过一百万，修筑教堂，他的一切罪愆好象早已洗清了，万能的上帝差了专使去迎接他，一派仙乐在他的耳边嗡着。

起先他沉在这美妙的氛围中，眯缝起那一双细而长的眼睛，

疼痛没有了，他的心静下去；云彩在他的身边缠绕着，闪烁着的星辰象是随手都可以采撷，他伸出他那肥胖无节的手去，一只高飞的黄蜂正巧螫了他的指尖。

“哎呀！……”

他忍不住叫起来，一个小天使翩翩地飞上来，好象早已知道他的苦痛，就在他那指尖上吻了一下，疼痛立刻就消失了。他不由得咧开他那多肉的嘴笑了，伸出他那多毛的肥胖的手抚爱般地摸着小天使的润泽的身躯。

“小宝宝，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是不是你的妈妈嫌布太贵了，不给你做衣服穿？”

那个小天使好象还不会说话，可是听得懂他的话，就微笑着，摇着他那可爱的生着鬈发的头。

“好了，你做我的干儿子吧，我给你做顶好顶好的衣服穿，有顶好顶好的东西吃。”

可是那个小天使仍然笑着摇头。

“你这个小滑头，你不听我的话，不做我的儿子，那就活该冻死你，饿死你！”

他气起来了，才把那肥胖的手握起拳头来，想捶那小天使一下，可是他早已笑着摇着头飞开了。

“你这不识抬举的小东西，多少人想做我的干儿子我还不要哩，你倒敢看不起我，不是看你小，我总有法子对付你的！真是初生之犊不惧虎，我刘国栋就是一只虎，哼，连虎也得惧我三分的！”

尽管他这样喊叫，他也一点威风没有使出来，他那紧握着的拳头，不得不颓然地落下去了。

他正在想着：“我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呀？”在朦胧的云雾中闪

出一座门楼般的建筑，可是很小，象小孩的玩具一样。他心里就记起来圣经的话，说是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他的心在反复念着这一句话，那门楼已经逼到面前了，还是那么小，估计着连他的一条腿也过不去，可是他却不由自主地笔直向前冲去，还没有等他呀的一声叫出口，那座门楼已经留在他的后面了，他已在抹着一身冒出来的冷汗，忽然听到极温和极熟悉的声音。

“我是来迎接您的。”

他翻起眼睛来，就看到那带着谄笑的脸，那面容好象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的，他就问着：

“你是谁？——”还没有等到那个人的回答，他就象恍然大悟似地：“喂，我记得你，你不是代表过××会向我募过一座教堂么？”

那个人就谦卑地把身子躬下去，放着更温和的声音说：

“我永远是为主服务的，这一回，我是正式代表万能的上帝，来迎接您这位世界上的大贵人。”

“上帝？难道我已经不活着了么？”

“您是已经升了天堂，我的贵人。”

“哎呀，原来我已经死了！”

“不，我的贵人，你永远和主常在。”

“滚你的吧，你这个混蛋家伙！——”

于是他就咧开大嘴号起来了，他想念他的股票和债票，他想念他的美金和英镑存款，他还想念他那在日内瓦湖畔，香港的半山上，杭州湖心里，……那些别墅，还有装在别墅里的那些女人，他更想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所囤积的那些德国药品，这几年来他使市面缺货，用钱也买不到，使多少不该死的人都死

了；可是那药品的价格却百倍以上地涨起来。……他还想起他那无数仓库中的米、布、花纱、日用品、五金、电料，……他一面哭，一面摸着身边，果然是一点什么也没有带了来。

他的哭声，却换来了那些孩子们的笑声，他气愤地叱责着：

"你们这些小东西，怎么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别人哭的时候你们怎么应该笑？"

一个清脆的声音回答他：

"我们低头看见世界上的人都在笑，我们才笑哩！"

"你们让我下去拑住他们的嘴！"

"你也不是不曾笑过他们的不幸呵？那么多人拑不住你一个人的嘴，怎么还能妄想拑住那么多人的嘴？"

"你们这些油嘴的捣乱分子，你们是不知道我的威风的。"

"威风这个名词我们还没有听见过，我们只有东南西北风。"

他再也忍不住这群孩子们的戏弄，狠狠地把拳头挥下去，那些孩子们快乐地笑着飞散开了，他就没了命似地在空中跌下去，这真吓死他，他杀猪般地喊叫；可是这对他不过是一场虚惊，到了他是安稳地站在一座伟大的云石建筑的前面。

一个人早已伏在那里迎接他，抬起头来，原来还是先前的那个家伙。

"唉，又是你，又是你！……"

那个人更谦虚地带着一脸极不自然的笑说：

"我永远是主的奴仆，也是富贵人的奴仆。"

"我记得你，不只那一次的事情，——"他深思似地用手指捻着颔下的微髭，"我好象见过你许多次。"

"是的，您世界上的大贵人，我做过捐客。"

"不错，不错，你是我们那一教区的执事兼捐客，我记得了，

那么你现在呢？”

“我还兼做掮客，——做天上人间的中人。”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你知道我还有点货，在我升天之前没有脱手，将来还得麻烦你老兄多帮忙。”

他也带笑容，只要他的财货还有办法，他就不再那么看重死生了。

“岂敢，岂敢，小子将来一定为您服务的，——其实，也是生活所迫，物价高涨，不掮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以后还得请您多关照，唉唉，我倒忘记传达要事了，天上的众神，正在上面等待您，请您到上边去吧。”

他于是就有点惧怕似地嗫嚅地说：

“是不是在你传道的时候告诉我的，这就是最后的审判？”

“大体的形式总得有的，不过您不要怕，天上众神心里都很欢迎您哩！好，您随我来吧，我替您去通报。”

只这样说过之后，他们连脚步都不曾移动，就已经站在那伟大的建筑的前面了。这时，忽然他发觉只是他一个人，那一个来迎接他的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他跨一步，便踏进了那高深的前厅，每一步都响着极大的回音，虽然在人世上他是赫赫的大人物，这时因为想起神和人的不同，心中自然就涌起几分恐惧，不得不畏葸地迈着脚步。一举步间，他已经站在一眼望不尽的大厅的进口那里了。

远远地，他看不清那中间有些什么，他揉了揉眼睛，才看出在云雾缭绕之中，上面坐了一排人，凭着幼年时做道场的图象的记忆，仿佛上面坐着的该是十殿阎罗，旁边站了许多人，该是那掌生死簿的判官，牛头马面和大小鬼卒，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就仔细地搜寻着是不是有油锅刀山和炮烙的火柱，若是有的

话，他自己都知道是逃不过的。可是没有，他又走进了一级，原来上边坐着的是带着慈祥面容的基督耶稣和使徒们。连那个犹大也端坐在上面。他的心放松了一下，他心中暗自歌颂着西方文明的崇高，使他不会忍受什么体肤的刑罚。这时，才看清左右侍立的人原来是唱诗班，大风琴和手风琴嗡嗡泱泱地响着，幼童高音浮在一切的声响之上，更曼妙地唱着，在这么调谐婉柔的合奏之下，一切可怕的事早已飞散了。他的精神振作起来，就好象那一年他面觐元首接受大勋章时的昂步，把他那肥胖的身躯，又向前移动了些步。

乐声戛然止了，这引起他的惊疑，一声嘹亮的号角，响彻了沉静的空间，坐着的那一大群人忽然都站起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从空中传过来：

“在天的众神，欢迎从人世来的大实业家，大经济学者，大爱国志士刘国栋先生！”

他的心一松，脸上自然而然地堆满了笑容，更紧了两步，直趋那长案前站定。他的心里暗暗想着：

“任他们咒我钻不脱鬼门关，逃不掉最后的审判，现在我还不是来了，有什么可怕的！人必得要有钱，有钱买得鬼推磨——”

这样，他把存留的一点点的畏缩的心也失去了，腆着那个大肚子，把两只肥手盖在那上面，好象护着他那一肚皮的脂膏，两只脚分叉着立定，把脸一抬，——呵，原来上面坐的都是些熟人。那中间不是和他有交情的李督办？他生前有二十六个姨太太，和他打了一次牌，输过五十万，后来是在听经会里被人刺死的；那边又是做过总长的黑“财神”，他个人曾经发过万万元的钞票，使老百姓都去啃树根，和他也有过交易上来往；另外坐着一位肥胖的大亨，包庇烟赌走私，算是一个国际间的人物，在那华洋通

商大埠是第一名的首领，还有一位长了一脸横肉的老太婆，她曾经生了五个做马贼军阀的儿子，使中国几十万以上的人受了他们的害。……这些人都暗暗地和他打着招呼，过后又都装着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坐下去了。

他的心一沉，暗自想着：

"莫非人到了天堂，心就变了，好象要来对付我一下似的！"

他再向上边望望，他们都象是很忙碌地翻着册簿，在查看些什么似的，他的心里又想：

"你们要来惩罚我，哼，不配！我的罪孽不见得比你们造得大，我还不倚势压人，我全是将本求利……"

他的眼一斜，原来迎迓他的那个教堂执事兼掮客也大模大样地坐在长案的一端。他望望他，他向他做一副鬼脸！

"这小子也在上边充数，这还算得了什么天堂，要知道是这样，我还不如下地狱！"

他气愤不平地站在那里，为了使他的怒气消下一些去，他不断地用手掌拍着肚皮。可是为支持他那肥胖的身躯，他的两腿感到酸痛，因为在人间的时候，他从来不站立的。

他正在想着的时候，好象有一只手轻轻地一拉，他向下一坐，一只柔软的皮椅，早在他的身下接住他。他心里想：只有想到什么就有什么这一点，天堂才算是可贵的。

坐在上面的一排人，自然是忙碌个不停，好象他的案件非常重大复杂，这也不由得他的心又忐忑不定。他想起，当他还活在人世上的时候，有一次清查囤积，任民众自由检举，也曾使他心惊肉跳过；可是那一次的事正应了"雷声大雨点小"的俗话，连他的一根毫毛也未曾吹动，倒是几个小囤户倒了大霉，弄得家破人亡，再也爬不起来。他的心里就盼着这最后的审判也和上次的

相同才好。他还没有想完，坐在正中的那一个就用极其严厉的口吻向他问着了：

“你就是刘国栋么？”

“是，我是刘国栋——国家的国，栋梁的栋。”

“你的父亲是——”

“我和救主，还有我们的圣人一样，我不知道我的父亲该是谁。”

“你的年龄？”

“那我也记不清，我的数目字不是用来记年龄的。”

“那么你记得什么呢？”

“我记得我曾经做过军需总监，财政总长，××银行董事长——一直到我离开人间的时候，我还是一切国家和商业银行的董事，我是第一个融合官商的人，说起来我还称得起是一个发明家哩，哈哈哈！”

“可是你看，这一些都是控告你的案件，有凭有据；而且自从你死了之后，人间的笑声一直冲到天堂，连我们都感受到不安呢，可见得众人是多么盼你死呀！”

“多数人的意见也未见得是可靠的。”

他还强项地为自己辩着，因为在他的心中早就打定了一个念头，他想：“我虽不是好人，你们也全都是痞子，《圣经》上不是说过一个故事，要没有罪的人才能裁制罪人，比起你们所造的罪孽来，我真还算不得什么，那你们怎么配来审判我！”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坐在正中的人连说了两句，不知道是承认他所说的多数人的意见不可靠，还是知道他那份不服的心情，“不过民意总不能泯没的，我们虽然是在天之神，也是非常尊重民意的，人民告发你垄断居奇，使人民的生活陷于苦痛

之中，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话说。”

还没有等他张嘴，审判者之一就站起来为他辩护了。

“本席以为这一点他的动机完全是为了国家，使人民能够节省物力，减少无谓的消耗，也就是增加国家经济的力量，这是实行经济战所不可免的手段，那些大经济学家，为了这个问题正在焦心苦思，难为他用这简而易举的方法，得以实现最理想的方策。不但不是罪，这还是他的大功哩！”

那个人说完，轻轻抹着额上的汗，得意地望了他一眼，才坐下去，这使他记起来他也是一个才被飞机炸死不久的大囤户，想不到他也成了神。他还记起来他们曾经合手做过布匹和棉纱的生意，还有点拜耳的西药。

“第二件，是关于粮食问题，你生前囤积大批粮食，一面低价压迫农户，一面高价应市，结果直接间接由没有饭吃而发生的死亡，为数甚多，这也是你的一大罪。”

“节省粮食原来是美德，那些老的少的，没有用的残废的正该在此时间死去，免得糟蹋有用的粮食，这也是为保存国家元气着想，怎么能算是他的罪过？”

这也是另外一个为他辩解的，他也看他好面熟，过后就想起来他原来是×省的大绅粮，就因为囤积粮食被人民给砸死的，这么一个人，死了也是一个神！

“还有第三件，经营证券外币，买空卖空，捣乱金融市场，陷国家财政于不利的地位。”

“我的亲爱的主呵，关于这一点，容我代做一点卑微的解释，——”这是那个教堂执事兼掮客说话了，“那也全是为了调节有无，使市场得以活动，否则无买无卖，陷于停滞的状态中，我的主呵，那不就引起极大的恐慌么？”

“那么关于武装走私，偷运资敌的一项罪，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一次，真是由他自己答复了：

“我武装走私，正是用我的力量，从敌人的手下抢运物资，增加我们抗战的力量；至于偷运资敌，我运过去的不过是些粮食和土物，日本人不吃我们的米大家是知道的，他们也不要用我们的土产品，根本我是接济我们在沦陷区中的同胞，难道这也能构成我的罪名？”

他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一通，可是对他的控告还没有完：

“有人控告你，抗战以后，依借你特殊的地位，在统制外汇之下还增加了一万万美金存款，广营别墅美人，为世界上的人士们所不齿，我想关于这两点，你大约没有话可说了吧？”

“增加国外存款，正是光大国辉，不要使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对国家民族既然有了这么多的贡献，那么我修筑些休养的陋室，该算不得罪过吧？而且我一直也没有把它们看做我个人私有的产业，不是那些到外国考察的大官大学者们，时常住在我的别墅里边么？既然不是为己，即使是有罪也不该我一个人承受吧？”

“还有，还有，你那些美人呢？”

那个审问的人也笑眯眯地捋着他的长胡子特意提起这一点。

“那我全是为了慈善的缘故，世界上闹着多么大的饥荒呵！有多么大的变乱呵！我使她们住在坚固的堡垒中，忘忧地生活，难道这不是人道主义的抬头么？在她们，从此衣食无虑，在我，也算是实行了合理的生活，你们诸位说说，是不是？是不是？”

“是，是，是……”

应声不迭地从每个人的嘴里迸出来，关于这一点，好象大家全有兴趣，欢呼和笑声，轰雷般地响着，立刻那点紧张的情况，在大家的欢笑之中飞散了。那些人都已经坐不安稳了，有的伸懒腰，有的打呵欠，有的挖鼻子，有的用小手指挖耳朵，还有一个爽性用手捏着那烂脚趾，过后还放在鼻尖嗅着，正中的那位主审官，用一根细纸捻通着鼻孔，等他爽快地打了一个大喷嚏之后，才通身舒畅地站起来郑重地说：

“刘国栋生前既然为国为民，勤劳功高，自应升入天堂，列为众神之一，无庸多议，——”

接着乐声又起来了，一阵春风，把笑容又卷上了每个人的脸，大家一齐离位来向他握手称贺，他有点不知所措地一面和他们握手，一面不住地点着头，他心里想着从此他也是做为天上人间主宰中的一个了。

那个主审的人趋过来和他抱歉地说：

“真对不起老兄，总得具一个形式，否则别人要批评哩。”

“我知道大神的苦衷，我想天上人间总是一样的。”

提起人间，引起大神的心思，他关心地问：

“我那些宠幸，不知道，不知道，……”

“她们，她们，——”他闪了闪眼，“都进了庵庙修行了。”

“那才好，那才好，——”他又转过脸去叫：“为欢迎我们新同伙，我们应该大开筵席。”

“不，不，这是战时，必须以身作则，提倡节约，预备些茶点，还是开一个座谈会吧。”

“这样太单调了，没有意味。”

“当然请几位女神来参加，这件事交给我们的女同志去办，一定是尽美尽善！”

说着的人用眼瞟着那个凶眉恶目的老太婆，她居然笑了，撒娇般地骂着：

“你们这群色情狂，死也忘不了我们！”

可是她径自姗姗地出去了。这时在他的耳边有一个声音低低地响着：

“国老，国老，我问你人间的六〇六是什么行市？”

“你要什么牌子的？”

“不是我要，我想脱手点，真正德国老牌，一点也不假，——”

“你有多少针？”

“万八千的总还有——”

“归我吧，行市随你定，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全收了。”

“那，那，——”说的人反倒有点犹疑了，“我还有，我还有点扑疟母星，阿的平，药特灵，——”

他正在静心侧着耳朵谛听，可是从另一只耳朵里又灌进来一个更有力些的声音：

“我还有些大小五金，机器，马达，听说人间正缺货，我可以让出去点。”

“好呀，那是好事，你把货色花单开一个给我吧，价目也开上，看看怎么样再说——”

可是那边已经有人不耐烦地叫起来了：

“有话我们等一下大家公开地讨论不好么？何必这样急——”

这时，那个教堂执事兼掮客也是众神之一的，哭丧着脸和他诉苦般地说：

“您说，我可怎么办，我是从来没有货色的，辛辛苦苦得来一点钱，生怕有什么损耗，我就和洋牧师商量，他就劝我折成港币存在香港的银行里，那是完全为了安全起见，丝毫没有不爱国的

心，因为那时候抗战还没有开头哩！——”

他才伤心地倾诉到这里，别人都不耐烦地叫着要他们坐下，原来他们都已坐完了，剩下两个空位给他们。他就坐在他的身边，一口气也不容喘，又继续下去了：

“——谁想得到抗战来了，我的存款也一天天地高起来，那时候我心里正着实地喜欢哩！真是一步也不用动，眼看着它的兑价高起来，谁又想得到，鬼子还敢打香港，这一下，香港完了倒不关我的事，我的存款也无影无踪了，我的港币连行市都没有了！你看，这可要我怎么办？我就是那么一气，一口痰塞住了，离开人世，可是我一直也忘不下，我不知道有什么善后的办法，我这才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我是多么可怜呀？”

他两手合在胸前，眼睛向上翻望，顺势就跪下去了，做出虔诚祈祷的姿势。

“丢开你那世俗的祈祷形式吧，大家不是都在这里，你想求谁就朝谁去说吧。”

一个人不耐烦地说，一个人又半调侃似地说：

“所以我们一定得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将来再把香港归他们，要他们收拾港币。”

说起港币来——刘国栋有条不紊地回答着，“那我还许比你多些，那犯什么愁呢，反正是天塌压大家的事，大家都倒霉！”

“你是大财主，九牛一毛的事。我的让给你，好不好？”

他露着极其可怜的口吻向他哀求着，他肯定地摇着头：

“现在你还能说如果我答应了你，我就可以升天堂么？我已经是神了，我也用不着再讨你的好，我想你也没有法子再说如果你不听从我，我把你打入地狱去！”

这时，那位大神又插过来：

“我也有点货，我的货和我的信条有点连带关系，——”

“我还不知道您的信条是什么？”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我虽然不打什么招牌，我的做为你总该看得出来。我相信武力，我相信杀戮，杀光了，打净了，自然和平在望，你和那些老百姓说那些婆婆妈妈的大道理干什么，只有动手就是了，你不记得么，天不下雨，我都用大炮轰天——”

“幸亏现世没有象您这样的人了，否则我们都得挨轰！”

“现在我才知道当时的错误，你不要怕，炮弹连半天高也飞不到。”

“那么您到底存了点什么货色？”

“烈性炸药，毒气，还有大炮，克虏伯厂的，都是那年我自己订的货。听说世上又在打了，一定又需要这类武器的，我总觉得对于人类，爱之不如杀之，使他们一下就得到永远的安宁。——”

正说到这里，一阵女人的笑语声自远而近了，每个人都静下来伸长颈子谛听，那声音自远而近，又远了，他们正有点失望，一个十五岁的仙女来通报她们径自到乐园去了，请他们立刻也到那边去共开一个迎接人间大贵人的跳舞会。

于是这些人，全忘了那点礼貌和那点尊严，提起衣服的，拉着胡子的，拔起脚来就争先恐后的从通到外面的一个窄门挤出去了。

乐园里正荡着淫佚的，下流的，疯狂的音乐，众神就象趋膻的群蝇，嗡嗡地飞进去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

人　们

一

“……我一直沉默着，为了使我的情感平复下去，我的心真是许久都在激荡之中。先是我觉得我自己被人侮辱了，我很气愤也很悲伤；随后使我想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些隔阂，我就只有悲伤的份了；终于我全被他那被生活磨平了的脸和奴隶的心打动了，我只是在可怜他，我看到他过得很好，以为一切事都处理得非常恰当，那么自满自足地；却使我的心感到疼痛，我的眼睛被一层泪水笼罩住了，不断地低声反复着：‘唉，唉，可怜的人呵！忘记从前怎样生活了！忘记从前自己那副“人”的嘴脸了！难道你以为人都应该用两手两脚在地上爬么？都向着一块骨头就摇尾乞怜，过后就在同辈中什么也不顾地争夺么？……’

“我不愿意把那可厌的事实再如真地叙述一番，我生怕我不能忍耐，我只说出事件的梗概，一切你也许就能猜想得到了，我只是一个不羁的人，爬在人上的阶级全不在我的眼中，我可以向在上者咆哮；可是我对于那些谦卑的人物，被社会压断了脊背的，被人生的鞭子抽打得满身浮肿的，被世界整个忽略了的，……我却显出更大的恭顺来。我不愿意再在他们的身上增加不幸，相反地，我还愿意把他们的不幸分些到我的肩上。我不

是大圣大贤，我也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物；我不是太阳，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火亮。我想取火者既然为了人类忍受无限的痛苦，做为人类之一的我，当然也要担起我的一份。因为我粗壮，我也情愿，所以我愿意愉快地担起别人的苦痛的负载。所以我待别人如我自己的弟兄，对那些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伸出我热情的双手。我那张开的手是送出我热情的拥抱的，我并不是想从别人的身上掠取什么，可是我所遇到的只是怀疑的眼光，猜疑的心思，有的从我的面前逃开了，有的突然给我一击，……

"亲爱的朋友，你想我该多么伤心呵，这个打击是从我们那不幸的弟兄来的，是更使我伤痛的事！'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反复地问着自己，可是我得不着满意的回答，我是受伤了，我不得不在阴僻的处所舐着我自己的伤口，……

"可是什么使他们这样子呢？我不承认他们是愚蠢，我更不承认他们是狡猾，如果人们一直都生活得好，他们就不会这样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弟兄。他们怕是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得长久了，丢失的比取得的多，渐渐他们也就'聪明'起来了，他们不再信任别人，随时都在提防着，忘记了人类本来和善的天性。以为人和人见了面也该露齿相向，在喉中咕噜噜地吼着；对于一个温和的人只以为是伪善，以为人只是从人生中取得些什么，而不是贡献些什么，发现了这点可怜的，不正确的原理便沾沾自喜，还以为参透了人生的真谛！还真的以为人象狗一样，在主人的面前就摇动着尾巴，为争夺一块肉骨头就同类相残，……

"你说，你说，这是公平的么？于是他看见那些不愿意在泥里打滚的，站起来用两只脚走路的便觉得很惊讶，象研讨什么真理似的第一步便抱了怀疑的精神，过后他就坚定他的推论，终于振振有词地说出来了：——用谎话当真理，用不尽不实的思想来

妄自忖度，把一切的是非都掩盖了，——更可悲哀的是他还以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哩，可是他早已忘掉了人类原有的嘴脸！他还以为每个人的胸中都是一颗奴隶的心，可是当别人为他悲哀的时候，他一点什么也不觉得，照样衣冠楚楚地象一个君子，一切事仿佛都行得很顺利，唉唉！还有比这个再可怜的么？

"因为他一点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可怜的人物，我的怜悯的心就更加浓重了！……"

二

"……你知道么，曾经在我生存的一节时日中注定我有一个和善的邻居。他真是一个好人，至少在外面看来是如此。他是一个学者，他有五十岁了，他那光亮的头和那霜鬓都赢得别人的尊敬。他有一副高身材，架着一副庄严的眼镜，他时常打太极拳，可是他的身体不好，他是那么谦虚和蔼，每次我经过他的窗前他都显出那么一副笑容来。为了这，有时我故意匆匆走过，或是低着头走过去，我实在不愿意麻烦他的好心，而且因为窗上玻璃的质料不佳，他那笑着的脸显得那么歪斜难看，我也实在不愿意看的。

"他简直是一个君子，为了他我都怀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一向觉得过于谦顺，过于注意礼节的人多半是虚假，甚至还是凶狠的。他可不，真是不，就是对于他那年轻的，并不美丽的妻子他也总是那么和善。他真是我们邻居中最值得称赞的人。

"而且，我这个孤另的人，因为一个人住在那里，还得承他们的一份好意（或是说一份慈悲心肠）跟他们饮食相共。这使我更认清他们的美德了，他们对我那么好，真是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

好呢！有时候我们也闲谈的，他不大多说话，总是很注意地听着，最初我也是沉默着，渐渐熟了起来，我就能说了。活在这个时代中，真是对墙壁也要说几句话的。他们虽然不是墙壁，却也象墙壁那样沉默着，在适当的时候微笑点头。有的时候用我说过的话纠正我，——那我才记起来他们真是留心地谛听我那热情的，无首无尾的谈话。有时候他也要插进一两句话来，他不只一次两次地说'呵，你当然很富有的！'若是别人向我说这样的话，我不管他是讽刺或是奉承，我都要朝他脸上吐口水的。可是他呢，我不能够，虽然有时也使我厌烦，恼怒；我总还想着他是一个好人，他这么说不过是表示他的客气而已。于是我也很平和地和他说：'我没有钱——'他接着就很自然地说出来了：'那何必客气呢！'天呵，我真不明白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他还惯常说这句话的。假使我说我从来没有偷过人或是抢过人，我想他也会同样说出这句话来。与其说我气愤，还不如说我被他窘倒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得脸红涨着，好象受了冤屈似地闭紧嘴巴，可是这一切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好感，他真是一个好人，至少在给我一切方便上，他的好心肠实在是不能埋没的。

"在某一个时候，我知道我不久就要离开了，我很忿怒，可是我也很忙碌。那正是热天，太阳烤人，竹椅烫人，——凉席变成火席的热气候；他的太太也正病倒了。我不是说过么，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十足的学者，对于这些琐碎的家事是不适合的；我可什么都来得，那是三十年孤单的日子磨炼出来的。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地去了，他热烈地从书桌上起来欢迎我，好象我们是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他让我坐下，忙碌地从暖瓶里倒出水来为我泡一杯茶，明知道我不会抽烟也让我烟，……还没有等我说出我的来意的时候，他就那么客气地说着：

“‘很对不起你，×先生，这几个月叫你受罪了，什么都弄不好，她现在又在病着，我想，我想，你的饮食问题你另行设法吧！’

“那正是夕阳照着，室内闷热的时候，只是这一句话好象泼了我一身冷水，我被震得呆了，结果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又呆头呆脑地出来了。

“在两个月之后我离开我那可尊敬的邻居了。可是在我离开之后，发生了更不愉快的事情，那都是为我结束住所的友人告诉我的。为了免去再使自己愤懑，我不愿意再提那许多事了，只是我能说他知道我走了，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也许永不相见，我再不能对他有点什么用，于是他就毫无忌惮地做了。我知道在他的心上他把我的名字涂去了。可是我呢，我不知道怎么好了。你说要我记得他如一个丑恶的污点，还是也把他从我的记忆中涂抹下去呢？……”

三

“……雄鸡叫过了第一遍，那大约是午夜的时分吧，人们都安静了，在寒冷的冬夜里，仿佛黑暗更有力地压着，——在静谧中，我好象听到那扑通的一声，我推开窗子望出去，面前日夜流逝的是一条白花花的江水，它不是那个小池塘，也不是那郁闷的夜，于是我分明地记起来，我已经走了一条遥远的路，许多事都成为昨日的了，方才的那一声也许是实在的，我怕是一尾大鱼，经过浅滩时不耐的泼刺吧？鱼原来是生活在水中的，那是它和人类最大的不同，人应该活在空气里，自由地笑着，过着愉快的日子。

“当着人愉快的时节，他还会把生命付诸一掷么？想着世间

的一切，都使人发着固执的爱恋吧？可是她竟然在夏日的午夜，偷偷地溜到门外，纵身一跳，便沉到那个因为豪雨才积满了的池塘。她是我们的房东太太，在一次自杀未遂之后，第二次又投水了。

“狗叫着，人嚷着，她的妹妹岔了音地号泣着；可是那些仆人都懒洋洋地说是不识水性，不敢下去捞救的，好容易把一个纳凉的船户邻居找来，他却连声地说着：

“‘要不得，要不得，水冷得很，难得下去！’

“这个人就这么又回去了，那个哭着的妹妹失去了主张，另外的邻居说着：

“‘快些把池塘扒开吧，水放出去，人还得活的，——’

“可是他们一家人连同他们的仆人都惋惜似地说着：

“‘唉，唉，可惜一塘好鱼！’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池水是从那个小缺口流出一半去，那个瘦小的女人的身体就显出来了，她不过是伏在那极浅的边上，通体还是微温的，别人热心地提醒他们，说是赶快请一个医生来还可以救的，可是他们的家人却那么肯定那么冷淡的说：‘不得活了，不得活了，请医生来白费钱，一点事也当不得！’

“那个人就那么躺着，等到在一番争论之后请来的医生，他只有摇头的份了。他还说了一句：‘半小时之前，还有办法的。’

“她就那么安详地躺着，任那些人的摆布，她不再忍受妯娌的讥讽，也不再遭受亲戚们的白眼，那些猴孩子们也不会故意捉弄她，当她已经失去了常态的时候，她原来却是一个二十九岁，聪明、美丽、能干的主妇。

“她就是那样地躺在门前，能烤熟人的太阳整整晒了一天，到晚上又是一场大雨，可是他们的全家是那么高兴，这里一桌，

那里一桌，门洞里是一桌粗汉子，他们是守尸打杂的，牌声不断地响着，到吃饭的时候，就是七八桌人，好象有了喜事一样地笑声不断，只有在北房猪栏的前面，有几个好象饿了三天的叫化子，扯了喉咙敲着大锣大鼓在念经；他们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念到疲乏的时候又尖了嗓子夹一节川戏，仿佛神愿意听他的，人也愿意听他的。——

"我写不下去了，我真的写不下去了，每逢再想起的时候我都不能自持，我只希望神话中的洪水再来一次，连那个诺亚的方舟也吹翻了，使这些人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灭吧！"

四

"……你总还记得那个有点聪明的××吧，她不是曾经那么多感地皱着她那美丽的眉毛，忧郁地说着：'我怕他，在我们的中间永远象有一堵墙似的！'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她飞来了，一点也不错，她是飞来的。当我才知道的时节，她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岁月好象忘记了她，她还是那么年轻强壮；她还是时常说着：'我是很忧郁的。'她皱了皱眉接着说下去：'……你可不同了，我知道你很快乐！'

"我知道她的话是指些什么，我没有回答，(我时常用沉默回答别人的话，)我只笑了笑，由于她的那份聪明，她懂得我笑的意思，她也笑了，于是她赶紧换过话题，她告诉我，三四年来她过了些什么日子，她有声有色地说着徐州突围，她毫不隐饰地说出来那次她和许多重要将领能够逃出来全靠那一阵大黄风，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才没有被敌人发现，逃出包围来了，过后她又来到×省，由于×将军的帮助，于是她和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就到

海外宣传了,——她走了许多新奇地方,看了许多新鲜东西,受了许多从来没有的感动,于是她淌了许多一直喜欢流的眼泪,当她说着的时候,她的眼睛又复冒着泪珠的光;可是跟着她就很快乐地说着:

"'我们的国家是愈打愈强了,我自己也,——'她稍稍觉得一点不好意思,随即很肯定说,'愈过愈进步了。'

"我不能打断她的高兴,我只冷冷地说:

"'别人也不曾站住或是退步的呀!'

"她当时用手绢在眼角那里点了一下,就惊愕地向我张望着,过后她又很自然地笑了,她于是夸说水绿山青树高人小,她更喜爱那所茅顶的草屋。为了休息她的身心,她预备安静地在这自然的怀抱中停留几天,我们都以她的孤寂为虑,另外一个人,她愿意留下来陪伴她,我们约定了再见的时日,就向这美丽的境界告辞了。

"事实证明了我们多虑,第二天那个女伴回来了,说明当晚就有一个人来陪她,好象是事先约定了。又过了两三天,她仓皇地来了,说她忍受不住了,游水时候有人,散步时有人,吃饭有人,就是睡了的时候,窗下也有人,当着警报来的时节躲进洞里去,还是有人跟着。

"'我们早知道有人来了。'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她有一点气急似地分辩着,脸微微红起来,'我说是另外的!'

"那也并不希奇,可是对于她却是很奇怪的了,因为她是一个弱女子,她一直站在祖国的这一面,提起了可庆幸的或是不幸的事件她都要流眼泪的。

"我们就好心地劝她,为了免除一些误会,那么快一点离开

也好，起先她还要显出那不必要的倔强来，过后她便很顺从了，她于是很伤感似地说着：

“‘我明天就走——我们只好在胜利之后再见了。’

“有人就故意好奇地问起那个人，她极力摇着她的头，要我们不必相信那些事，她并不那么蠢，而且她的情感时代早已过去了，在这个大时代里，她没有个人，她只有这个国家，如果说她有了爱人的话，那就是这个在苦难中的国家！

“她既然说得那么坚强，那么动人，我们也就不必再说什么了，于是我就和别人一样表白了一些意见，那全是为她着想的。她的脸就红涨着，很激动地和我说：

“‘如果有一天你们以为我欺骗了你们，走上一条极不好的路，那么你们就不必理我了！’

“在她这一段长长的谈话中，她是时而哭，时而笑的，大小的情感的揉合，使她那颗小小的心承受不起了，她反常地说着话，那一夜，她没有睡好，她和陪伴她的人谈了许多天高地远的事。第二天的清早，她又要走了，她用一副黑眼镜遮住她那一双红肿的眼睛，被初起的太阳照临的江水，把那动移不定的反映的光辉落在她的脸上，她一面遮着，一面快活地叫着。

“可是当她才要走的时候，有些人拦住她了，当时我们的气愤和她的气愤是同样大的，经过一番解说之后还没有用，她就取下了黑眼镜大声地说：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苛待我呵，想不到在我的祖国我受了这番待遇！为了祖国的胜利，我在殖民地上过了几年，我忍受了千辛万苦，还不是想来帮助我们的国家？我回来了，正象一个回娘家的女儿，难道这就是我该得的报酬么？我还要回去的，那些在殖民地劳苦着的中国的子民们还希望我把祖国成长的消息带

给他们的，我有什么可说呢，我还不能把我身受的事情告诉他们，不是为了你我间的关系，是为了国家，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你们想，我的心多么苦痛……'

"那时候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汹涌的泪水又从她那红肿的眼睛淌出来了，乘船的人们不知为了什么只是呆了般地张着嘴观望，全是静悄悄的，只有这两天真真辛苦了的那几位先生，有的把头低下去徘徊着，有的用嘴唇嘘着这两天从她那里偷听来的调子。那只拦阻的手软下去了，不知道是受了她的感动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她终于还是走了。

"她仍旧是飞走的，那个人随即飞到她的身边，过后才知道他们真地是好起来了，她还把友人所说的话，由于受恋爱昏迷期的支配，全都告诉他了，在一些友人之中，他特别记住我，也不知道是善意还是恶意地说着他非常感谢我。

"到后来，她还从信中抱怨我的沉默，于是我又很简单地写了信去，说是我应该沉默了。

"有时我想，沉默是伟大的，——我的心却并没有死，我的灵魂还是活泼的。朋友，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五

"……有一个女孩子是热情的，也是孤僻的，她曾经使许多人不安过，她自己也永远生活在不安之中。她有一张苍白的脸，说起话来的时候语句间都好象粘住似的，——她的个性也是如此，一点也不爽朗，别人无法了解她，她自己也愈觉得自己的不幸了。

"在这个时代中，不幸的人多着呢，可是她自认为最不幸的

人。终于一件遭遇给她带来了辉煌的生命，在她那苍白的两颊上也染上了微红，而且笑容在她的脸上也不是那么稀有的了。为了她的快乐，人们都快乐着，接着很自然地那个还有点羞怯的孩子气的男人也被引来了，他身材高，微黑，是一个大学生。从他的脸上和举止上还看不出什么不正当的样子。可是，象突然而临的一桩事，朋友们知道了一个小生命要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了。

“想到我们已经震惊了，他们对于这件事也许不会坦然处之吧？严格地说起来，那个男人还不象一个爸爸，也不该做爸爸，那个女孩子呢，若是全从世俗那方面着想，她实在是失足在污泥之中了，她应该立刻把脚拔出来，站在坚固的地面上，好好地象夫妻一般地生活下去，我们全在为她焦心，可是她却很泰然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没有想到，更快活地过着日子，也许已经在幻想着做母亲的幸福。她不慌不忙地过着恋人所有的甜蜜日子。

“日子迅速地滚着，那个无知的婴儿也快要滚到地上来了，这她才不得不怀了第一次做母亲的那份喜惧，暂时地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到了知道壮硕的男孩已经来到世上，我们就连同我们的心意一齐到了她的面前，她显得衰弱一点，可是精神极愉快，在她的脸上我照样寻到了母亲的光辉，一切都很好了，可是那个男人却不大见面了，他只是写信，他简直是避免出头，我们都很气愤，可是她却用那微弱的声音说：

“‘他不来是有理由的，他告诉我，每次他来了看到我在受苦他就很苦痛，他知道他的苦痛，能引起我更大的苦痛，所以他还是不来的好！’

“‘这是什么话！哪有这种道理！’

“当时我们中间的一个暴躁的人就这么忍不住地叫起来了，

可是她温和地带了微笑说：

“‘是这样，我也这么想，还是他不来的好，——’

“她的话简直使我们惊住了。

“‘那么你们以后就不见面了么？’

“那个心急的人当时简直缠不清了，就又加了一句。

“‘不是，当然不是，’她很自信地说着，她再继续说明过了这一节时日他们就要住在一道了。

“‘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你不是正需要他的照应？你一个人怎样弄得了这许多事？’

“‘不，不，他正在预备毕业论文，我不能给他增加麻烦，我自己不久就可以复原了，我何必还要他来？’

“‘那么庆祝毕业和结婚可以同时举行了？’

“‘我不预备和他结婚的，——’她说着，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绉了的信，那上面分明地染了泪痕。

“在那封信里他说明了好象在一个梦中，孩子的哭声才把他的梦惊醒，他想不到这么快地就做了爸爸，于是他就很亲切地叫着爱妻，说明她所受的一切苦痛，在他一生中是无法弥补的，他又追述他的童年，他的祖父母和他的父母，他的母亲为了生他而死去了，可是他的母亲留下来对他极高的希望，为了这个原因，一切都得郑重从事，否则对不起死去的母亲，他又用了许多哀叹号举着那悲呼的句子，那是这样写着的：

“‘——你可怜可怜我的母亲吧，我不能使她在地下玷污的！我不能就这样了结我的前途，我还得照着我母亲的意志做去。我的爱妻，我知道你一定会爱我的母亲的，你一定不会强我做我所不愿意的事；天呵，我简直是跪下了，跪在你的面前写出我的忏悔，只是为了我的母亲，你饶恕了我吧！……’

“‘你的意见怎么样?’

“她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肯定地点点头。当时我们也觉得无话可说了，别人都能互相原谅，互相爱怜，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别人相仇相恨呢?我们虽然都沉默着，可是心胸间总觉得有什么哽着，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不使它吐出来。在归途上那个性急的朋友不平地咕噜着:

“‘哼，为他死去的母亲的希望就葬送了还活在世界上另一个母亲的希望了!当初他为什么不想到他的母亲，为什么不想到他母亲的希望?’

“没有人阻止他，也没有人说一句;可是心中觉得畅快些了，仿佛他是替我们说了话。

“可是我们的气愤是徒然的，她原谅他了，她宽恕他了，她愿意为那个不定性的男人戴上荆棘的王冠，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但是无论怎样我的心还不能沉下去，虽然已经知道朋友们无能为力，我倒为她苦恼起来了。那些天我一直为她们的事不宁，甚至于我看到高身材微黑的温和的脸都使我厌恶，我时时想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间的那个阿洛沙，我也恨他，可是那个苍白的脸的纳塔莎，我既不能帮助她又不能把她送回她的父母那里;我的愤懑就更加深了……”

六

“……他的到来完全是一个意外，我就立刻想法子去找他，在雨中我在泥泞的路上奔驰，不只我想看他，我还记起来K的托付。可是不久他就走了，我的忙乱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事后也和我说过，)于是我就很颓丧地，似有望似无望地等待着再来的

机缘。……

“我的等待并没有落空，当他又来了的时候，我很快就找到他了，他那强大的手掌张开来欢迎我，我却略略显得有点迟疑；可是为了免去他的不安，我也立刻把手伸过去，我的手被握在他的手中，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也是这样呐呐地不知道吐了几个什么字音，我却用我那模糊的眼睛努力地向他注视。我不时地问着自己：‘这是他么？这是他么？’因为在记忆中他是那么一个强悍烈性的壮年人，可是在我面前的人脸上已经划着老年人所特有的慈和的绉纹了，他的头发也变成斑白。（我还要加一句，他的两鬓已经是霜雪一般了。）

“当我的手从他那大的手掌中脱逃出来，我也就那么木然地坐下了，我没有说话，只是把眼睛低下来看着自己绞弄着的手指，他也没有说什么坐在床边。我极力想说些什么，可是没有能如愿，可怕的寂静，就落在我们的中间。

“这时，他忽然象记起来似地向我说：

“‘我还忘记介绍啦，这是×先生，——那是×先生，我的老朋友。’

“我象得救了似地呆笨地站起来，才看到在墙角那里原来还坐着一个人呢！他站起来，笑着和我招呼，随后他也没有坐下去，就向主人告辞了，我不安地说着：

“‘你们有什么事吧，我过一下再来也好，——’

“‘不，不，——’他们两个几乎是同时叫出来，‘我们没有什么。’那个人走了，那间白的，照着明亮电灯的房子就剩下我两个了，我还是没有话说，低下头用手抓着我的衣钮，他用了一种充满情热的语音和我说：

“‘我一听说你来了，我就到处找你，我正打算明天去看你，

他们说你今天会来的，我想你来，一定会来看我，'

"'是的，上次我就找了你好久，还没有找到你就回去了，——'

"'呵，呵，真想不到，一转眼就十年了，想不到在这里看见你，——'他是那么忧伤地说着，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有力，随后他就又是一句：'K近来好么？'

"他这突然的问询，倒使我有点失措，可是我立刻把神静下去，很自如地回答着：

"'他很好，很好，他的工作很如意，他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他结婚了，呵呵，那就好，那就好，——'他还没有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从他的脸上我看出来他衷心的大喜悦，然后用微微战抖的语音说下去'——十年来我就是惦记着他，他是一个好人，不该有那样的折磨，他好了，他很好，我的心里很高兴，可是我，我可完了，我的家还在××，我的儿子最近死了，……'

"仿佛那不是人的语言，那是深秋的落叶最后的絮絮的怨辞，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回答，我只愚笨地说：

"'我，我听人说过了，……'

"'其实那也算不了什么，他不是一个了不得的好孩子，他读了八年大学才毕业，生前我并不喜欢他，今年他才毕业，他就一个人死在××了，我不难过，可是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

"那时候泪珠在他的眼里闪烁了，我不敢看，他也不愿意被我看到，就迅速地擦下去，可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要我说这个大时代么？要我说生老病死的真谛么？我想他该比我明白，只是闭紧了嘴痴呆地坐在那里。

“‘还有我的女儿，——你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么?’他忽然又转到这个问题上去了，我是老早就被嘱咐着不要提起他的女儿来的，可是他自己说起来了，我也就乘机想起了K的托付。‘我知道她，听说她在××，——’

“‘他们的感情好么?’他简直以为我是深知她的情况的这样问着了，我只得把别人那里听来的回答着:

“‘好象是不大好呢，——不过，关于这件事，K曾经和我说过，请×先生饶恕了她吧。’

“‘我，我不，不!——’他强项地摇着他的头，他的那分刚愎又显现出来了，‘我已经忘记她了，她在我的脑子里已经不复存在，当初她还给我写信来的，我连看也不看就丢在一旁了，我告诉她的母亲:“你告诉她吧，不要给我写信来，我不会宽恕她的。”后来，果然就不来信了。——从前我对她可真好，她对不起我，我就不对她好了。’最末的一句话使我不能相信，分明地我又看到泪水在他的眼中闪出了一次光，只是一瞬间，他又用他那莫大的强力忍住它，他还和我露着微笑，当时我却很勉强，不知道该怎样来反应他的笑。

“‘她还和她母亲通信的?’

“‘我不知道了，她母亲住在××，我们也分别四五年了，我不知道她们女人家还有什么往来，从前她还劝我，后来她也不提了，可是我猜到她们还在通消息，你后来看见过她没有?’

“最后的问询使我吃惊了，我在十年前他们的那场争执中完全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只在友谊的一面我曾经对那个倔强的女孩子贡献过我的意见，起初她还听我一点，后来她知道我和她的父亲保持友好的关系，她就大骂了我一顿。于是我就从那无关的纠纷中引退了，这十年中我过着不定的生活，若不是K说起，

就是我们住在同一个城里，我们也不会相见的。可是他却奇怪地问起我来了，我记得最近偶然从无关的人那里听说她生活得敌不愉快，她很快就老了，她时常哭，和不十分相熟的人也说着'我的爱人是K呀，我只爱他的，'——可是十年前她就是为了自己的任性离开自己亲爱的人了，走到那么一个还认识不清的陌生的男子身边，于是起始了寡欢的，无望的日子。向前向后对她都没有路，她实在是吞饮着自造的苦酒。她那极宠爱她的父亲变成极恨她了，可是这个忿恨的父亲却向我这个无关的人问起她的音讯，我明白一点了，他显然还觉得方才我的话不使他满足，如果我看见过她，和她谈过，他还希望知道得多些。

"'我没有见过她，我听别人说过，K看见过她的，他们已经都很平复了，——'

"当时我没有再说下去，免得显出我的絮叨，我下边的话该是：'你也可以原谅她了。'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多么爱她的，——她太不爱我了、我不能从死亡的手中抓回我的孩子，我也不能从恶人的手中抓回我的孩子，我是多么可羞呵？你说是不是？你也是一个有孩子的人了，难道你不了解父母对于子女的心么？可是她曾经说过我压迫她，不了解她，我想再没有象我这样一个父亲的人了解他的儿女了。——可是如今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我踱到了人生的老年。不错，我过着孤寂的日子，我却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

"'不是你向她低头，是她向你低头呵！十年的日子够她受的了，不要使她一生不安吧，——'

"'可是她却使我一生不安了，我是怎么强悍的一个人呵，她却牵了我的胡尖把我的脸拖到污泥中，要我见不得人，我一想到："她是我的孩子呀，她是我亲爱的孩子呀"，我就忍不住我的

愤怒，对我自己也好象暴躁地叫着：“要她从我的脑子里滚出去吧，把她从我的记忆中涂下去吧！”我居然办到了，你看这十年里我都没有示弱，没有人敢在我的面前提起她来，我也过得很好，你看，我不是很好么？只有K的遭遇使我难过，他是无端地被伤害了，——我的女儿只侮辱了我，伤害他的却是那个坏蛋，——现在我知道，他一切都很好，我的心就不再有什么不安了……’

“当时他虽然这样说着，可是我还觉察得出他的心上仍旧堆积着不安，可是我怎么说呢，我只感觉到我的愚蠢，自然我没有法子把死去的复生，我也没有方法把他的女儿召回，让他们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用眼泪洗去他们互相间的怨恨和敌意，他们原来该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呵！

“我是这样一个没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我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间的万尼亚也做不成，我是人类中多么可怜的一个呵！我想象着他们朝我射来的希冀的眼光不久就该转成愤怒了！……”

七

“……那还是当我守着孤寂的日子的时候，突然间门环被敲响了，随后在那冷静院落里踏进来一个陌生的女子。我不认识她，正如同她不认识我一样：等她说明了来意之后，我也红着脸告诉她我就是她所要会的人的时候，在她的脸上就倏然闪过去一道喜悦的光辉。可是立刻就不见了，一点也不见了，我就把那位窈窕的来客请到我那间宽敞的客室中。

“我不是告诉过你么，当时我为我那注定的命运守着一座寂寥的院子，那对面有七八间房的庭院，只有我自己，还有些自生

自长的花草，和不时来往的熟识的友人。总还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多，看阳光在窗格间爬上爬下，就度过了一日的光阴。可是我呢，象苦修僧似地坐在那张大长桌的前面忙碌着眼睛，忙碌着手，也忙碌着我的心，当我一闲暇下来的时节，我立刻戴上帽子，忙碌着我的腿，走到真的和假的舞台的前面，看另外一些人在忙碌地扮着实在的和虚幻的人生。

“那位来客走进我的房里就把自己安顿在墙角的一张软椅里，我还是坐在那大桌子的前面。我们恰巧相对，可是一句话也没有。她只在我的问询下才说一句，我也是如此，当着沉默使我不能忍耐的时候，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她能及时站起来告辞，但是她一句话不说，也一动不动。就是这样过了好长，好长的时候。当她果真站起来的时候，我满脸满心都堆积着笑，我那么高兴地送走了她，在我独自回来的时候，我舒畅地喘了一口大气，我倍分地感到我的生活的可贵，——

“可是第二天她又来了，第三天，第四天，——

“当着她的假期满了，我想我的灾难该满了；可是才只隔了一天或是两天的样子，一封过重的信放在我的信件之中。那陌生的娟秀的字迹引起我的惊讶，于是在信中我知道那就是她写来的，而且更使我想不到的，她写得那么多，那么热情。我没有预备给她写回信，接着她的信又来了。我写给她使她不写回信，不久她又写了第三封信，当着我又得到她的一封信，我又不得不写回信。——终于我不得不写着这样的话了：‘在爱恋上我既不给予什么也不要求什么，我只守着旧的信念，怕五年，十年，二十年之间不会有什么更改的。’可是她却这样写着：‘我们看吧，看谁赌得过谁，也许我是和命运相赌，我一定要你更改的，那怕五年，十年，二十年……’我没有话可说了，我不能使她的梦涨大，

等到它的破碎使她不能支持自己，于是我就检了一个合宜的机会，把她的信都封在一处，我郑重地说明我的心，然后说：‘你是一个纯洁的少女，把这些信件放在一个陌生人的手中总有一天使你追悔吧？当然我相信我没有卑鄙的心，可是引起你将来一点不安也是我不情愿的，所以我把这些信送还给你，由你自己把它们毁去吧，可是我并没有璧还你的友谊，有什么事尽管写信来吧，——我却不希望象那些信。’不久她的信果然来了，仍是厚厚一封。我皱着眉头使它在桌上躺了许久，我心里烦恼地想着：‘这可怎么办呢，她又来了！’但是当我打开信，我才知道那全不同，好象她把天下毒骂的字句都装在里面了——我的心感到难忍的疼痛，我好象还哭了的，不为我，也不为她，为了可怜的人类的心……

“可是后来我把这封信也退给她了，不再写一个字，因为在我这一面该说的已经说过了，只让她收回她自己的咒骂，加一份良心上的负载吧。”

八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把许多人类的不幸的故事告诉你，我自己也想不出理由来，我真是苦恼过了，也忧虑过了，有时我还忍不住眼睛湿润了。我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神们不放松他们的职权，随时把力量压到人的头上；魔鬼们不忘记他们的伎俩，总是陷害拨弄；为什么人类自己还增造一些不幸呢？难道以为人类所驮的不幸还不够重，才这样在每个人的心上和肩上堆积这些负载么？人们实在是应该快快活活过日子的，为什么一定要守着自己的樊笼，还造成那些高凸的和低凹的阻障，用

仇视的眼睛相望，用尖利的嘴相斥，用背信的行为相害，用不肯饶恕的心相恨呢？我总记得人类是怎么不幸地生活着的，有时我忍耐不住，情感变成粗糙了，可是过后我总是悔恨的，我觉得我不该这样，于是我哭了，我用眼泪做为我的忏悔，过后我才觉得轻松一些了，我仍复用我那颗坦白的，赤诚的心爱人，因为我一直深信人类原来是和善的，可爱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

众　　生

——我，正如一个朋友所说，是隐居在这山乡间的。我并不是想超然物外，无视众生的苦痛，实在因为这些年来，身心都疲惫了，不得不在这悠闲的所在寻求短暂的休憩。默观晨夕的太阳使左右的山岭闪耀着辉光，静听夜来的风雨和林树的嘈嚷，我的心似乎浸在和平之中；但是我却不断地被恶梦所扰。当我张开眼来，仿佛一切又都平静了，好鸟在枝头跳跃着，无星的蓝天张在我的头顶上。“生命还是该祝福的！”这时我会这样想着，我不是一个教徒，我也有一副虔敬的心，当着许多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而我还能安好地活着，我就不得不满溢着感激之情了。可是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上午才收到的一封信，那笔迹是陌生的，那人名却不陌生，他说或许我不记得他的，他还是我的一个学生哩。他是最近才知道我也在这里，高兴得几乎从床上跳起来，想来看我又因为走不动，所以希望我在方便的时候去看一看他，而且还说是用充满了热望的心在等待着呢。其实他说错了，我不只记得他的名字，我还记得他的面貌。三年前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我认识他，那时候他有一副高身材，红润的肤色，身心都显得很健康。

我是不会使人长久在等待之中的，我想去了，把那空着的屋子锁起，我就一个人在大好的春天的公路上趱行。一边山，一边

水，两列青绿把我夹在中间，我也是感到很爽畅的。当着我的额上沁出一点汗，我有一点疲劳也有一点喜悦，原来我已经走到我所要到的地方了。于是我探望着门额的号数，我所要找寻的原来是一座篱笆门，才跨进半步去，一个激动而虚弱的声音就迎面响着：

“先生，你果然来了，你果然来了！”

我的一只手被两只纤瘦的手紧紧地握着，我望着这个人，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要不是他那么肯定地拉住我，我一定要说他认错了。他所显露出来的也许是在我记忆中所看不到的，他的头发脱落了，可是唇间却生着短髭，他的眼睛大而无神，脸色是青白的。

“你不认得我了，是不是？先生，我——病——了，”他拉长了声音说，然后喘一口气，接下去，“从去年春天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好过，不要说你，就是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也不认得了！”他苦笑着，眼睛好象有一点湿润，“我今天勉强起来的，太阳好，又没有风，才坐到外边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我还是说不出什么来，只看他所坐在地方；阳光倒是好的，一堆腐烂的垃圾做了青草的肥料，几只小飞虫还在那上面嗡嗡着。

“我真想不到，在这里会遇见你，我们到房里去坐吧。”

于是我就随着他走进他的房里去了，也许在强烈的阳光下的时间太长久了，一步我就跨进了黑暗。过了几秒钟，我才分出这里是桌椅，那里是床铺，——而且在那床铺上的一堆棉絮中间我看到一个光亮的头顶。

“这就是我住的房子，——”他回过头望着我说，“不，是我们同仁的病室，不过我住得最长久就是了。”

我不敢想象这房子住长久该是什么滋味，只是那杂乱的情形，恶浊的气味和幽暗的光度，还有那好象在冒着汗的三和土的地面……他殷切地让我在他的床边坐了，还为我倒一杯开水，我接过来就用两只手捧着。

“先生，你为什么要到这地方来呢？这不是一个好地方，我就是去年撤退到这里生病的——不，到这里之后更沉重的。”

“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病。”为了安慰他起见我又说了一句；“我看你的脸色倒看不出来什么的。”

“是么，先生？——”这话却引起了他衷心的喜悦，他象孩子般地笑着，露出来两排白牙齿，两颊间也起了一点红晕；突然他又好象被阴云笼罩显得黯淡起来，声音也低下去，“现在我知道我的肺真是不对了，我咳嗽，下午有一点烧，人也愈来愈不象样子。”

“你不要这么想，你的体格不会生肺病的。”

“我不是不这么想过的，都是这一次逃难，到了×城没有地方可住，我走了一夜，受了风寒，后来就不对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那不是肺血，我相信是胃血或是气管出血。”

“那你为什么不请医生看？”

“那是什么时候呀，日本鬼子正追在后面呢，那些医生早带着他们囤积的药品溜掉了！可是我知道，不管怎么说，血是多吐不得的，所以我们从×城坐车出发的时候，我就备了一包盐，一路上吃下去止血，倒还好，血没有吐，可是我的心里总在想我快变成咸肉了，到了这里，我的舌头全黑了。”他停了停又说；“可是这个鬼地方坏透了，天气总是潮湿的，这才伤害了我的肺，现在我是真的得了肺病。”

“你也不必这样想，就是肺病也没有关系，只是需要时间需

要钱也就是了。”

“先生，可是我哪里来的时间哪里来的钱呢？再说别人在前线和敌人拚个死活，我却躺在这里，白白地消磨几年的岁月，这我怎么能忍受得住呢？你不记得我毕业的时候去看过你么，那时候我就告诉你我要到没有人肯来的××，我是一个战士呀，我是要用我的笔和敌人作战的；没有想到，敌人打不倒我，病打倒了我，我真是气急了，我恨不得打我自己一顿，为什么我这样不中用！可是有的时候我又要痛哭一场，——”

那时候他虽然没有哭出声，可是他已经把脸埋在手掌里，许久许久都不拿下来，我有什么话好说呢，我想好好安慰他一场的，象一个亲人一样；可是我那时却显得异常拙笨，只在寂静中听着他低微的咽泣。他又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他还是幸福的，机关对他固然还好，同事对他也不差，最可感激的还是他的大哥，大量地把钱寄来，才能用药支持着身体和病搏战。

听着他的话，我打了一个冷战，我忽然记起来了，他的信原来还是他的朋友代寄的，那中间还附了一张短简，说是他病了，而且一向接济他的哥哥在一件不幸的事件中被关到狱里，好象还会有生命的危险；可是他们一直瞒着他，不敢给他知道，怕影响他的病；所以他的感激的笑容反倒在我的心上涂了一层黑影，我还有什么好说呢，我就只得木木地坐在那里了。

就是坐在那里，我被他看出我心中的不安来了。他就说：

“先生的事怕一定很多，你还是请去办事吧。”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虽然这样说着，可是我却站起来了，这时候我倒走得很熟悉，可是当我跨出门去，阳光反是那么强烈地刺着我的眼睛。

“你回去吧，外边对你不大好，留心养病，过些时我自会看你

的。

"先生慢走，你不必来看我了，——"他说过这一句，过了些时，又放低声音说："那么你有便到这里来坐坐也好，我是太——太寂寞了。"

"我会来看你的。"

我衷心这样答应他，于是我独自向前走了；可是我总象是看见他那苍白的脸，耳边也总象听到他那没有气力的低语，我更想到一个在远处的朋友，另外的朋友从信中告诉我说他已经不能起床了，而且喉咙已经失去音响，他只能躺在床上和人笔谈，他的性情很暴躁，可是感情又很脆弱；这使我想起来当我在两年前看见他的时候对我垂泪的情态。虽然在他们的中间有八千里的路程，却全被黑色涂满了，我的眼前不再有春日的山水，不再有摇曳的花树，失去了生机，失去了欢快，只是一片黑，一片黑，而我就是在这黑路的边沿上向前摸索着……

我的眼前一直还显着那个仓忙的身影，她有一副大身材，我还记得她有一张平板的脸，还有一双大而呆滞的眼睛，她的长发把她的脸显得更长些，她时时还露着从满心愁苦中强做出的笑容。在这个陌生的城中我忽然看到她的背影，可是一转眼她就消没在这人群之中了，所以当L告诉我说她死了的时候，我绝对地认为错误，我就告诉他说两三个月前我曾经在这里遇到她。

"你的话不错，两三个月前她是到这里来过一次，可是回去之后不出两星期便死了。"

"什么病，会死得这样快？"

"她是被人杀害的，——"

"呵！？——"

“死得惨极了，被人杀死之后还截做几段丢在井里，——”

“到底是为什么呢？”

“谁知道，——谁也不想知道。她的孩子们都还小，不要说不懂得追究母亲被谁杀死的，长大了怕对母亲的一点记忆也不会存在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仿佛吞了一把钢针，不上不下地卡在我的心胸间，吐出来，咽下去，或是任它停留在那里，对我都是苦痛的，在这苦痛的人生中，不知道是哪一个狠毒的人又加浓了它的颜色。

据说她从前曾经快乐过的，可是当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弃妇，是四个孩子的无告的母亲。她已经把情呵爱呵的事看开甩在一边了，她带了那四个可怜的孩子，租了一方地，靠着劳力来耕种，不只为了自己，还要依靠这点生产来维持一家的用度。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就是她跑到×城来，因为她的那块田地，被一个土豪看中了，想强占来用；因为她不肯，就借端来抄她的家，她最后的一点积蓄都抢去了，她说着的时候是哭着的。

“这一点我想××可以帮你的忙，要他去说一下子，他们自然不敢再欺负你了。”

“他们就是知道××不对我好了，也不会管我的闲事，才这么放心大胆地来的，我和他说也没有用，他不会管我的事。”

她的话，惹起我的友人的不平，就气愤地说：

“难道他不是一个人！”

她并没有帮着责备那个叫做××的男人一声，也不抱怨，只是在那里哀哀地哭着。可是突然象记起来什么似的，截断了哭声，把掩面的手掌放下来，显出发着油光的脸和两只红肿的眼

睛。她十二分抱歉似地说：

“我真不该，在这里就哭起来了，这要引起你们的不高兴，请你原谅我吧。”

于是她就笑着，她笑得我怕起来了；但是我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旁听者，我既然不能劝阻她的哀恸，我更不能禁止她的笑。我的朋友就极慷慨地向她说：

“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给你办好的，你回到×城去吧，免得你的孩子们没有人照应。”

“不要紧，不要紧——”她嗫嚅地说，“那两个大的会照应自己，两个小的我带来了。”

“怎么，你还带两个孩子来？”

我的朋友显得非常惊讶的样子。

“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两三天可以办妥当的，我就带出两个来，要不然我怎么放心得下。”

她也象胆小地充满了歉意似地说着。

“那也好，等几天我就给你回信吧。”

她千恩万谢地告辞了，我很相信我的朋友的，因为他和很多官来往，这一点合理的分内的事不会没有办法的。于是我就看到她那穿着蓝布衫的大身材，穿过缀着茑萝的小红花的篱笆门出去了。

我想她的事情应该全无问题，看到她那愁苦啼哭的样子还以为是多余，我想不久她的事就可以顺利地解决了，害人的，欺压别人的总该受到他应得的惩罚，她就可以带着她的孩子再和她那两个大些的孩子相聚，过着喜乐相共的生活。想到别人的幸福，我也是非常喜悦的。可是从此没有下文了，没有人说到她的事情，没有人提起她，一直到我来在×城，才偶然地望到她那

仓惶的背影。

那时候我记得是夕阳平平地照亮了街，人们是赶着向自己的家去的。我虽然没有家，可是我还有一个住处，我一路上尽是想着她住在什么地方呢？她的孩子是不是随她到更远的这里来？我总想着在仓惶的人群之中，她是最仓惶，最没有着落的一个，我无端地分来了她的许多悲哀。

可是现在她的惨死的消息来了，我和她原是不相识的，可是我承受了和她相识者的悲伤，我许久许久都说不出话来，过后我却突然叫出来：

"谁杀了她呢？谁杀了她呢？"

我的声音虽然很低弱，我却是喊给她的相识者们听的，我是喊给人类听的。

其实我不该说起他们的，这几个月中间，他们自己都守着缄默，我又何苦饶舌呢？可是我记起来十年前，当他们偶然遇着的时候，我早就看到今日的阴影，所以当一切人都沉默的时候，我还是说了。这曾引起男的恶意的侮蔑，女的也以为我个性孤僻，对人过于苛求。可是想不到时间是这么可怕的东西，一眨眼间我又听到她这样说："我还有什么呢？如今我真是什么也不希望了，只希望他不在我的面前说大话，使小心眼，要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生活，也就是了！"从这就可以体味到她生活中的甘苦来。

现在是，甘苦也说不上了，他象十年前那么容易地捡起她来，又把她丢开了！

如果你知道她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多么值得人尊敬的姊妹般的好女子，你就不会以为我为他们的事焦灼、不安，终于还是守不住沉默是过分的了。

在世情中翻滚了偌多年的我，反倒解不出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收场？在初，也许是这样想过的，既然看到他们郑重快乐地结合，便以为回头人真的有一番彻悟。许多人全为这喜悦，因为这是对人们，对她，对他自己全都有好处的，他还不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他是在自信、夸大；自尊、骄傲；天真、任性；好学、炫耀；勇敢、粗暴；节俭、吝啬；……这许多性格中浮沉着。

但是因为当年的误会，我算不得他们的朋友，连女的之间也断了音讯，这我并不奇怪的，因为我了解女人，她会自自然然地蒙受他的影响。还是另外一个和他们往来较密的朋友说起来，每次当他对我有不宜的恶评，她总是为我辩护的，其实她也并不是站在我的这面，不过显出不灭的真理而已。一个男人所做不到的她做到了，自然引起我衷心的感激；可是当我们相见了的时候，她还不放过我，把我着实地窘了一下。

可是我们都投进这战争的洪炉中来了，他们是从北方、我是从东方、跋涉了万千里的路途，在西方的一个大城市中我们又相见了。恰巧我们又都住在那个离城六十公里的实验区的对河，上石指山，走五里路，一座孤另另的大楼房里。我在左，他们在右，中间还有一些邻人。

这时我们都算是有了家室的人了，又是我因为三十年来从也没有这负累，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仍然象是一个单身汉那样过着日子，有的时候她会和我说：

“不要只使你大方，把别人逼得小气呵！”

她是微愠地说着，一时间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可是我记起她来，她和一般女人不同的，我便说：

“没有人会说你小气，——”

她还不等我说完，紧接着就说下去：

“那你可不知道，如果一个女人大方，那个男人小气，这苦痛真是说也说不来的！”

我嘿然了，在无言之中我窥视到她苦痛的一角，但是若凭观察，还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她成天地忙着，就是相对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话，我更从来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争吵，倒是我，有时免不了和他相争，为一些事我们会红着脸大声地辩论，因为我只是在真理的面前才低头的。这时候，就有人把他强着请回去了，我也重复守着我的寂寞。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她就会对我说：

“你真呆，和他争什么呢？让他自己去说好了。我要是和他争，大约这一生也争不完的。你记得就是了，他顶好，其次他们的家人，再其次他们的同乡，此外世界上就再没有好人了。你理他做什么呢？不耐烦你离开他，省得心烦，你怕还做不到，我是早已做到了。”

我尊重她的话语，可是他还是不断地找到我的头上来争论，实在什么题目也没有了，天又下着雨，他就会把他才从香港缝来的衣服一套一套地穿起，在我窗前的走廊上走来走去，洋洋自得地炫耀着。这样，他还会隔着窗子告诉我，每一套的价钱，也不忘记抬起他的脚来，要我看清他的鞋底并不是汽车外胎，是飞机的重橡皮胎。

他只是看重了这些小事，看重了自己，沾沾自喜地过日子。有一次如果他看到一朵花，那么他就会很快地断定这花是前此未有的，最美丽的花，而且为了他而开放的。他过于看重了自己，自然就容易忽略别人；可是想不到的是连曾经认为是可以给他一生幸福的人也被他忽略了。其实，这也应该是意想中的事，他很久以前就说过凡是易于到手的，一定不会长久。

使人们关心的却是她。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难道她真就

一直守着缄默么？她没有一句话向他说或是对世人说么？曾经有一封友人的信说到她生活得很快乐，我不相信，生活于她还有什么快乐可说呢，这我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我也可以知道她不会觉得怎么悲哀的，这是她自己说过，也可以做到的，只是我想她更把人看穿了，凡是她所想的竟然实现了。(在这一点上，也许她还输我一着，因为我比她更早地想到这结果，还坦白地和她说过了的。)她也会把人生看得更空了，这我倒以为是值得忧虑的，因为从前以深挚的友情填补她的空虚的几个人都已散居四处，不能给她些微的安慰，而我们这些人，虽然和她相距极远，也同样分担了男人的负情。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话说，我们也很愤慨会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群中生存着，尤其是他活得那么好，活得那么一点也不觉得羞惭！难道眼泪也要别人为他代流么？是的，我哭了，写到这里的时节我哭了，我说不出流的是忏悔的眼泪或是同情的眼泪，只是为这件不幸的事我悲伤着。

不要以为我只是说给你一个惊人的故事，她跑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脸色真是象死人的那样，气咻咻地说：

“×先生，把我藏——藏起来！”

还不等我回答她，她已经本能地逃入我的内室去了，这时，那个直着眼睛望人的她的丈夫已经在我的窗前出现，我就赶紧把我的惊愕镇静下去，若无其事地看我的书，我知道他不会闯到我房里来的；可是这一次他往返地在我的窗下踱步。一两次地还把他的脸紧贴在我的玻璃窗上，把鼻子、嘴唇和脸上的肌肉都压得扁得怕人，当他第二次这样做过之后，我就不耐烦地把窗帘拉下，再过些时，我听到他的脚步是渐行渐远了。

一切都是寂静，躲在我房里的人也没有一点声息，我还以为

她设法出去了；可是当我正出神地看书的时候，她又轻手轻脚地走出来。当她低声叫着我的时候，我才觉察到，就请她坐下。我们虽然是邻居，可是她一直在外面读书，一年才回来一次，这一次，倒不是假期，她为什么回来，不必她解释我也知道的。这时她的脸上起了一点红色，尤其是她的眼睛，显然她是哭过了的。

"我真想不到，他变成这样子，——"她低低地说，"他的同事写信催我回来，我都不相信，我才回来，我就什么都相信了，可是我起首不相信这个世界。×先生，你知道从前他可不是这样子，他，他。"

我点点头，她也低下头去，抽噎着，我用什么话来劝她呢？我知道他们原来是一对好夫妻，男人是学化学的，在校里还得过金钥匙；女的做了许多年教员，最近才到大学进修。可是不知怎么一来，他会神经失常了，在外边还看不出什么来，只要一跨进他的住室，就什么都不对了。陪伴他的朋友已经无法可想，便用信通知她，她是头一天才从××带了两岁的孩子回来的。

"——我回来了，他就说我们带来邪气，他说这样就会害死他，他就要我和孩子坐在那里，一身都挂了镜子，动也不许动，一直坐到今天。——"

"你就听从他么？"

"怎么办呢，×先生，他又是一个病人，我只得将就他，本来在通信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他正在研究中国的相术，发现许多奥妙的原理，和外国的一些数理相通。他想再加以深造，就可富家强国使世界改观。当时我也不怎么奇怪，不是尽有许多留学生好这一套么？谁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现在一举一动都要卜卦，他自己说过去未来他都能算得出，他还常常坐在那里瞎说，他说他随时看到一些神、仙、鬼、怪，……"

“方才是你同他争吵么？”

“不是，不是，他说要领我们到天堂去观望一下，谁想到他原来是把绳套悬在门上，想吊死我，那么我就赶紧跑出来。”

“那么你的孩子呢？”

“噢，我的孩子！”她尖锐地叫了一声，便仓惶地闯出去，随着我就听到她大哭的声音。我知道有了什么事，我再也忍不住，走到她的房前，我看见她抱着那个已经死去的孩子，在那里不成声地哭着，我本来想进去说几句话的，因为邻居的一些女人们已经吱吱喳喳象一群乌鸦，我就默然地退下来了。可是那时候我的心里已经盘算好了，只要我见到她就立刻劝她离开他。

后来我看到她和他一起去葬了孩子，又是一起走回来。过后他们又是一起走去，一起回来，很自然地说笑，无论怎样我的话总不便当他面讲的，我就一直也没有得着机会。当我看到她也那么笑着的时节，对两个人不同的愤怒在我的胸中抵消了，我想：别人既然那么快活地过着日子，我又何必去说呢？可怜地只是那个无知的孩子，她不知为什么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又不知为什么被杀害了；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脑中就又闪出一瞥的印象：他那胖胖的有一点呆钝的脸，还有那一头浓密的黑头发。——他死了也好，我有时会这样想，我看出他长起来不过是一个忠厚老实人，而现世界是没有老实人的路的。

没有两三天，我的用人就来告诉我说那位疯了的先生，昨晚把毒药下在饭里，亏得别人告诉她，没有吃下去，否则又是一条人命！

我听到这话，几乎要跳起了：可是我还是按捺住，我想，如果我有机会，我要告诉她：他不是什么神经失常，无非是想害死你。你实在应趁早离开他。这几句话我想定了，就是当着她那个男

人的面，我也可以讲的，不巧的是，此后一直有好几天我都没有看见她，我想她或是已经离开他了，我也兀自为她暗喜。可是过了几天，我又看见她头上缠着绷带衰弱地回来了。问起别人的时候才知道这些天她是住在医院里。

"她是病了么？"

"不是，不是，就是那天他们去看他们孩子的坟的时候，当她正俯在那里哭的时候，他冷不防一锄头，打在她的头上。她就昏过去，满头都是血，从山坡上滚下来。"

"那个男人呢？"

"怕是以为打死了，就赶快跑开，还是一个过路人把她扶到医院去，今天才出院。"

"这是什么疯病，分明是想杀害她！"

我激愤地说，告诉我这回事的人也同意我，我们还计划邀集我们这许多邻人为她作证，要他们离开，还要把他丢在狱里，使他承受应有的惩罚。

还没有等我们实现我们的计划的时候，两天以后，我看见她一个人带了简单的行李走了，我极高兴，我赶着跑过去，用我那拙笨的嘴庆祝她的果断，可是她并没有露出一点笑容来，还是那么平淡地告诉我她是回到学校去。

"当然，回到学校去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从此，你什么累赘都没有了，正好把全副的精力都放到学问上去，我，我预祝你的成功。"

她显然是有点呆住了，不知怎么才好，过一下，才勉强在嘴角上显出苦笑来，和我说：

"我们还没有离开，他还住在医院里，我希望他不久会好起来，我相信他会好的，再见，×先生。"

她说过后，很和蔼地同我告别就走去。这一下，我倒呆在那里了，一直到她的背影消失之后我还是站在那里。我那没有着落的情感一直到我把这件事抒写在这张纸上才象有了凭依。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谁是这个最不幸的人？

你能说他是一个无用的人么？或者说他是一个懒惰，不求上进的人？有时你经过他的窗下，或许会听到一个女人这样尖声地詈骂着，过后你也许看见一个人默默地走出来了，说不定你看不清他的面貌，因为他深深地埋着头在走着。你应该看得出来他的年纪不太大，可是他的背伛偻了，他用迟缓的脚步走路，他那褴褛的衣衫透过来金子般的阳光。那女人尖锐急促的斥责在他的背后顶着：

“你懂得喂荷兰鼠，可喂不饱自己的妻儿老小，你研究的那门子生物学呵！还不如去做屠户呢，养猪、杀猪、解剖——解剖有什么用！别人谁不求一个发达，你总是教这门子死书，——”看见那个被骂的仍旧是低着头走路，于是又加重了语气：“——好了，你去吧，你去死吧！没有你我也是一样！”

然后，门砰的一声关了——这好象全世界都朝他关了门一样。可是他早已被这个女人磨够了，他的感情早已象一池死水——六年抗战就是六年的折磨，他实在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对付她了，他只是照旧挪动他的脚，走到一向惯坐的水边方石上，就那么坐下去了。

这样，于是在水面上你看到他的面貌了，首先使你迷惑的是不知他是壮年还是老年？和他的脸型极不衬合的那许多皱纹使你迷惘。你尽管去注视吧，他是不会留意到别人的，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两手托着下颏，俯视着静谧的水面。起初他也许觉

得极其空洞，渐渐地他会注意到在水里翻觔斗的一只小虫，或是水边浮来的一点绿萍。于是他又忘记了自已，把自已又整个放到生物那上面去了，是的，他忘了自己，忘了别人，别人也忘了他。当他感到饥饿或是寒冷的时候又踱回家去，迎着他的还是那张冰霜一般的脸。就用那拖长了的枯音说着：

“你——还——是——回——来——了！——”

他不说什么，走到床边，抱起那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脸贴着脸，才感到两行热泪直从颊边挂下去了。

“你放下他，你放下他——”

那女人会象一只饿狼似的扑过来，夺下去抱在他手中的孩子，向床上一丢，在孩子的哇哇哭声之中，又显着她的高音：

“你哪一点配做他的爸爸，要是我，早就羞死了！”

他实在忍不下去，把下唇放在牙齿中间咬了许久，还是忍不住地说了：

“我怎么不配做爸爸呢？”

“你想想看，你尽了做爸爸的责任么？大孩子上不起学，小孩子吃不饱，我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呵！”

“有什么法子呢？在这个时候，好人没有不吃苦的，尤其是我们教书的——。”

“你就不会改行，教这份死书有什么好处？吃苦，吃苦，不过是我们的事，别人的生活都很好。”

“人人都苦痛，自己过得好有什么好处！”

“你这就是无用的话，自己不会发达，还唱这许多高调做什么？我也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一套话用不着同我说，我只要生活好，什么都不管。——”

“要生活好人就完了！”

“你看，你多么没有出息！就说教书的，不也多着么？别人都为生活打算，不是去兼一个差，就是做点生意，只有你，靠这一点死薪水吃饭，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没有用！”

“我是没有用，我是没有用，……”

“你真是一点志气也没有，说你软，你爽性就瘫了！”

既然知道自己没有用，他，就再也不说什么，只是任那个女人不断地唠叨着，一直到她自己也感到疲乏和没有趣味，才自歇了嘴，可是这只是短暂的平息，等到她一想起来的时候，就会象被咬了一口似地叫起来：

“怎么，怎么，你又钻到书里去了，书能给你吃的给你穿的，……”

还不等他扬起脸，手里的一本书早被她丢到地上，用脚践踏着，他匆忙地赶过去，想去救起那本书，可是她早已乘势坐在地上，号啕起来了。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想不到你学会了打人，我看你怎么样，——”

随着她最后的一个字，她运足了通体的力气，把全身猛地朝他一冲，于是他是真的被撞倒在地上了，他的脸更苍白，他的脸上全是汗，他的眼睛也是湿润的，……

他就是这样过着日子的，果真有一天，如同她所说的，他一去不回来了，谁知道他把躯体交付给哪里，把他的灵魂安排在什么地方呢？生徒们思慕他，友人想念他，那个女人诅咒他，想使他在另一个世界也不得安宁，……可是这都不中用了，他什么都听不见了。

今日，他不在了，可是他也是无所不在的。你看那些要咬人的嘴和愁结的眉吧，象星星一样在人世中浮沉着呢。

当我听说她是死在一间破庙里，没有一件蔽体的衣裳，又冻又饿，象一条野狗般地死去，我真不知道是有怎样的感触在我的胸臆间缠绕着呢！在模糊的记忆中我记得她是喜欢穿红的，这一点和另一个女生相同，而她们相同的地方还正多，都很喜欢打扮，各有一张粉白的脸，那下边是微露着黑色的颈子，她们是吃饼干度日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她们，想不到一个竟有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那一个呢，最近我才听说，在恋爱中着实地滚了十多年之后，做了一位有钱有势的人的第五位太太，她们的收场虽不同，总是不情愿的吧？也许是从来所不曾想到的，也不知道是谁的力量把她们拖向这样的结尾去？要我怎样想象一个受了十五年教育的人会把自己当做货品似地卖给一个可以做她的父亲的人；更要我怎样想象曾经算是给男人一种恩宠而伸出去的手，如今向着所有的人伸出去一文两文地要钱？向众人乞讨，也许还比向一人乞讨高贵些，可是众人是一条心，一齐朝她关起门来，那么她，连一个人的施与也得不着了，终于走上绝路。我也无法想象她怎样度着最后的一刻，不知道她想起什么来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哭着，——不，她或许要笑的，她要笑她自己，笑这个世界，等到她的笑声消歇了，人也就躺下去。

如果还不能躺下去，只好在这困苦中讨生活了。这使我记起来我的朋友的妻子，他们是抱着拓荒者的苦心很早就去到一个边远的省分，为了这一次旅行，他还丧失了他的一只残废了的腿，几年来我没有他们的音讯，可是最近忽然听说他是被囚了，他的妻子在街上乞讨，过着再也不能过的日子，我还说些什么呢，真是在这万千里之外，我的手既然伸不过去，我的话又不能响得那样远，我只得无望地遥瞩着西北方，只希望有一天他们象

奇迹似地又来在我的面前，告诉我这一些都是不可信的，他们还是安顺地归来了。我想如果他有自由，他们会归来的，有着东方是故乡的信念，就是爬着也可以回来的呀？不是一个友人的母亲，被饥荒赶出了家乡，行乞了万里的路程，才找到她那个穷困的儿子么？艰苦怕什么呢？贫困怕什么呢？只要能回来就有亲近的人了，就有温暖的手，火热的心了。……

我早就知道她，可是我和她认识是极其偶然的，那是十几年前，当我就要离开大学的时候，为了国家的大事，我们有一个示威运动，凭着一股勇气，冲进了当地的大衙门，弄得拿了武器的卫兵被我们这群赤手空拳的人缴了械，蜷伏在门房里，大老爷吓得变色，连完全的句子也说不成。可是事情也就这样僵下来，从清早到夜晚，一个人也没有离开，也没有吃什么，又过了一夜，还没有天亮，有的人已经熬不住了，半躺半卧地伏在椅子上，一些爱装扮的女同学，借路灯的黄光在涂抹脂粉，我只是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扶梯上，好象什么都看见了，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看，忽然有人推了我一下，还说：

"请你坐过去些，我也要坐一下。"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也没有看就让给她一点地位。

"天还没有亮，——"

"是的，我想快要亮了吧，鸡早已叫过了。"

"还是这么黑，我恨不得一脚踢开它！"

这一句话惊了我，我侧过头去，只看见两只发亮的眼睛，还有那模糊的圆腴的脸型，我就冒失地叫出了她的姓名，她一点也不忸怩地说：

"是我，我也知道你，可惜我们在学校没有机会认得。现

在，——我们却认得了。”

我们就是这样想不到地认得了，谈了一些话，后来在学校也没有再相见的机会，再后就被战争冲开了。我的大学已经读完了，就一个人住到北方的城市中。三五年间就是这样谁也不知道谁地过下去了。忽然有一天我得到一封信，笔迹完全是陌生的，拆开来才知道那原来也是我一个同学所写来的。那中间告诉着我们的一个同学，被当做叛逆丢到狱里去了，她的父亲不再要她，朋友们不再理她，她是孤另另地一个人被送到××的狱里去，她虽然刚强，可是她需要朋友，问我要不要和她通信，寄给她一些书报？立刻我就记起她来了，就同时为她写信、寄书，通知那个写信来的同学，我已经如他的意做了。

她的信想不到很快地回来了，充满了感激的心情，她说她到了狱里以后才懂得寂寞和刚强，而得到我的信，才懂得喜悦和可珍的友情。她告诉我不久还有信给我的，等到那时候再给她回信，而且不要提起这封信，因为是托一个释放的难友带出来偷寄的，在狱里每个人一月只准寄一封信。

几年间我们就这样通着信，和她通信带给我一些不必要有的麻烦，可是我也不忍就此停止，因为我知道她只和两三个友人通信的，她的母亲原来要给她写信，给她的父亲吓回去了，因为她是他宦途的障碍，为了前途，还正式在报纸上声明割掉这骨肉之情。她的亲友们多是一些富贵场中打滚的家伙们，他们早把她认为是他们的一个污点，不去理也不屑一提了。我呢，我是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只是希望能为他人增加一点幸福。可是后来想不到她自己却写了信来，说是要我不必再写信了，因为她又要转一个新地方，不久也许可以出去，信来只是增加他们的误会，反倒不好。在信尾她还肯定地说着：

“让我们快乐而自由地相见吧，友情使我在绝望中生出新的希望来，……”

可是几年来相互间的沉默，不但使我怀疑那新的希望，甚至以为她也遭受什么意外了。我还是记着她，一直到她当我不在家的时候来到我的住所留下一张字条，又引起我激切的期待：

> “我终于出来了，不，我们差不多都出来了，这正是我们献身的时候，在这里我住不下去，我希望见你一面之后再走，明天我自会来的。××。”

那正是上海近郊战争有了初步的结束，我也正在上海的窒息的氛围中蛰伏着，我等待着明天，——一直是十几个明天，她才来了，她告诉我她到别处去一次，所以要我等待了。她长大了，胖了，也白了。很象一位丰腴的少妇。她好象觉察出我在注意她了，就和我说：

“别人是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胖起来的，我们是在阴暗、潮湿，狭小的牢房里胖起来的，我没有事情做，只是坐在那里把一件毛衣拆了又织，织了又拆地不知有多少次，实在听不到音响也看不到色彩的时候，我就注视阳光下的光线的光采，——想想外边广大的天地，我想不到我又在自由的天地中生存着……”最后她还加了一句：“我的信仰一直也没有动摇过！”

我觉得她显得有一点感伤，尤其是那一天，我们正在街上遇见一大队敌人从路上走过去，她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咬着下唇，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可是那时候我也是气愤极了。

她邀我一同离开上海，我也是要走的，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

和她同道。我晚走了几天，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我知道她又到长沙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在主持一个难民工厂，说是她和一个工人结婚了，以后又知道原来还是狱中的难友，在长沙大火之后，她到北方去打游击了。

最近在报上想不到看见一大节记载，关于一位大官的女儿，在北战场上救夫杀敌殉身的故事，使我突然记起来那象是她，还是我不知怎么记起她父亲的姓名，才更确定地知道那就是她。我嘿然了许久，然后站起身来，遥望着不可及的北方，她那健壮的身影在我的记忆中晃动着，由于那报告使我好象看见了她怎么样跳到她受伤了的丈夫的身旁，不断地射击，还用自己的身子遮住伤了的丈夫，于是一枪两枪，……她自己中了六次，她就倒下去了。我还好象看得见她那充满了怒焰的大眼睛，她那咬得沁出血来的嘴唇，她勇敢地站在生死的边沿上，为人类而舍生……这是使人不得不生崇敬的心念的。

可是在那记载的后半却着重地叙述她所以能这样，全是因为她的父亲施教得宜，随时指示她做人做事的大道理；而且早就把古来的女豪杰做为她的模范，所以她才能临难不苟，造成轰轰烈烈的史迹。政府除了表彰她的事迹以外，还褒奖她的父亲教女有方，足为中国的父母的好榜样。

这使我好象吞进一口不合宜的食物，想吐又吐不出来的难过。如果有一个人把他和不肖的女儿脱离父女关系的启事抄来，那将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了。但是我还以为人们卑夷她，但那并不是她的罪过；人们尊敬她，也不是她值得夸耀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写出来这许多烦苦的故事呢？你们有的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生活得很好，无关他人的苦痛，更不敢正视自己的生

活，不喜欢这不快的故事；有的被生活磨损了，在这一段生活中写满了不快，已经感到快要驮不起这人生的重载，那么我又何忍增加你心上的负累。我知道你们不会从别人的悲苦上得到自己的安慰，你只是烦恼地感觉到悲苦的生活无所不在，有心的人们逃不开它那无形的掌握，他人的不幸也正是自己的不幸。是的，我知罪了，可是我也正是这苦痛的众生中的一个。现在，让我好好说给你们一个故事吧，一个结婚的故事，这是应该用象征希望和幸福的红色涂在人家的门楣上的，从极小的记忆中，结婚就该是一个快乐的故事。

这结合原来是理想的，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不如意，如果你知道他们两个人，你一定比我还要肯定地说他们是良好的伴侣。那女的是一个好孩子，（不要笑我用孩子这两个字来称呼她，当你看见她的时候，你也会说她是孩子的，）只是有一点倔强。倔强还不好么？在这个时代中，女人的倔强该是最高的美德，因为她有了坚定的心，外物就不能转移她半分。而且也因为这一点倔强，才使她爱上那么一个肯吃苦、不和世俗同流、做学问做人都十分努力的男人。你有什么可批评他的呢？也许你看到他穿着破了的衣服，也许你看见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也许你看见他露着脚趾的袜子，……这一些，无非是贫穷；但是贫穷不正象黑影似地遮在我们一些人的身上么？现在贫穷和罪恶实在是对立的，难道我们希望他丢开贫穷而投到罪恶的怀抱中么？即使你有这样的思想，你只要看见他那一双发光的眼睛，稍稍突起些的颧骨，还有他那唇际刚强地钻出来的几根短髭，……和流露在他全身的不妥协的气质，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你的念头。

是的，就是这样一个男的和这样一个女的，当他们来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问着：

“你们是在相爱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涨红了脸，男人这时候不在她的身边，所以她还急遽地摇着头，好象否认似地说：

“他是我哥哥的朋友，我也把他看做哥哥的。”

“哥哥的朋友也可以恋爱的呀！”

“不，不，——”当时她还是否认着，好象把一切的事都考虑过似的，“现在不是恋爱的时候。”

“对的，现在不是恋爱的时候，尤其是你们要走的人，更不该有一个家。家就是枷，一下被它锁住，你就一点自由也没有了……”

“我记得的，先生，我不会做这件蠢事，他不久就要走，他有他的事，我是想就着先生的身边做一点事再多学习一点。”

当时这话却引动我一点气愤，我就和她说：

“为什么我要你来的时候你不来，现在又来了呢？你要我怎样安排，说不定我自己也要走了。”

于是她又低下头，好象抱歉似地说着：

“都是他，都是他，他要我这个时候来的。……”

他既然可以做她这样一个倔强的人的主张，我也应该更深地知道一点了。可是我的愚笨使我不能彻悟到这一点，我还是那么固执地说着：

“他若是真的把你看做妹妹，那也好极了，我到底年纪比你大多了，不知道该怎样招呼你，不过你有什么事，尽管来好了，难得我们在这里遇到，我要好好待你，你也要听我的话。”

那时候我记得她是连点头带“嗯嗯”地应着的，她的大眼睛里冒着光，就象亲骨肉似地傍在我的身边。我记得，她是一个失去父爱的孩子，她的爱与恨都比他人更深，她曾经使一个好心的

孩子苦痛，那个孩子怀着失望的心便跑到远迢迢的地方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她从我的身边不见了，得到她的来信，说是原来想回家去的，因为路不通，就留在海滨的城市里陪着一个生病的朋友休养，她的好心，会使她这样做的，而且那个城市，一向是以它的富庶和美丽出名的，我就劝她安心住一些时也好，可以读读书，不要使你自己的脑子和手生了锈。在她的回信中就这样说：

“——我不是不想这样做的，可是我没有能做到。我们住在一所古老的大宅子里，到处是阴影，到处是寒冷，到晚上，我们立刻就钻到被里去了，——连头都蒙起来了。可是我睡不着，打着抖，出冷汗，听自己的心跳，——就好象有人不断地在大厅那里逡巡着。我真不知为什么会住到这里来，我真盼望先生能来，象童话的故事一样，杀掉这里的巨灵，把我们从这阴暗的洞穴里搭救出去吧！”

但是她并没有等我的搭救，便从那洞穴中跳出来了，那已经是春天，鸟儿在枝上快乐地跳着，我打开她的来信，她好象受了委屈的孩子带着哭音和我说：

“我——结——婚——了！”

不知怎么我忽然惊了一下，也许是因为我太相信她了，而且她又很聪明，怎么能自己套在这样的一个枷锁里？她还告诉我她是在冬天结婚的，算起来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可是这三四个月的日子——

“——使我厌恶极了，我一点也不快乐，——甚至于到手的快乐又都失去了，没有人赞成我结婚，我知道先生也是如此，可是我不得不结婚，我违反了一切友人的意志，（其实我也违反了我自己的意志）我就这样做了，我得到的是苦痛，失去的是幸福，

(我是幸福的，先生，人们都对我好，这就是我的幸福)我知道别人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对我好了，(连先生也会如此)因为我没有听从你们的话——现在好了，我一个人住在这个静僻的小城里，每天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从那上面飘过去；可是和我隔得很远，我就是在那阴暗的房子里，守着无欢的时日。我想不到一结了婚连花草也变了颜色，鸟的歌唱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厌了，我真厌了，我没有想到天地原来是这样的，我想呕吐，若是吐尽了胸中的抑郁和愤恼，我也许能得到一时的清明吧？可是我怀疑，我怕从此以后，什么也不属于我了。……”

当时，我是有一点气愤，因为我知道她是要走的，为什么让不该有的一个家庭绊住了？我真是以一番至诚来和她说的，可是她没有听从我，如今她啃啮着自己培植的苦果。我这样写给她了：

“——先生原来是愚笨的，好在你还不如此，你为自己选了一条路，走上去便觉得不快了，你不肯听别人的话，可是世界原来就是象别人的话那样存在的，如今你有了一个家了，你好好安排生活吧，至少先得到这一点人生的快乐，否则只是陷在烦苦中，那是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的。先摒除一些高远的想念，你应该好好在地上生活了。……”

但是她并没有听从我好好在生活的面前俯首，她说她自己对于任何事都不低头的。她还好象极不平似地说：

“——我不甘心，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了结了么？我虽然没有做什么事，可是我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我还是要飞的，我还是要快乐的，我还有我的理想要实现。可是，唉，我过的是多么无味的日子呵！从前我生怕时间从我的身边溜掉，现在我是想连踢带打地把日子赶过去呵！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漫长的一

天之后又是一天，哪一天才是我们所希望的日子呢？于是我就想起过去来了，我想起我们从前那几个人，我们的快活的时日，我们是走到哪里笑到哪里的，可是这些日子为什么没有了呢？我还记起来那个好心的人，我们虽然大家都笑他，可是我的心里对他还是好的，他也对我那么好，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呵！先生，把他们写给你的信寄给我看看吧，让我重温失去的幸福，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盼望着呵！……”

可是一切也都是在盼望中才感到美好的，说到他们那几个人，这几年间各人有各自的遭遇，——可是没有一个人是快活的，我怎么能把这些信息互相传递呢，使他们在自己的不幸上更加上他人的不幸？正如同有人若是问起她来的时节我只得这样写着。

“——是的，她结婚了，她的日子过得很好，她不久就要做小母亲了！你们相信么，她也要做小母亲了！”

晚　宴

那简直象梦一般地，她又从遥远的地方飞回来了。她孩子似地扑向母亲的怀里，就把她那沾满了尘砂的短发的头，埋在母亲的胸前。她们许久都没有说话，站在一旁的人也为这景况打动了，没有人移动一步，也没有人发出一声。只有那做母亲的啜泣的微音，应和着人们心的跳动，轻轻地震荡着那几乎也静止了的大气。恰巧落在她头上的眼泪，由于头发太干燥，一颗，一颗地都滚落下去了。可是埋着头的她，并没有动一下。母亲便又惋惜地说：

"可怜的瑞瑞，原来她睡着了。"

母亲于是轻轻地吩咐张嫂李妈还有那个笨秋兰，有的去预备洗澡水，有的去捧衣服，有的去吩咐厨房做些点心，有的去拿化装用具。她默默地流着泪，有时还偷偷地在她那发黑的颈子上吻了一下。

梳洗完了之后，太阳已经偏西了，她穿着显得短的旗袍又走向母亲，有一点抱怨似地说：

"妈，您看这多么短，我还是穿我那套军服吧！"

"嗐，那出出进进的多么不方便！我已经告诉他们把裁缝找来，连夜给你缝新的，明天就有了。这一件，也难怪，本来是四年前的——"

这一说，又引动了她们的情感，她就又傍着母亲的身边坐到地毡上，把头偎依在母亲的膝上。

"这几年我不在家，我还当大轰炸的时候把房子炸坏了。"

"没有，没有，——可是那一年防空洞边上擦了一个下去，听说把人都震昏了——"

"那时候妈妈呢？"

"我不在里边，我早到南山去了——你还不知道吧，就是你走的那一年，你爸爸心里难过得很，朋友们为他解闷，陪他打麻将，一场牌就赢来一座房子，你爸爸还起了一个好名字，叫做'云雀山庄'。"

"方才我在飞机场看到爸爸，他只和我板着脸，好象把笑忘记了。"

"嗐，孩子，你可不知道，你爸爸现在有多么大的身份！他怎么能随便和你笑？他还是一个官呢？可是他一接到你的电报，欢喜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清早就派人去请一些客人，今天晚上算是给你接风。"

"妈，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惯和那些人来往，我情愿一个人……"

她说着，急遽地摇着头，脸红涨着，短发象旋风吹动的茅草。

"傻孩子，你急什么！"母亲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没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他们都想你，想看看你，难得你回来了。"

正在这时候，秋兰气咻咻地跑进来报告着二小姐和二姑少爷来了。

她赶紧站起来，掠掠头发，依在母亲的身边，一齐走向外面。她顺便问：

"二姊到底和那个于署长结婚了吧？"

“可不是，也不知道他们谁的命不济，结了婚就丢了差事，一直到这一阵，——说话的时候可小心点，他有点不对。”

她们没有走到外边，他们已经走进来了。她的二姊走在前边，一看到她，就象一阵大风似地刮到她的面前了。也不顾手里的钱袋，把她拦腰抱住，用那怪香怪气的嘴在她的脸上亲着。要躲都来不及，她只得紧闭眼睛，等到对方的热情消褪了，她才微微张开眼，充塞她面前的，就是那张又大又白，象浸了水的馒头似的一张脸，那两片又厚又肥的血红的嘴唇打着抖地说：

“唉，好妹妹，你可想死姊姊了！想不到你长得这么大！唉，唉，……”

她正要和她也说一句，忽然她的手一松，把她还向后推了一把，就象演员似地说：

“来，让姊姊好好看看你！”

这一下，她反倒把离别四年的二姊看清楚了，她不只是脸胖了，全身都膨胀了。她的衣服穿得那么瘦，恰巧象扎了绳子的香肠。她的手指甲也是那么红，象染了猪血，只是她的颈子显得比从前短了些。她偏还要穿那么一双高跟鞋，她那肥大的身躯就不断地摆动，好象站不住脚的样子。

“我的好妹妹真好，真好看，我可早算定你该回来了。我早就和妈妈说过，那时候你才走，‘到嫁人的时候自会回来的！’现在，我的话不错吧，你果然回来了！”

说过后，她得意地格格笑着，突然中止了她的笑，指着站在她身边，脖子上骑了一个小孩的人向她说：

“你认识吧？那一年我们还在一起吃过茶的，是不是？”

“我认识，您是于署长。”

“什么署长，老早完蛋了！你看，我的上边可有一个小署长，

他十五岁一定做署长，象老孔的儿子小孔一样！”

“那是你们的孩子吧？”

“是呵，我们就是这一个，他爸爸天天把他看做宝贝了！”

她仔细看看那一上一下，一大一小两个人，才看到他们的眉尖，眼梢，嘴角，都是相同地垂下来。还都有一个朝天的鼻子。说是一个是一个的放大或是缩小都是十分恰当的。

“快点，宝宝，快喊孃孃！”

那个做母亲的一半吩咐一半教唆地说。

“良良，良良！”

“这么大了，还咬不清字，真羞死人！”

那个母亲才一羞，那个孩子哇地一声就哭出来，那眼梢，眉尖，嘴角都弯下去，泪水扑簌簌地淌着。这时候不提防被骑着的人大叫了一声，急急地端下来，已经尿成湿淋淋的一片。他立刻脱下外衣，背心，正要脱衬衫的时候，母亲就说：

“我们还是到里边坐吧。”

他们走进去，二小姐立刻就吩咐他到洗脸间好好洗一下。

“我的湿衣服呢？”

“放在这里好了，我要秋兰给你熨好送去。”

等到他一离开屋子，她就开始她的抱怨：

“妈，我可真受不了，他简直愈来愈不象话，今天出来的时候，他又和我吵了一架，把家具又都砸烂了。”

“你们总是这样，好好歹歹的，没有一个完！”

“这回可不同，我一定得和他离婚。”

“那还不是你自己的事，当年你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听我一句话，我不是早就和你说过学毒气化学的人心一定狠毒，可是那阵子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妈，您也不给我作主，那我怎么办？"她说着，眼泪汪汪地，可是她忽然又转过话头，"要说他的学问，那可一点也不含糊，就是运气有点不济——"

"倒不是运气，我看是脾气。你爸爸不是给他找过三回事，他都没有做成？"

"那不怪他，妈，您想要他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去当总务主任，又是什么禁烟委员，要不让他去陪周老伯喝酒，做诗，打坐，您想，那他怎么成？"

"那怕什么，有钱就可以，挑肥拣瘦的，哪有那么合适的事？"

"从前我不是和爸爸说，要爸爸出资给他开一个化学工业厂，爸爸也不答应！"

"不要说你爸爸，我也不答应，一天到晚研究毒气，有一天就把我们毒死了。"

"妈，那才不会，他为了我，也不会毒死我们家里人的。"

"那么你还相信他和你有感情的。"

"可不是！"

"这样还谈离婚做什么，回头我和你爸爸说，再给他找一个合适的事，没有钱用尽管来拿，要不是我的胆子太小怕他吓着我，我早就把你们接回来了。你们都来了，我也是一个热闹，免得只看你爸爸和小老婆缠。"

"妈，我还忘记问，姨太太还在呵？"

"你看见过的那一个早跑了，现在这个是前年弄来的，她不是睡觉就是上街，不等你爸爸回来是不出来不转来的。这年头，什么都变了，连小老婆也没有一个规矩。"

"怎么，这大半天他还不出来，别又有什么事了吧？"

"没有，没有，"他一面应着一面走进来，"我不过听你们谈得

热闹，不忍打搅。”

她们都为他突然的出现吓了一跳，可是他倒象什么事也没有似地摇摆着走过来。这时候，她又看出来他的眉头还总是皱着，眼睛，鼻子和嘴凑在一起，时时好象上了别人的当。她看到他背心上的金链垂下来，就好心好意地说:

“姊夫，你的表怕要掉出来。”

他低头看着，笑了笑，向外一扯，原来不是表，是一把金钥匙。

“唉，当年这还是大学里的一个荣誉奖呢，功课好，那有什么用？还比不上大乌龟的儿子小乌龟呢！”

“今天晚饭不得早，我们先去用点点心吧。”

母亲为了打断他那发不完的牢骚就这样说，让着他们大家都到小饭厅里去。

吃了一点红枣百合，使她蓦然地想起几年来常吃的小米红枣粥，她就一个人偷偷地溜了出来，站在天井里。那只大狼狗，仍然象熟识似地跳到她的身边来，一下子便扑到她的身上。看门的老李，赶着跑过来替她叫住。

“四小姐，您好呵！”

“老李，你倒还硬朗。”

“托您的福，没灾没病的，总算过得去。您这几年都在哪儿？”

“就在家那一边，这么些年，你不想家么？”

“还怕不想家，我的四小姐？到了我这把子年纪，更要想家了，俗语说得好:叶落归根，您看我还不知哪一天——”

老李没有说下去，只用手掌揉着他那红眼睛。

“快了，快了，咱们都要回去了！——怎么，老爷又买丫头

了?”

她指着一个从后院走到前边来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老李笑了笑，等她走过去他才说:

“小姐，您看错了，那是周大老爷的。”

“就是长大胡子的周厅长么?”

“是他，可是人家早已升了，比厅长大得多，我倒说不上来。那是他的‘人’。”

“什么‘人’?”

“新名词，叫什么‘伪组织’。”

“那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呵?他的太太又不在这里，——”

“您还不知道么，他的大小姐当家，比什么都凶。他不敢带回去，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年了。周大老爷天天晚上来，风雨无阻，半夜才回去，真亏他老人家有这么大的精神。”

“这个人怕可以做他的孙女了。”

“谁不说呢?现在不迷信，不信因果报应，放心胡来，这几年连我也看够了。要说这些年老爷倒是官运高照，招财进宝，可就是来往的人愈来愈不象样。您不在这里，就说我都看不过去，什么东西都有，公馆里每天都要开两桌闲饭。周大老爷自不必说，从早就是自己人，可是也不该把一个小老婆放在别人家里养呵，这可算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倒情愿打完了仗，还是回去过那简单日子，我真是一个老腐败。——”

正说到这里，忽然听见两声汽车喇叭，两扇大门迅速地敞开了，一辆绿色的汽车溜进来。

“您看，老爷回来了，那个抱着狗的，就是新姨太太。”

她听到之后，一转身，又跑到房里去。她才走到甬道那里，正遇着向外走出来的母亲，一把就抱住她。

“我的心肝，你跑到哪里去了？我真是疼不够你，这几年，这几年你想妈妈怎么受过来的，方才你到哪里去了？”

“我跟老李说话。”她笑着回答。

“唉，你还是老脾气，和下人有什么可说的？走，到妈妈房里去，好好陪陪我，——”

“姊姊他们呢？”

“不管他们，就这一阵就烦死人了，我总想他们是故意到我们这里吵嘴的，好让我们听，烦我们！瑞瑞，将来你可要听妈妈的话，别的我也不争，只要你把那个人领来给我看看，帮你做个主。”

“妈妈，我没有想到结婚。”

“我不干涉你，随你的便，如今做父母的都是可怜人。你看——”

他们才走到小客厅，正看到于明泰象马似地在地上爬，背上坐了他们的孩子，二小姐一面扶着一面不断地唱着歌。听见有人来了，他停了停，抬起头望一下，接着又爬了起来，忽然他又向她们说：

“你们懂得么？一个大生理学家说过，人如果保持爬行，平均可以活到二百岁。”

“那我还是愿意站着活几十岁好了。”她微笑着说。

“老实讲我也不愿意多活，”他蓦地站起来，忘记背上的孩子，幸亏他的太太抱住了，没有翻下去，“这日子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好人活该倒霉，那些混帐王八蛋才得势，我于明泰，不偷不抢，就活该做牛马在地上爬，……”

二小姐扯着他，母亲也拉着她，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楼上去。可是才到楼上，就看见连盘子带人从一扇门里扔出来，那盘子打

得粉碎，那门砰的一声又关起，那个人涨着一张大红脸，向另外一边走去了。她疑惑地问着：

“那不是爸爸么？”

“不是他还是谁！我们不管，走走走，到我们自己房里去安静一下，我是惯了的，怕你受不了，我听说你有心脏病——”

“可不是，要回来好好医治一下——”

“那么过两天我们还是上山吧，这里没有病的人都会吓出病来。这简直算不得人家，这是马戏班，什么都有，胆子大看起来倒有点意思，你住几天就都知道。”

“妈，我真想不到三年里我们的家变得这么热闹了。”

“热闹还在后头呢，我们等着瞧吧，孩子！我们先好好歇歇去。”

她也许是要好好休息一下才回来的，这些年的工作，把她那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弄得更坏了。可是当她随着母亲睡在那张又柔软又宽大的席梦思上，她的身子仿佛在云里那样没着落的样子，再加上那床鸭绒被，好象罩上一片火，烧得她难耐。这几年连梦里也没有这些东西，怪不得使她感到那么蓦生了。她简直睡不着，可是她不敢动，生怕惊醒了一旁闭目养神的母亲。窗外不时地响着汽车的喇叭，狗也在叫着，杂沓的人声也有一点听得见了。夕阳在窗上留着最后的红煦煦的柔光了，它好象有所绻恋地盘桓些时，便沉了下去。一切都是平和。忽然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她，还有那温和的语音低低地响着：

“瑞瑞，醒醒吧，时候不早了，该起来洗洗脸了。”

她就带笑回答：

“妈，我根本没有睡着。”

“嗐，傻孩子，那你为什么不说一声呢？我就是躺着养神，还生怕惊了你，要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说些话呢！好吧，我们起来吧！”

母亲说着开了电灯，就连这也使她一时睁不开眼睛。自从离开家那一天，就不曾看见过电灯的。这几年她忘记了许多，也认识了许多，她仿佛在梦的边缘上游行着。她下了床，呆呆地望着打扮着的母亲，还是母亲提醒了她：

“你站在那里做什么呀？”

她猛然地一惊，不知如何是好地回答着：

“我不知道做什么好呵？”

“快些洗洗脸，梳梳头，换一件衣服。”

“好，好……”

她一面应着一面就忙着去了。

客厅里明着更辉煌的灯光，当她和母亲走进去的时候，顿时觉得眼睛一花，憧憧的黑影子都伸长了，向她聚拢来。等她定了定神，大睁开眼睛，才看到那原来是客人朝她走过来，都摆着一副似笑似关切的脸。她正自感到惶惑的时节，突然父亲的声音响着：

“都认识吧，瑞玉？没有外人，全是至好，都是见过的，周清老你记得吧？快喊一声周伯伯，——”

父亲象导演似的为她指示着，她先看到那一大把花白胡子，再向上看，才望到那颗冬瓜样子的脑袋。脸的中央是一个又肥又大的肉鼻子，红油油的鼻尖好象要滴落下来似的，额下远远的是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他的嘴却望不清楚，只象掩在丛林中的一口大井，从那里面却吐出含混不清的语音：

“真好，真好，这么大了哇，你不记得我了么，嘻嘻，小时候你不是总欢喜我抱的么？大了呵，再抱是抱不得了！”

他好象一面说着一面在淌口水，他的身躯摇摆着，还没有等到她叫，父亲就又告诉她：

“那是周伯母——”

她又看到那个可怜的女孩子，深深地埋着头，畏缩地依着那个可以叫做祖父的人的身边。瑞玉叫不出口，爽性把周伯伯也忘记叫了。那时候父亲又为她介绍其他的客人：

“王先生你总记得吧？”

“记得，记得，您还教过我经济学呢？现在您还教书么？”

“不，不，教书是误人误己的事，我现在主编《正义杂志》，我是一心一意维护正义的。”

“王先生可了不得呵，现在是在野党的领袖，将来一定发达！”

王力行一面听着一面咧着他的嘴角，那副金丝眼镜不断地从光滑的鼻梁上溜下来。他不得不时时用手指接着。他换了左手，才空出那只右手来，伸过去，好象表示他的毅力似地，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她几乎要叫出来，只是为了礼貌才忍住，用力地把手抽出来。

“那是钱叔叔，你该认识吧？”父亲指着那个一直斜垂着头的一个四十左右的人说。他的全身都好象在酒里浸透，软洋洋地，象是如果不是为了体面的关系，他就要趴到地上了。她向他点了点头，他朝她拱拱手。

再看过去是于明泰和二姊，在父亲的身后一直有一个吃吃笑的人，等到父亲闪过去，才看到那是一个二十多儿的浓装艳抹的女人。父亲好象有一点窘似地低低地说：

“这是新姨——这是瑞玉。”

“我们是一家人，还有什么可介绍的？”那个女人尖声尖气地说。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当她说话的时候，眉毛不停地挑着，嘴角和眼睛也随着移动，甚至那无甚可动的鼻子，仿佛也在动着了。

“大家坐下谈吧，大家坐下谈吧，……”

父亲这样说，他自己却站在房子的中间。他不过是五十左右，可是鬓发已经灰白了。因为最近又做了××局长，他不得不把他那佝偻的躯体勉强地套进一身中山装，左胸间还挂着一号的徽章。往常他回到家中，首先就要换上便服，这晚上怕是因为忙，没有来得及，所以不但他自己难过，使看到的人也觉得不舒服。

人们才坐下去，仆人又引进来一男一女。那男的有四十岁上下，有一张白净的脸，青青的下颏，还有油光光的头发，那女的至多有三十岁，象一只小鸟似地一跳一跳地走进来。

父亲赶上去和他们握手，来客是那么有礼地和众人相见。到了她的面前，父亲说：

“这是郭先生，——那是王太太，——小女瑞玉，那一年在香港见过的。”

“不错，我还记得，我们一齐在浅水湾玩过，那时候你还没有这么高。”

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使她吃惊的是那个女人不是郭太太而是王太太，这个关系恰巧和她的想象不对。此外她也在搜索她的记忆，她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可是她也记得在她离家的前一年，他早跑到上海去了。

“——他怎么还能回来呢？他附过逆的！”她明明白白地记

得。

那位王太太只把头微微扬了扬，就做为和她招呼，于是又昂首阔步地，象一只吃饱了的鹅，牵着那个郭先生的手臂走开了。

"这是什么人？"

她低低地问着正来到她身边的二姊。

"我也不大熟，好象现在是××院简任参事，还是什么国民代表。"

"我怎么会记得他下过水呢？"

"有这么一回事，"二姊恍然大悟似的，"怪不得有几年没有看见，他去过的，前两个月才回来，那个王太太好象也是这次才同他来。"

"那么王先生呢？"

"谁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一直也没有看到那个王先生，她总是和郭先生在一起，好象还住在一个地方。我记得，郭先生就因为带回两个汉奸，才从草头升到竹头。"

看到她那茫然的样子，她就解释着：

"嗐，就是从荐任升到简任——"

"哦，原来是这样！"

哃哃哃，壁钟敲了七下，客人们的私语停了一下，好象等待什么新的事件。乘着最后的一响的余音还在空中袅袅漾着，主人就大声说：

"请诸位入座吧。"

大家脸上露了一个满意的笑容，有的人嘴里咕哝着只有他自己才听得出的话语，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向饭厅去。周清翁是毫不犹豫地走在前面，他身傍那个十六七岁的"伪组织"却畏缩地躲在一旁，深深地埋着头，象在寻找可以钻得下去的地缝。那

位王太太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脚就走，郭礼明为了表示他的礼貌，赶紧跟上去，没有忘记把手插在她的手臂里。钱子周因为是老朋友，早就站在主人的身旁；王力行就一面摇着头一面走进去。父亲和钱子周走进去之后，另外的人才随着进去。到了餐桌让一番，大家才坐下去。

钱子周向四面望了望，就和主人说：

“陈总理今天没有约呵？”

“约了，约了，怕有别的事不能来。我们先吃一杯吧。”

“是要吃一杯，”周清翁站起来，大声嚷，“四小姐今天得以回来，简直是一桩了不得的喜事，大家理应先干一杯！”

“一定得干，这是我们妇女的光荣！”

王太太起来，举着她那又白又瘦的手臂，郭礼明偷偷地拉着她的衣襟，低低地说：

“亲爱的，你喝不得呵！”

“你管不着我！我偏喝！”

王太太把手一扬，好象下了极大的决心。郭礼明不提防，倒把一杯酒倒翻了。主人赶紧给他倒上，随着说：

“大家请坐吧，都是她的长辈，不必站起来，我们先吃一杯。”

大家都喝了，瑞玉也喝了，之后，她恭敬地站起来说：

“谢谢诸位，等到我身体好些的时候，我还要回去的。”

“什么？”

周清翁的眼都瞪圆了，在他的胡子中间，看到那张惊得闭不拢的嘴。每个人都用奇怪的，严厉的眼光望着她，她就又从容地补了一句：

“我是说，那时候胜利等到了，我们都要回家去。”

周清翁这才捋着胡子大声笑起来，高兴地又举起杯，说：

“我们为胜利喝一杯。”

主人好心地说：

“等吃了菜再喝吧，免得容易醉。”

“不，不，——”周清翁表示非常坚决，象叫口号似地嚷着：“我们就吃这杯空心胜利酒。”

大家不得不站起来陪一杯。才坐下去，仆人就捧来一个和桌面大小的圆盘，满装冒着热气的菜，放在桌上，盘边就靠近每个人的嘴。这使大家沉默了，因为那是无所不有的万象菜。海里的，山上的；才采来的，存了一二年的，随你的选择，随你的发掘，能使每个人都满意。再没有语言了，只有咀嚼的声音，不知谁，一边吃，一边在叹息。钱子周却坐在那里不动，于明泰好奇地问他：

“钱经理，您怎么不动？”

“我，我持斋。”

钱子周勉强地抬起他那歪着的头，回答他。

“您持什么斋？我倒看不出。”

“我从小不动荤。”

“大概是佛爷转世吧？”

钱子周笑了笑，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看大概是吸血夜叉一转，否则不会那么忍心放高利贷。”

于明泰没头没脑说了一句。钱子周有点受不住，脸一沉，正要说点什么；忽然听见有人哎唷唷地叫起来，他们同时望过去，那原来是王力行。主人早已关切地问询着：

“王先生，您是怎么回事？”

“我有点牙痛，——”

“好，我有‘加当’，要他们快点去拿来。”

“不必，不必，我是吃了一块江瑶柱，塞到蛀牙孔里，只要用点开水嗽出来就行了。”

“那更方便，——去，快给王先生拿一杯开水来。”

仆人赶紧三脚并两步地为他捧来一杯水，他接过去呷了一大口，鼓动两个腮帮和舌头搅着，然后又仰起头来，象喷泉似地冒着气泡，发着清脆的音响。一桌人的眼睛都被他吸住了，看着他又挺直头颈，两眼一闭，下巴向前一伸，把一口水咽下去了。每个人都感觉到好象自己咽下去点什么脏东西。

“怎么？”

“好了，好了……”

“怎么您把口水给咽下去了？”

“这是我的习惯，”王力行很自然地说，“在这困苦的时代，许多人都没有饭吃，所以不忍心糟蹋粮食。”

“这话也对，”于明泰立刻又接下去，“反正是自己的嗽口水，又不是刷马桶水！”

王力行觉得受了侮辱，跟着说：

“于先生，您怎么这样说话？”

“我没有说什么，我完全是站在赞助的一面，没有一点反对的意思。”

“我以为您这个比方太不伦不类，要我心里难受。”

“可是先生，您忘记了，方才您那么一咽，别人的心里够有多么难受！您的原意是要节省那齿牙间的一点粮食，可是差一点把我们装在胃里的都翻出来。我们一点也没有敢抱怨您呢！”

“那是我的自由，——”

“自然我懂得，您的自由论我早已拜读过了，假使你从地上检一块狗——”

“请不要说了，请不要说了——”王太太美丽地皱着眉毛，用力地摇着头；“您两位简直忘记这是什么地方了，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您们这是提出些什么问题呵！”

“很对不起您，我知道您到过外国，时常招待外宾，处处讲礼貌，当年我也到外国去过一次，那时候我相信您还没有这位小周太太那么大。”

“什么，你怎么能，你怎么能——”

王太太瞪起眼睛来大声叫；可是她没有叫下去，只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张惶地不知向哪里躲好。每个人都预感到事有点不大对，互相望着，恰巧，正在这时候，仆人引进一位客人来，尖尖的头上顶着一个小尖帽，一副墨晶眼镜遮住小半个脸，蓝袍青马褂，雪白的脸衬着两撇黑胡子。瑞玉低低地问着：

“这怕是一个汉奸吧？”

“不，不，——”二姊肯定地摇着头，“我见过他，他是从前北京政府时代的国务总理，现在是××委员，还是一个大词人。你看他的派头有多么大！”

她望到父亲下席迎接他的时候，他已经小跑般地赶过来，又拱手，又握手，为了礼貌的缘故，还没有忘记把眼镜取下来。然后他朝所有的人好象看到、又好象不曾看到的拱拱手，绕了半个圈子。

“我真抱歉，诸位，来迟了一步，要诸位久候了！”他说着又是一个半拱，“这也怪不得我，我是从××巷一步步走来的。”

“锦翁，锦翁——”周主任委员赶紧站起来拱着手，“久违，久违，最近有什么大作？”

“清老，您倒先来了，抱歉之至，抱歉之至。这些天心绪不佳，隐居闹市，意味索然，没有写什么，只是和了清老上次见赠的两

首诗，已经寄上了，怕您还没有收到吧？请坐下谈吧，请坐下谈吧。”

主人招呼，仆人早已安好座位；可是来客才要坐下去，于明泰突然又站起来说：

“慢着，这个数目不对！”

大家都怔住了，不知他说些什么，二姊扯着他的衣襟，和他低低说：

“好好吃饭吧，讲什么数目，坐下，坐下！”

可是他倔强地推开她的手，仍自不管不顾地说下去：

“当初耶稣被犹大卖了，和门徒们吃最后的晚餐就是这个数目：十三个。这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我们应该避讳。”

说过后，他仔细地瞪着眼看望每个人的脸，好象搜寻似地转过去，之后很失望似地摇了摇头。他的妻子先忍不住了，叫出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呵？”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是看我们十三个人中间谁是耶稣，”他顿了顿，又接着说，“可惜得很，一个也不是。”

那个王太太故意讽刺似地说：

“于先生，也许你是，可惜你看不见自己。”

“不，不，我也不是。”于明泰严肃地说，“您知道，我是学毒气化学的，行路先不对。我并不曾造福人类，虽然我还没有为害人类；而且我也不愿意背起苦痛的十字架，戴上刺人的荆冠。我还要活，我正在努力制造一种毒气，要毒死全城的老鼠，对于人没有一点伤害，那时候我才算造福了人类，也许就配当耶稣了。可是现在我还不配！”

“那么该怎么办呢？”

“要有一个人退席。”

“那么我退吧，好在我也不能吃。”

这是钱子周说，可于明泰又说了一句：

“要那个象出卖耶稣的犹大退席。”

“那我倒不情愿退席了，我又不是犹大。”

于明泰侧过头去望了他好久，才说：

“你也有犹大性，你什么东西都卖，从猪卖到良心。你用钱来赚钱，而钱的本身对于人类没有一点益处，只有害处。——”

钱子周不服地站起来，歪着头想向他争辩；可是他顺手轻轻一按，又把他按下去了。

“怎么，怎么，你骂我，还不许我说话？”

“明泰，明泰，你不要这样子，你怕是喝多了，下去休息休息吧。”

主人焦急地说着。

“我不醉，我句句都说的真话，本来要我退席倒无所谓，可是我一点都不是犹大，我不能走，我们要犹大离开！”

“难道，难道，你以为我卖过人么？”

“你没有卖过一个人，可是你使多数人遭殃，你们囤积米粮布匹，使多少人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你不使一家哭，你使万家哭，难道你还不配算一个犹大么？”

“那，那，我们是调节有无，抢运物资。而且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银行的事。”

钱子周气得脸发白，声音打着抖。

“银行是谁的？”

“是股东的。”

“你是不是大股东？”

钱子周答不出来，只是点着头。

“好了，表面上你是总经理，你负责银行的业务；内里说起来你又是大股东，可谓表里一致，没有丝毫推脱的余地。可是你不要着忙，你还算不得最重要的。”

于明泰喘了一口气，用手掌抹一下嘴边的唾沫星子，又象猎狗似地张望着。

“明泰，明泰，你坐下吧。”他的妻子哀求般地向他说，“你少说吧，我走开就是。”

他一把拉住她，急着说：

“你凭什么走，你又不是犹大，除了这几年好抱怨我之外，你没有想卖我呵，你没有想跟别人跑呀！你走不得。”

说过后，他一扬脖，又把一杯酒灌了下去。他打了一个呃，把酒气全喷出来。那个王太太赶紧把小手绢朝鼻尖上一捂，好象闻到什么恶气似的。

“其实，你也有点象犹大——”他把脸朝着王力行，“不要看你那份学者的样子，我懂得你，我早就懂得你，那些年你要求好人政府我就懂得你的用意，你是说如果政府有了你，那就算得好人政府了。”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懂么？哈哈，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吧，你好象一条狗，你在汪汪地叫，要是丢给你一块肉骨头，你就不张口了，是不是？”

“宗老，宗老，您看，您看……”

王力行好象哀求似地望着主人，主人不得不站起来说：

“明泰，你也太不象话了！”

“他不是狗，我收回我的话，好不好——”他冷冷笑了两声，“他是狼，他是狗的祖先——狼！”

王力行实在忍不住了，他的情绪一松，跟着又紧起来，一时忘记了学者该有的风度，呲着牙伸着颈子向他吼！

"你凭什么骂人：你，你，……"

"诸位请看，他象不象想要吞掉我的狼？"于明泰从容不迫地说，"我并不是说空话，他是有血腥气的——"

"你说，你说，我什么地方有血腥气？"

"你不记得么？那一年你在××号召青年，组织抗敌团，结果是制造了许多特字号人物，伤害了青年，也害了中国人民。"

"那，那你不能这么说，我是为国家培育英才。"

"什么英才，什么国家，简直是祸国殃民！就象周清翁——"

主人忍不住了，担心他的话又说到别处去，便用严厉的口吻制止他。

"明泰，不要说了，太不象话！"

"周清翁是好人，说不出什么坏话来。德高望重，仙风道骨，真是了不起的人！"

每个人听到这里都放下心，舒适地喘一口大气，继续听他说下去：

"——当代的大词人，保存国粹，提倡国术，笃信佛教，有一副菩萨心肠。既不贪污，又不钻营，主张无为而治，与世无争。太平盛世，这自然是老百姓的好模范；"他故意顿了顿，偷觑着那个被说的人一面摇晃着头一面不断地咋舌头，"可是现在不同呵，又是负了很大的责任的×××会的主任委员，是要做好事的，要做与民有利的事的。可是你只象一具活尸首，那又算怎么一回事？简直对不起我们这些老百姓，请看他身边的那一个可怜的人吧！"

"你不能瞎说，我是为了慈善的缘故——"

“就是因为那样，你的罪过才更大！你把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原来可以算你的孙女的，却做了你的小星，你的良心放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强迫她，我也没有欺骗她——”

“是呀，我知道，难道你还以为把她带到天堂里来？你实在是把她送进人间地狱！”

那个可怜的人，把眼睛无望地看着他，象是哀求他不要再说下去。

“你，你简直胡说，不满现状，反革命！”

“清老，怎么您动气了么？连您涵养这么深的人也动气了？——”

“怎么你还敢当面指摘我。”

被说的人简直一点也忍不住了，不断地用手拉着自己的胡子。

“我不是指摘您，您还能动气，这正是好现象，既然能动情感，就该多做点事了，我就请您睁开眼睛看看外边有多少受苦的人民哟！”

“明泰，明泰，你这是为的什么呵？”

一直没有说过话的母亲也忍不住开口了。

“您不知道，我这是为我那才从远处回来的好妹妹致欢迎词，她离开这几年了，我要她认识一下我们这里的大人物。——你不必在你那里眼镜里偷偷看我，你不认识我么？我可认识你。辛亥革命没有弄掉你。北伐也没有伐掉你，你这一次本想就是当一个汉奸算了，不知道你怎么又混到这边来？”

“对不起，于先生，我和您素昧平生，今天首次谋面，您凭什么对我加以人身攻击？您得记得我还是一个律师，我可以告你

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您也用不着吓我。您不记得么？我还是做学生的时候，我曾经到府上拜访——”

“怎么，您到舍下去过？”

好象这话打动他一点感情，他也颇有兴趣地问着。

“是，我去过，去的人就是多了一点，您那听差不放我们进去，还把门关起来，当时我们动了一点小气，就撞到门里去。等我们赶到您内院，没有见到您，有人说您是从后墙翻出去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您是从狗洞钻出去的。”

“你，你原来就是那群暴徒之一，你们把我的财产加以损坏，我到法院告了你们，你们没有一个人到案。”

“我们既不为个人的名利，又不做别人的爪牙，我们去打你，是代表全中国的人民打你的，可惜我们的力量不够，打来打去，天下总有你的份！”

“您好象有点不服气似的？”

“哼，我不服气什么？如果你要是耶稣，我也许不服气，羡慕你；你不过是个犹大，我不服气你做什么！”

“于先生，我看你说够了吧？”

那位王太太皱着她的眉头说。

“没有够，没有够，你我还没有说到呢？如果那时耶稣收女门徒的话，你一定就是那个女犹大！”

“你以为我会出卖耶稣么？”

她好象被激怒了的蛇，猛然间伸长颈子，昂着头，咝咝地朝他叫着。

“你还卖不成耶稣，至多你不过出卖你自己亲爱的丈夫。”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一点也不气馁，仿佛于明泰的话一点根据也没有。

“王太太，我要是你的话，我一定不会红脸的，你忘记了你的丈夫，你和日本鬼子混过，又混到这边来了。”

“那你管不着我——”她截断了他话头说，“我自有我的自由。我要游戏人间，逢场做戏，你管得着我么？”她尖声叫着，每一个字都把下巴伸向他，好象怕他听不清楚似的，还把那美丽的小手在桌上使力地拍着，似乎在打板眼，“再说，你们男人家可以东一个西一个，难道我们不能找一个么？”

“不错——”周清翁忽然得意地摇着头，“这就叫做面首。”

主人也不耐烦了，拍着桌子叫听差，问他为什么不上菜？

“老爷，您不知道，拉空袭了，把火盖住，要解除才可以再炒菜。”

“我的天，又是警报么？”

母亲的脸立刻变了色。

“不怕，众位，敌人的飞机不会来的，就是有紧急的时候，我们再躲进去也不怕。”

主人站起来安安客人的心，可是看样子，倒没有人注意。郭礼明站起来，不知道朝哪一个说他要有两句话说的。

“你大可不必说了——”于明泰一句话就给他关了门，“你是以出卖起家的。”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做过生意。”郭礼明为自己辩解着。

“你出卖了你的好朋友才做一个小官的，后来你又把自己卖给伪方，做了两年伪官，你忽然又回来了，你还升了官，不知以后又要卖什么了！”

“你不能乱说，不错，我到那边去了两年，你得知道我是有使命的——”

“是呵，你当汉奸也奉了使命，你落水出水，仿佛比我们这些人还干净，这简直是些什么世道哟！我于明泰，不偷人，不抢人，不为非做歹，真是立得住，坐得稳的一个好汉子；可是我倒了天下的大霉！外人看起来，我娶了好太太，老丈人有财有势，谁想得到我于明泰照样穷得光赤赤的，我还硬得打肿了脸充胖子，出入这些富贵之门，有一天我若是得了势呵，——”忽然，紧急警报象狼嚎似地叫起来，大家就纷纷站起来。仆人赶紧向防空洞搬茶儿藤椅，客人们争着向外跑。王太太跑在最前面，到了洞口，又大声地叫着：

“不要忘记带一副扑克牌，省得坐在洞里闷死人。”

母亲简直是走不动了，两个女儿搀扶着，一直到了里边，她才象得救似地向着瑞玉：

“你们那里有警报么？”

她笑着点点头。

“也有日本飞机投炸弹？”

她又点点头。

“有好防空洞么？”

她先摇摇头，然后说：

“我们就是疏散到郊外，找一个坟头躲躲也就算了。”

“那可真吓死人，我要是早知道这样，还不惦记死你。”

“我不怕，我们没有一个人怕。”

防空洞里的电灯熄了，那边在打着扑克的人大声叫点蜡烛。

飞机的声音，已经嗡嗡地在头上响着了。

于明泰的心里想：

“这简直是劫数，里边还是十三个！”

忽然他意识到手里还托着一个小的，他才放下心独自微笑着。

一九四五年六月廿三日

生　存

——献给忘年的好友S

那个二十岁便在欧洲露了头角，被目为绘画天才，后来又经过十多年的苦作，现在正是艺术学院教授的李元瑜，两手提了两只水桶，从河边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走回来了。那正是冬天，可是汗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玻璃，他不得不时时停下来用手指拭抹，乘势也歇一歇。他那十几岁便因为肺病而倾斜了的腰，提着水和空手都一样地向左倾着，正象毕萨的斜塔，使人看到就那么不舒服；对他自己，使他的呼吸更不自然。

他不能停得太久，寒风使他那流汗的背脊象放了一块冰，他只得再吃力地提起水桶走着。这是他怀着欣喜找到的一条小路，免得被学生们看到，一直从家里的后门就下到河边去。三歇五歇之后，那个从前是他的学生现在是他的妻子的良枝从后门看到他，三步并两步地一面奔着一面叫：

"我正要去看你，去了这么大半天，来，我提这一节。"

他望望她，摇摇头，只让她提一只，自己仍提了一只默默地走在后面。

"怪不得慢了，好重呵，你还提了两只。"

走在前面的良枝，迈着不稳的脚步，嘴里还咕噜着，去了一半的重量，他可以抬起头来，那伛偻着，象一株长得不好的树干

的妻的背影正填满他的眼睛。只有他知道她从前是一个多么聪明，活泼，美丽的女孩子，也只有他知道她虽然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还不过三十五岁；可是连他自己和她面对着的时候都难得在她那早衰的，划满了皱纹的脸和那时时流着泪的眼睛看出她有过美好的青春。她那一双手，被人看到再也想不到能描画人间美好的事物的，只觉得是适宜劈柴，烧火，煮饭，洗衣，种田，……

到了家，他放下水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错会了意，便体贴地说：

"李先生，你累了吧？"

她一直称呼他李先生，她说是因为习惯，可是心里总还以为有说不出的亲切，因为她原来是他得意的学生。

"我不，我看到——"

他还没有说完，她就出去了，一下就捧来一杯热茶，放在他的面前。看到这个相依为命的可怜的女人，对他仍是这样好，他的两眼都是热泪。他断断续续地说：

"我——我还以为他们认得我——我是教授，让我一个先呢——想不到，那些挑水的人都欺负我——把我放在最后边。"

"那，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争呢？"

"唉，良枝，到了这个地步，我对谁都不争，我和他们还争什么哟！"

他简直管不住自己了，把脸埋在手里，呜呜地哭着。

"不，李先生，不要难受，小屏好容易才睡着，她冻得只是哭。"

他猛然抬起头来，惊叫着：

"唉呀，坏了！——"

"怎么的？"

“合作社的平价布又过了登记期!”

“不能去商量一下?”

“没有商量,他们说过期就算放弃权利,我们放弃,他们可不放弃,本来我以为那笔生产补助费可以到的,想拿这笔钱,把布买来给你缝一件棉袍——”

“我不要,我不要。”她好象谦逊似地说。

“这也不是客气的事呵,大冬天,还穿夹袍子,靠酒来支持体温,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是开玩笑,孩子都四五个月了,补助费还没有下来,真要是等这笔钱,还怕不连性命都送进去了?我只希望睡一大觉,把这个苦痛的年代过去了,我们得好好地过两年。”

“你在做梦,照这样下去,我们不能有好日子。这个国家不拿我们当人,校长也不拿我们当人,尽管嘴里满口尊师重道,不说了,不说了……”

他掏出来在他嘴里衔了二十年,刻着无数细小牙印的烟斗,装起一斗土烟,点起来抽着。不抽烟,淡得没有一点味,抽一口,满嘴辛辣,好象放了一只无烟炮在口腔里,他不得不急急地吸着,吐着。

“我还忘记告诉你,昨天晚上三畦菜都被偷光了——”

“算了,反正是那些撤下来的兵,谁都管不了。”

正说着的时节,一个孩子的哭声由远而近地来了,良枝赶紧奔出去,立刻就抱回来一个五六岁的哭着的孩子。

“告诉妈妈,阿毕,哭什么?”

那个身体瘦小,显得脑袋特别大的孩子,满眼挂着泪珠,还不肯放开手里的烂菜叶,边哭边说着:

“他们要打我,说我偷他们的菜。”

“你是去偷么？”他忽然严厉地问。

“没有，妈妈要我到园子里拾他们不要的菜叶，我没有偷他们的。”

“他们打了你吗？”

“没有打着，我跑了，他们追，把我吓哭了，他们还说，下回再去，就要敲断我的腿！”

“他们不敢，”妈妈抚慰着说，在他的前额上亲了一下。

他好象胜利似地把菜捧给她，忘记哭了，大声地叫着：

“妈妈，给你，你看我拾的好不好？”

“好，好，你跟爸爸坐着，妈妈给你煮饭去。”

阿毕站下来，偎到他的身旁，孩子抬起眼来看着他：

“爸爸，抽烟有什么好处？又辣，又把胡子都弄黄了。阿毕可不要抽烟。”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凝视着孩子的缺乏营养的黄皮肤，还有那一对显得过份大的眼睛。忽然一个乡下人把头探进来张望着，看到他就说：

“先生，有米卖么？”

“有，有，你要多少？”

“五斤。”

“五斤不卖，麻烦得很，买个二三十斤才可以。”

“先生，不是不肯买，没有钱买呵，我们苦得很，担了一担菜，卖下来的钱不过买得到五斤米，比不起你们当先生的。”

“好吧，好吧，卖给你吧。”

“先生，好多钱一斤？”

“八块。”

“好米不过八块，你们的烂平价米也要八块？”

“那么你不要吧。”

“要是要的，便宜点，算七块半钱，我这里有三十七块，少你五角钱，称五斤。”

“随便你吧，随便你吧——”

他很不好意思地把钱接过来，好象很不注意地放在桌上，就把那乡下人领到门后的米缸那里。用一个布袋盛了一半，然后用自己带来的秤称着。

“还缺一点。”

看着那个平秤，那个乡下人不依不饶地争，他有点忍耐不住了，自己抓了两把给他。

“去吧，去吧。”

那个乡下人才藏着快要露出来的笑容走了，这时把米放在锅里的良枝走出来，看到他就问：

“是买米的吧。”

“是呵。”

“你多少钱卖的？”

“七块半。”

“上当了，别人卖八块半。”

“不提了，不提了，谁要靠三斤五斤卖米过日子，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

“唉，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

她用下襟擦着流泪的眼睛，忽然婴儿的哭声嘹亮地响着，她赶紧跑到睡房去，好象把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才停止了哭声。

校役送来了两封信，一封是校长室通知下午四时半开临时校务谈话会，另外一封是那个在××专科学校十六岁的大儿子阿炳的来信。他还没有看，就象报喜信似地向在睡房里的良枝

叫着:

"阿炳有信来了哩,他的摆子一定早好了,果然是的,你看,……"

他匆忙地拆开信,已经看到第一句报告摆子不打了的消息,于是他又看下去:

"——昨天校长在纪念周上报告,说教育部督学就要来校,限同学在本星期内一定要把制服穿齐,否则就勒令退学,要偿还入学以来的膳费杂费和图书实验费。儿不知如何办法,学校有人代做,工料共五百元,记得入学时校方所发制服费为八十元,当时买了四十粒奎宁,已经吃完,不知大人是否可将此款汇下,不然,儿只得回家,行李还得留在学校做抵押……"

等到她把孩子又放在床上走出来,看到他已经没有喜意,把信丢在一旁,愁眉苦脸地坐着了。

"有什么事么?"

"你自己看吧,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她读着,读完了倒很平静地说:

"昨天你上课去,阿琳也有信来,我还忘记和你说,她说学校要她缴钢琴费,没有的话下月就不许练习了。"

"学音乐的不弹钢琴那又算什么!"

"是呀,我就赶紧托人带给她了。"

"你哪里来的钱?"

"就是给小屏订牛奶的,我先挪用一下。"

"孩子的牛奶呢?"

"我想生产补助费下来就什么都好办了。"

"唉,我们总是,钱还没有到,用处早派定了,东拉西扯,将来不知道怎么办!"

"昨天不是那个秦先生来过么？"

她不知道怎么忽然想到昨天来的不速之客。

"是呵，你还记得他？"

"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时常来的，那时候他不象这样子。"

"是呵，就是抗战才有钱的，最近做了参政员了，就要到重庆去开会。"

"他来说些什么？"

好象在暗中射下来的一道光，她忽然很感兴趣地问着。

"还不是那些不关痛痒的话，我也就是那么敷衍他两句，人有了钱，都变了，我们也犯不着讨他的便宜。"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说么？他不是还把你那幅'母亲的肖像'看了一回么？"

"不错，我倒忘记了，他还记得那张在法国沙龙入选的画，他特意要我拿给他看。"

说到这幅画，在他们的心上立刻引起不同的反应，他想起了对于母亲的回忆，和作画时对于母爱的信念，与其说是一幅好的肖像，不如说是画幅全充满了母亲的光辉，使人一看到就不得不投身到画家的崇高的意境里。她就是被这幅画打动得最深的人，于是就把自己的幸福和生命，完全呈献给心中敬佩的伟大的画家，而开始他们共同的生活。这些年，他们的生活虽然很苦可是她一想到雪莱的那句："如果生命是艰难的，共同受苦也是快乐的。"就增长了她的勇气。

他们用温柔的眼睛互望着，顿时感到年轻了，握着手，两个人的手都轻微地抖着。

"我拿给他看，想不到他说那幅画一定可以卖大价钱，他劝

我交给他，带到重庆去，他可以先付我一笔款——”他顿了顿，然后又接着说：“如果我不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我一定要把他骂出去了，我李元瑜，把生命献给艺术的，怎么肯出卖我的艺术，又怎么肯出卖我的亲爱的母亲？我恨不得打他一个耳光！”

“李先生，你不要真生气，没有人了解你，没有人和你共甘苦，有我。”

“我知道，良枝，我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我就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把画收起来，一直等他告辞，我还是一声也不响。我想他能懂，他也不是一个傻瓜。——阿炳的制服费还是给他寄去吧。”

“我们哪里有钱呢？”

“不是有笔钱留给我换一副眼镜么？留了半年多，总是够买半副的，一辈子赶不上，还不如给了阿炳，我的眼镜等将来有钱再说。”

“你不是说眼镜度数浅了，时常头痛——”

“现在还管得着头痛不头痛，回头有进城的学生带去汇出，加上卖米的钱，大约差不了许多。”

“呵呀，阿毕又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好象乡下人买米的时候他就溜出去了。”

“你歇歇吧，我去找他，快要吃饭了，好在我们还有吃不尽的米。”

闪着莫可奈何的苦笑之后，她就走出去了，他独自又装了一袋烟思索着，他想起狄更斯一本小说里的话，“我们虽然很穷，可是我们很快乐。”他自己笑了，笑着那个天真的作家没有经过穷苦，才说了错话。他正在穷苦中打滚，他们只有悲惨，没有一点快乐。

阿毕被母亲送回来了，举着两只因为玩水而冻得通红的小手，说是她要去烧菜，让爸爸好好给他一顿责罚。他虽然点着头，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中，孩子也把小脸偎着他，一直到母亲把饭端出来的时节才挣脱了他的手，首先爬到椅上跪着，贪婪地看着母亲捧出来的菜。

饭端来了，就是菜，一大盘，一个色调，孩子迅速地溜下来，撅着小嘴又扑到爸爸的怀里，带着哭音说：

"爸爸，我不要，我不要。"

"你要什么，阿毕？"

孩子只是摇晃着他的大脑袋，什么也不说，还是母亲洗了手走出来，故意装做惊喜的样子，和他说：

"阿毕捡来的菜真好吃，妈妈在房里尝了一块，再好没有了！"

孩子才露着诧异和疑惧的眼光，迟缓地又走近了饭桌。

打开饭锅，是一股冲鼻子的霉臭的热气，勉强地又爬到桌上的阿毕，把饭吞了一口，夹了一筷子又厚又无味的菜叶，就噙在嘴里，不再咀嚼，一对对的大眼泪从鼓着的腮帮迅速地流下来。他吃了一口，摇摇头，母亲还要说：

"阿毕真能干，这菜多么好吃！"

"不，不，给阿毕拿点酱油来吃一点吧，下午爸爸给买面包吃。"

阿毕这才睁大闪着泪光的眼睛，笔直地盯着他的脸，看他一边打着逆呃一边把饭吞了下去。

他不止是吞咽着饭，他的心里在想，他没有路可走了，只好把艺术拉到地上来，他可以卖画，为了生活。他凝视着阿毕，凝视着那个瘦得没有一点血色的妻，他的手还是不断机械地把饭

送到嘴里。他一点味道也觉不出来，他只知道为了让生命赓续下去，必须把这些东西送到肚子里去。

吃过饭，使体内生出些稀有的温气，他喝了一杯热茶，抽两袋烟，他把阿毕拢在怀里，低低地和他说：

“爸爸给你画一张好不好？”

“好，好……”

“要坐两三个钟头不许动——”

孩子迟疑了一下，在小小的心里思索了一番，就说：

“妈妈要我和她到后山去捡树枝，——”

“今天你不去，要妈妈自己去，坐好了有一个面包吃。”

“那好，我要坐，我要坐。”

孩子高兴得跳起来了，他还兴高采烈地说：

“是不是这阵就要坐？”

“不，爸爸先领你去买面包。”

他说过，拿起桌上卖米的钱，牵着孩子的手走了出去。上午还有太阳的，这阵仿佛就被风吹跑了，天上只是灰濛濛的一片。

走到门前的食店，拿了两个面包，把钱放在那里。首先那店伙就是冷淡地注视着，一点也不感到兴趣；后来看到是现钱交易，就赶忙不放过机会地说：

“李先生，手里要是方便，前欠也还清了吧。”

“过过再说，有钱不会忘了你。”

他说着，连头也不敢回，可是他觉得出自己是满脸发热。阿毕不管这许多，只是热心地反复地问：

“爸爸，什么时候吃啊？”

“到家里再说。”

“怎么是两个呢？爸爸有一个么？”

“爸爸不吃，你有一个，那一个爸爸要用。”

孩子从来没有听说面包还可以用的，等到跨进家门，他先把半个给他吃，他不再问了，三口两口咬完，就又热心地望着桌上的一个半面包。

他推开窗，把椅子放好，再安妥画架，画板，把阿毕抱到椅上，吩咐他：

“就这样坐好，不要乱动，爸爸用那半个，还有一个也是你的，画完了才吃。”

他取了半个面包走回画架，凝神地望着，孩子并不看他，只是象眼睛里要冒出火似地瞪着桌上那个面包。他心里想：“好，就是这样，饥饿，饥饿的光，饥饿的火……”

“阿毕，就是这样看定那个面包好，——让爸爸好好画——”

他拿起木炭棒，迅速地在纸上落着，可是他的手发抖，线条并不能全如他的意描出，他不得不时时用面包擦改。他知道他的手抖，因为营养不足和过分劳动，想不到因为贫穷却影响了一直以为超越别人而不会受一切损伤的技巧。当他休息的时候，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阿毕看见他放下木炭坐在椅子上，尽管两眼不动，嘴却说了：

“爸爸，是不是画完了？我可以吃面包了吧？”

“没有完，还要画，你下去歇歇吧。”

“我，我不要歇。”他生怕失去他的希望似地，仍然坐在那里，看着那个面包，有时，他的喉部微微动了一下，把一口口水咽了下去。

他抽着烟，查看自己的作品。他看到同样两只饥饿的眼睛，在他的画纸上瞪着，望着人间，望着人间的粮食。还有那粗粗勾

出来的宽阔的有一点突出的大额头，该是丰满却凹陷下去的双颊，因之显得有一点尖的下巴。

“我要给他生命，要他在全人类的面前控诉，孩子们不该受到这种虐待！”

他自语着，猛然间，丢下了他的烟斗，又起始他的工作。他那不好的眼镜，使他时时要眯着眼睛才看得清。他甚至于看到那在血管里流淌着的缺乏营养的血液。他画出他的嘴来，那是时时都在微微翕动，想吃一点什么的饥饿的嘴。他爽性把眼镜取下来了，他来回地走着，看着画着，他忘记了自己的疲困和自己的苦痛，他用尽残余的生命的力量描画孩子的饥饿，他想到下一代的幸福，下一代的快乐。他几乎想大声叫出来使孩子们饥饿是人类的罪恶！

忽然几下敲门的声音，扣碎了他的想象，一面应着，一面象战败了的兵士似地放下炭棒，用手帕拭着头上的汗珠。门推开了，进来的原来是中画教授王大痴。他冒口就说：

“原来李公在作画，还有此雅兴，打搅，打搅！”

他赶紧陪着笑脸留下他，告诉阿毕到后面去玩。

孩子很快地跳下来，拿了面包，就跑到后边去了，王大痴在画架前端详了一下，不断地赞赏着：

“杰作，杰作，令郎真是眉清目秀，一派福相，将来老兄不必愁，一定享福！”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苦笑着，说不出话来，默默地先把画架收拾起来。然后让茶让烟。

“我正需要一杯茶，刚刚下课，讲了两点钟的《中国绘画史》。”

王大痴接过茶杯，一仰脖，就灌了下去，接着吐了一口气，咂咂嘴，把一口痰吐在地上。

"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们的待遇又要增加了，重庆的朋友有信来，行政院就要公布——"

"那么从公布那天起，转来转去，钱到手总要两个月之后，没有什么好处。"

"总比不加的强吧，"王大痴好象有点不服气地说，"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件事，——"王大痴说了一点，又靦覥地低下头去，又自语般地说："反正我不告诉你，你等一下也会知道的。"

他并不关心，可是王大痴终于还是说下去。"你不记得我那幅《关圣抗敌图》吗？最近部里有公事来，说是已经获得美术首奖，有三千元奖金。"

"这倒真是好消息，你的那幅《关圣抗敌图》想象力真高，青龙刀一挥，日本人的脑袋都掉下来，不但该给你奖金，将来胜利后一定给你一等胜利奖章。"

"那倒说不一定，不过有十六字评语倒很恰当：'鼓励抗战，震奋人心，国家之荣，民族之光，'总算他们还能了解我们艺术家的深意。"

"难得，难得，你的家乡有信来么？"

这一句话，不知怎么的，把王大痴的高兴都浇熄了，顿时笑容从他的眼角飞逝，嘴角和眼角都垂下来。

"说不得，也想不得。这一向都没有信来，看报上的消息，日本人从我们那里已经三进三出，真是想不得！我的父亲害风湿病，我的女人生产才满月，我有三个孩子，大的不过十二岁。真是想不得！"

"那你为什么去年回家不把他们接出来呢？"

“接出来钱不够用，那边物价便宜，又有几十担谷子。都说日本人来了也不要紧，谁想到这一下，真是劫数，劫数！我不能想，我想不得，我们谈别的吧，谈这些事我受不了！”

“这种日子过得本来谁都受不了的。”

沉默些时，王大痴突然又象记起些什么的朝他问：

“你的教授资格审查下来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送。”

“有研究费呢！”

“那几百块钱的研究费，我要问问他们，谁配审查？当教授又不是做官，用不着铨叙这一套，如果看我不能教，爽性不聘好了！”

“老兄，中国的事就是如此，何必这么大的火气？”

“我还有火气，”他的声音只是提高了一下就又低下去，心中感到悲哀，“回国以来这许多年，什么气都磨平了！”

说了之后，他的心里真是有些后悔，他不是不知道王大痴和他的见解绝对不同，而且他一点也不能了解他；他实在无处发泄胸中的郁闷，就这样说出来了。

王大痴喝了一口茶，又吐了一口口水，才象记起点什么地说：

“我原来还邀你去开校务会议的，谈谈闲话倒忘记了。”

“时间到了吗？”

王大痴伸出手腕来，看看表，说，

“已经过了一刻钟。”

“那我们就去吧。”

“你的衣服太少了，加点吧？”

他笑了笑，回答着：“不少，不少，”可是他的心里知道，他再

没有什么衣服可加了。

他们赶到会议室，原来还没有开会，到的人也不多，连召集开会的校长也没有来。

捡了一张可以眺望窗外的椅子，李元瑜坐下去，看着灰黯的天空飞着仓皇的归鸦，他的心中无端地充满了凄迷之感，他正在出神的时候，王大痴拉拉他的衣襟，回过头来，才知道是那个长着一口大胡子的校长来了，大家都站起来迎他。

“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在陪省府秘书，所以来迟了一步，现在我们开会吧。”

照例是都站起来，咕噜一阵，静默一秒钟然后就坐下来。那个校长又照例地搓了好半天的手，不断地吸着气，过后才一板一眼地开始他的话。他坐在那里，兀自望着窗外的暮景，只是断断续续地听到好象捂着鼻子说话的闷音，一直到天全黑了，校役把洋灯送进来，他才转过脸来，望着那盏灯。

“我们必须要打起精神来，为了我们能改国立的前途，刘督学是部长最信任的人，这次来表面说是视察东南高等教育，其实就是来看我们学校的。”

“李先生，李先生，方才大家推你负责学校环境，从明天就要开始。”

“什么环境，我还不知道。”

“哈哈哈，艺术家还有不会改善环境的？李先生太客气了，哈哈哈！”

这一笑，把他笑得更糊涂了，他真不知道要他做些什么事，他以为要他来改善全校师生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他想连他自己的都一点办法没有，怎么还能管到别人的？校长听了他的说明，又大大地哈哈了一阵，随后闷着鼻子说：

“不是那些，李先生，你错会意了。我的意思是把学校弄得美术化一点，花草庭园，都要收拾一下，改一番新气象，学生方面已经在做欢迎的标语，明天我就把新制服发给他们，当天他们要到三公里外郊迎。如果教授愿意参加，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

没有一声回音，好象说在空谷里，校长似乎感到一点没趣，接着说：

“这不是兄弟个人的事，这是学校的事，诸位同仁全体的事，改了国立，待遇自然可以改善，经费也充足，——说起来资格也好些，我在重庆的时候，部长再三吩咐我要我好自为之，可见他很看重了我们的学校，那一次他还特别提到李先生——”

李元瑜正为方才分配给他的工作感到气闷，忽然，话头又朝他来了，他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只得把脸微微扬起望着。

“部长非常钦佩李先生的艺术造诣，说过以后部里还要多多倚重，这当然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学校的光荣——”

全场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惶惑。这种称赞使他却感到侮辱，可是话又说下去了：

“——这一次乘着陈督学来的好机会，我们请李先生为部长画一张像，托陈督学带去，这件事于私于公都大有益处的。”

“我，我，我，……”

由于侮辱和愤怒的混合的情感，使他的声音打着抖，身子也在打着抖，他只说出一个字，重复一个字，再也说不下去；可是校长却替他接下去：

“我知道，李先生不能凭空画的，我这里有部长的一张相片，正可以做底样，我早准备好了的。”

说着，已经把一张八寸半身相片送过来了，他不得不伸手去

接，可是他的手在发抖，几乎把相片落到地上，校长好象很关心似地向他说：

“李先生是要打摆子吧？”

“是的，我是要发摆子。”

他赶紧接下去说。

“那么，请李先生早休息吧，”他象好意似地说，把他送到门口时候，还不忘记低低地加了一句：“请务必在一星期以内画好。”

他只是唔着，迈出了门，他就大步走向寒冷的夜中，他大大地吸了两口气，他反倒不抖了，他厌恶地朝地上吐两口口水，急急地走回家去。

他远远地看见从家屋的窗口透出来的黯淡的灯光，他忽然感觉到家是这样可爱，虽然他们抱着贫穷过日子，——贫穷紧紧地抱住他们。他们相互了解，相互同情，谁也不侮辱谁。可是走出来就不同了，他们简直不知道他是怎样抱着他的崇高的理想过着他的生活的。

他一步步走近自己的家，就更觉得欣快，到了推开屋门，把那相片朝乱书堆上一丢，好象丢开了侮辱和愤懑了。这是少有的，怪不得已经坐在饭桌旁的妻儿们，都露着愕然的样子望着他，想不出有什么高兴的事。

他就坐下去吃饭，满心都很快活似地，使她不得不问：

“李先生，有什么好消息么？”

他抬起眼来，想一想，用力地摇着头，不说一句话。在那一刹那，他忽然想到狄更斯的那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微笑又偷偷地爬到他的脸上来了。

“爸爸又笑了，爸爸一定是吃了糖。”

吃完了的阿毕，高兴地指点着。

"好，爸爸是笑了，明天给阿毕糖吃，现在再坐半点钟，爸爸画完你。"

说着，他们一齐站起来，帮着把食具收进去，他立刻支好画架，把灯端过来，把孩子照方才的样子坐好，他就开始他的工作。

"不要动呵，动了明天就没有糖吃！"

"爸爸，我要三块。"

"五块也有，只要你好好坐着。"

许久都不曾看见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显着，失去了许久的工作的热情又恢复了，一直到坐着的孩子因为困倦，低垂着头，几乎从椅子上滚下来，他才不得不放下手，把孩子抱到床上，把衣服脱下去，放到他们两人合盖的棉被里。一直没有张开眼睛的阿毕，好象抱着快乐的幻想睡着，嘴角那里带着微笑，有时嘴唇还轻轻地动着。

他把灯移动了一下，仍旧继续他的工作。外边起风了，从关不紧的窗子，从壁缝，从地板下，寒风钻进来把灯火吹得摇摇不定。隔壁的妻的睡中的呻吟又哀凄地起来了，耐不住寒冷的小屏哭着。只有他一个人还没有睡，用他对艺术的热情撑住这寒冷而黯黑的夜。他的手坚定了，一点也不抖，他的心里全是火，从他的手指，他把生命灌注到孩子的肖像上，一直到他真是疲乏极了，他坐到椅子上，看着面前的作品。

迎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幅画，是他的心爱的孩子，那里面同样地流着孩子的和他的血，那一双闪着饥饿的火的眼睛，那一张要向人类控诉的微张着的小嘴，那个不该懂得忧愁而早已皱了起来的眉头，那个原应该丰满而显得瘦削的下颏，那听不见的而永远回荡在空中的孩子的哀叫：

"我……饿……呵……"

听到这声音而兀然站着的是他的爸爸，是多多少少成年的人们。他们不曾使孩子们享受一天快乐，却给他们苦痛，使他们哭泣，分担人类的不幸，当着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还要出卖这不幸，来维持他们的生存。他不再把艺术放到高不可及的地方，只是说这充满了生命的，流着血液的，听得见心跳的画里的孩子，紧紧地抱住他了。就是穷，他们也只愿意紧抱着渡过这困苦的泥淖。谁也不能背弃谁，谁都不能丢开谁。若是有命运的话，他们也只有一个命运。

因为伤心，也因为困乏，泪水从他的眼角流下来了。对着肖像的孩子，好象感到羞愧似地，他埋下头去，用两只手掌盖住脸，尽情地哭泣着。

夜，夜是更深了，风是更紧更冷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夏坝

母　　女

荷英从春日的慵睡中醒来，兀自不胜倦困地懒在沙发里，掠一掠使她前额发痒的短发，打了半个呵欠，那半个留住了。关在身体里象无数小虫在血管里爬，使她那一对张着的眼又半闭起来，眯缝着凝望从玻璃窗里透进来依然惹人爱的阳光。窗外是一丛绿竹和几株桃花，两只经冬的苍蝇正自嗡嗡地飞，想飞到外边去。不提防，被那无形的阻拦挡住了，几次三番地撞着，跌下来，又飞，又撞，终于是不耐烦地鼓着翅膀在那光滑的玻璃上面爬，爬来爬去也爬不出去。

"傻瓜！"她低低地叫着，"看不见还有一层玻璃么？"

她多情地喃喃着，过后又一个人多情地想：

——撞死才冤枉呢！一冬冻不死，春天来了，忍不住，撞死了，那不是倒了天大的霉！

——如果我是它的话，那我才不那么傻呢？冲什么，还不都是一样，只要能活下去。我现在是随遇而安，人活着不过是那么回事！理想，希望，到头来都是一场空！还不如先为自己打算——

她正自想着的时候，忽然她的耳边仿佛听到又熟又远的声音唤着：

"荷英！荷英！"

她大张开眼，什么都没有看到，她记起来门在沙发背后，赶

紧坐起身，从沙发背上望过去，望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她正揉眼睛，想仔细望一下的时候，突然她就被来人抱住了，象雷似地响着的是：

"荷英，我的儿呀！"

"妈，妈……"

她直觉地应着，她紧紧抱了来人，可是她还什么都没有看清。就是这样过了些时，到她们都感觉到沙发背在她们的中间多么不方便，才松了手，那个叫做妈的人，一转身，和她坐在沙发上了。

"你大了，你大了，……"

妈妈不断地说着，好象此外她什么都说不出来。

"人家快三十，早就大了，妈妈总是拿我当小孩子！"

多少年荷英无处撒这样的娇，好容易抓到这个机会，再也不放过，一下又躺到妈妈的怀里。于是又象自语似地说：

"我正在想您呢，胜利了好几个月，该来了，您就来了。您再要是不来，我就要回家去看您。妈，小黑还活着么？"

"小黑？——"

"您可不知道我多么想它，我走的时候它不还一直把我送出胡同口？我还常梦见它。十年了，一条狗怕活不了十年，我的那两株石榴树呢？"

"石榴树？——"

"是的，您不记得那一年我赶隆福寺买来的，您说我买的不好，是插枝，我说好，到了秋天结的石榴又大又甜，——不过只结一个。"

"噢，我记起来了，那两株石榴树自从你走了之后，过一个冬就死了。怕是不小心冻死的。我当时还说呢，'小荷走了，树也

死了，怕不她在外边有什么不好？'后来，我知道，你倒挺好，日子过得不错。"

"不错，"荷英立刻把嘴嘟起来，"我还不是时常想家，想您？我还想那棵老枣树。一到秋天吃枣的时候，我就更想家里的枣，又甜，又脆；这里的枣是什么，木头做的，放在嘴里，一嘴的木屑子。妈，您怎么不给我带点干枣来，让我解解馋！"

"你当我从家里来么？"

她一翻身又坐起来。

"那么您从哪儿来？"

"我是从山里来的。"

妈妈一把又抓住她，仍然要她躺在她的膝上，轻轻地抚着她的头发。她又倔强地挺起来，充满了惊奇地问：

"您什么时候到山里去的？"

"你们都走了的时候，我也走了。"

"您为什么要走呢？"

"我一无牵挂，难道你要我在敌人的手下讨生活么？难道我要你们牵挂我么？"

"在那边我怎么没有看见您呢？"

"我去了的时候，你才走。"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荷英自自然然地又把小嘴撅起来。

"我还告诉你什么？你是能知道我来了你赶回来，还是要我赶你去呢？反正我想胜利之后我们总见得着，何况那时你兄弟也在，还有许多好弟兄。"

"我的兄弟，我知道，妈——"

"先不说他吧，我们有的是时候谈天呢，八年不见了，让我好

好看看你。”

“我真是老了。”

“你老了，我怎么算？”

“妈，我当然不能在您面前说老，可是您看，我的眼角这里不都是皱纹？”

“皱纹多了，新皱纹就把旧皱纹填满，你看我，孩子，怎么样？”

“怪不得方才我一眼不敢认您，您反倒年轻了，胖了。”

“用不着为自己的事犯愁，自然就胖了。你还是老样子，天生来的，美也好，丑也好，全没有什么大关系。可是为什么把头发搞成这样子？怪别扭的，好象心都打着圈。我尤其不爱看红指甲，一副脏相！妈妈在这儿点上还是一个老顽固！”

“我也不喜欢，不过没有法子呵！人家都是这样子，我怎么好特别？真要是一点不随和，别人还可以说你有问题。”

“算了吧，那有这么混蛋的人！这都是小节，我也不说了，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我自然爱你的。”

妈妈用手轻轻地抚着她的面颊，想低下头去吻她的，只是把嘴贴一下她的脸又抬起来，忽然象记起什么大事来问着她：

“你的‘先生’呢？”

“他走了。”

“走到哪儿去？”

“他和我离了，把这个家给我，自己走开了。”

“那也好，那也好，现在你又体味到‘自由’这两个字的意义了，要不是他，我看你也不会回来的。”

“可不是，妈，您早看到了，是不是，您不知道这许多年来我——”

“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好孩子，抱怨是弱者。路都是自己走的，命运也是自己安排的，能改变，就又有一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还不知道呢，我早该来了，你总是我的孩子，我还得带你走路。”

“走哪儿去？回家么？”

“家，家在哪儿？想不到你比妈妈还恋家。”

“可不是，妈，这些年在外边罪都受够了，得回家休息休息。您看我这几年多么瘦呵，都是营养不好，心境又不快活，我真厌了，对于现在的生活我真厌了，有时候我想大哭一场，我知道没有人能了解我的心，我只想哭个痛快！”

“现在也不是哭泣的时候！”

“不哭怎么办呢？这些年的日子我一点也不快乐，可是，妈，您这是怎么回事？”

荷英忽然望到她手腕上的疤痕，诧异地叫起来。

“这个么？这是我的一对手镯。用世界上所有的钱买不到的一对手镯。——起来，把房子收拾一下，你也得给我点什么吃。”

“您还没有吃东西？”

“我下了车就奔你这儿来了。”

“我的好妈妈！”

她们同时站起来，拉拉自己的衣服。妈妈穿的是灰军服，女儿天蓝色短袖的夹袍，满身都是皱。

“还是这样子，衣服总穿不舒展。”

妈妈替她拉了两下，她突然抱住妈妈的颈子，几年来她没有这种感觉，突然间她的眼睛有点湿润。

“你还是这样孩子气！”

妈妈一半爱怜一半故意地说，她却乘机吻了一下母亲的颈子。

“妈，我还忘记问您，您怎么来的？”

“不是胜利了么？没有仗打了么，大家不都可以回家来看看亲的热的么？”

“您可不知道就因为我从那边来，这些年有多少麻烦。”

“别人麻烦你也算瞎了眼！”

“哼，那可别说，他们一直认为我问题大得很！”

“我也认为你问题大得很！回头再说吧，还是先解决我吃饭的大问题吧。”

“那，那我们得到外边去。”

“家里没有吃的？”

“我们没有开火，一向包在外边——”

“我不愿意出去，随便你给我找点什么。”

“那么我托人给您喊一碗面来吧。”

“那就成了，一碗面，那真好极了！”

“唉，妈妈，您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呵！”

为了表示她的同情，她又美丽地皱起眉头，好象怜恤一个小孩子似的。

“苦得很，也快乐得很。”

“妈，我现在不相信这句话了，要是苦，就快乐不成。”

“我想不到你——”

“我也想不到妈妈——”

“我这只母鸡还不是被你们那些鸡雏教训出来的，没有想到有的死在我的前面，有的变成你这样子。”她说着，微微伤感地摇摇头，“我一定要改变你，我不相信——”

“妈，您别急，我先给您去喊面。”

荷英好象故意要按住她的话头，三步并两步跑到外边去，她就乘这机会看一眼这凌乱的房屋。没有一件东西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忽然她又记起点什么，等到她回来的时候就急急地问：

“不是你们有了一个小孩子？”

“死了，”她一点也不在意地说着，“要不我们还吵不到离婚呢！”

“你比我还舍得开。”

“有什么法子，医生下错了药，五片奎宁一吃，两天就完了。”

荷英耸耸肩膀，好象说着别人的事一样。

“你兄弟死的时候，我虽说看得开，也没有象你这样子，——尤其是这一阵，胜利了，人们都回家了，永儿却永远也不回来了。”

妈妈说着，鼻子一酸，赶紧用手绢盖住脸，从没有盖住的地方，显然地看到滴下来的泪。

“妈，不要难过，还有我——”

“我是不难过，”妈妈突然放下手绢，眼泪已经擦干了，“我死了一个儿子，来了许多儿女。你不知道，他们都管我叫妈妈。”

“怪不得妈妈不想我了！”

“我想你有什么用，你又不和我走一条路。你看你兄弟，到死的时候还给我好影响，他告诉我，‘凡是参加战斗的都是父母的爱儿，他们也受伤了，躺在医院里，没有父母来照应。我还是幸福的，有妈妈守在一旁。我的伤又不重，过两天自然会好的；万一不好，那也算不得什么，妈妈还有那么多的儿女要照应。’我听了他的话，转眼一看，那房里果然躺了那么多，每个人都有一副坚信的目光，每个人都用羡慕的样子望着我们，我立刻站起来

巡行一周，凡是能伸手的都摸摸我，不能的就用热情的眼睛望着我，就是那呻吟着的，看到我也勉强在他们的嘴上挂着微笑。他们都是中国的好儿女，没有辜负活到世上的使命，为他人而忘了自己。那时我就立定主意不和他们分离，在这一面我有更大的用处。那次我满意地离开病院，隔天再去的时候，你兄弟的床位上就换了别人。我不用问，他们也不必告诉我，于是我噙着眼泪，踏上你弟弟指示给我的道路，我就走了这么多年，我有无数的好儿女。"

"我也替妈妈高兴。"

"路还不是人走的，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就说我这一对手镯吧——"

"明明是伤疤，妈妈怎么说是手镯？"

荷英歪着头，不服气地问。

"我就管它叫手镯，它是我一生的无价之宝，就是那一年河北大扫荡，我恰巧在那边——"

"您在那边做什么？"

她显得十分诧异地皱着眉头问。

"我就是做'妈妈'呀，我又不会打仗，又不会办事，这些年我只做'妈妈'！"

"您倒没有做我的妈妈！"

"我不是赶来了么，我是成心来收回你这个女儿，不知道你——"她说着，咽住了话头，又接上她的故事："一个没有来得及撤退，敌人盖过来了——"

"是日本人？"

"伤心的是，中国人，可是和日本人走同样的路。我们一共是二十五个，当时打死两个，二十三个一连串地绑起来了。不是

用绳子，是铅丝，简直陷在肉里。”

“妈，您不怕么？”

“说也怪，我倒一点也不怕，我猜得出准死无疑，想到我这一把子年纪，死也甘心；可是看到他们那二十二个年轻人，我心里难过得很。他们却很英勇，还故意笑着，好象看到我的眼圈红了，给我勇气。就是在我们那临时病院前面，我们站在空场子上。我是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是女孩子。枪还在响，战斗并没有停止，我猜想我们的命运立刻就要判定了。果然咣嚓一声，那边的头一个，半个头被砍下来了。我的眼一黑，赶紧又支住自己，生怕把别人给拉倒，可是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咣嚓咣嚓的声音在响——”

“我的妈——”

荷英胆小地抱住她的身子，还有一点抖索，妈妈笑着说：

“这算什么，我自己亲身经过都算不得什么，如果他们的手法快，或是我们的人脚步慢，世上早就没有我这个老婆子了！面呢？”

“我还忘记告诉您，馆子封了灶，他们正挑开火给您做。”

“好，让我说完也好。当时我也不知道谁把我扶起来，剪断手上的铅丝。我定了定神才看到是我们自己人。我们只剩下三个，前面一个男的，后边一个女的，还有我，我看到我的两腕血水淋漓，勉强爬上马背，回到自己的地方。后来那一双男女成一对好夫妻，我就平白捡来一副好手镯。”

“妈妈是不平凡的，妈妈的手镯也是不平凡的！”

荷英热情地吻着妈妈的手腕，眼里含着两泡泪水，然后象自语似地说：

“我们总算对得起这次抗战，我的兄弟，我的妈妈，可惜

我——”

“你有什么可惜，”妈妈抽出荷英嘴唇下的双手，“没有什么惋惜的，永远总赶得上，你跟我走，对于人民，我们还有更大的任务，人民还在受罪呢！”

“可惜，可惜——”

荷英一直重复着这两个字，好象有千言万语都顶不出这个帽子似的。末了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年轻人，有什么可叹息的。大难过去了，小苦算什么？你看我这么大年纪还不停不歇地向前赶，只有在我的眼，看到苦人的日子翻个身，那我死了也是笑的。”

“妈，我也是这样想，您不知道，我，我——等一下他会来的，您看到他您就明白了。”

荷英象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句话说出来似的，说过之后又砚觍地低下头去。

“怎么，又是一个？”

妈妈好象毫不在意地说着，她没有再回答，只微微点点头。忽然她象得救似地叫着跑过去。

“你来了这大半天，我，也没有给您倒茶。”

“茶倒是小事，有碗开水就成。”

“巧得很，连开水也没有！”

“好了，你不必麻烦吧，还让我们谈一下，反正等一下面里有汤。我问你，又是一个干什么？”

“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演员，和我倒满相投，他很热情的，每天黄昏来看我。”

“诗，诗，热情就是一切？诗是工作，热情是饭？”

她想不到母亲翻着眼睛一连串问了她这许多话，使她措手

不及，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妈，也不是这么说，他倒是一个蛮好的好人。"

"好人，好人有什么用？能拯救别人的才是好人，肯牺牲自己的才是好人，光是好人有什么用！"

"妈，您不要埋怨我，我知道我又糊涂起来了。"

"正好我可以要你不再糊涂下去，跟我走，带着他也可以——"

"他去不成，他的肺有点不健康。"

"那你简直是和死亡恋爱！"

妈妈有一点气地向她说，不耐烦地站起来，拉拉自己的衣角。

"不是那么说，妈，怎么忍心丢下他，万一他死了。"

"那么你同他一道死！"

"不，我不过可以看着他死，让他死得不寂寞。"

"我真不懂你，你不是我的孩子，这几年不见，怎么来了这许多莫名其妙的思想，我真有点想不通！"

"妈妈也变了，妈妈从前是个好心肠的人，扶弱济贫！"

"我是变了，我看重大多数的贫弱，管不着一个人的。我们的距离愈来愈大了。"

"不是这样说，妈——"

"我不和你说了，"妈妈忿忿地说，"你要不跟我走，你就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认你，我回到我的儿女那边去！"

妈妈说了，拔步就走，她想拉住她，她一甩，松脱她的手。

"妈，您的面还没有吃。"

"我不吃了，"妈妈大声说，生怕她听不见，两只脚在楼梯上冬冬地踏着，"三天不吃饭我还赶了三百里路，这算什么！"

荷英没有再追出去，她只站在楼栏那里望着奔了出去的母亲的背影。妈妈头也不回，大踏步走出门去。她仿佛大白天里做了一个又甜又苦的梦，这个梦却给她带来了两眼泪水。她用手掌揉去了泪，再看，已经失去那可爱的背影了。

她懒懒地又踱回房里，看看壁钟，早得很，还不到黄昏。

她又颓然地卧到那长沙发里，仿佛她的耳边又听到又熟又远的声音，她抬头一望，什么都没有，她无可奈何地又卧下去。空空地等待着她一个人的黄昏。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